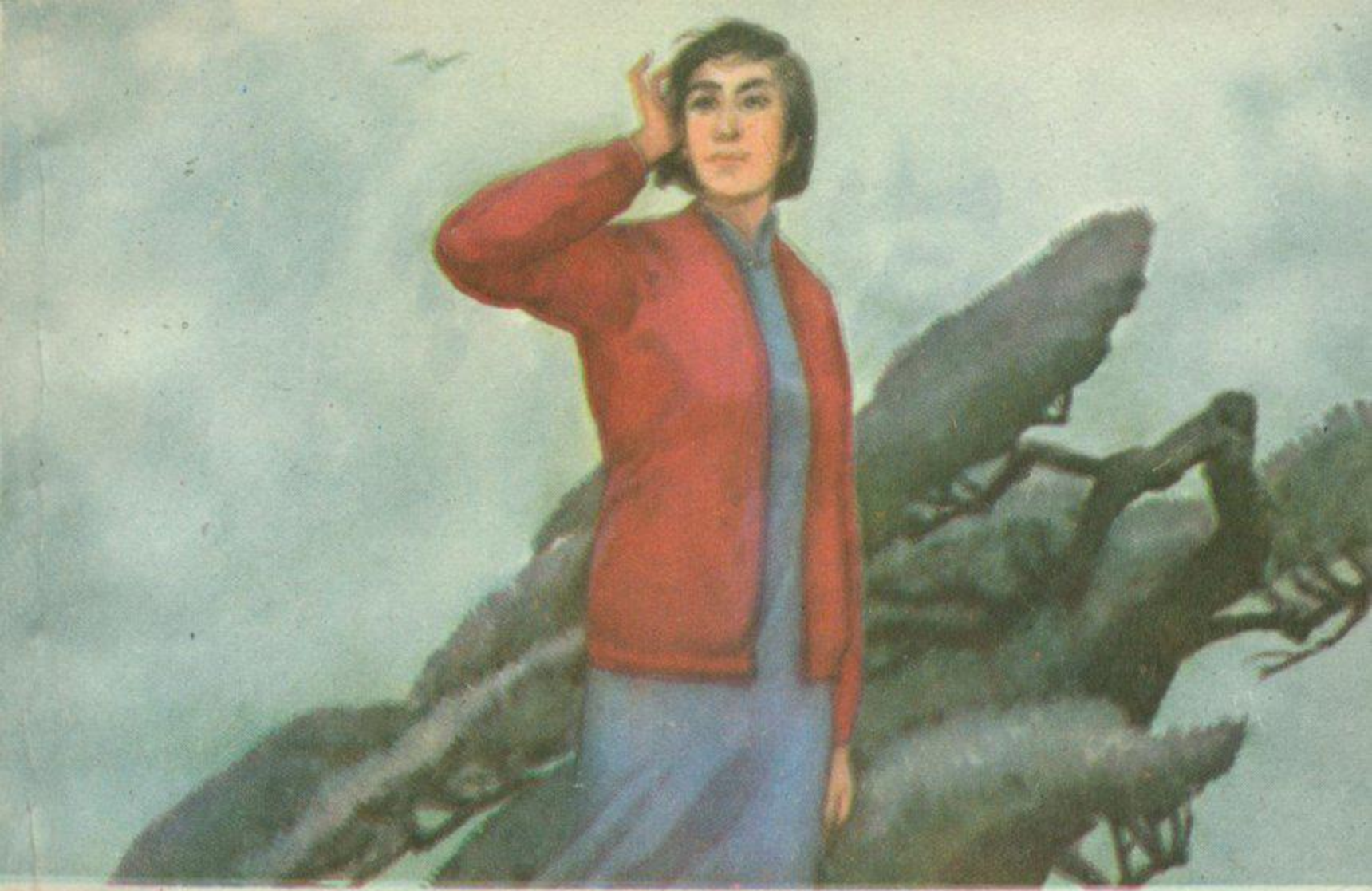




红岩

(七)曙光在前

红 岩

(七) 曙 光 在 前

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 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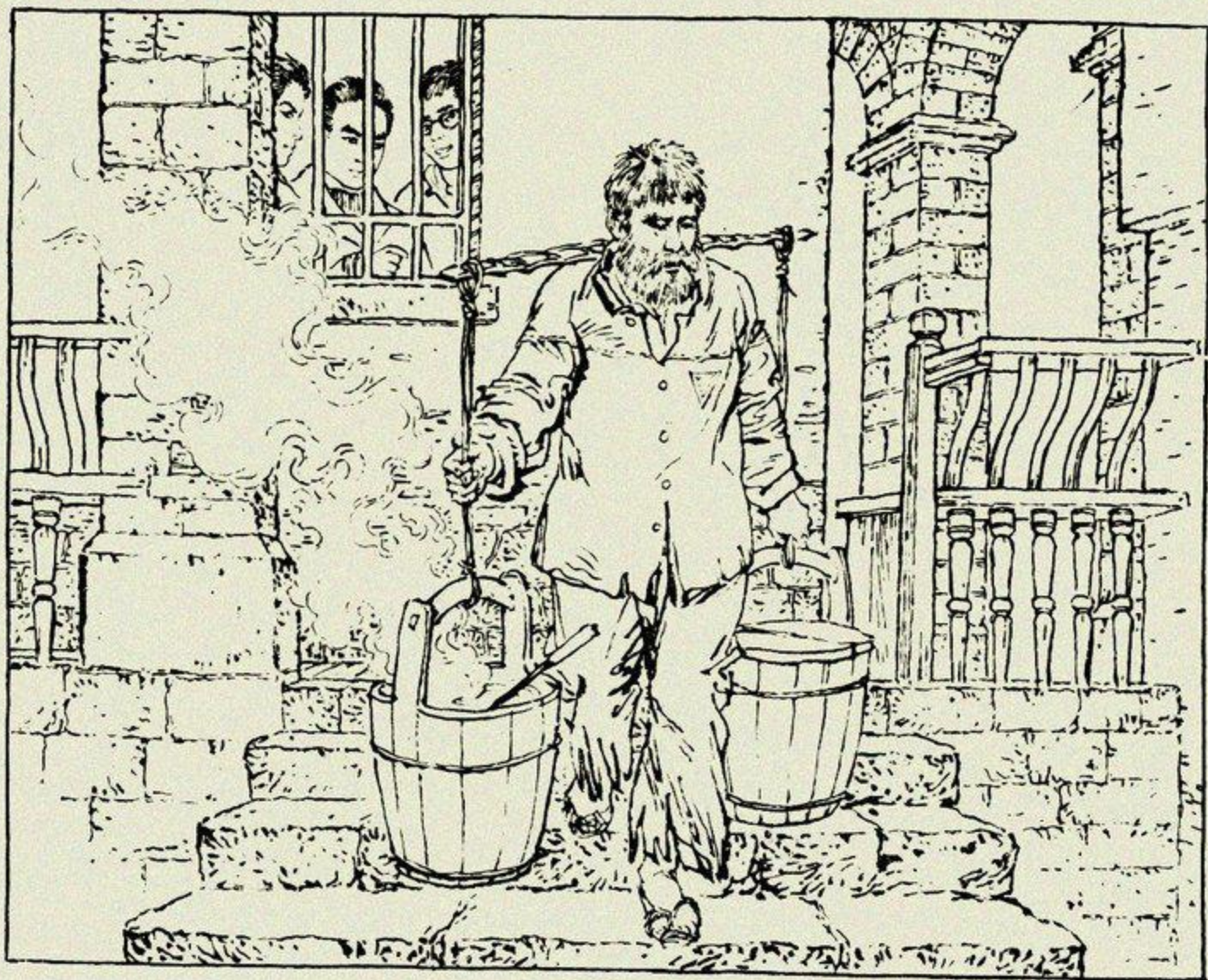
绘画 韩和平 罗 盘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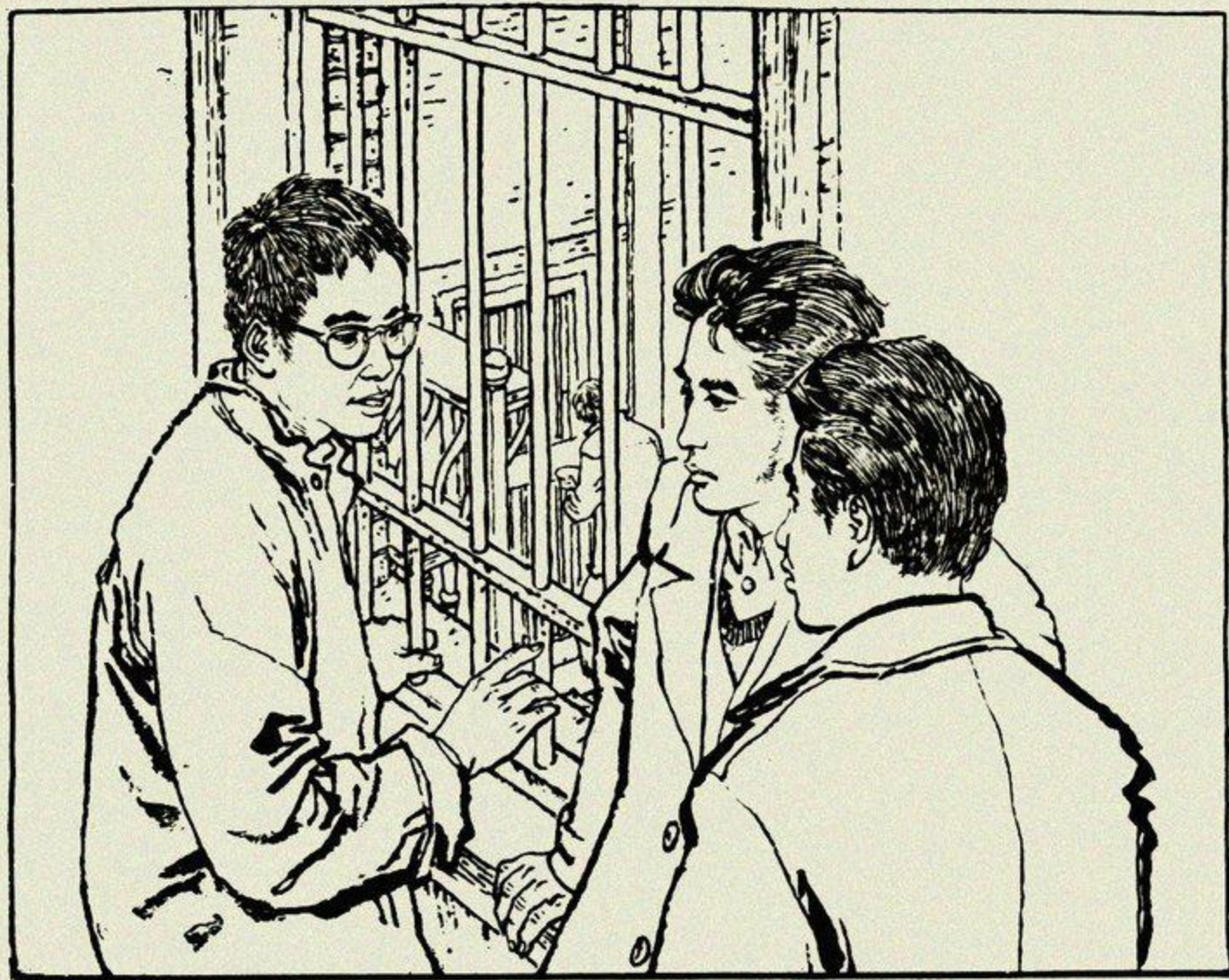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包围了我驻重庆办事处，我办事处人员被迫撤回延安。但党的工作永不停止，我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出版《挺进报》，开展工运、学运，积极配合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敌人惊惧万分，派出大批鹰犬，收买叛徒，妄图破获我地下党领导机关。由于甫志高的叛变和出卖，我地下人员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被捕。他们经受敌人的严刑审讯，宁死不屈，沉着、勇敢地粉碎了敌人种种阴谋，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机密。这套连环画就是描绘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和无比豪迈的英雄气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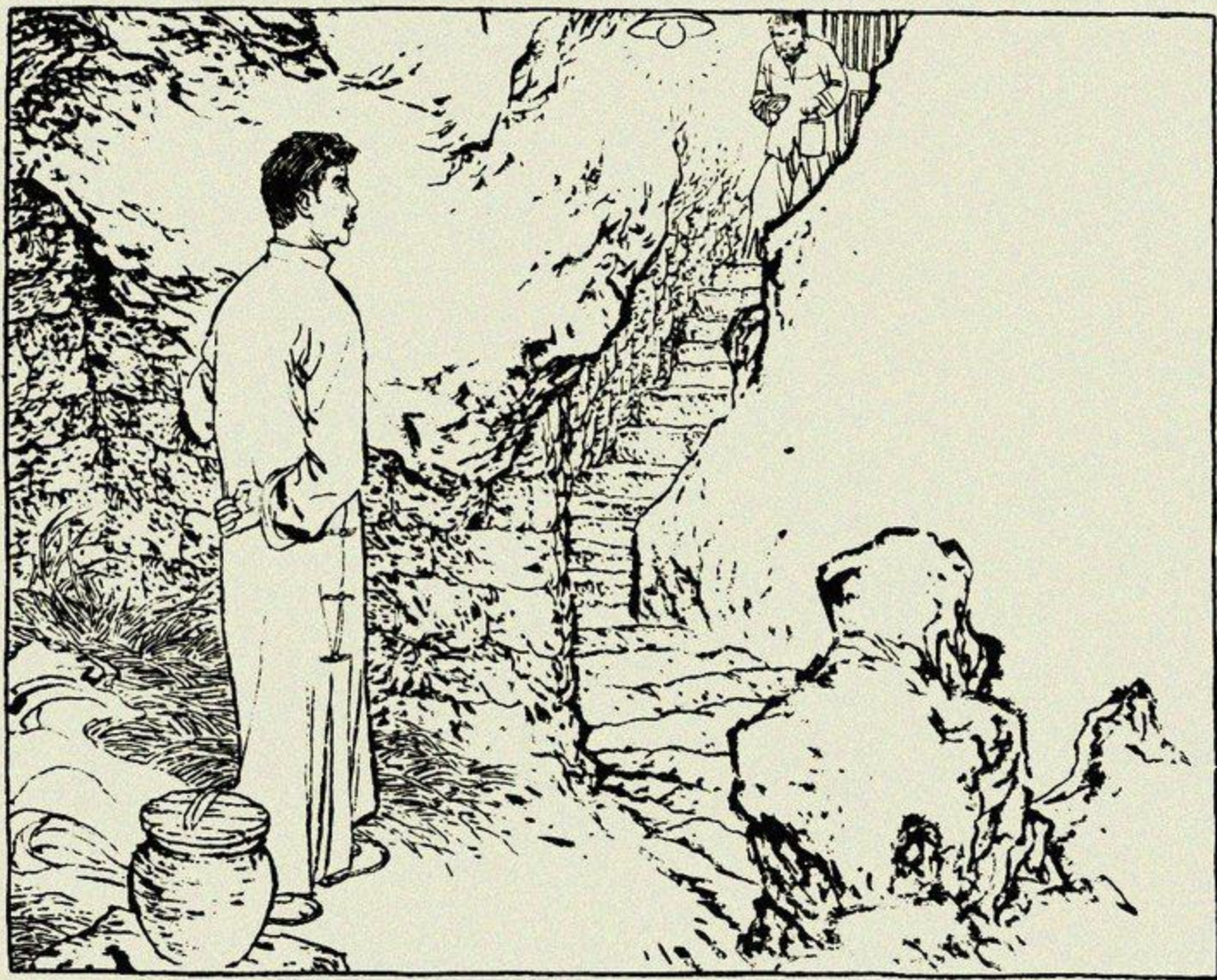
全书共分八册。第七册《曙光在前》：山城解放前夕，斗争更为激烈。敌人要尽阴谋妄图破获地下党组织，狱中同志与之进行艰苦的斗争并千方百计准备越狱。江姐、李青竹壮烈牺牲，她们以坚贞不屈的精神，进一步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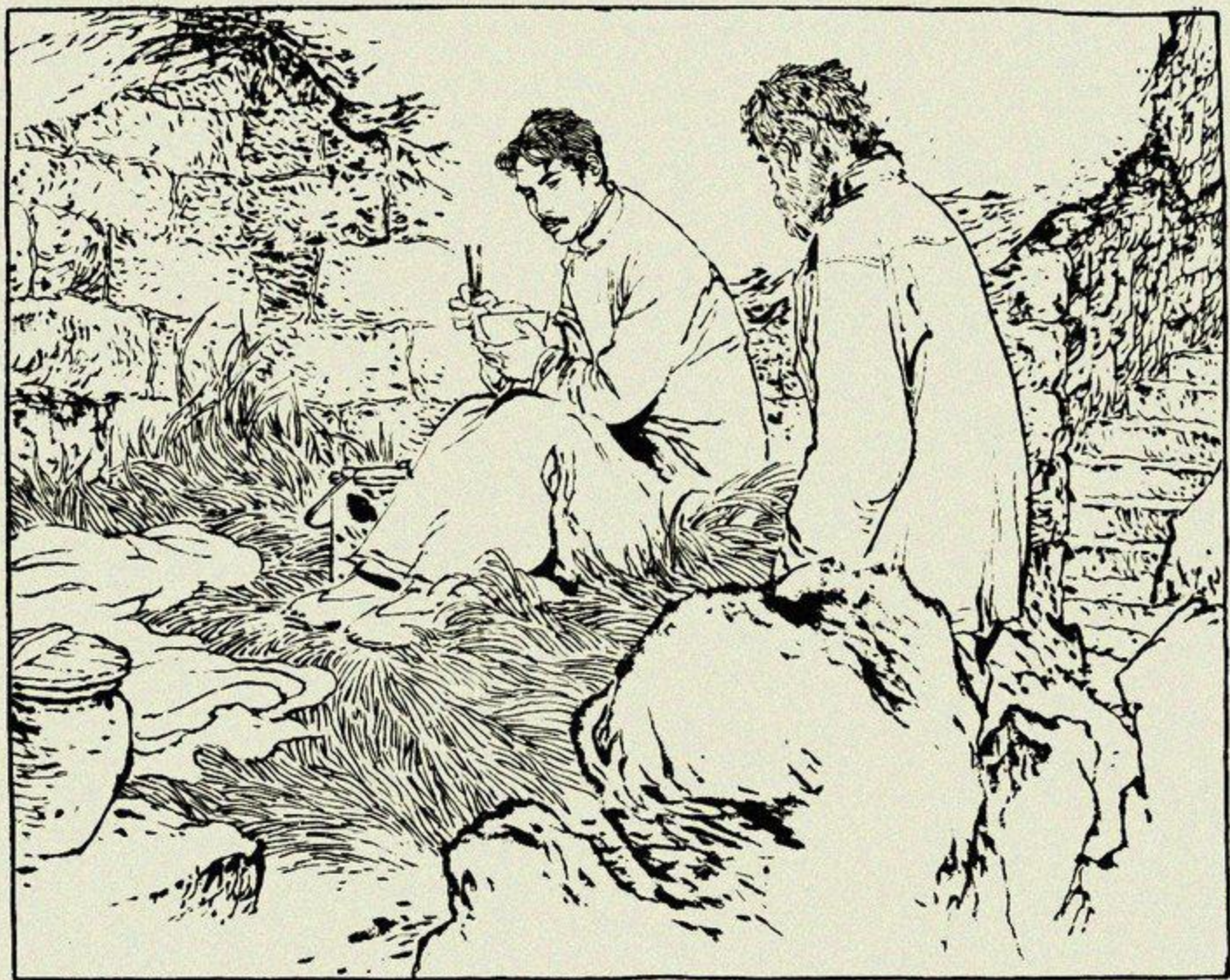
(1) 白公馆在发生《挺进报》事件以后，敌人把成岗、刘思扬押到楼下牢房。他俩发现华子良，深感奇怪，胡浩说：“敌人杀害了原来的老厨工，改派这个疯老头送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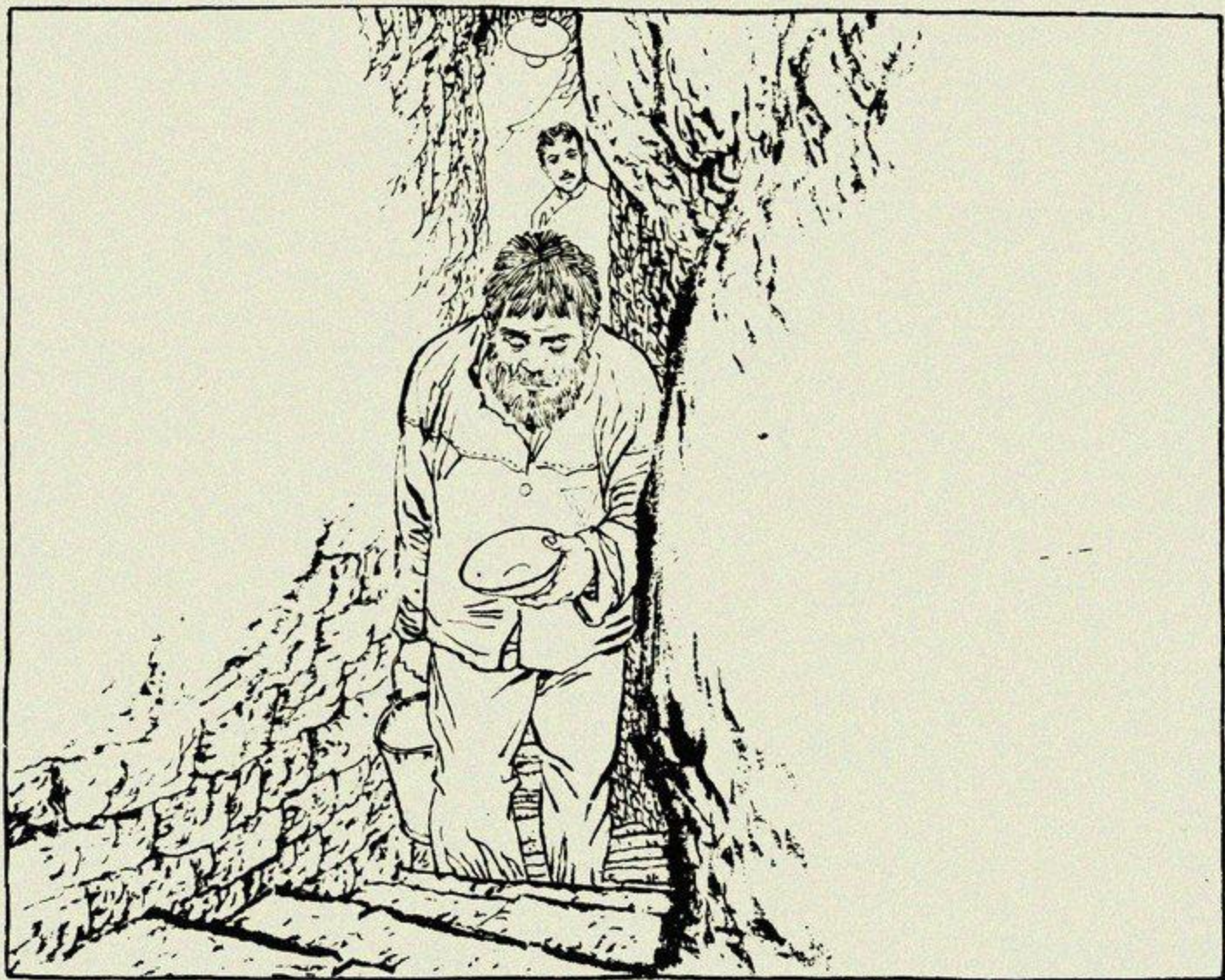
(2) 刘思扬发现华子良端饭钻进隧道，也很惊奇。胡浩说：“地牢里关着人，老厨工因为替他送草药，才被杀害的。”刘思扬想：里面关的是什么样的人？竟使敌人这样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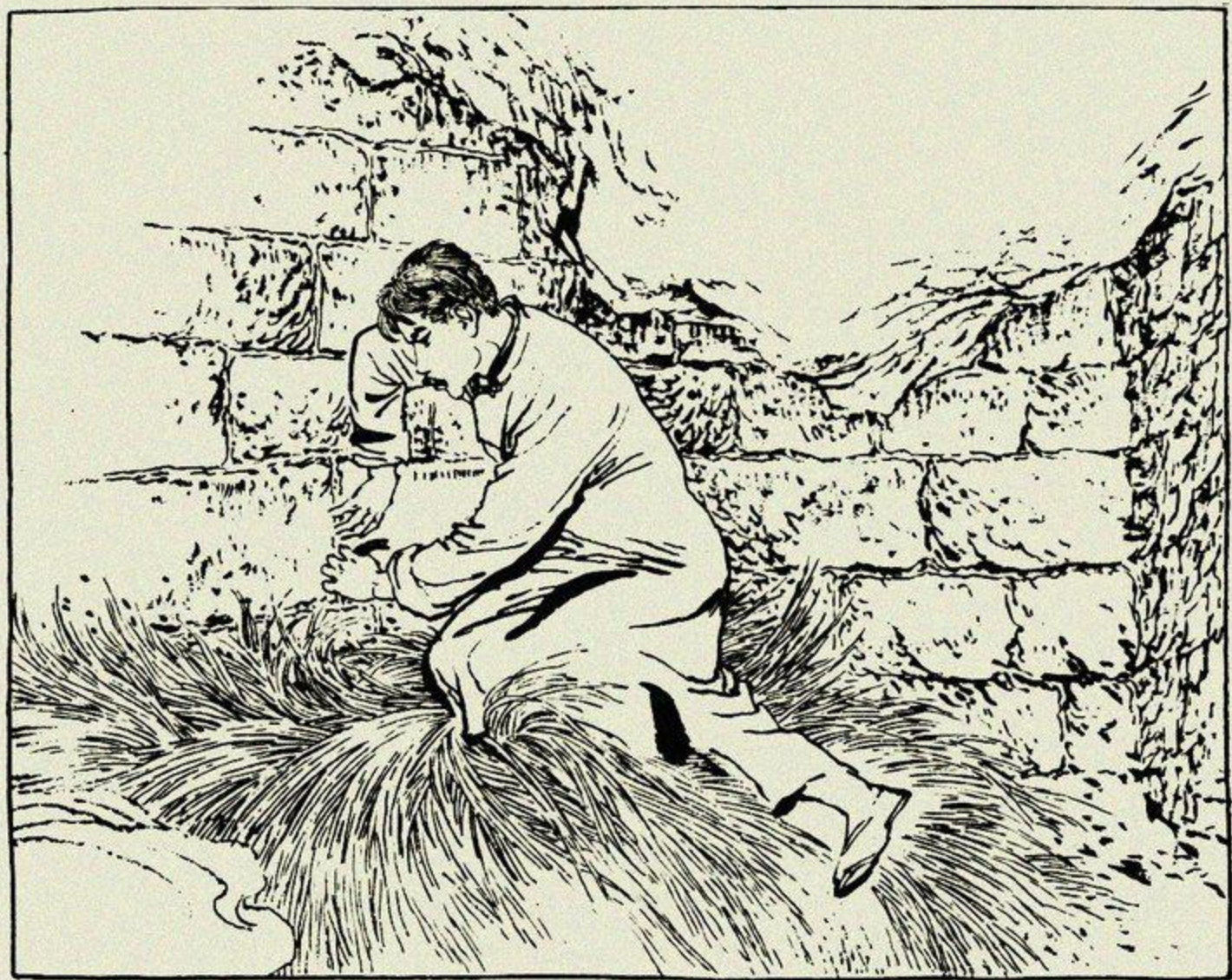
(3) 原来关在地牢里的人就是许云峰。这时他在听到开锁的声音时，马上用稻草遮住身边的岩石。只见华子良打开隧道的铁门，扭亮电灯，给他送饭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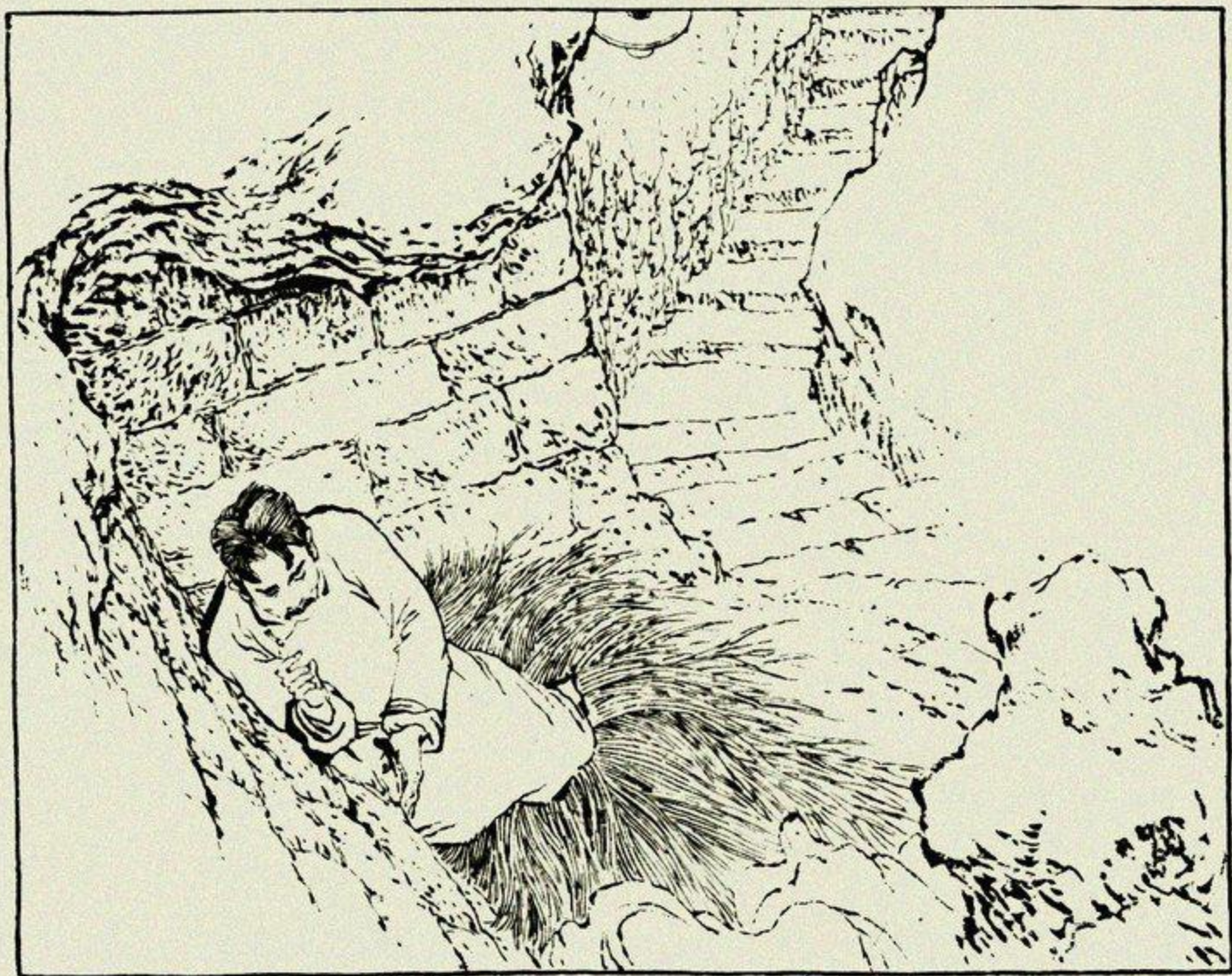
(4) 华子良一言不发，站在许云峰身旁，看着他吃饭，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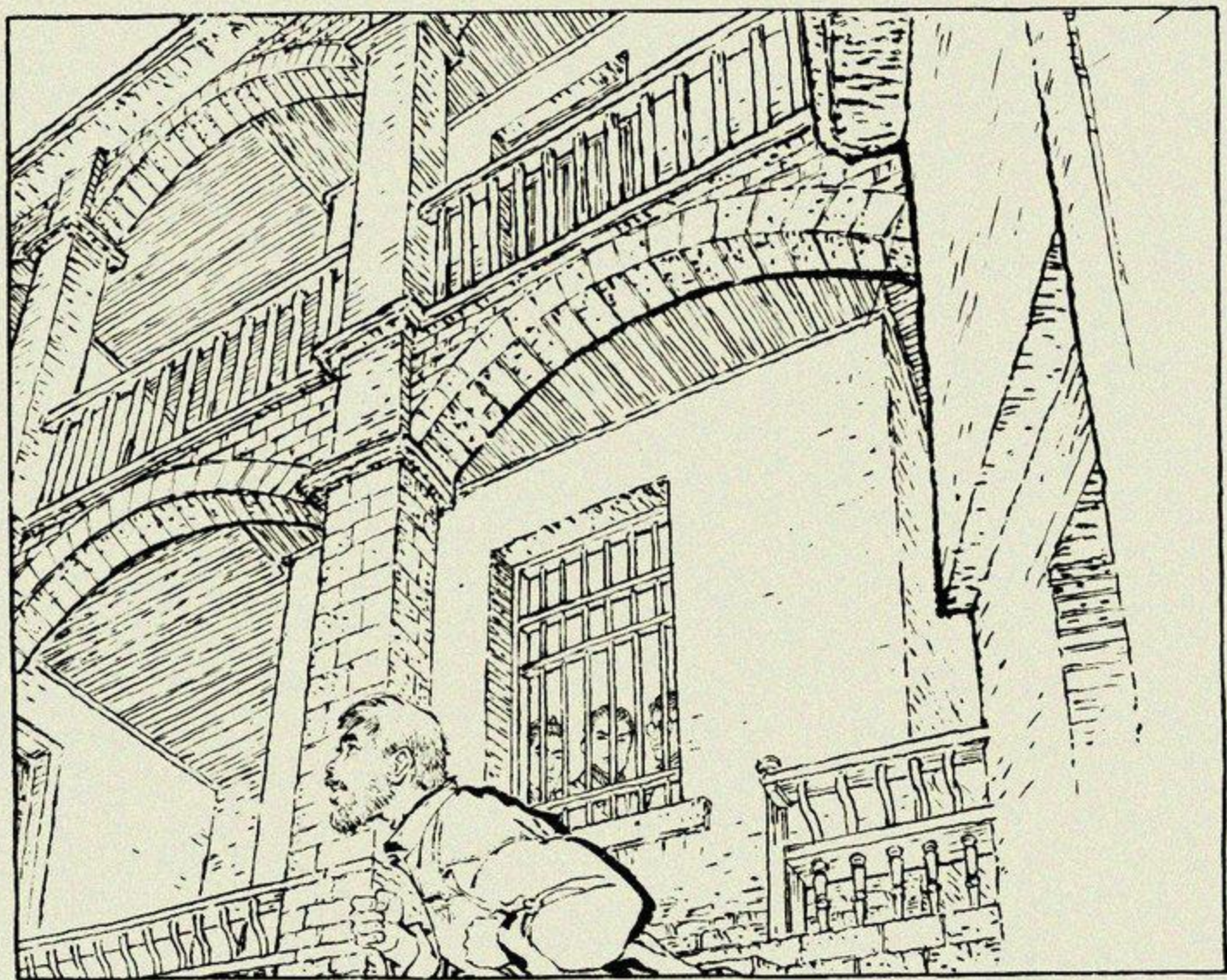
(5) 华子良出去时,没有关灯。这种情况已有很多次了,许云峰微笑着望着昏黄的灯光,他想: 这个老头可能是无意的疏忽,也许是想让他多接触一点灯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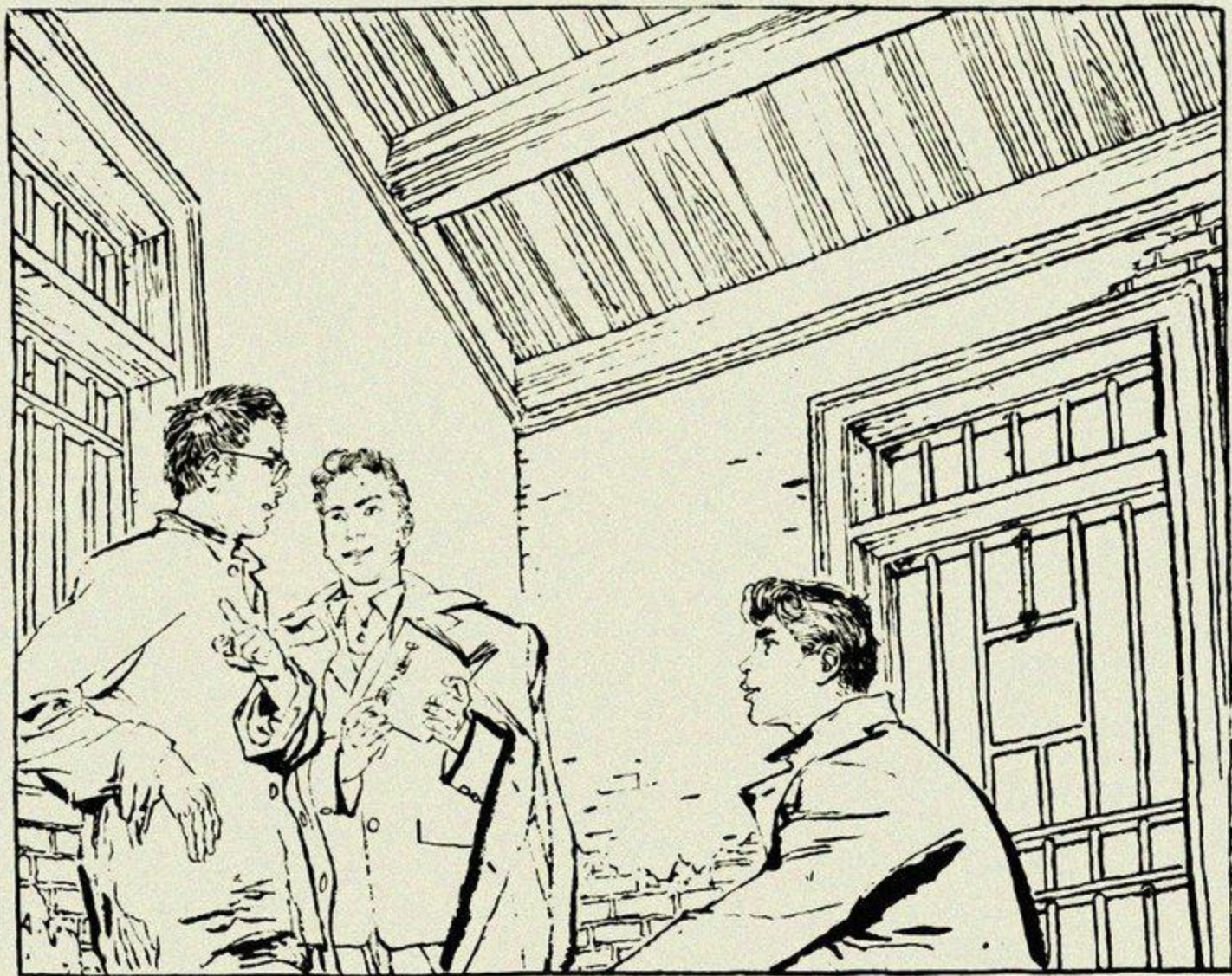
(6) 许云峰等老头一关上狱门，立即拿开稻草，用从锈蚀的铁镣上取下的半截铁箍，挖掘左壁第三块条石的接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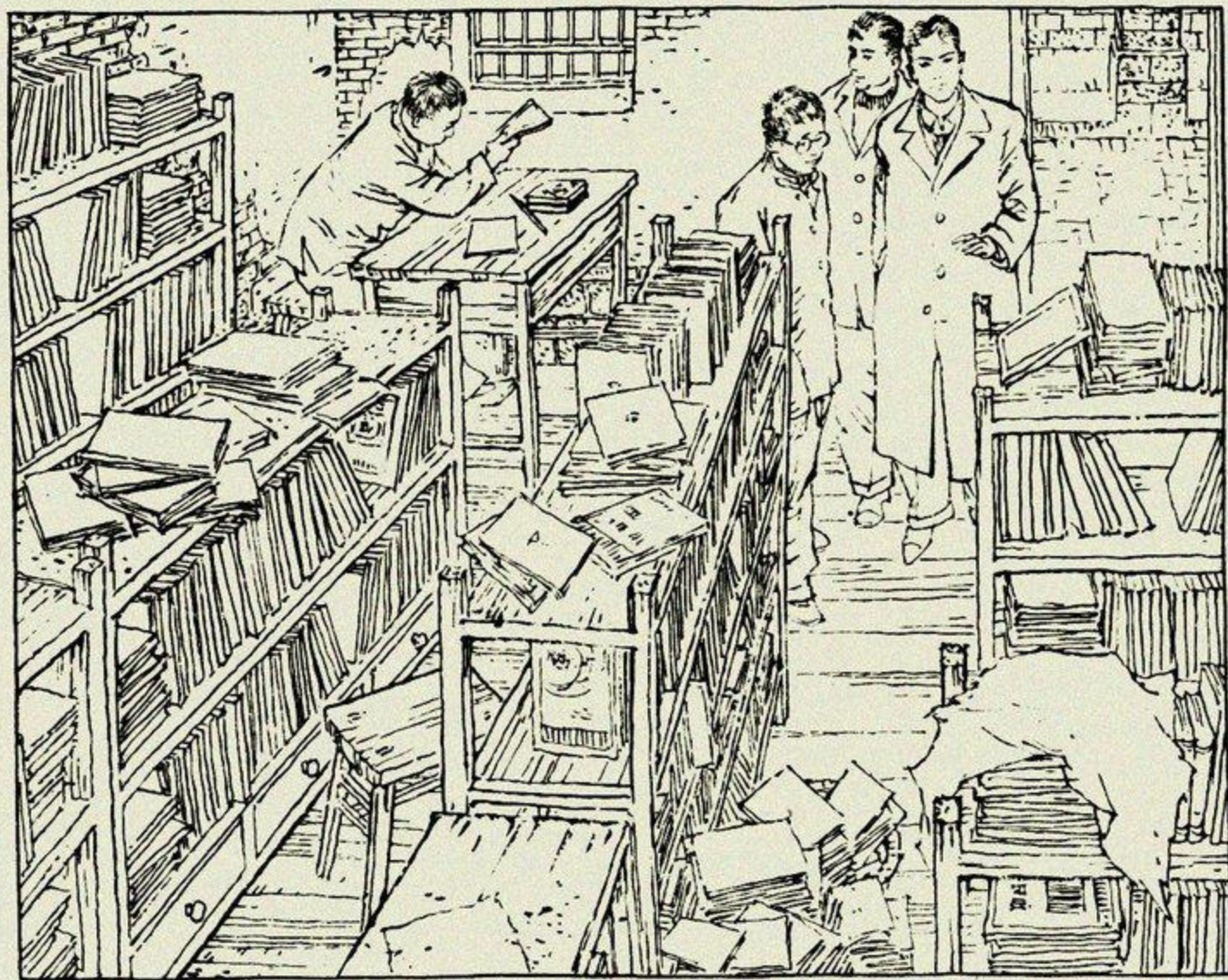
(7) 这岩石多么坚固，接缝处仿佛是生铁铸成，他的手指磨破了，滴着鲜血，但他不停止挖掘。他甘愿忍受极大的痛苦，也要为战友们准备一条备用的越狱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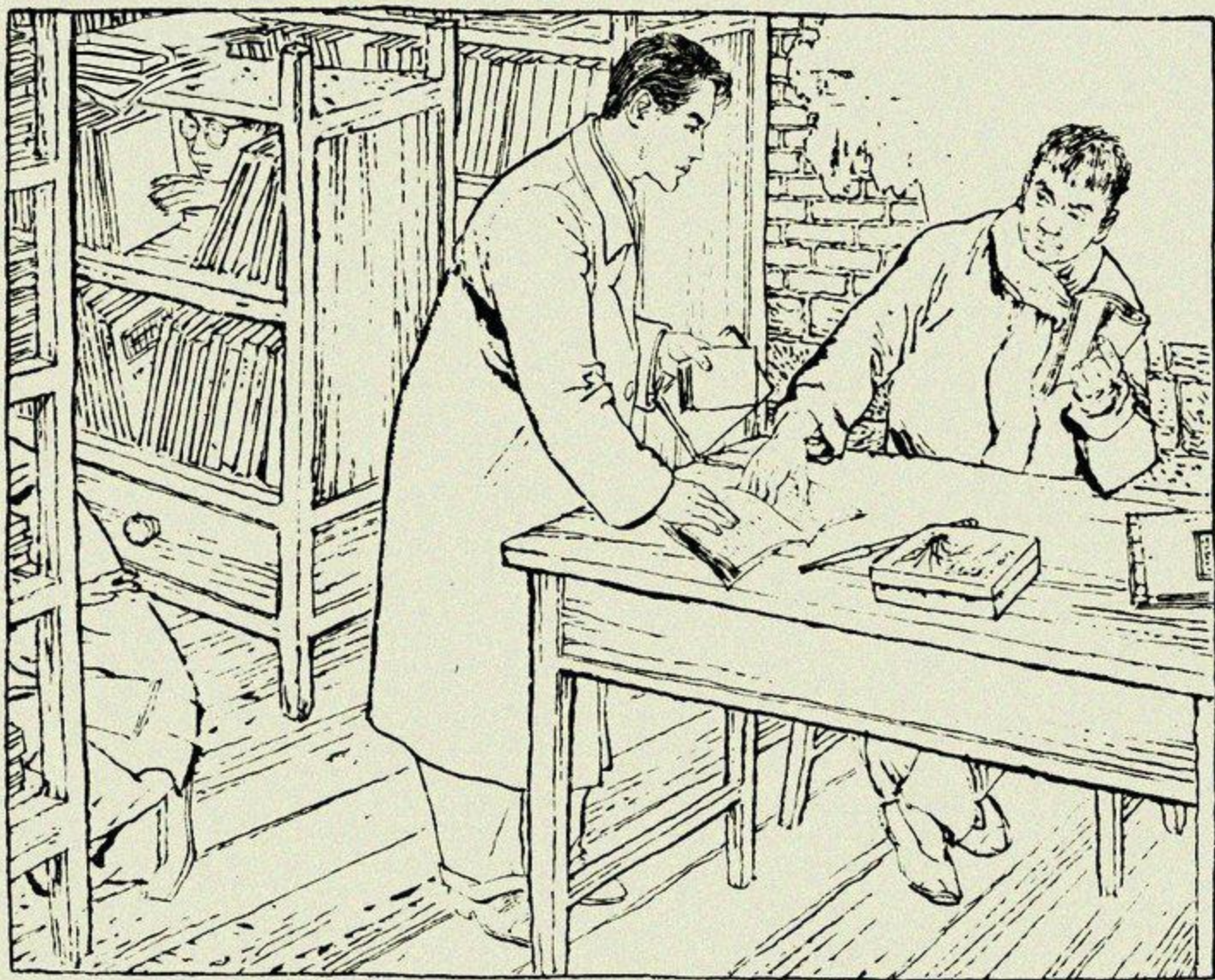
(8) 华子良送完饭,独自在院坝里跑步。刘思扬见了,问胡浩道:“他在吓疯之前,也经常跑步吗?”胡浩回答说:“他在这里十几年,放风就跑步,不管刮风下雨,都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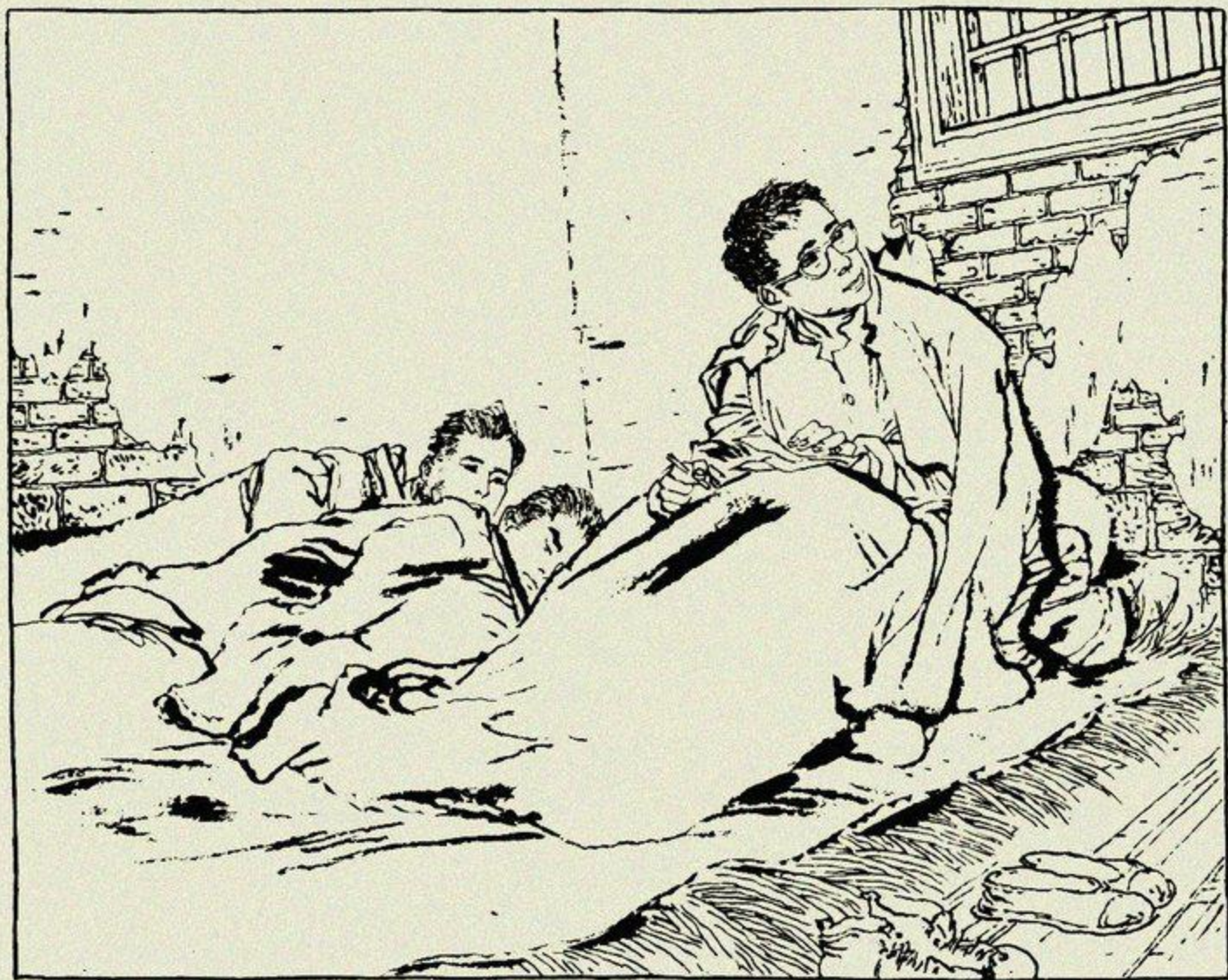
(9) 刘思扬发现铺上有本《中国史纲》，惊喜地问：“哪里来的？”胡浩说：“这里有个图书馆，放风时你们去看看。这是当年罗世文、车耀先领导大家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



(10) 刘思扬和成岗随胡浩来到图书馆，只见这间牢房改作的图书馆，到处是蛛网、灰尘，散发出一股霉臭的气味。管理人是老袁，他是从上饶集中营辗转押到白公馆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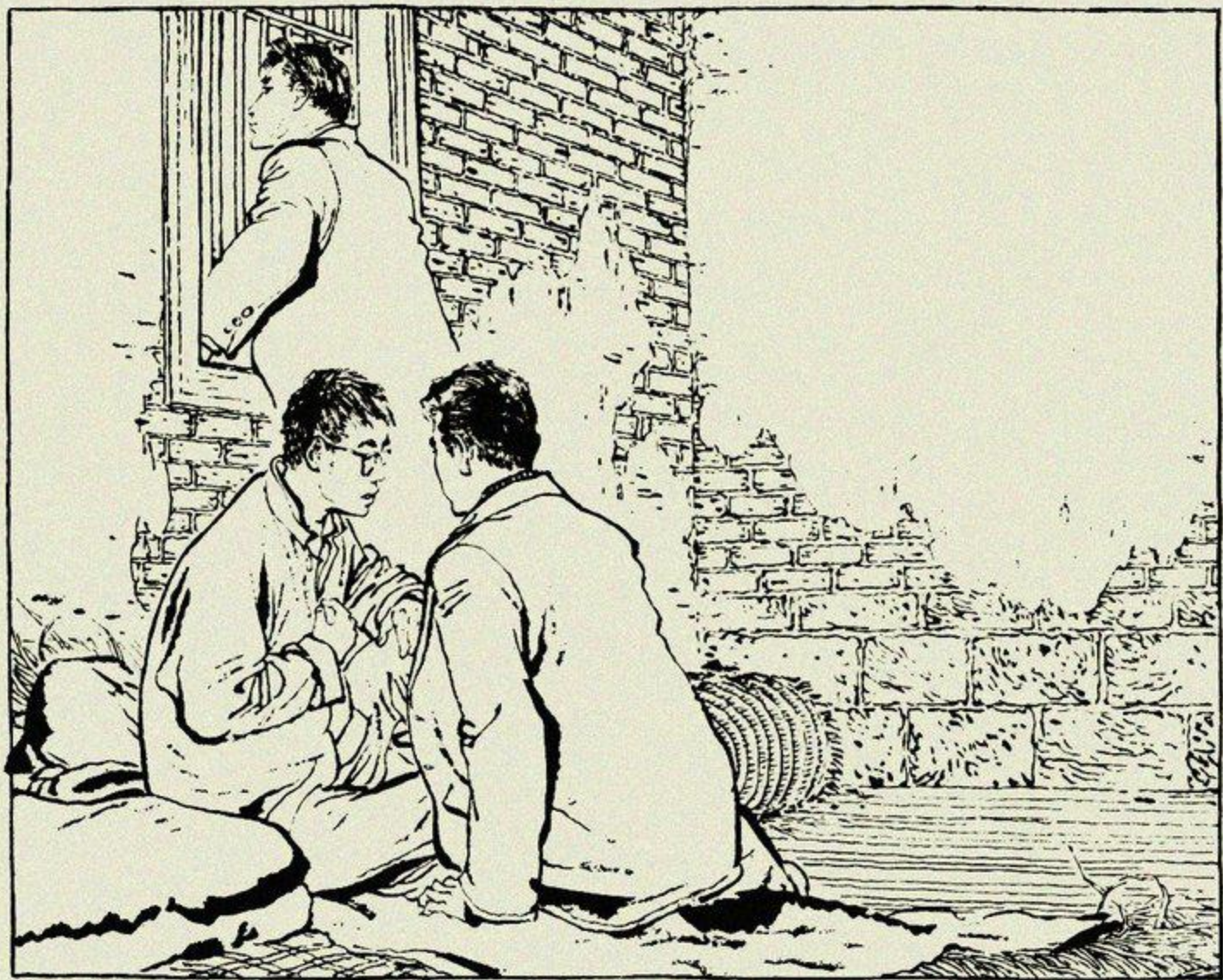
(11) 刘思扬找到一本《简明哲学辞典》和一本《罗亭》，他把书交给老袁，老袁不接书，也不说话，只把登记册推给他，让他自己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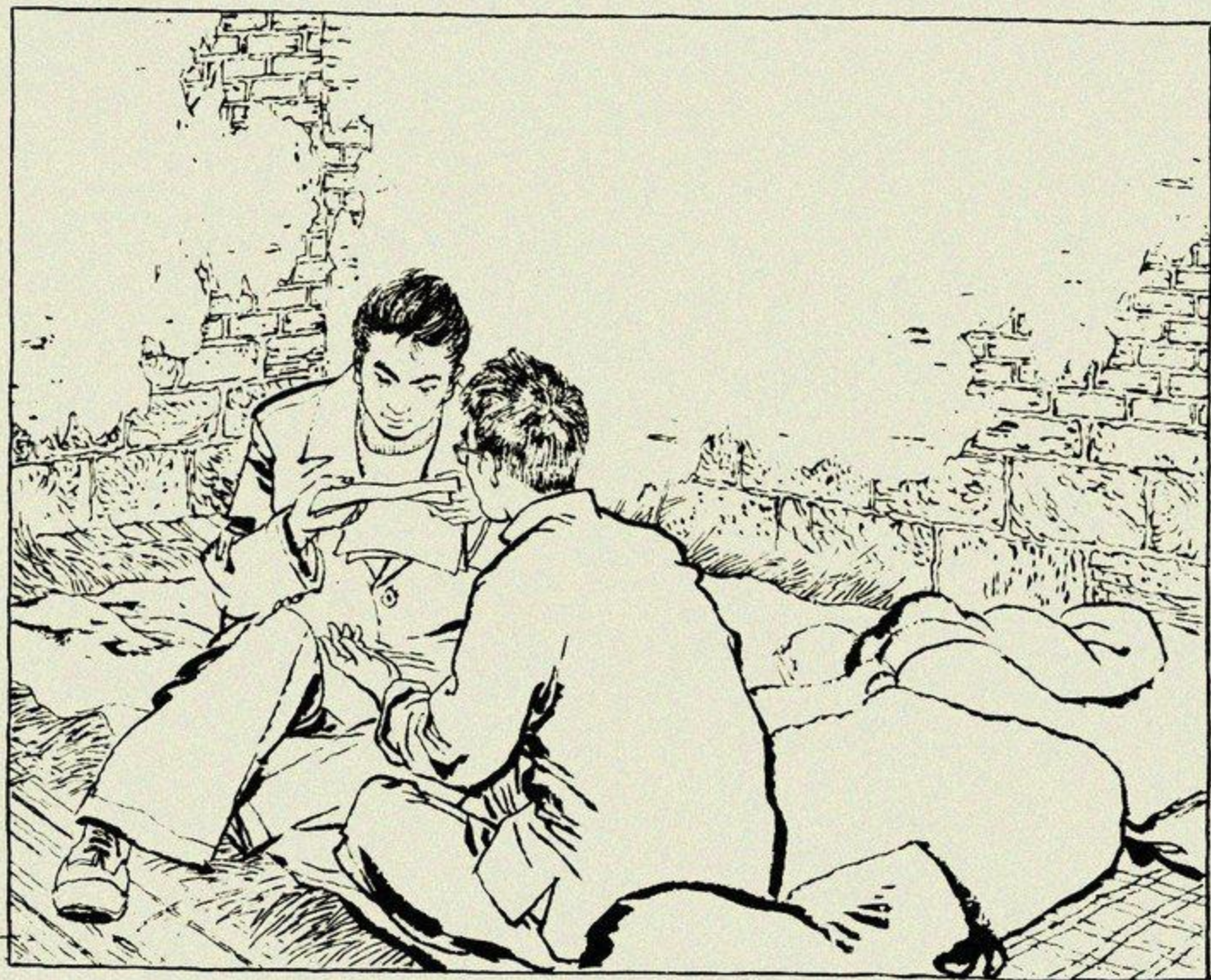
(12) 时间已是夜半，人们都睡熟了，刘思扬因为这些天许多新的事情使他心情激动，一时不能入睡。忽然，他听到窸窣之声，抬头一看，见胡浩在昏暗的光线下写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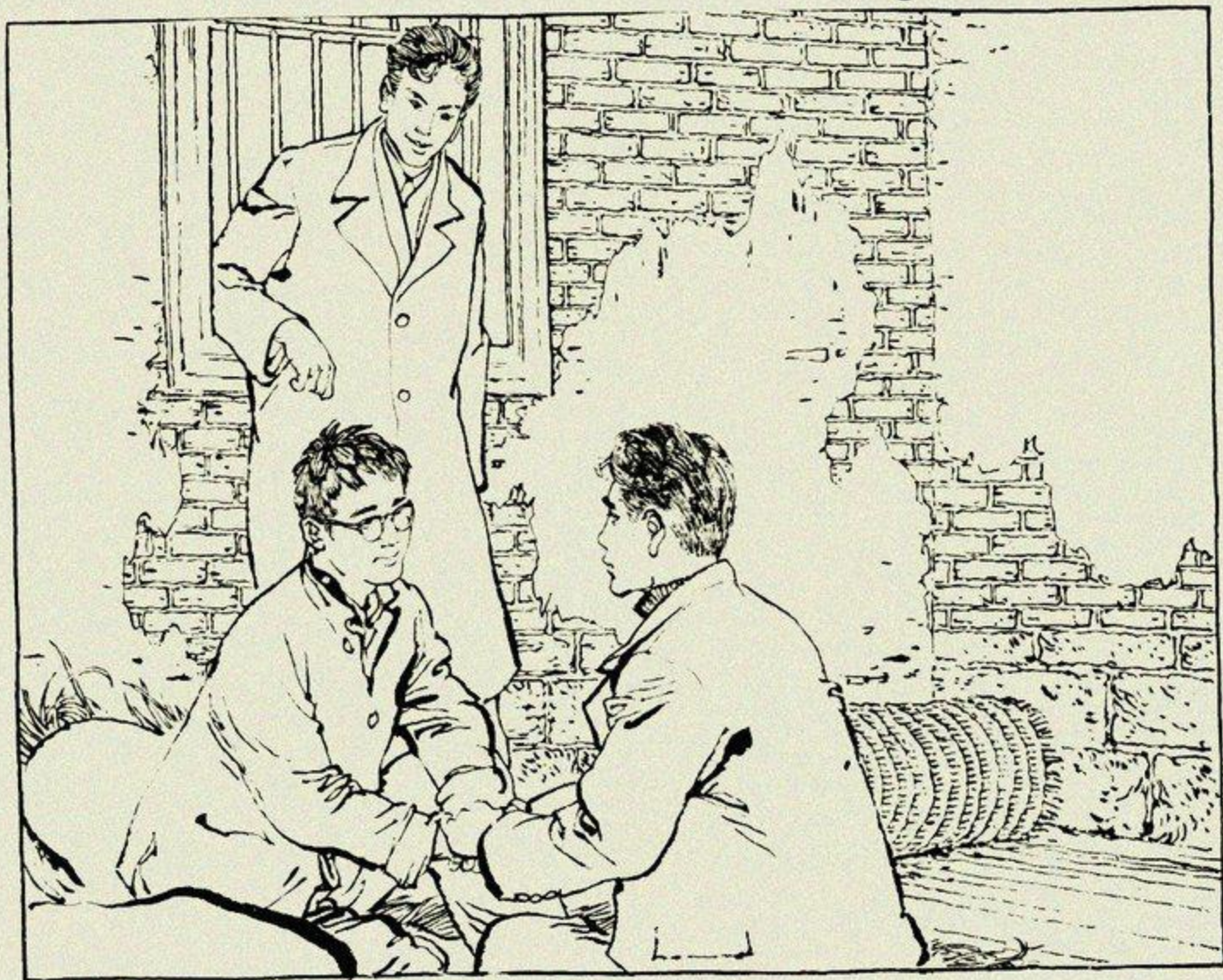
(13) 刘思扬没去惊动胡浩。第二天，他从成岗那里，才知道胡浩这样写已经有好几年了。刘思扬认为这很危险，成岗说：“他很谨慎，因为不想瞒你，所以被你发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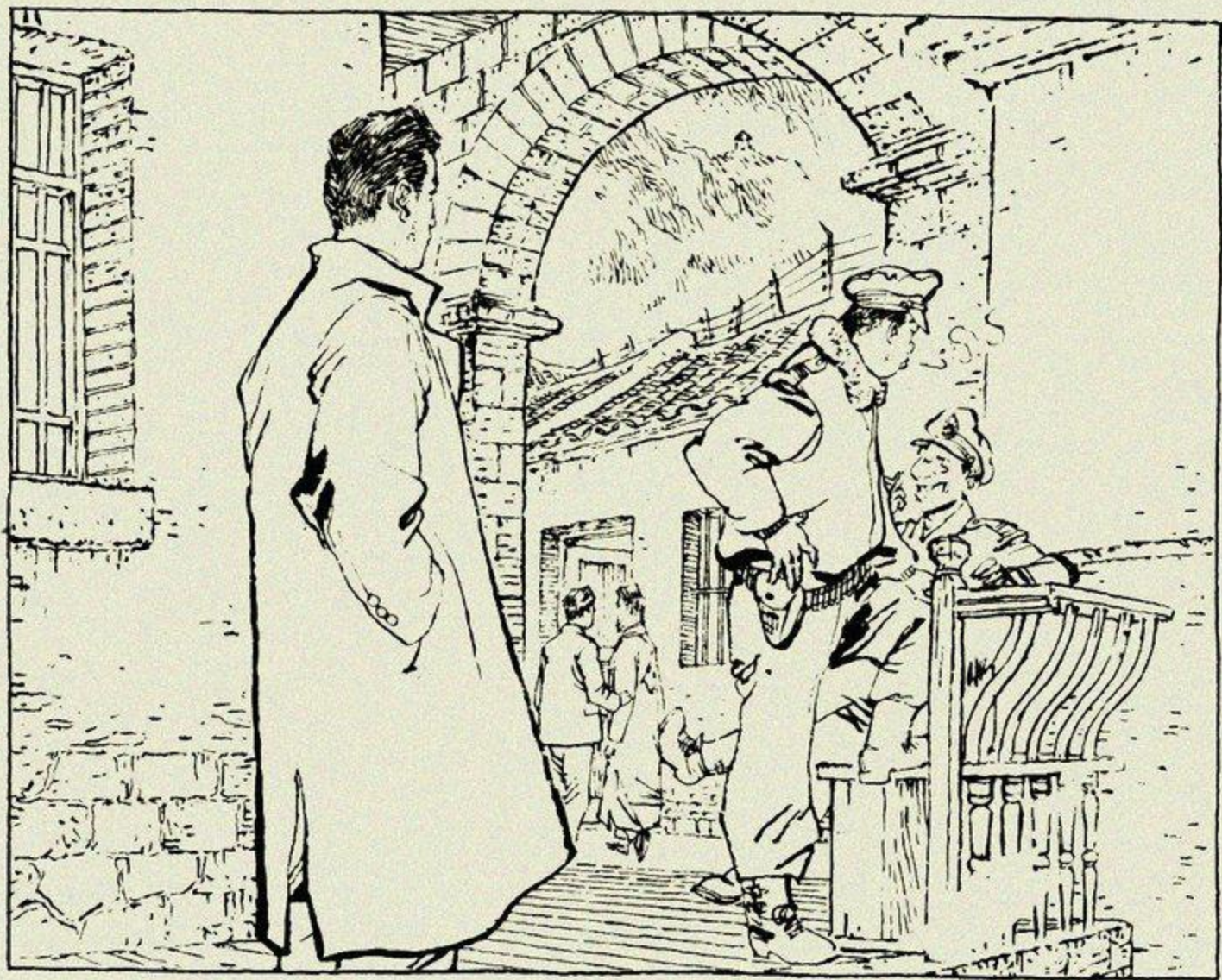
(14) 为了安全，胡浩被通知停止写作。可是成岗发现他心事重重，常常沉思默想。成岗找胡浩了解情况，他痛苦地说：“请党相信我，许多战友都有匕首，我也要一把匕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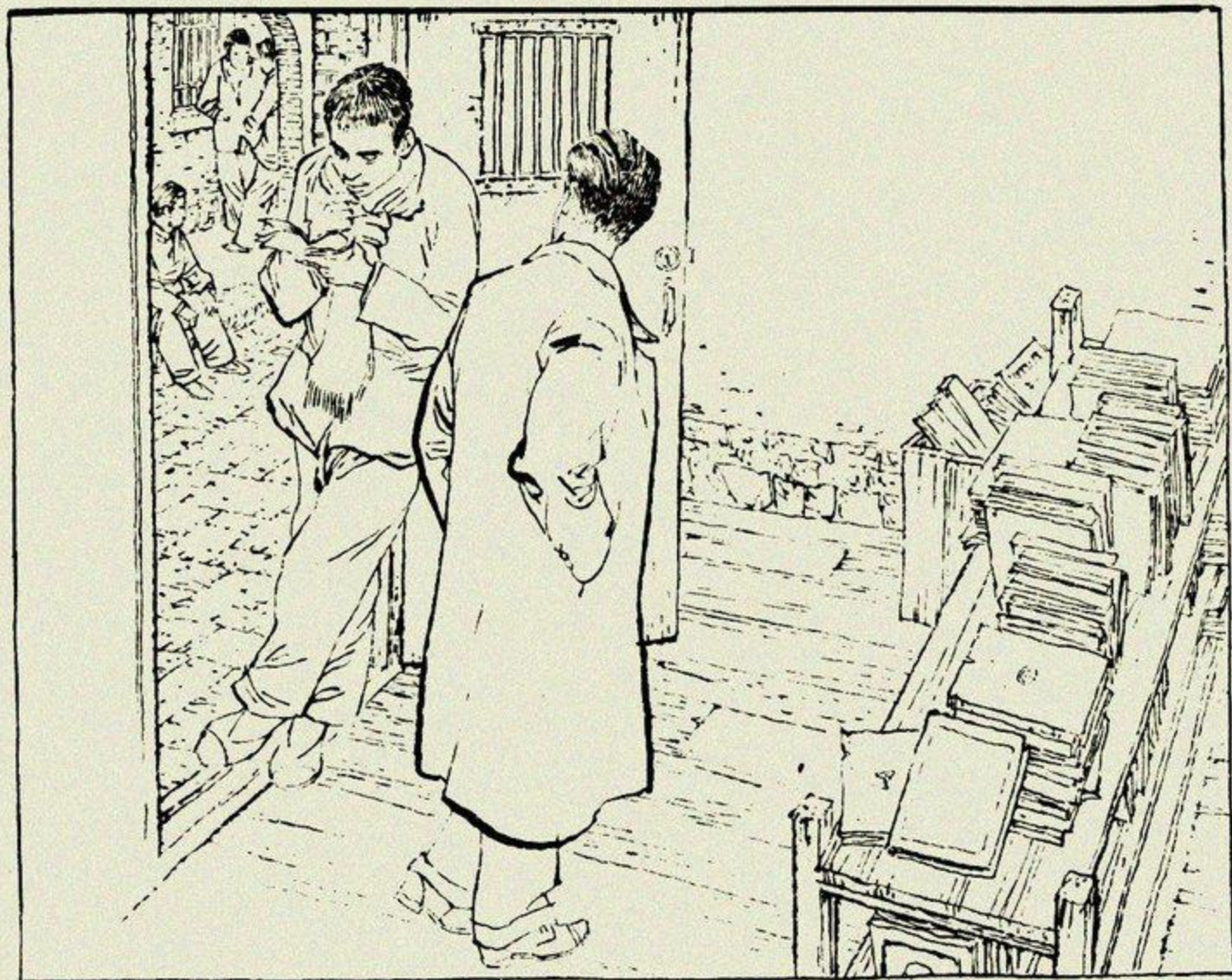
(15) 成岗坦率地说：“你眼力太差，用不着。”胡浩激动地说：“我熟悉地形和情况，到时候……请党考验我。”他取出一封信，那是他的入党志愿书，递给了成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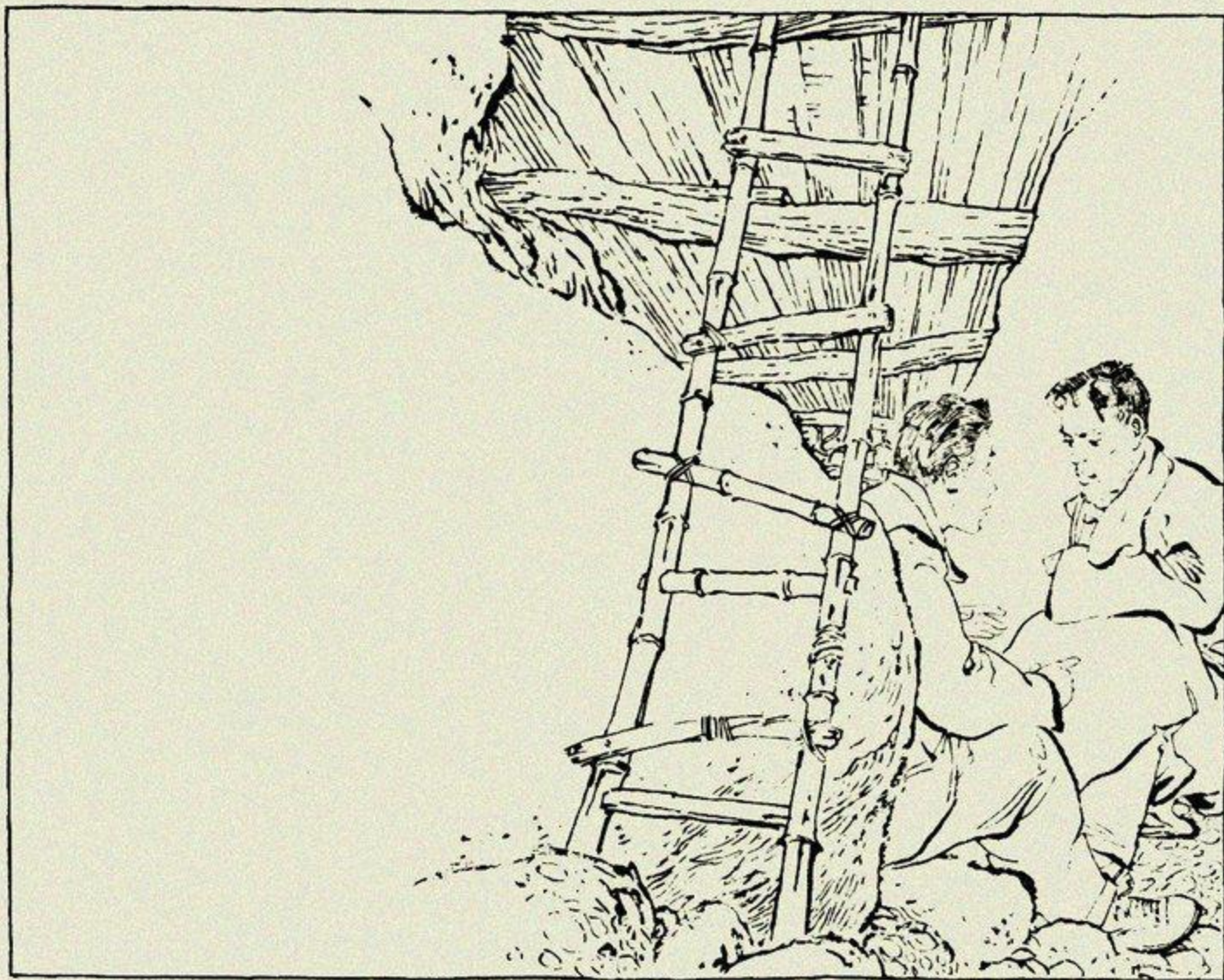
(16) 信中充满对敌人的仇恨和对革命的献身精神，成岗真愿意向所有战友宣读这封信，然而，他不能这样做，只友爱地望着胡浩，这信任的目光使胡浩感到幸福和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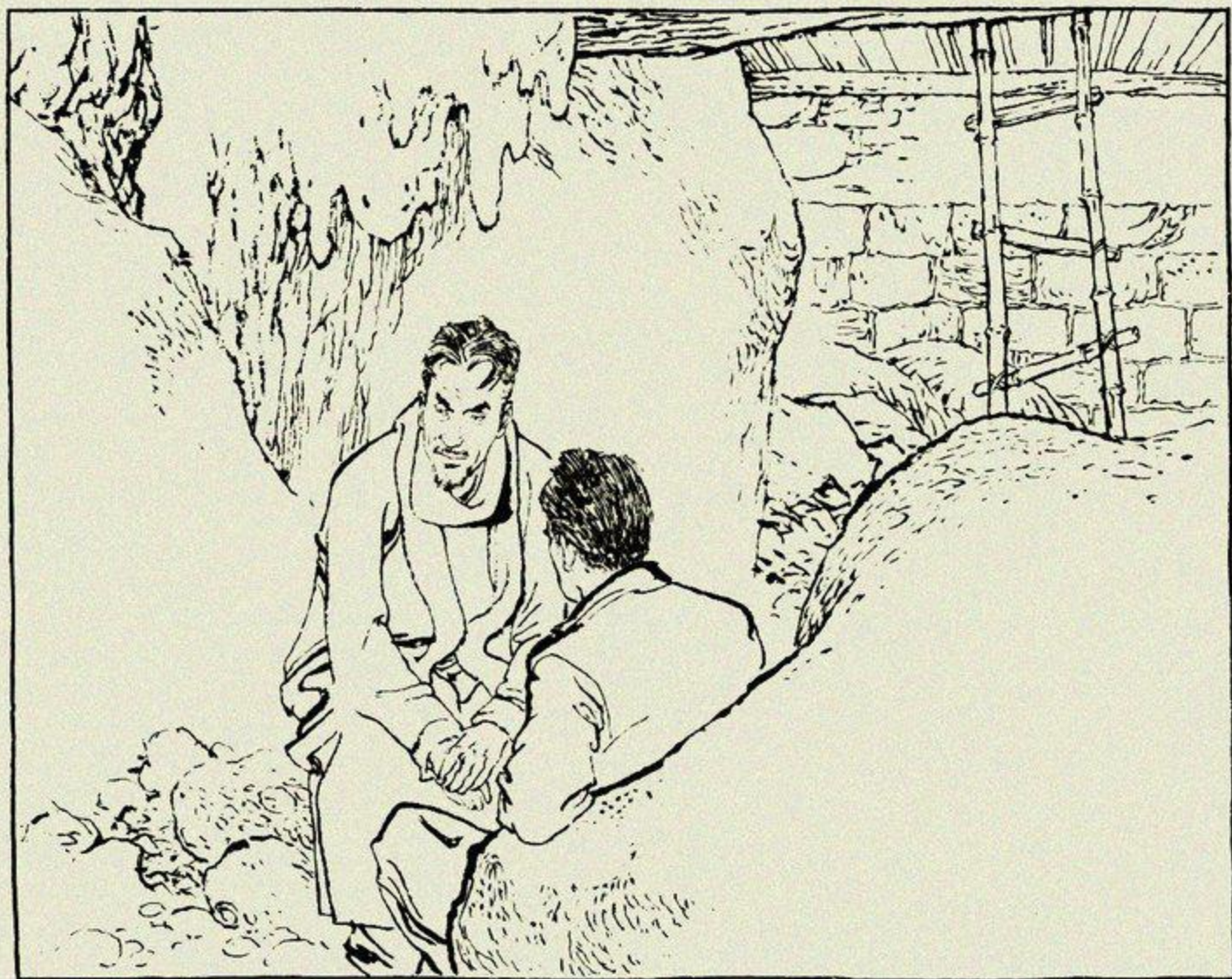
(17) 这天放风时,刘思扬见老齐和成岗到图书馆去了。他见值班特务在谈话,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决定到图书馆找老齐谈谈,顺便要老齐给他介绍几本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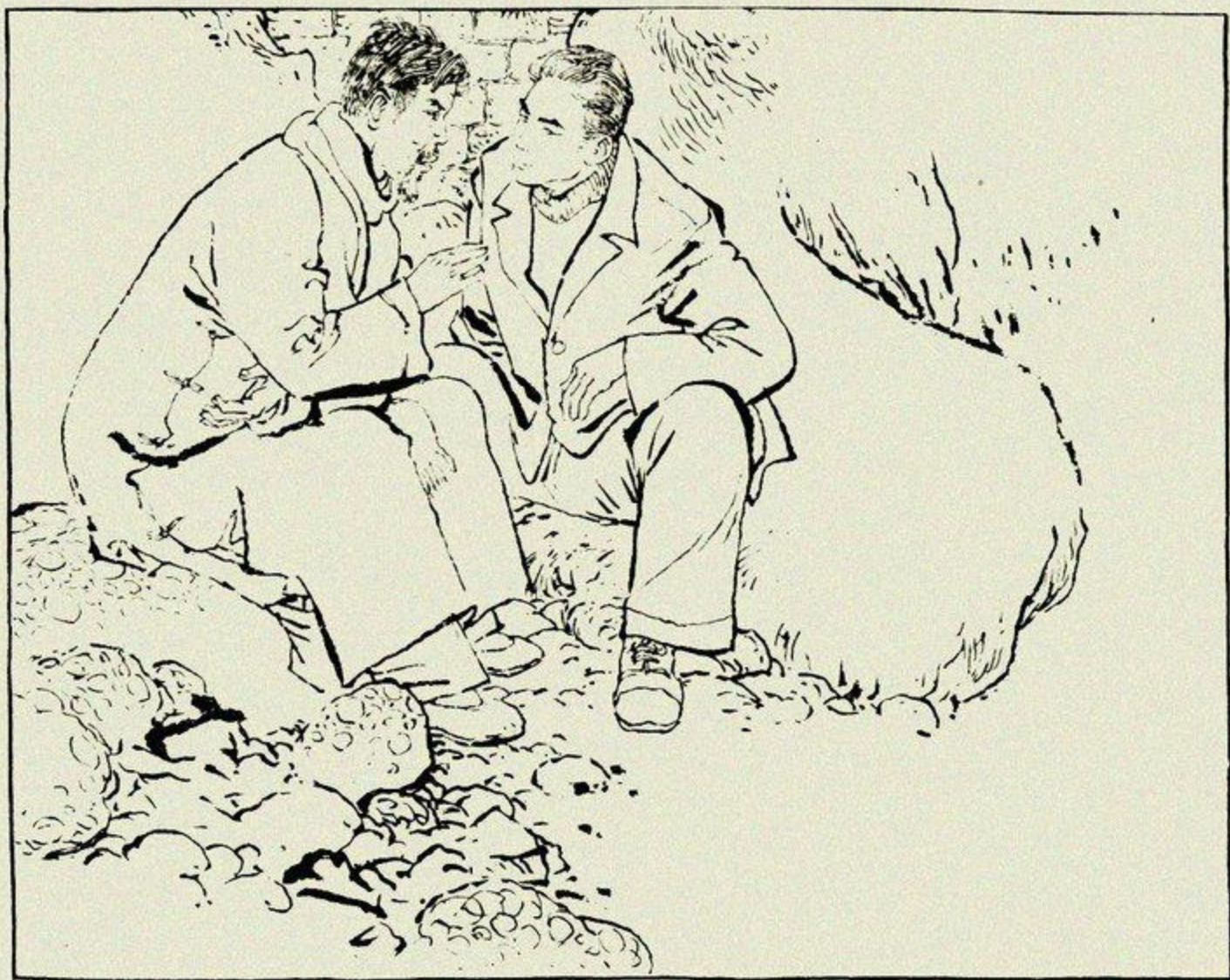
(18) 刘思扬到了图书馆，见老袁倚着门在念唐诗。他走过书架林立、又窄又暗的通道，没有见到一个人。刘思扬惶惑不解：成岗和老齐到哪里去了。



(19) 当刘思扬快快离开时，成岗和老齐正在秘密碰头的地方商量问题。老袁在上面为他俩放哨，从老袁朗诵的唐诗里，他俩知道刚才来的是自己人，停留不久，又走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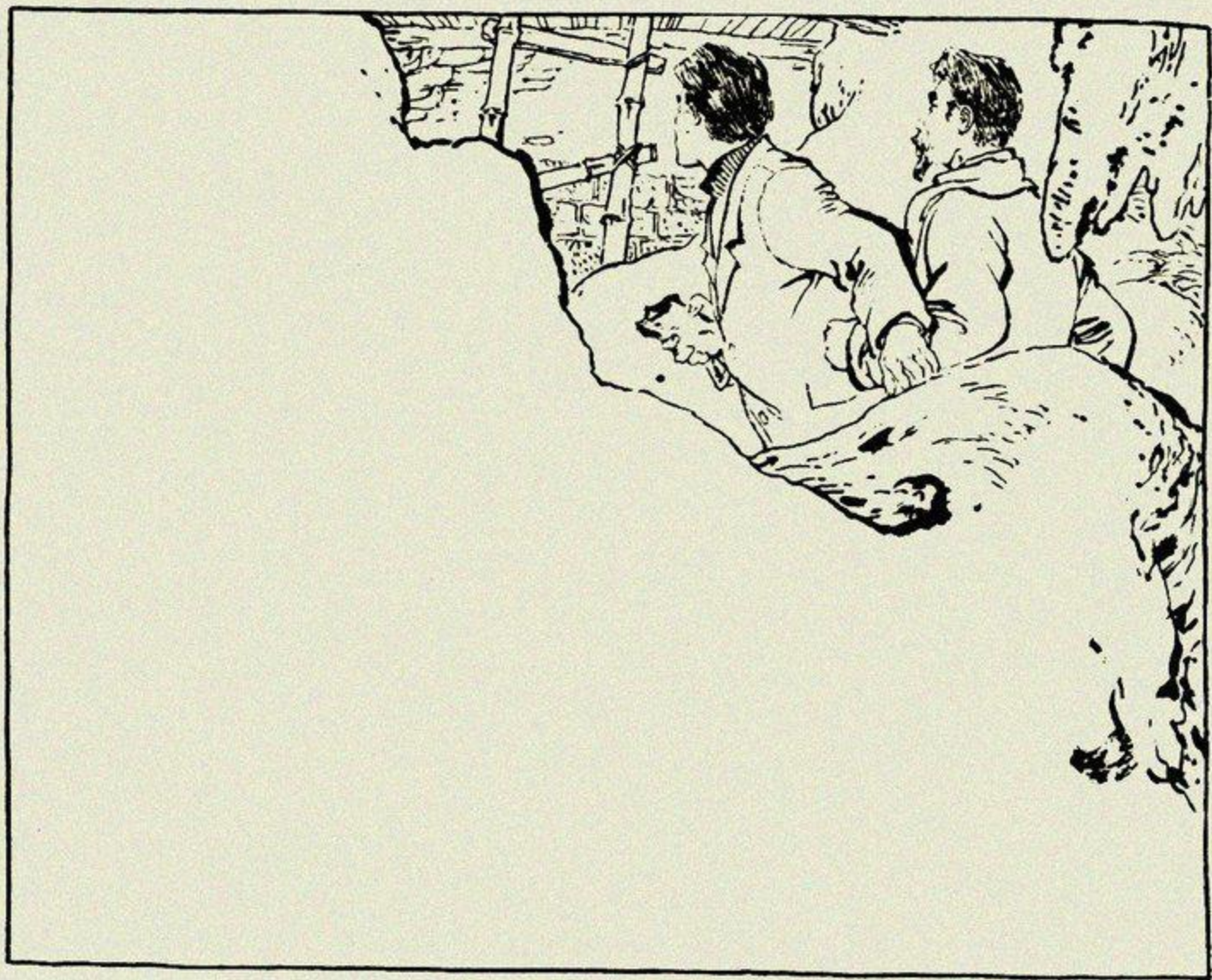
(20) 两人研究的是自从老厨工被害，外界联系中断，根据敌人烧毁文件等情况推断，解放时机日益临近，必须和地下党取得联系，才能和渣滓洞配合，一齐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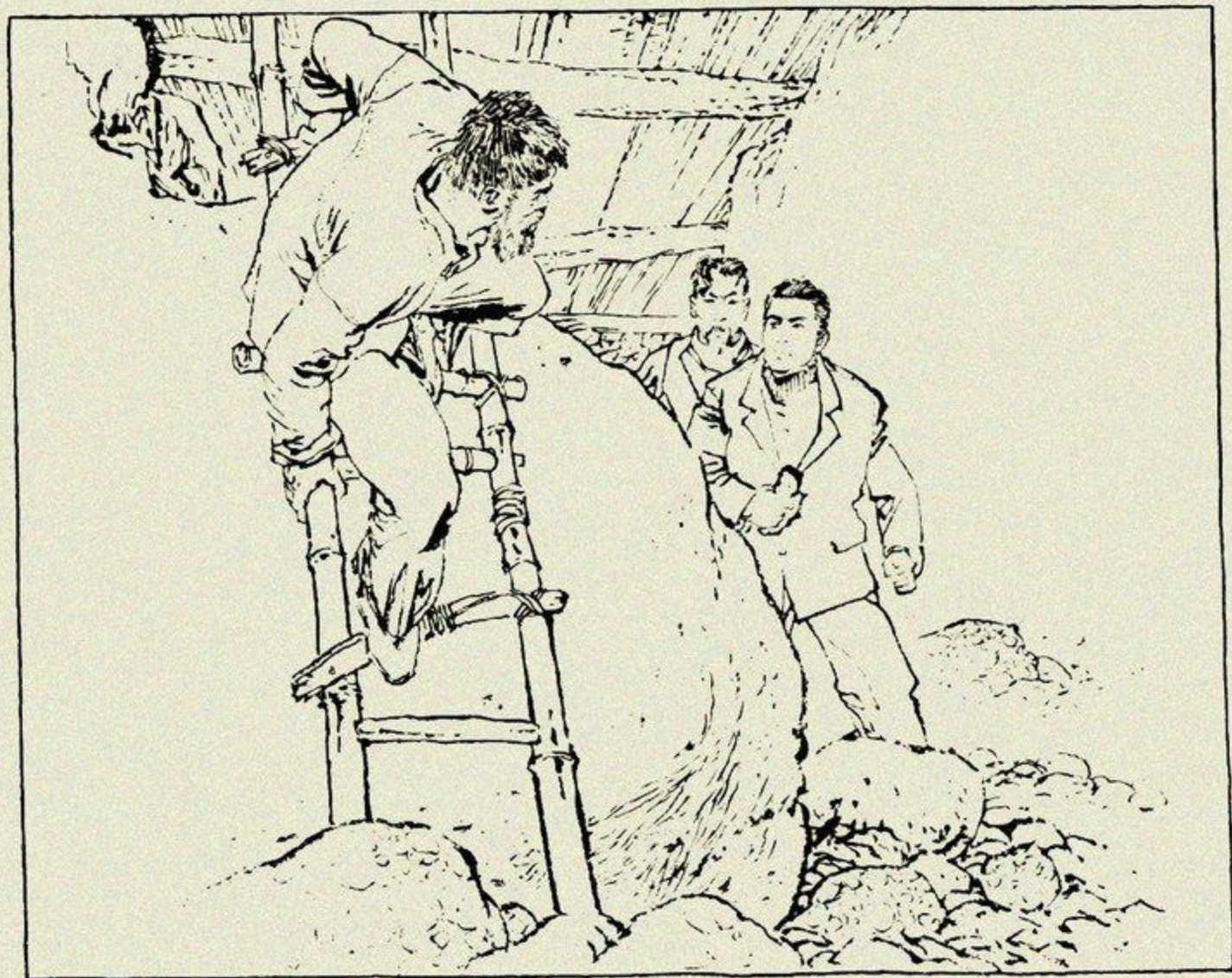
(21) 由于老厨工出了事，原来和地下党联系的地址不能再用，老齐问成岗，有没有可靠的地址。成岗说：“地址是有，可是怎样把信送出去？”老齐说：“可以通过华子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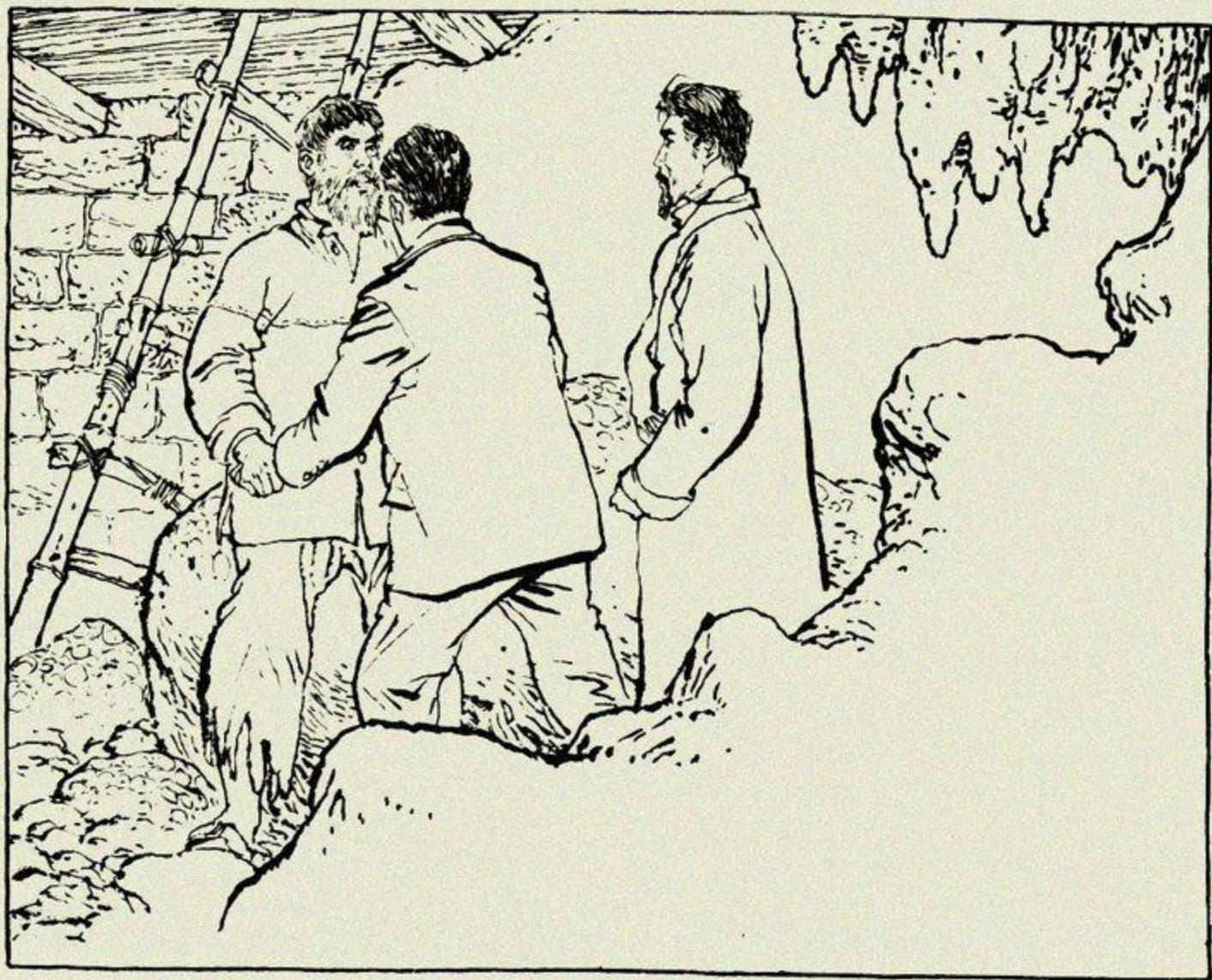
(22) 成岗很不信任华子良：“党员最痛苦的是和党失去联系，可是他从不和谁联系。老厨工遭枪杀，胡浩受毒打，他毫不同情。”老齐摇摇头说：“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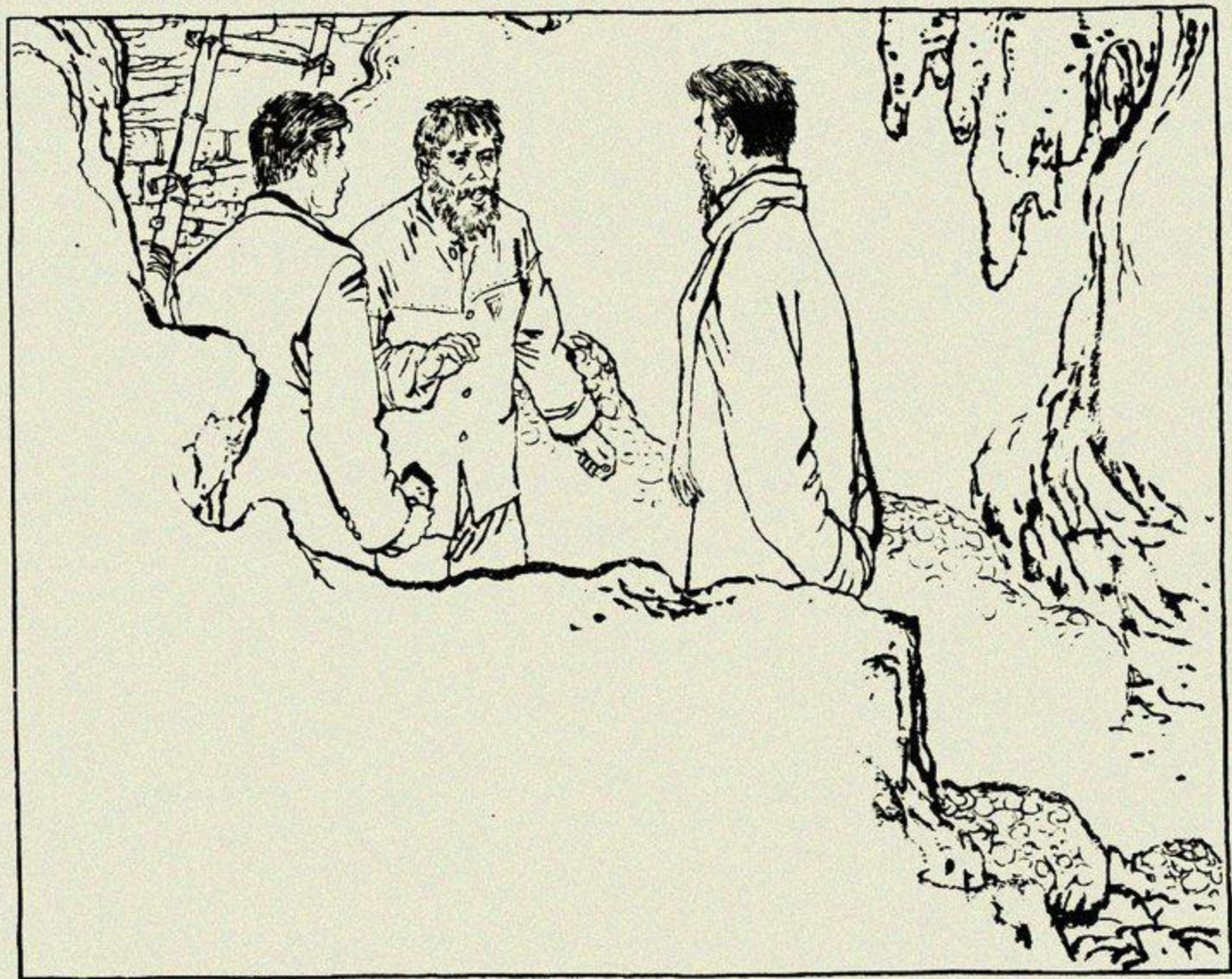
(23) 这时，上面传来老袁朗诵唐诗的声音，成岗听了，脸色一变，那首唐诗发出了危险的警号。他抓起一块石头，对齐晓轩说：“老齐，你躲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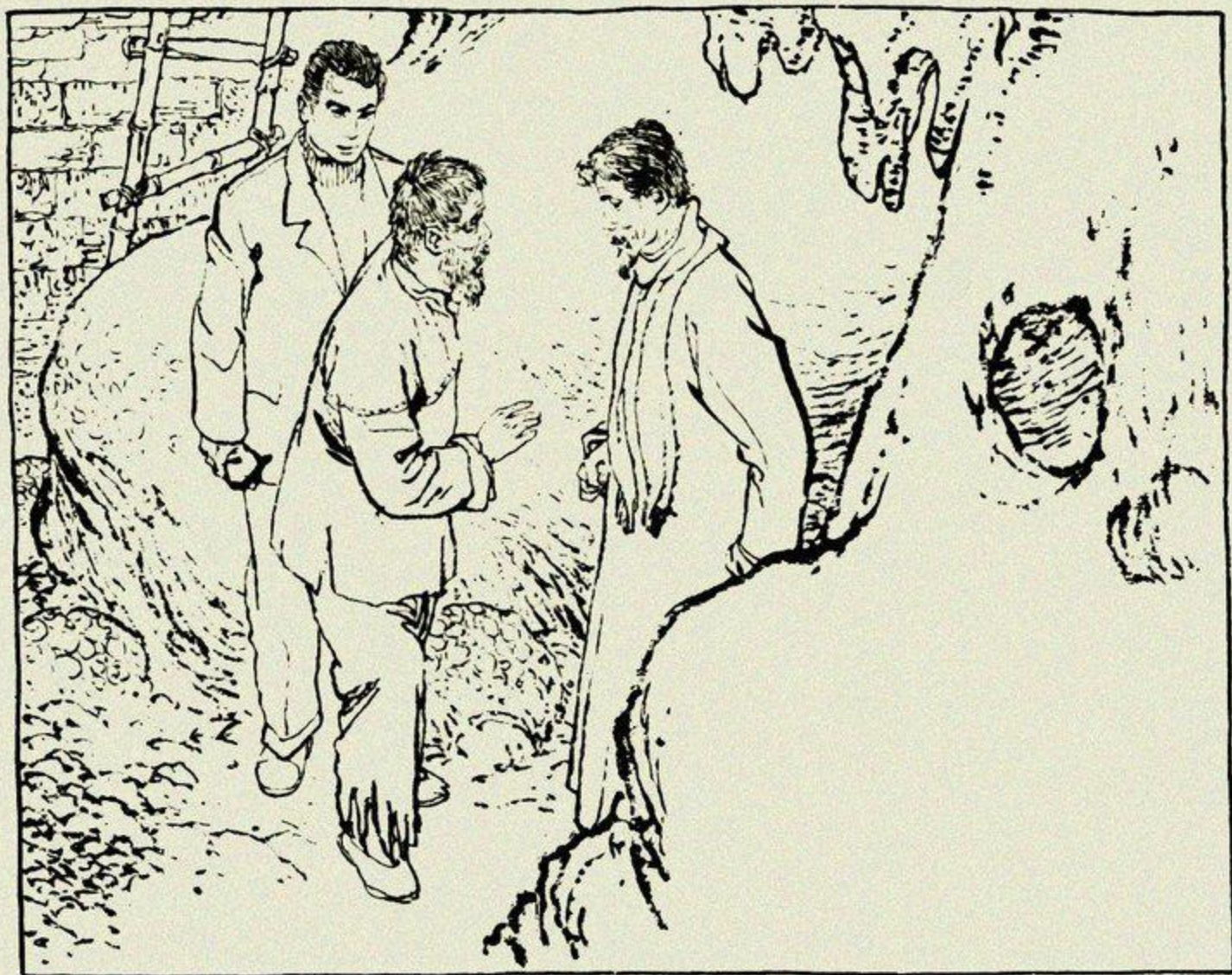
(24) 黑暗的瓦砾堆，亮了一下，楼板被揭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人，突然出现在成岗面前。成岗心里一惊：“华子良！”他立即举起石头，扑向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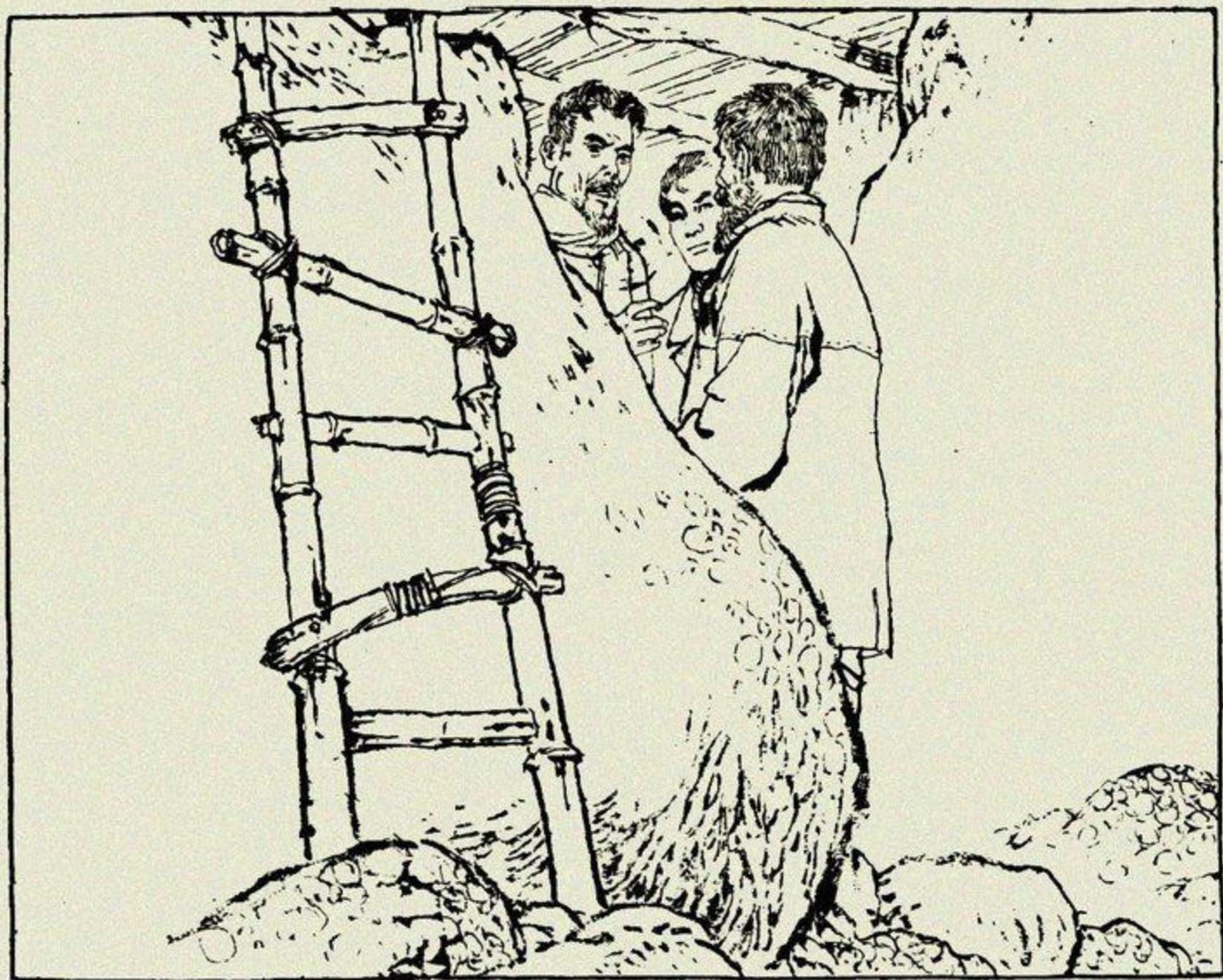
(25) 华子良正言厉色地说：“慢着！”疯疯癫癫的神经质，从他身上一扫而光，他微笑了一下，明亮的眼睛转向齐晓轩：“我有事情找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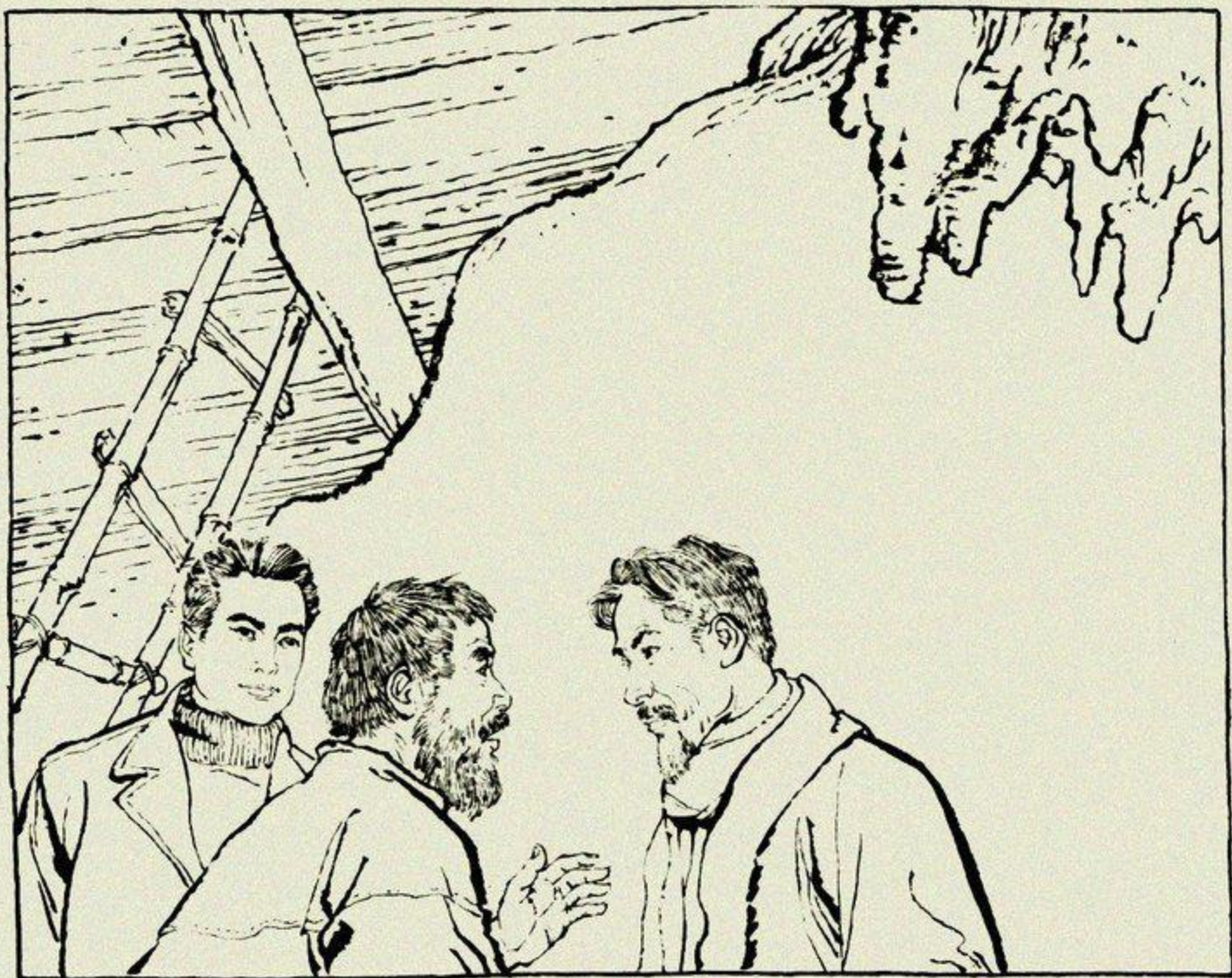
(26) 老齐正色地问：“你是什么人？你找谁？”华子良上前一步，恳切而清楚地说：“我原是华蓥山党委书记。找特支书记齐晓轩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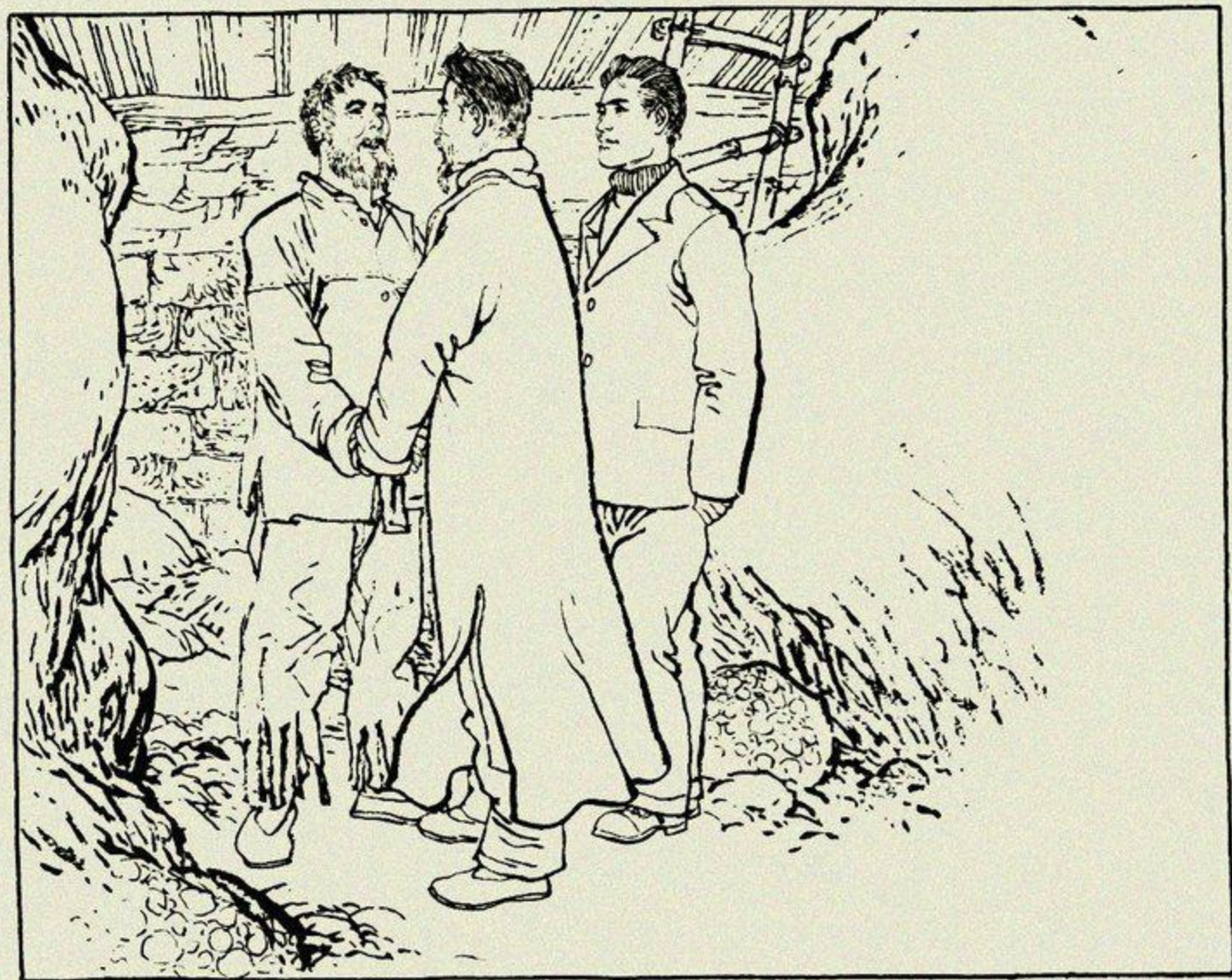
(27) 华子良说，省委书记罗世文牺牲前，指示他伪装疯癫，欺瞒敌人，不准和任何人发生联系。老齐问：“如果我不在了，你怎么办？”华子良回答：“找继任书记老袁同志。”



(28) 老齐问：“你的任务？”华子良说：“让敌人确信我神经失常，然后与地下党建立联系，完成越狱突围任务。”成岗听了心情非常激动，这真是一位深谋远虑的老同志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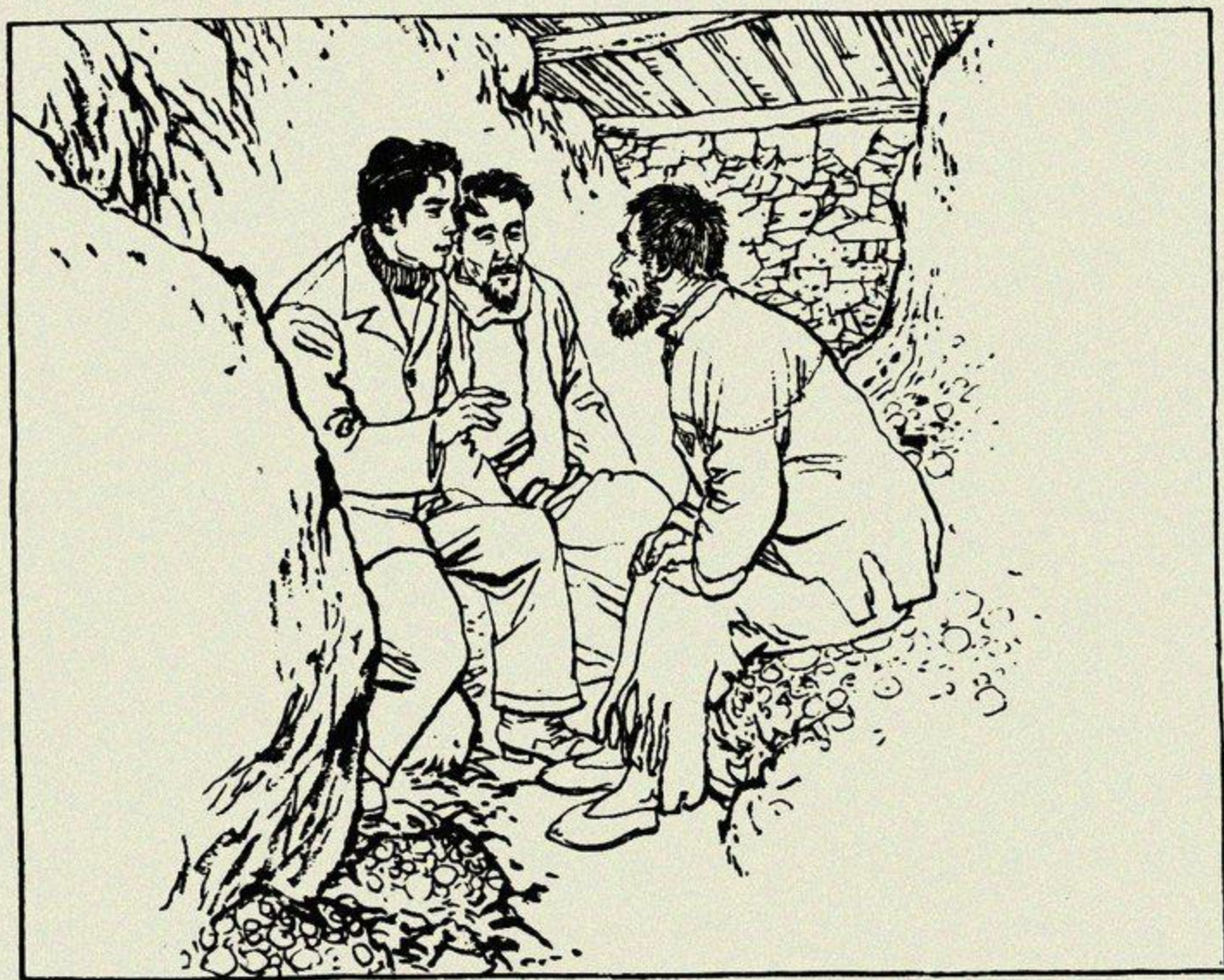
(29) 老齐突然问：“你的联络口号？”华子良答道：“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老齐眼睛润湿了，这《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摘句，正是罗世文牺牲前告诉他和老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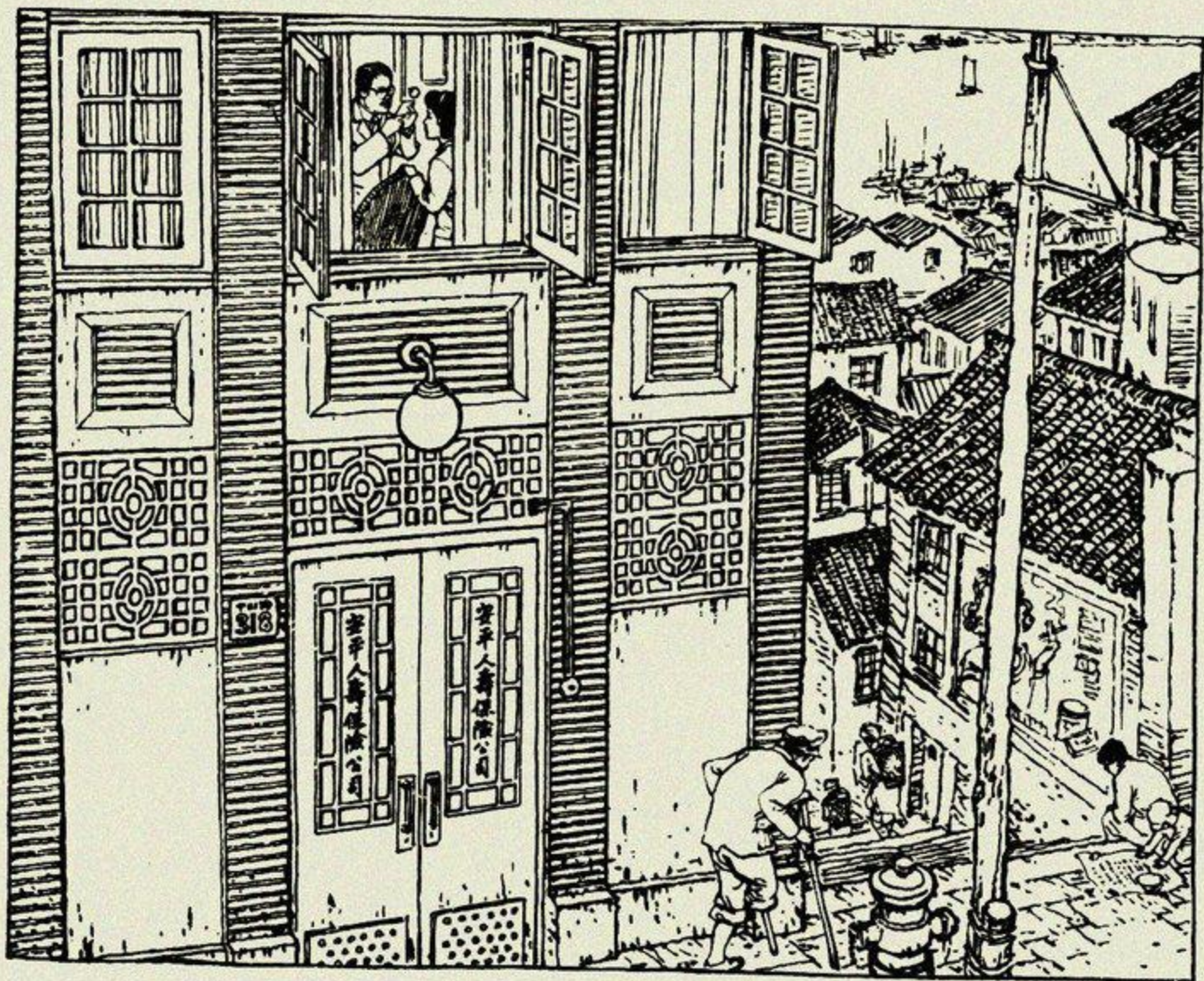
(30) 老齐一把抓住华子良的手：“同志，你来得太好了！好多年来，你不停地练习跑步，你一直在作越狱的准备！”华子良说：“直到现在，我才有了和地下党建立联系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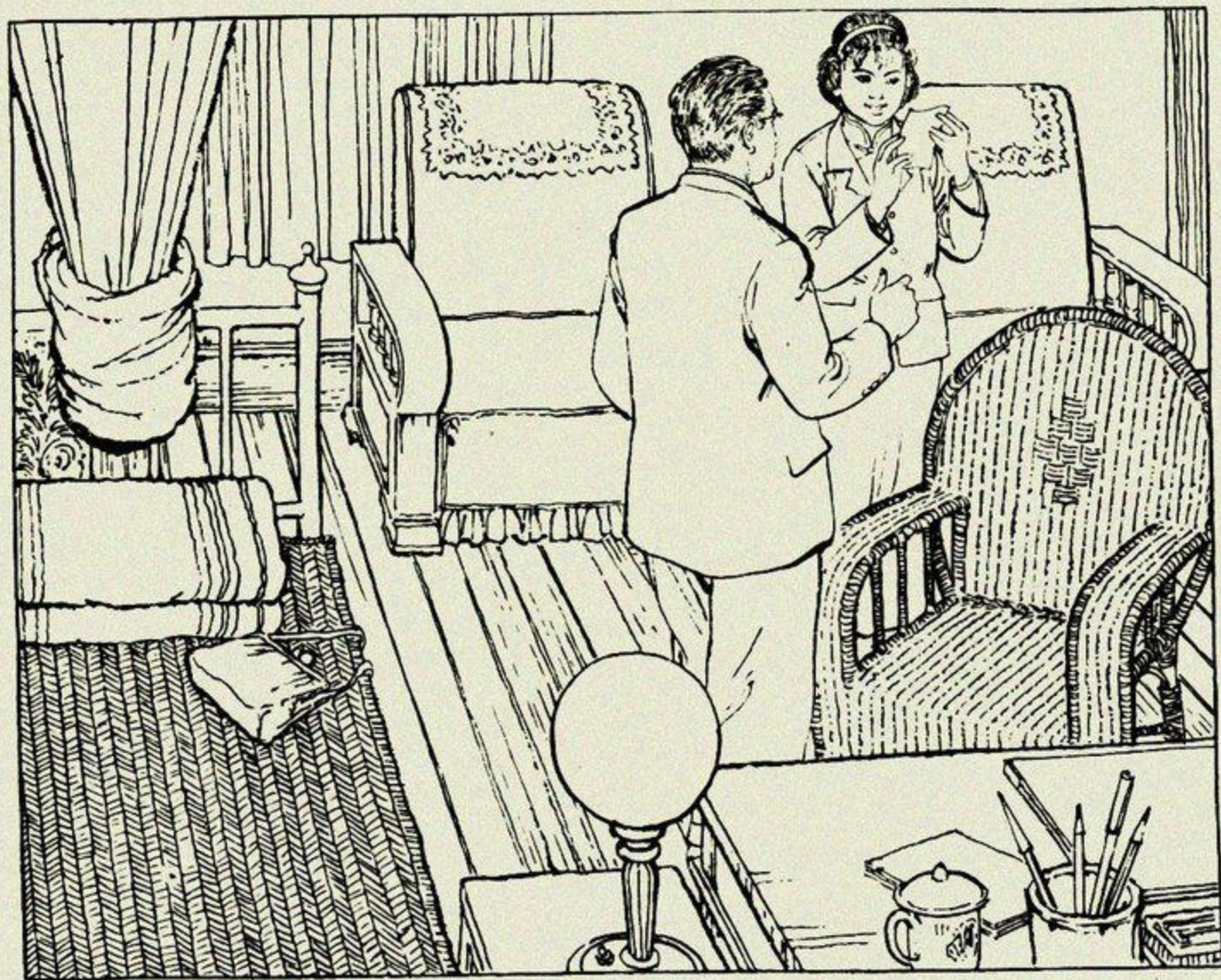
(31) 华子良摸出一张纸，说是地牢里的同志交给党的信件。老齐激动地问：“他是谁？”华子良说：“许云峰。”成岗惊喜地低呼起来：“是老许关在地牢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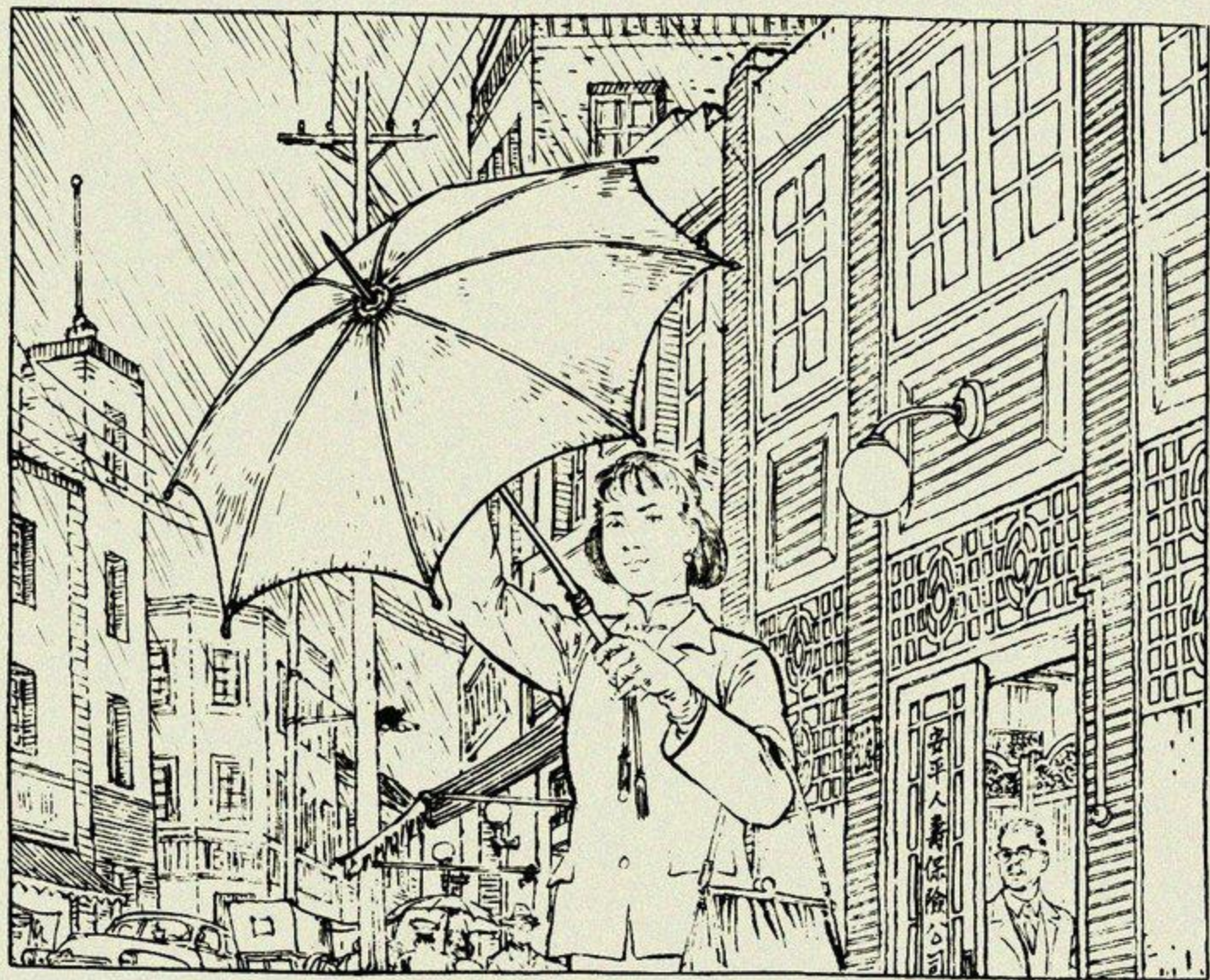
(32) 老齐看了信，便问华子良：“现在，你需要什么？”华子良急切地说：“地址！”老齐转眼望着成岗，成岗立即低声说道：“中山路三一八号，安平人寿保险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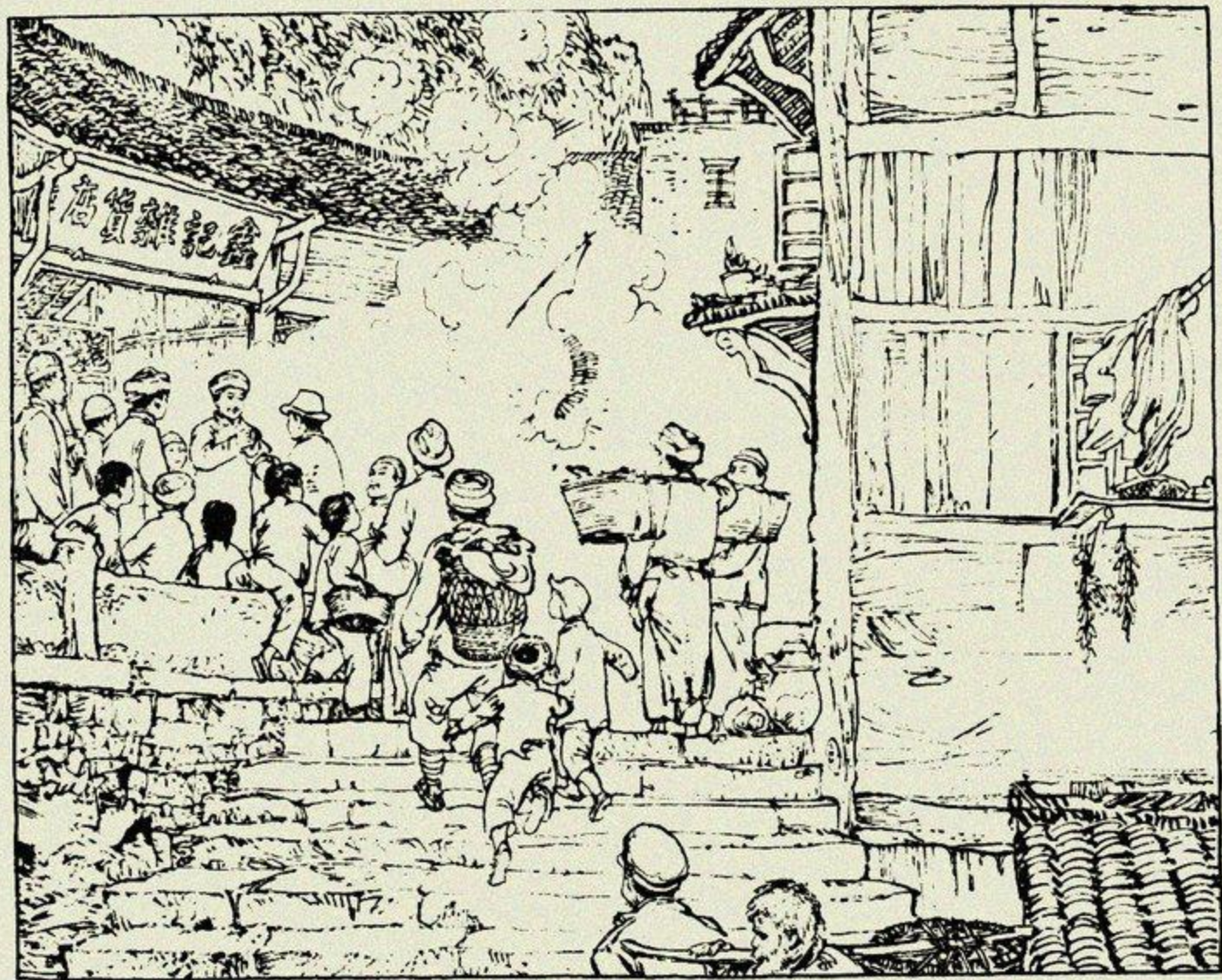
(33) 李敬原在安平人寿保险公司接到华子良送出来的信，看完之后，脸上显现出异常喜悦的神色，他对成瑶说：“中断的联系终于又接上了。你看，全部同志的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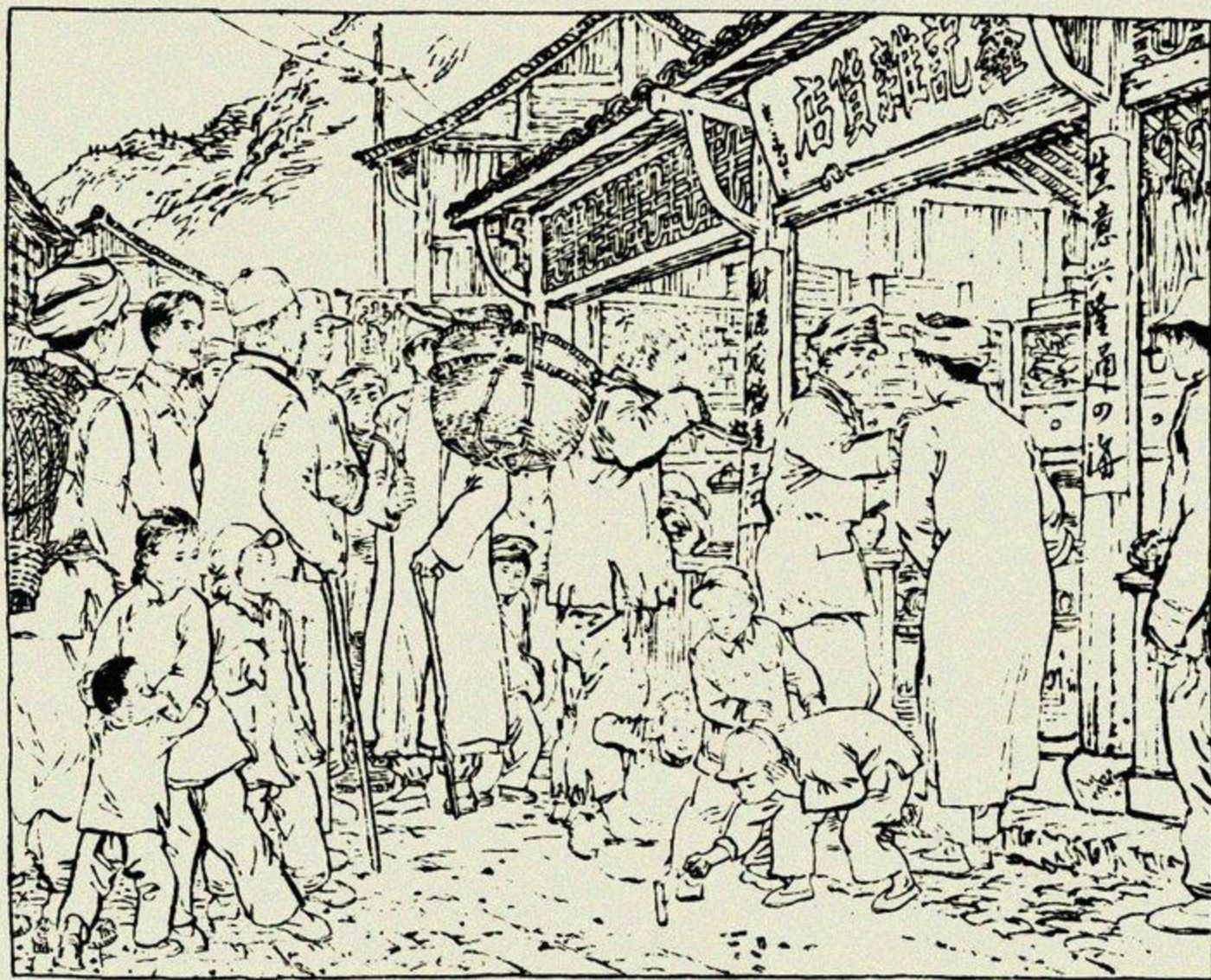
(34) 成瑶看到信上的字迹，心里不禁十分激动：“信，是二哥写的！”李敬原连连点头：“和他办《挺进报》时一样，工整的仿宋字，写得又清楚，又漂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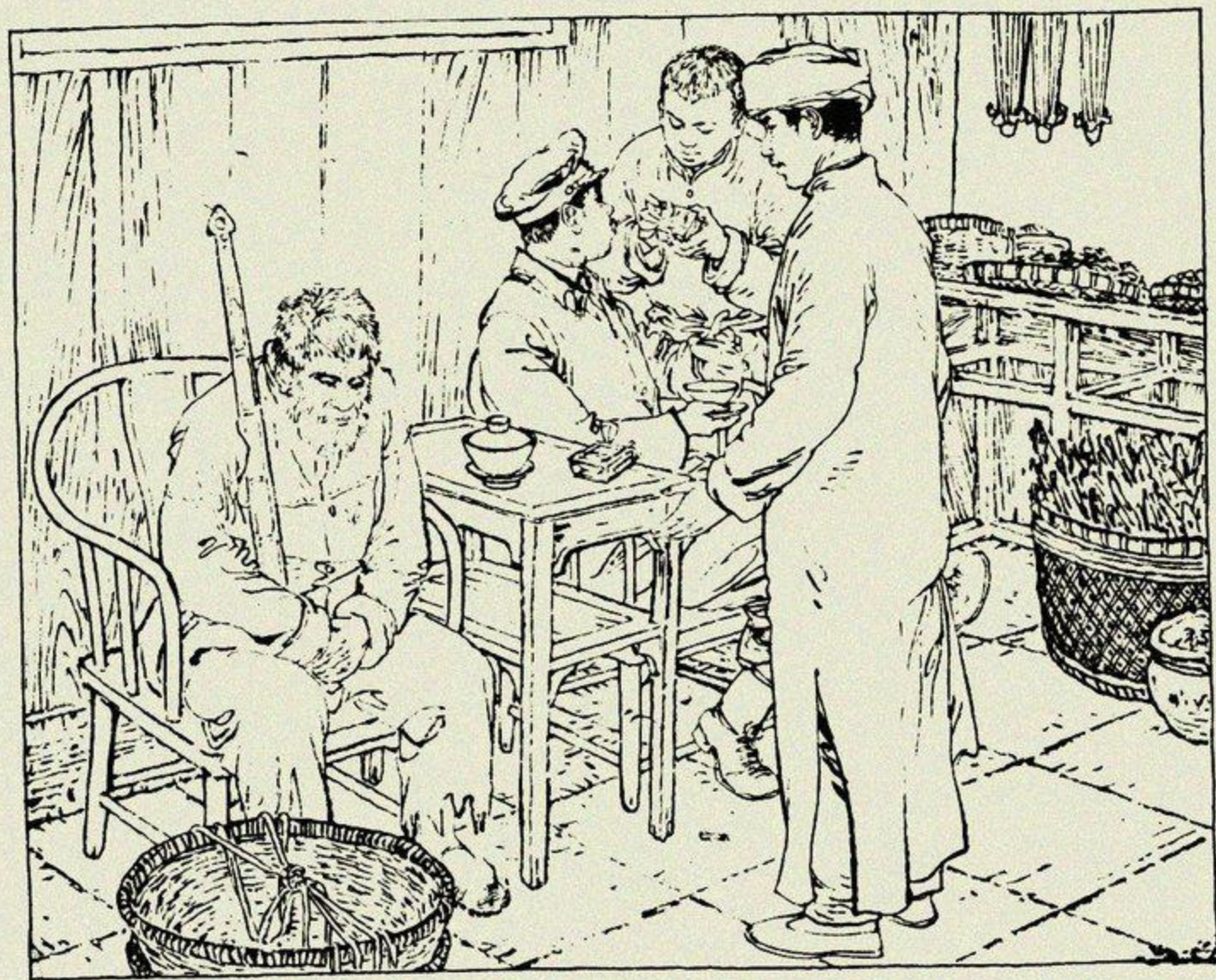
(35)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李敬原决定实行市委准备已久的计划，吩咐成瑶通知磁器口党组织，动用地下党的联络站，设法通知华子良，和联络站取得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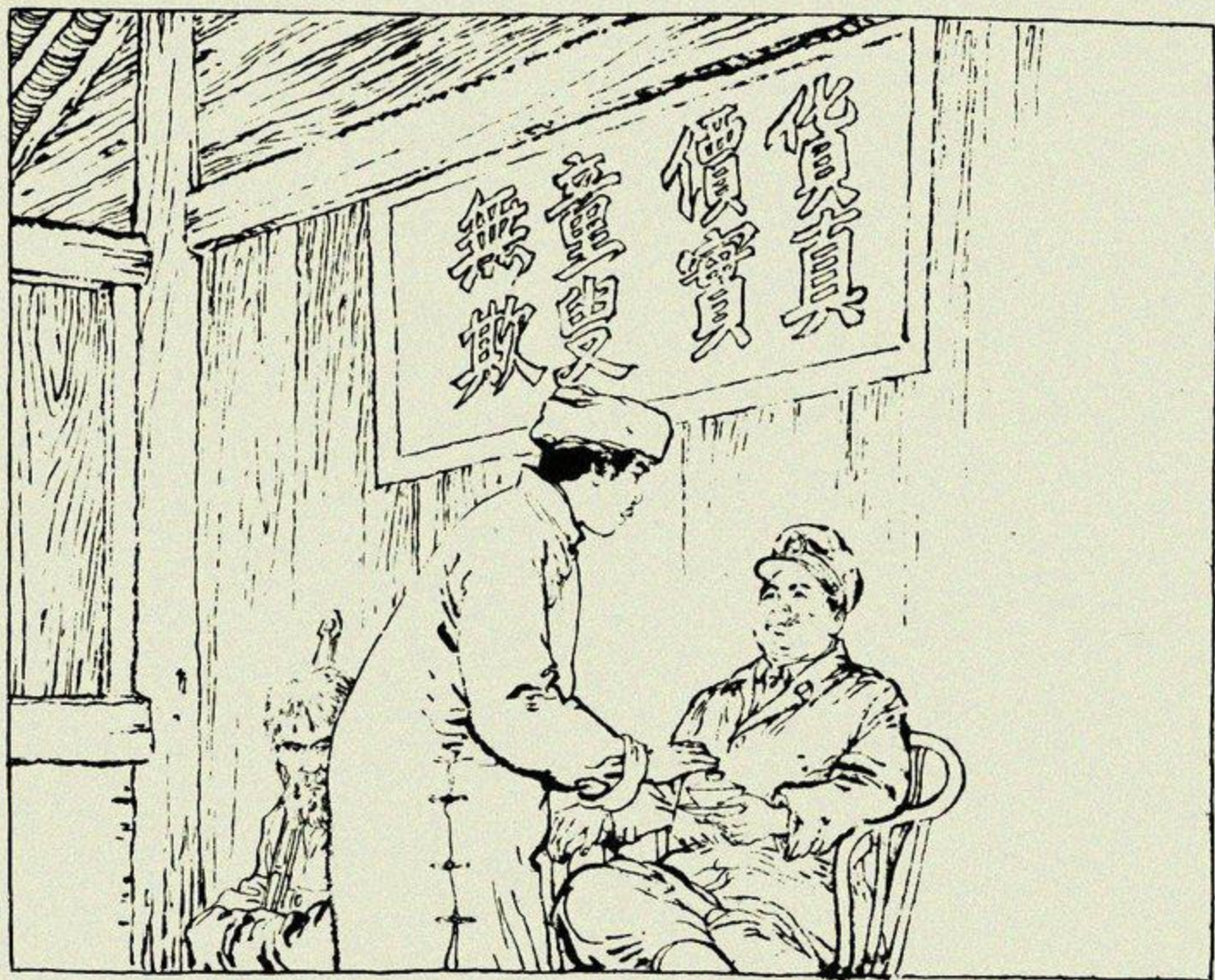
(36) 这一天，磁器口正街上有家鑫记杂货店开张，“劈啪”的爆竹声，吸引着许多大人小孩，围在门口观看。老板满脸笑容，忙着指点店员，招呼顾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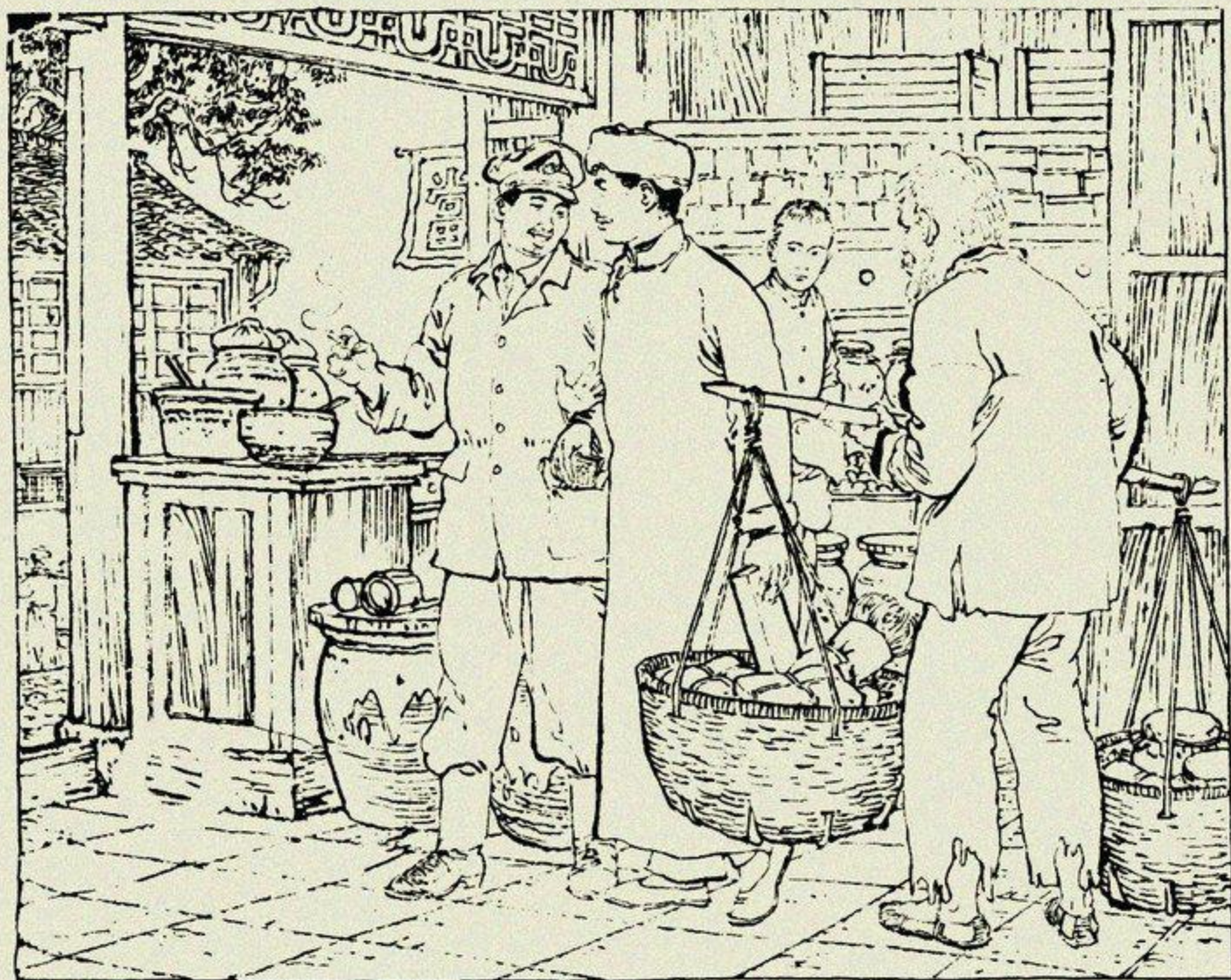
(37) 白公馆的看守特务，正带着华子良采购油盐。听见杂货店老板洪亮的喊声，他望了一下新开张的门口，想去买点便宜货，便从人丛中挤了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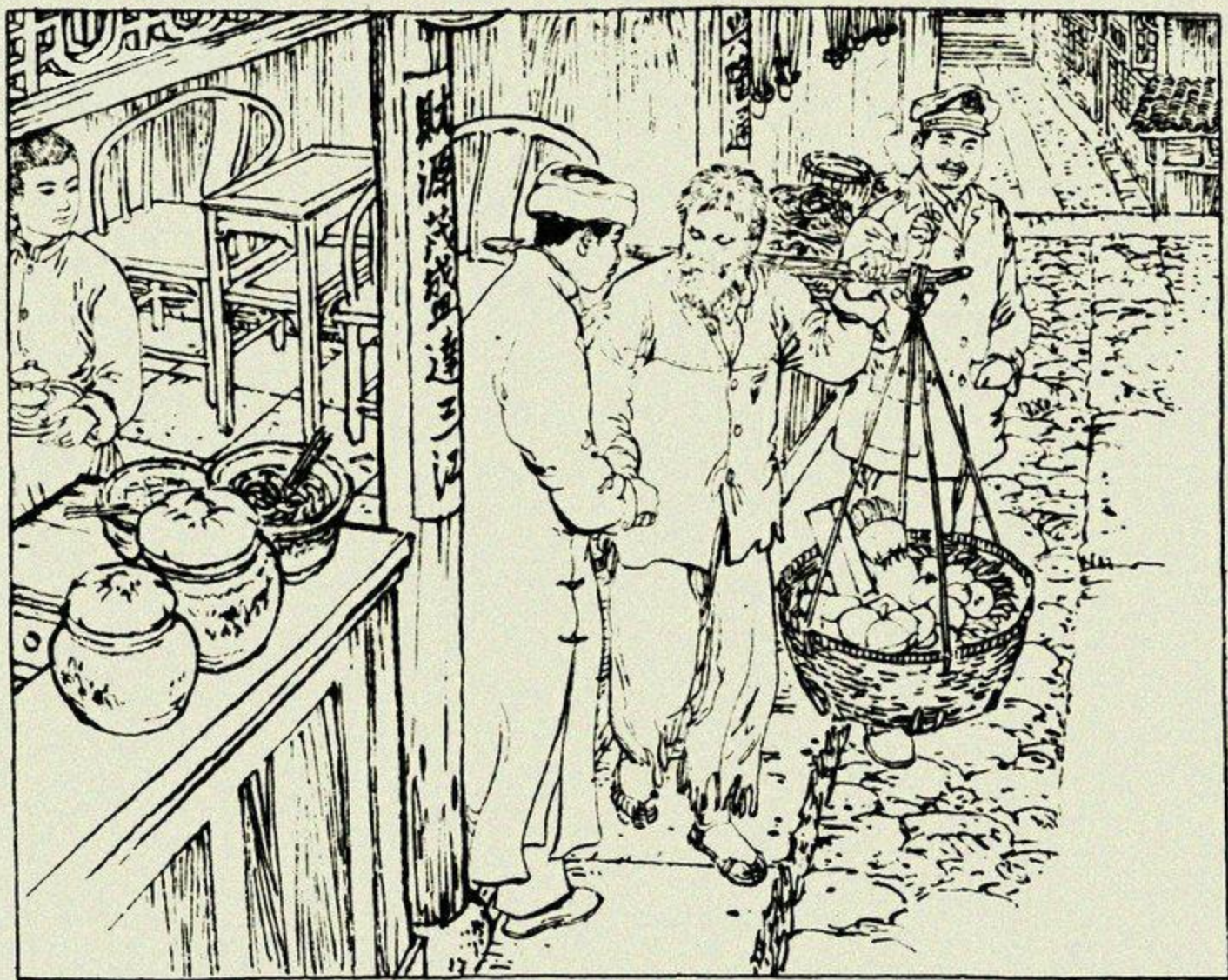
(38) “官长,请这边坐!”老板招呼店员,送上烟茶。他望了望华子良衣襟上蓝色三角形的符号,也客气地说:“班长,你也请坐。”华子良抱着扁担,规规矩矩坐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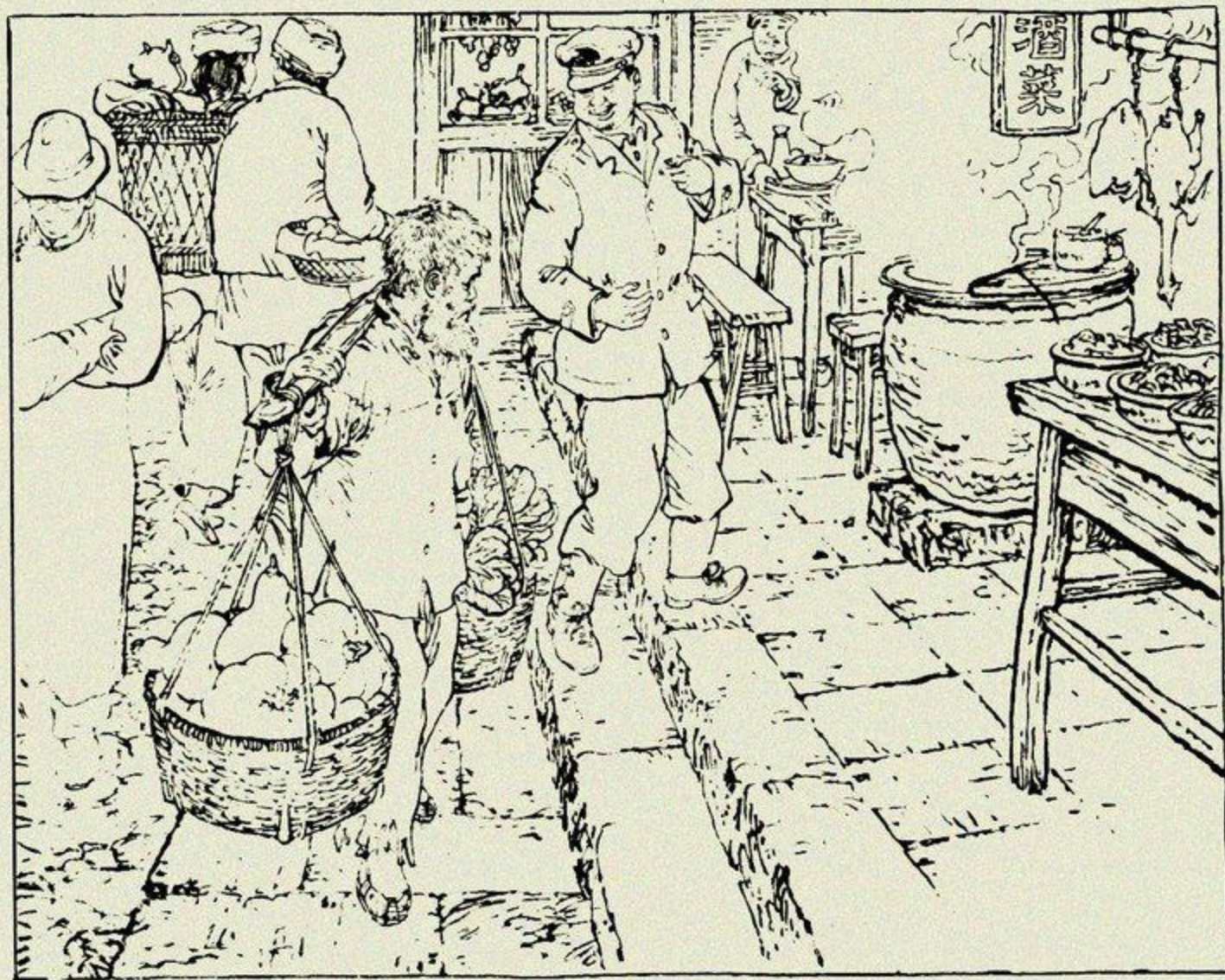
(39) 特务笑嘻嘻地抽着烟说：“我们百十个人开伙，只要价钱公道，当个老买主也行。”老板笑着说：“好，开张就交朋友，八折之外，格外打个折扣。伙计们快来给官长办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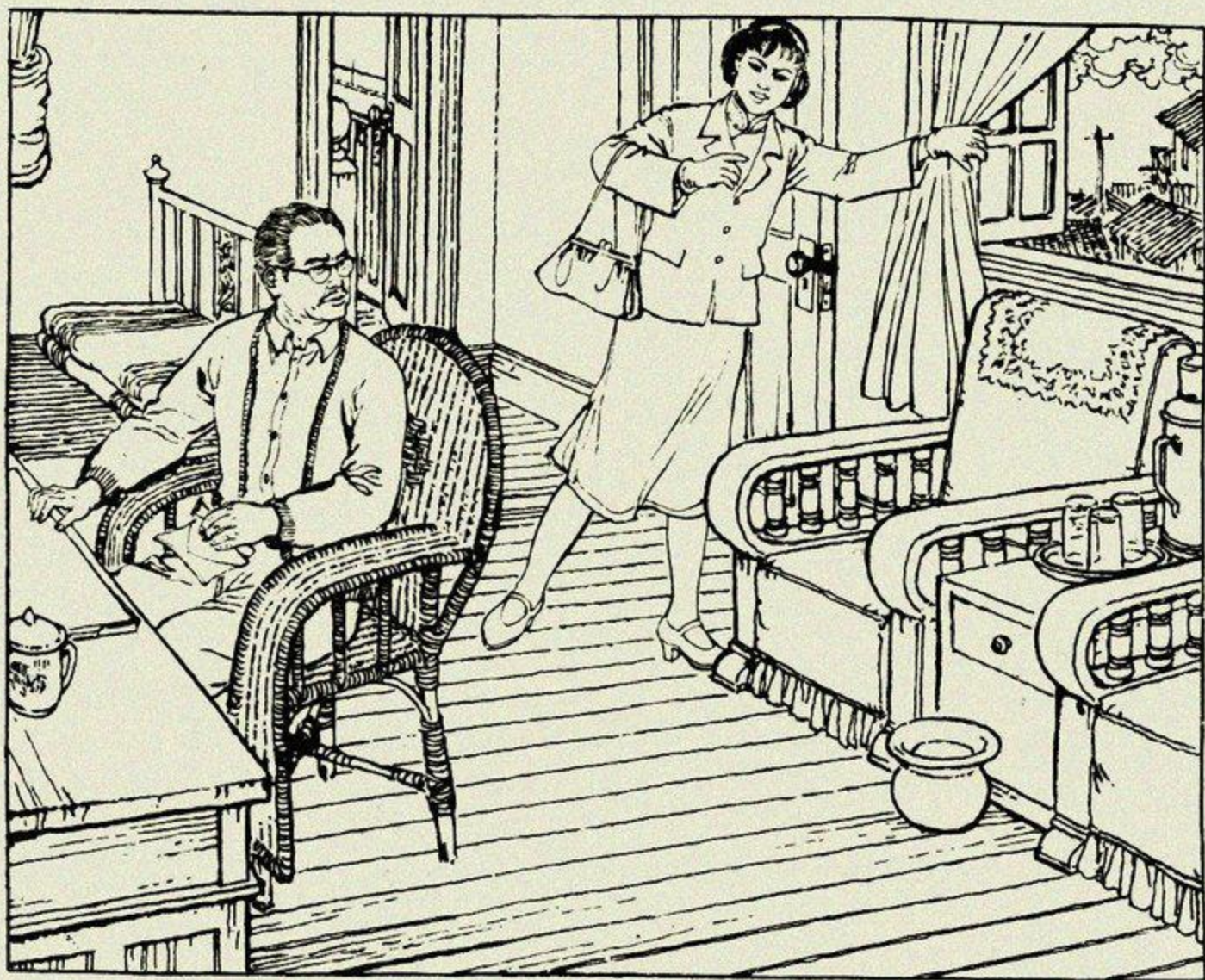
(40) 货都办齐了，临走前，老板拿出一迭钞票塞进特务的衣袋，又把一条香烟放到担子里，说：“咱们拉个交情，以后要什么东西，包给小店负责。”特务笑着：“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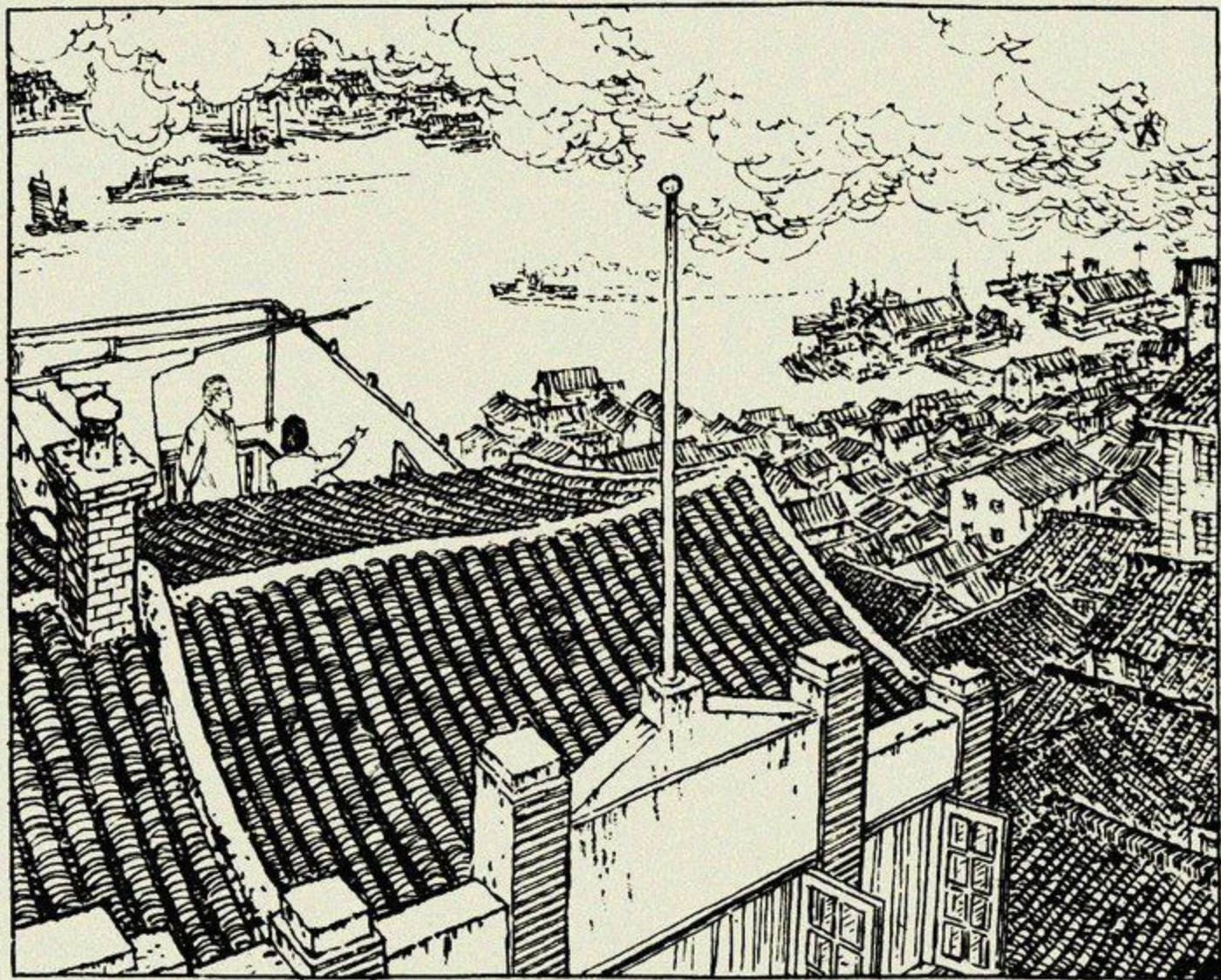
(41) 老板把特务殷勤地送出店门，又笑嘻嘻地和华子良握手，把一张纸条塞到他的手心。华子良知道，这是地下党送来的回信，他担子一横，从人丛中挤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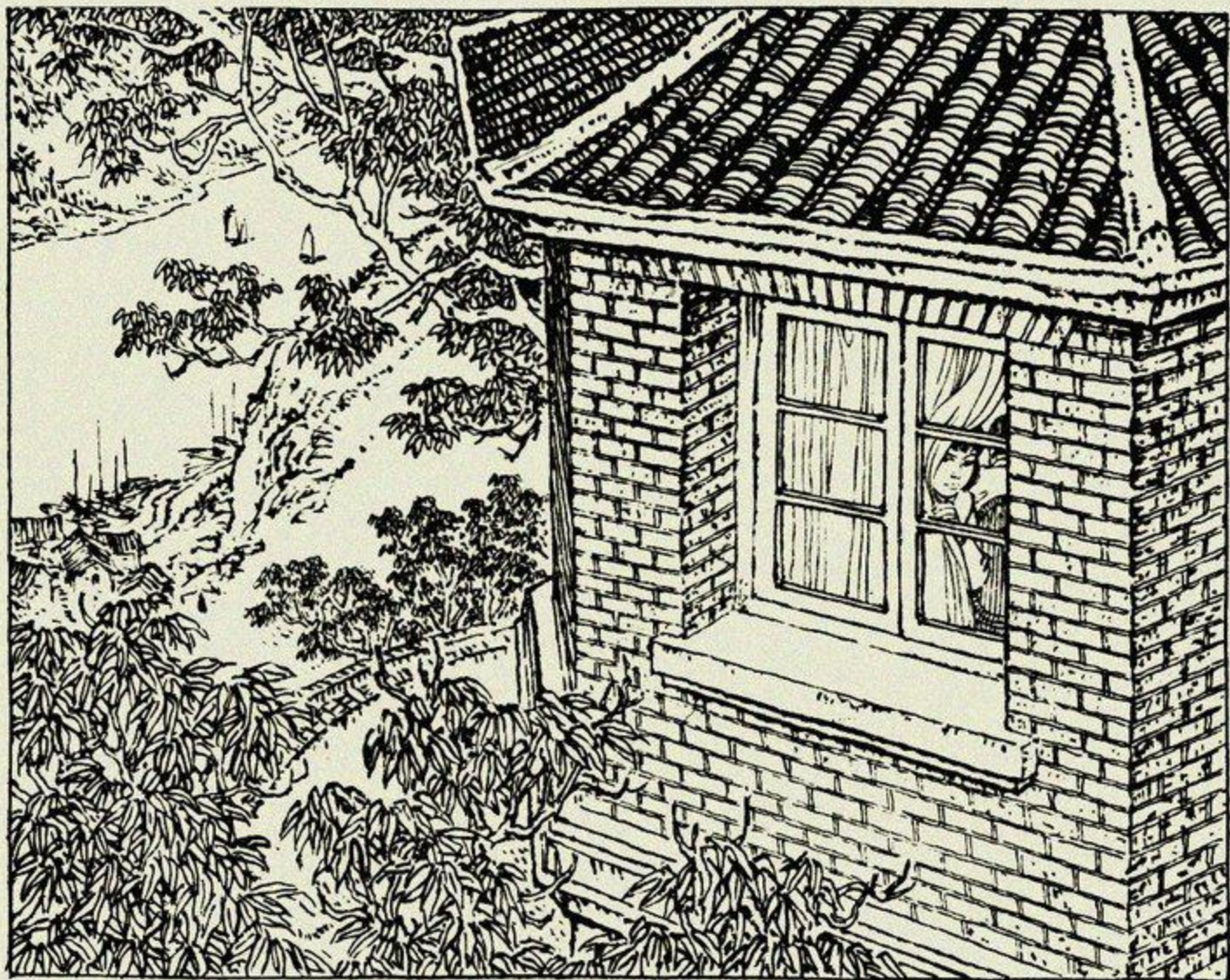
(42) 从此以后，华子良每次到磁器口去办货，总是跟在特务后面，规规矩矩，不声不响。特务对他一点也不防范，有时赌钱喝酒去了，就让华子良一个人挑着担子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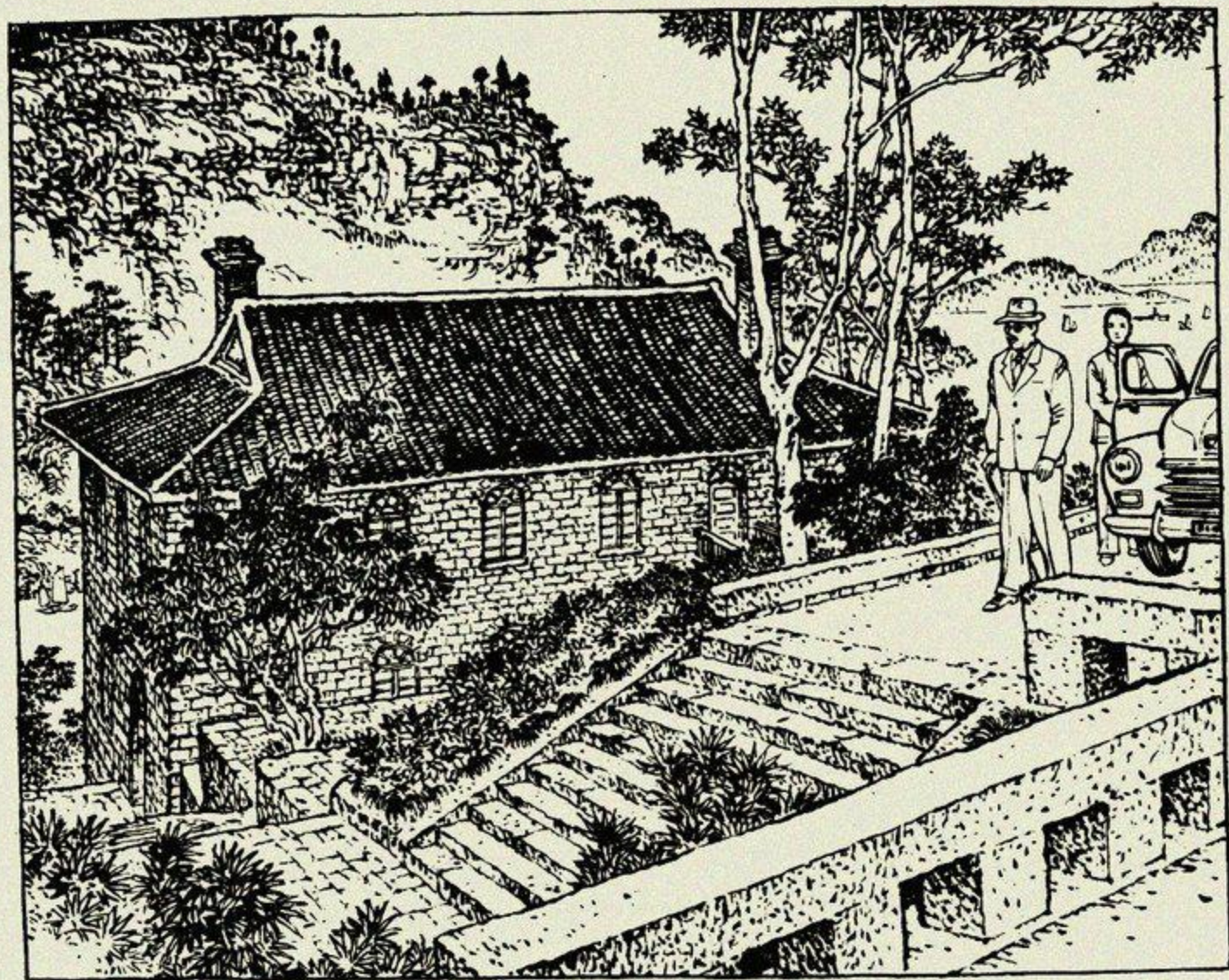
(43) 情报不断由磁器口联络站送到安平人寿保险公司。这天，李敬原正翻看送来的新材料，邻近忽然发生了大火。成瑶跑来说，救火的消防队水龙里喷出来的全是汽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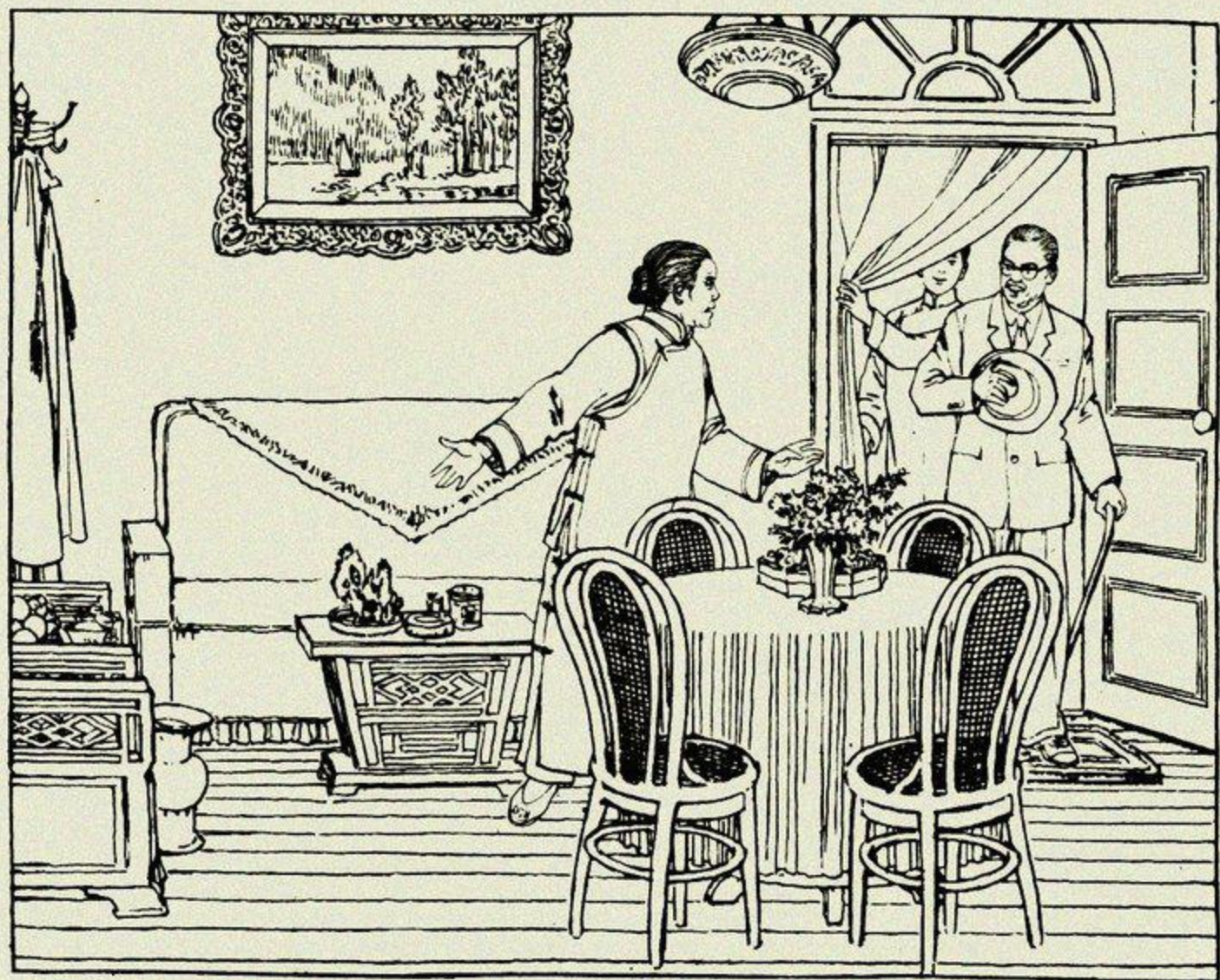
(44) 朝天门一带，也发生了大火，繁华街道，只剩下瓦砾遍地。敌人正有计划地毁灭山城！这证明：白公馆送出的情报是十分准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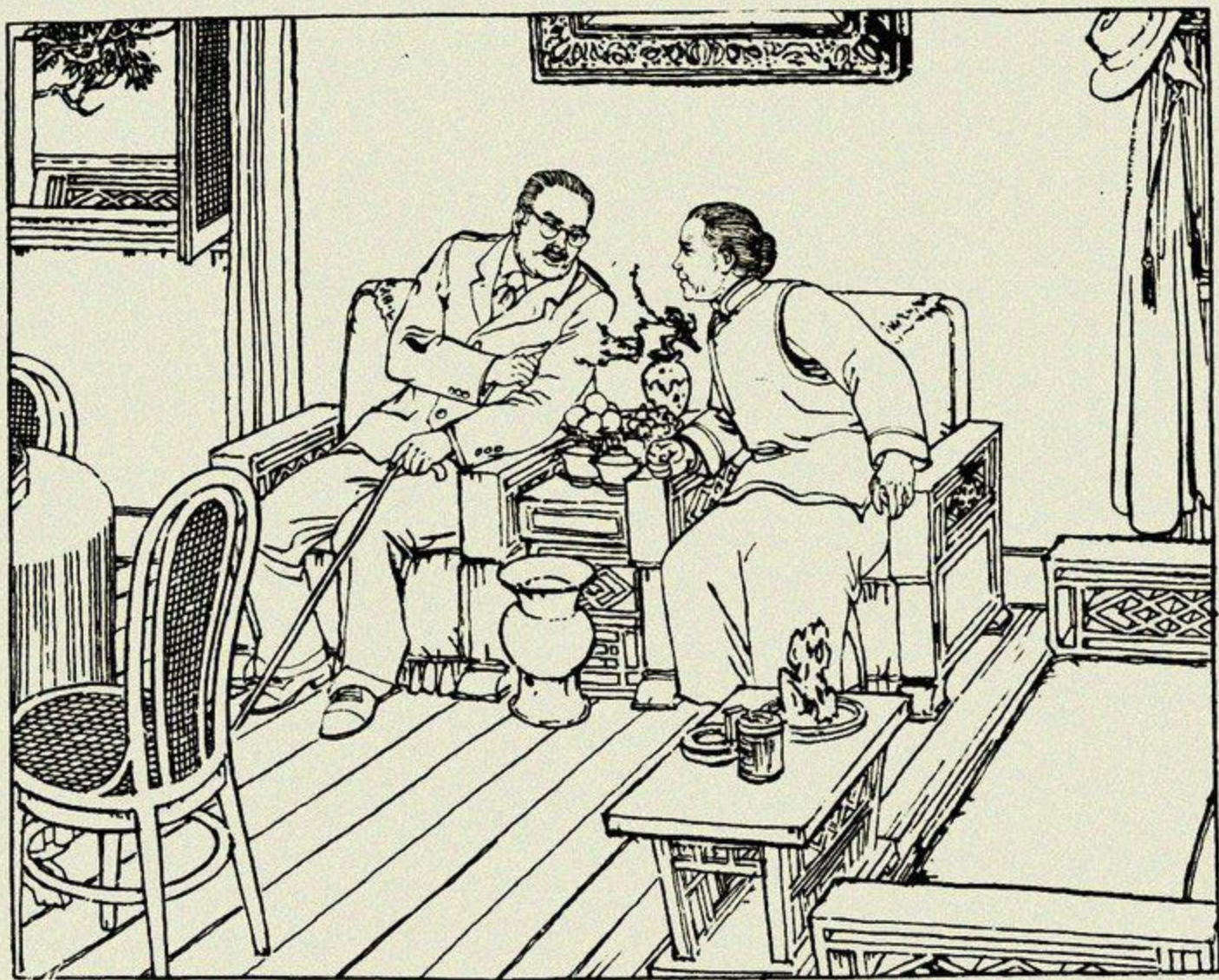
(45) 就在敌人策划破坏之时，地下党举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中共南方局代表对重庆市委作了指示，要市委将党的工作重心，迅速坚决地转向迎接解放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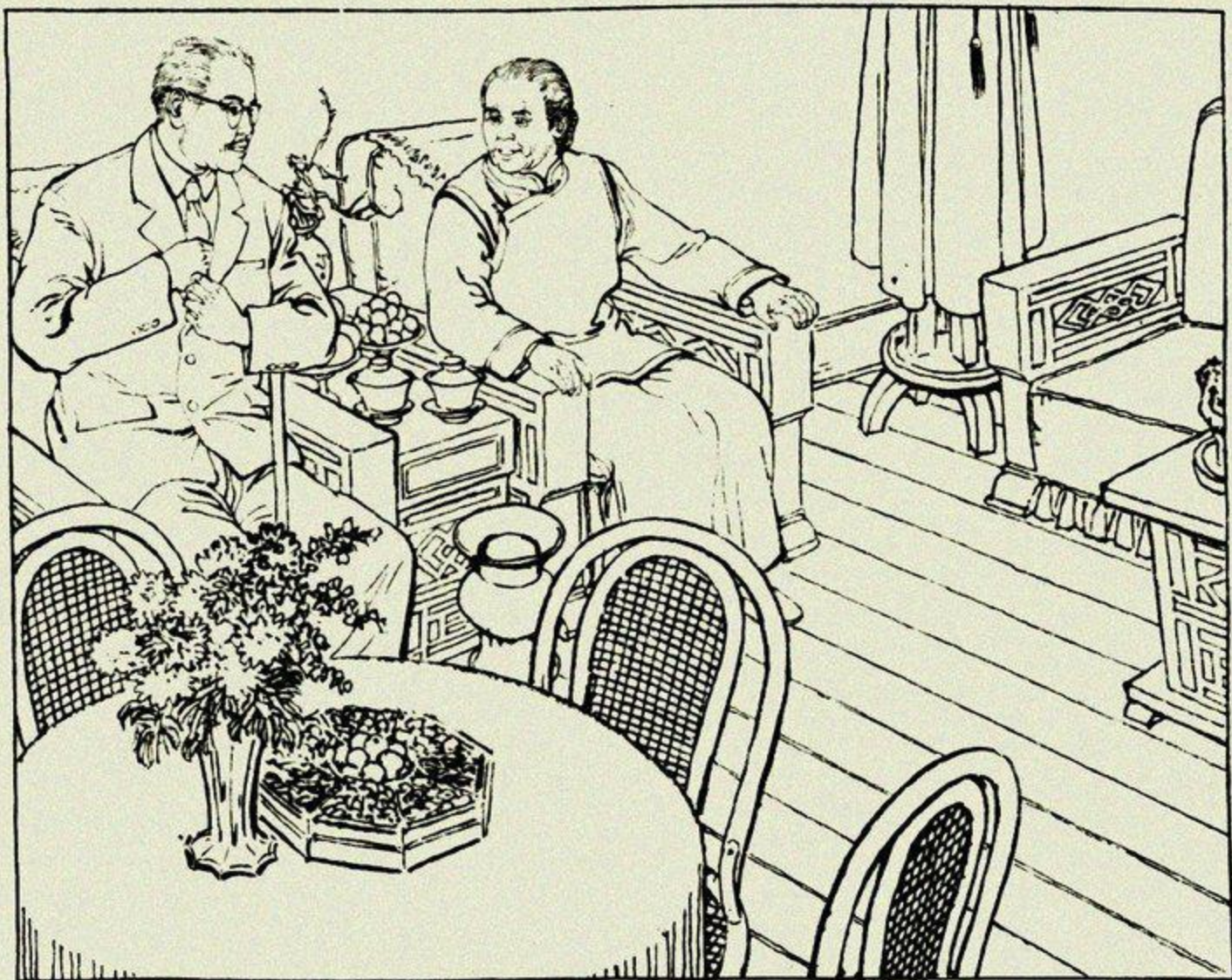
(46) 李敬原开完会以后，赶往北温泉会晤老太婆。按照南方局指示，要求纵队除了配合一野和华北野战军从川北进军以外，另外抽出兵力，配合二野向重庆方面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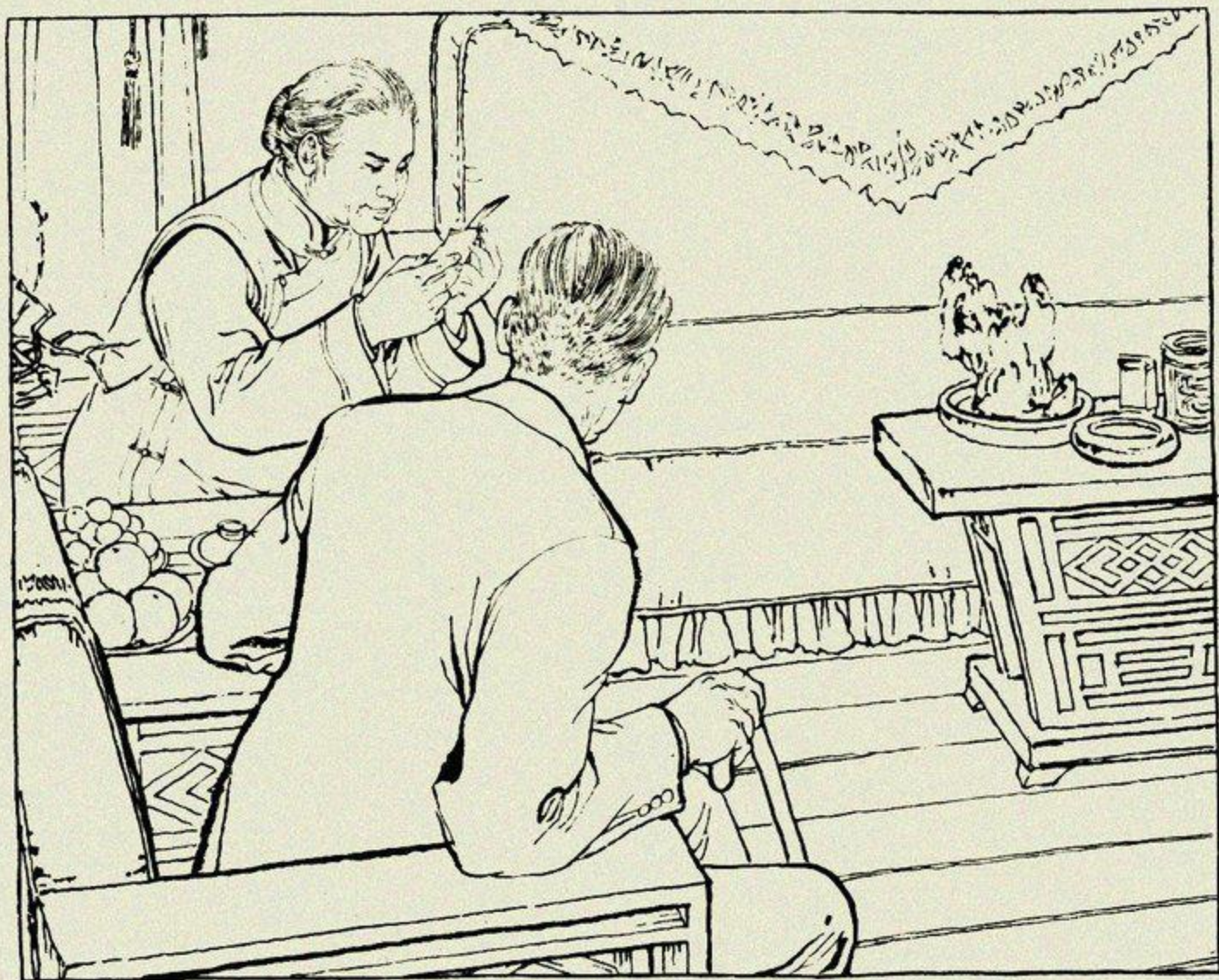
(47) 在北温泉数帆楼一间装饰典雅的客室里，李敬原见到了双枪老太婆，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老太婆注意地听着，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一定要保全重庆这座工业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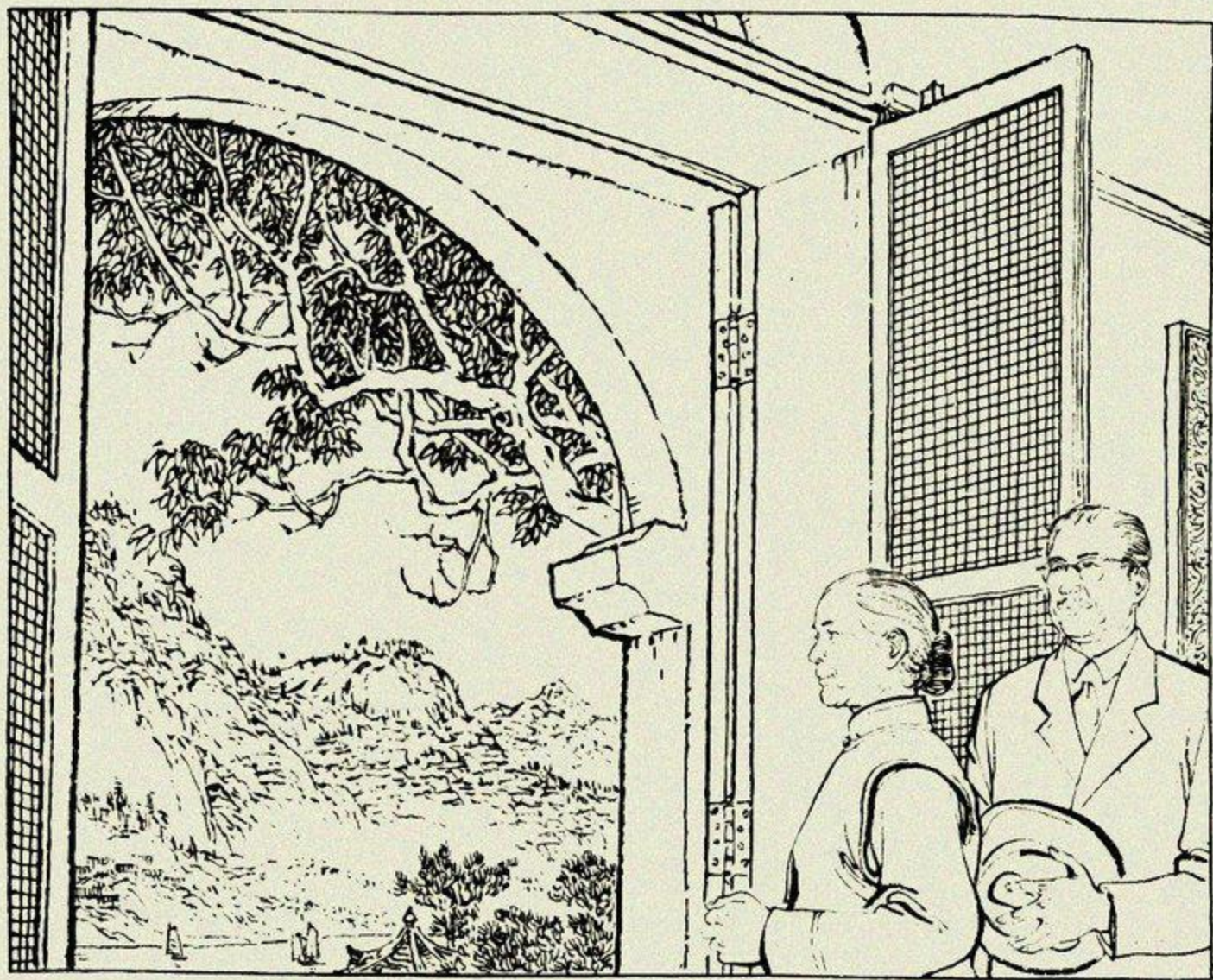
(48) 关于营救被捕的同志，李敬原说，南方局代表完全同意许云峰信里的意见，在解放前夕，趁敌人慌乱，突袭中美合作所。为了确保胜利，还计划由二野派一支先遣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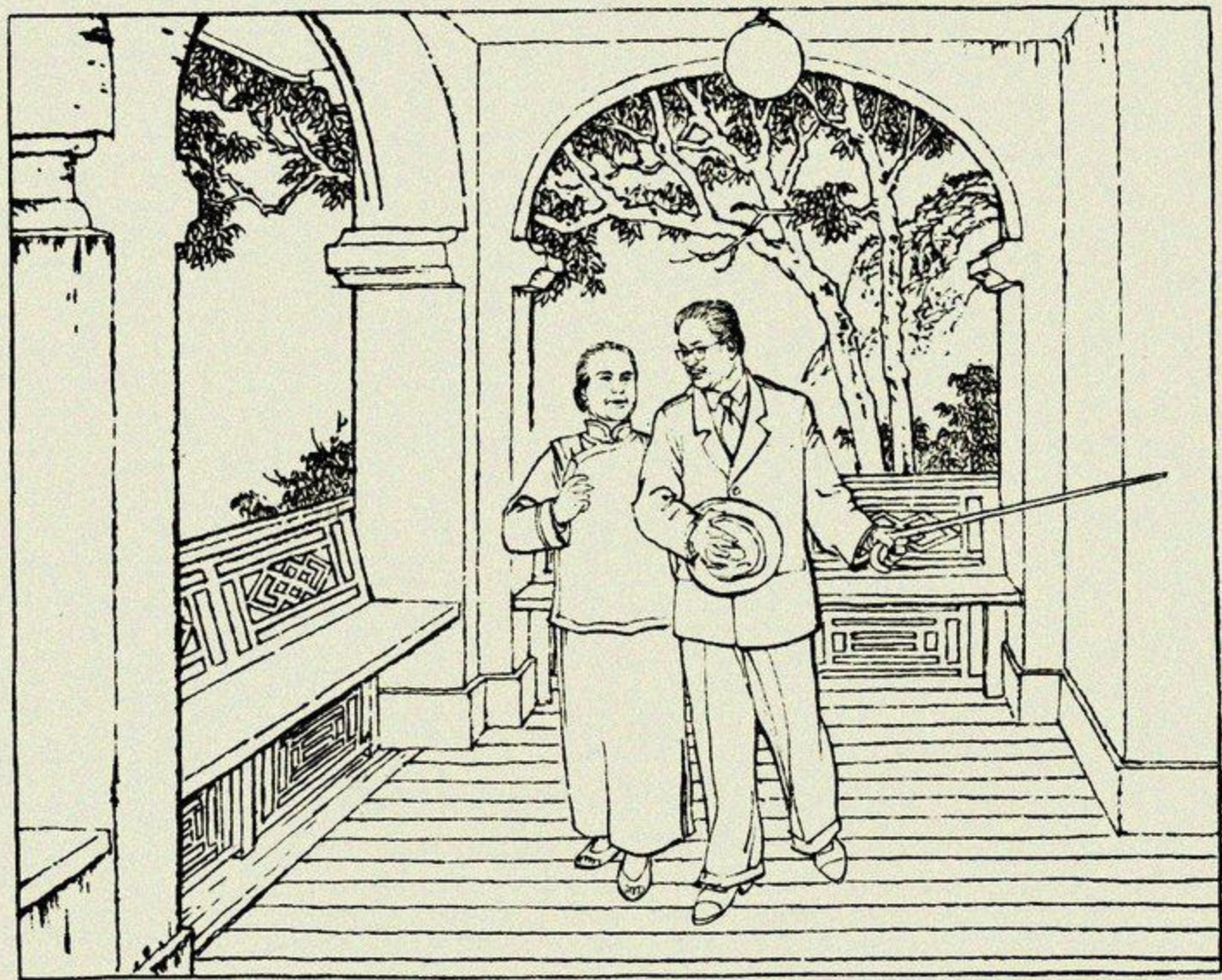
(49) 李敬原打算派陈松林作先遣队向导，老太婆说：“护厂斗争正在紧要关头，不能叫陈松林去，我推荐华为。”李敬原理解老太婆为同志分担困难的好意，笑着说：“好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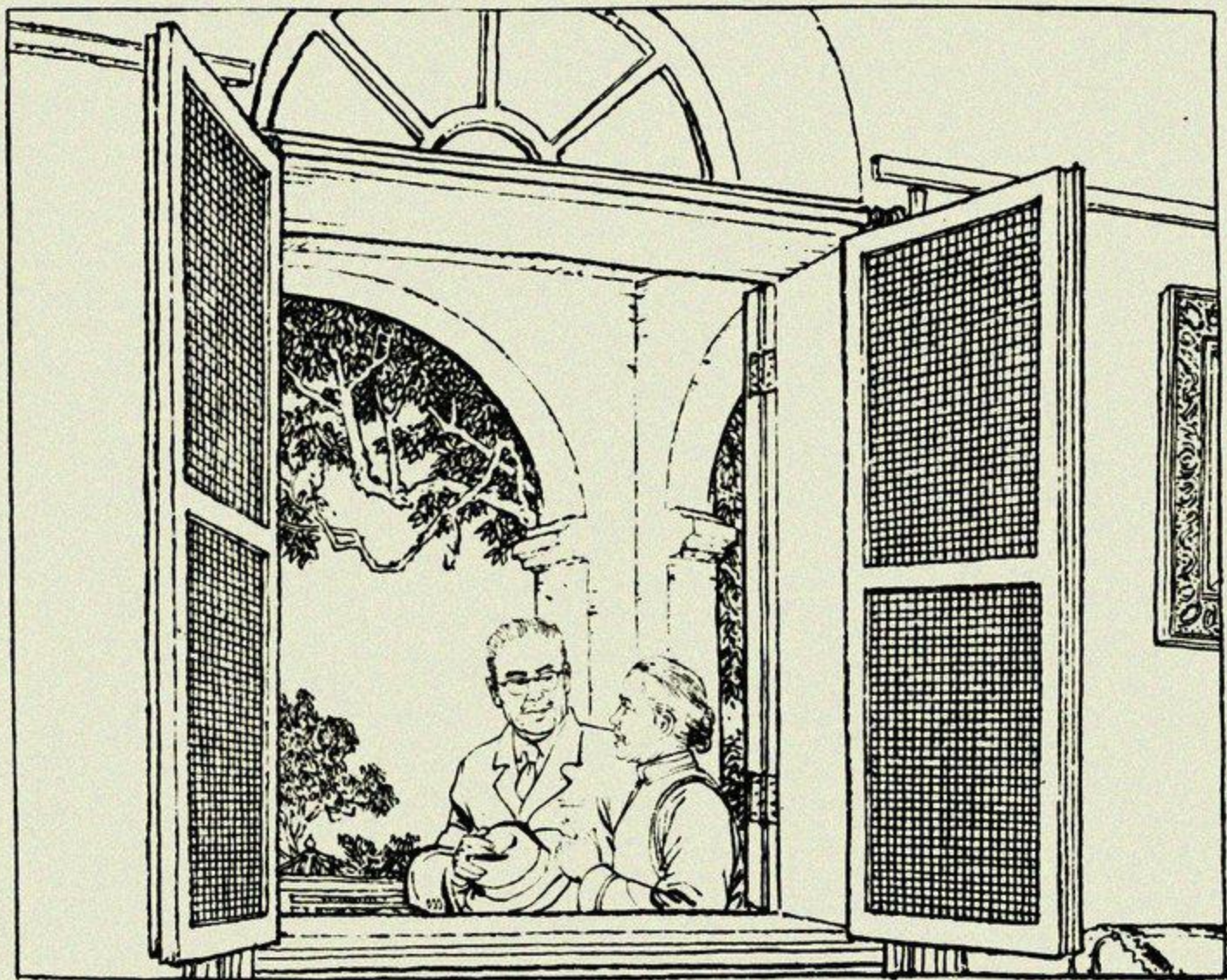
(50) 老太婆希望有集中营地图，李敬原立即取出一张纸片递给她。老太婆一看，完全被吸引住了，在她富有经验的眼里，地图上浮现出成片的岗峦、森林和进攻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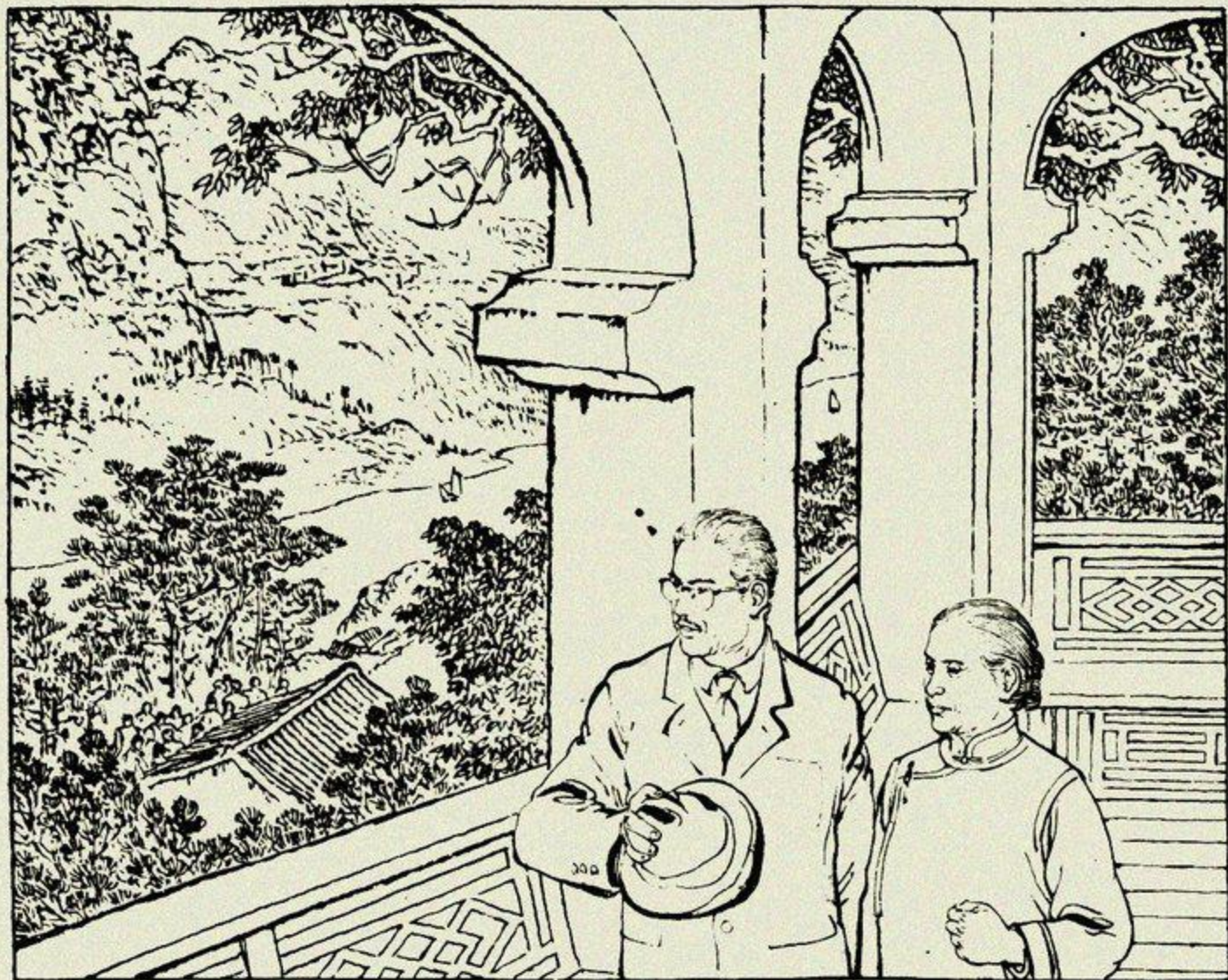
(51) 老太婆想起地下党送的敌情准确的情报，想起许云峰他们，赞叹说：“这地图太好了。不救出这些同志，简直对不起党。”李敬原笑道：“到时候，我再给你派个好向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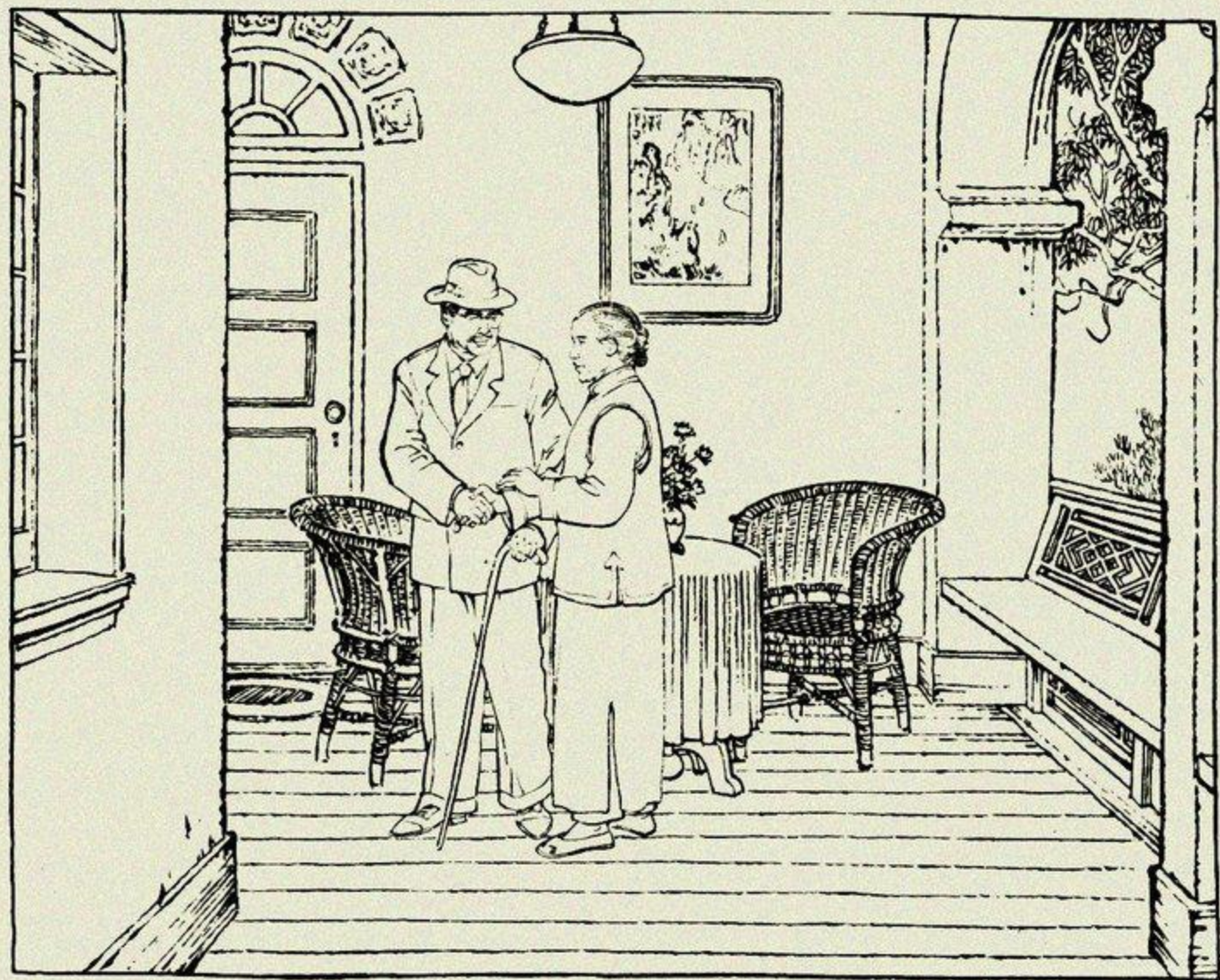
(52) 李敬原象记起了什么似的，对老太婆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他没有牺牲。”老太婆眨眨眼问：“谁？”李敬原深情地说：“十五年前，华蓥山党委书记，华——子——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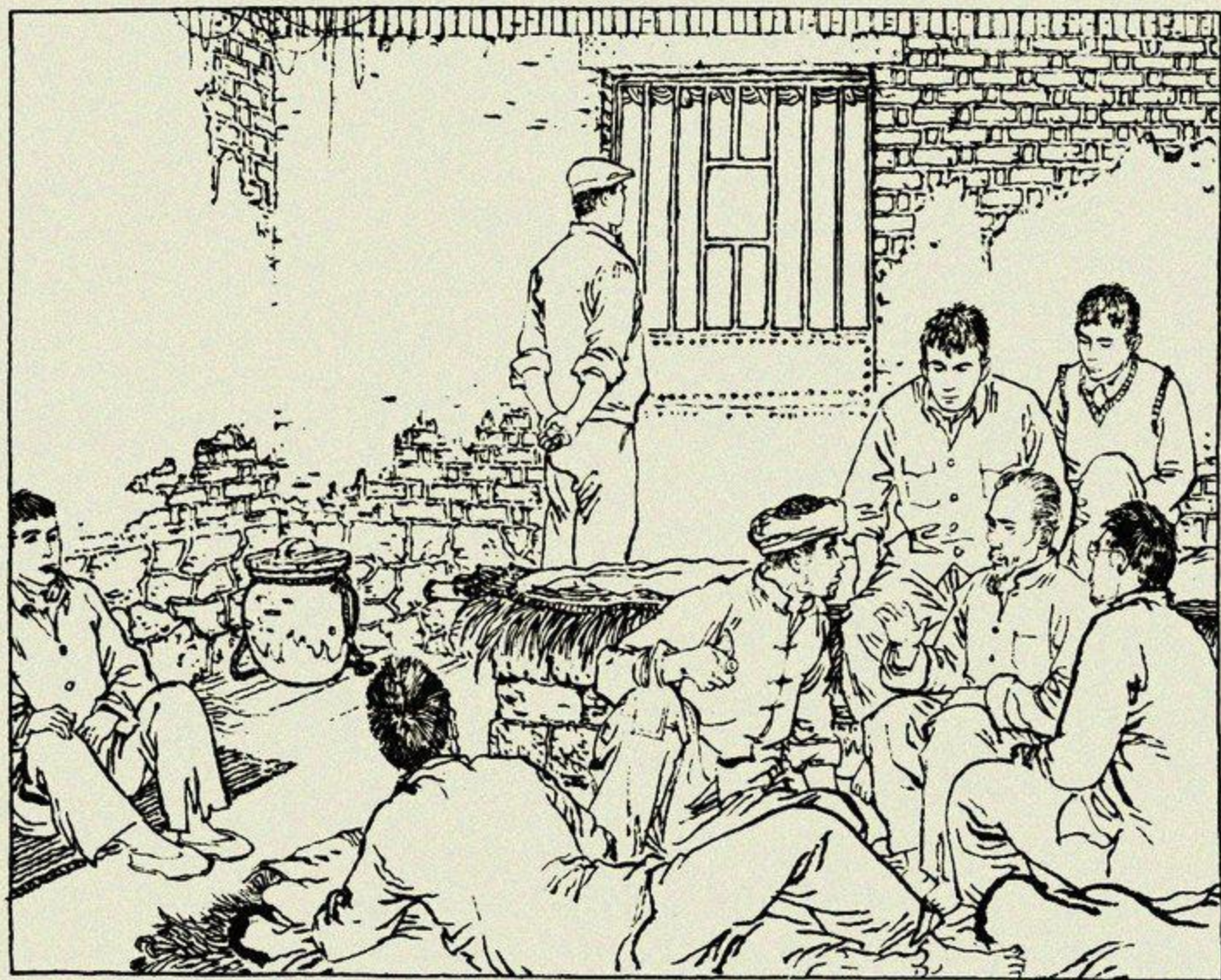
(53) 老太婆被这意外的消息震动了：“真的？他在哪里？”
当她得知华子良也关在集中营，特务经常押着他到磁器口
买菜时，她无限惊喜地说：“真想见他一面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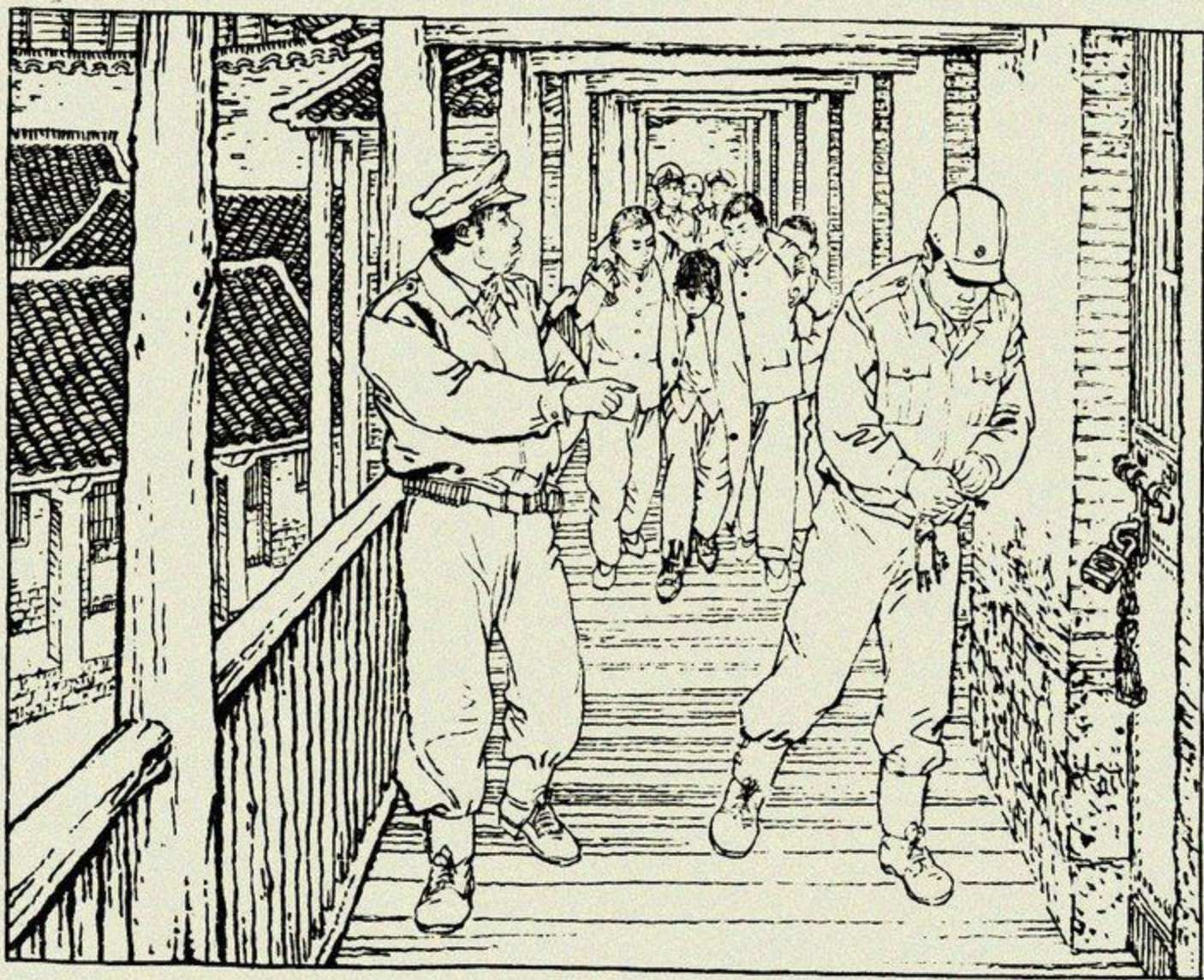
(54) 窗外传来哄哄的人声，那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在林丛中酝酿护校斗争。老太婆想到肩上担负的重任，坚决而刚强地说：“把集中营的同志救出来以后，再和他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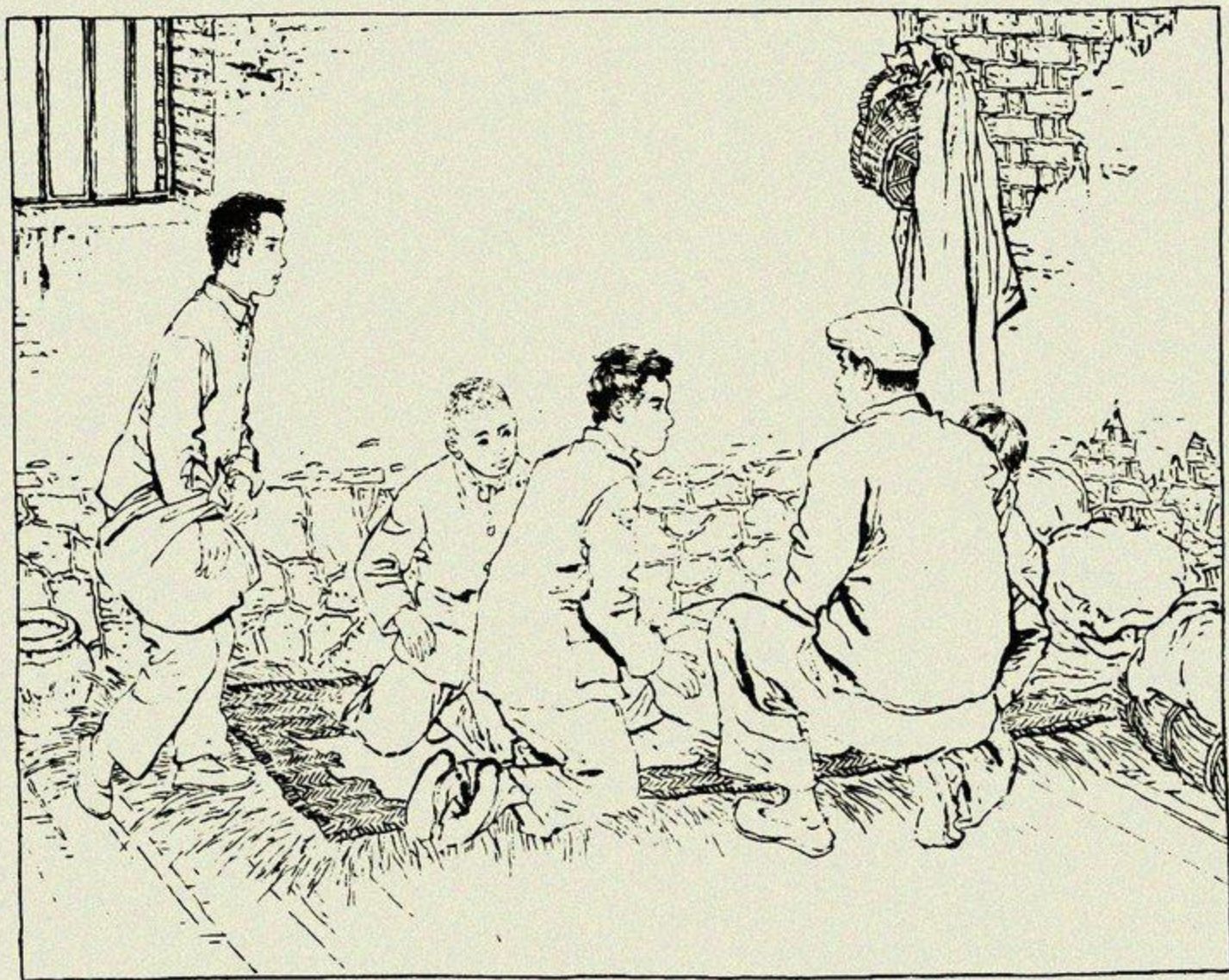
(55) 李敬原望望窗外，西方已抹上一片红霞。他和老太婆约定下次在城里江山一览轩茶园会面，两人分别时，都互相叮嘱：为党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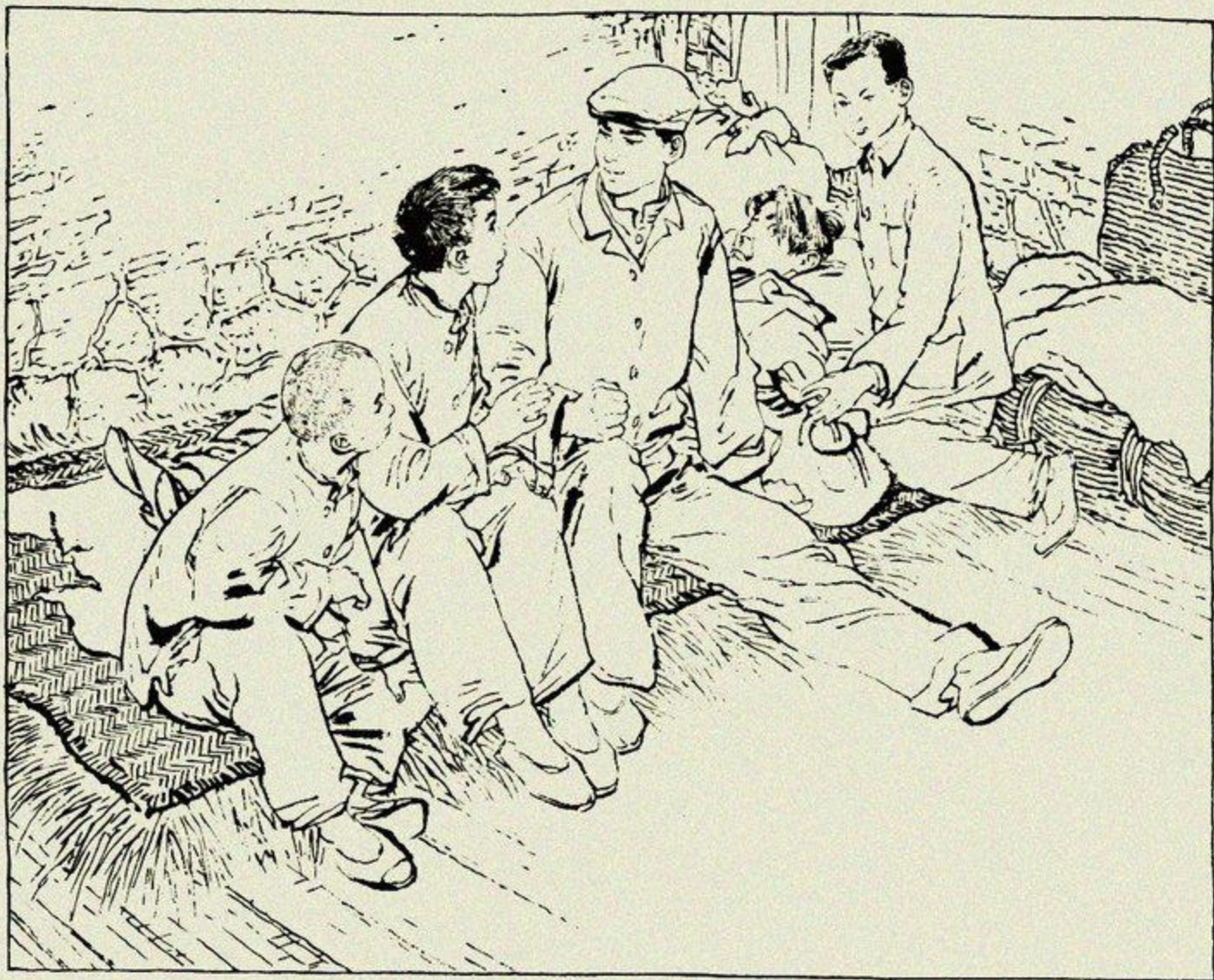
(56) 渣滓洞和地下党的联系，同白公馆一样，是通过磁器口联络站进行的。当战友们得知许云峰拟订的越狱计划时，人们的心情又是激动又是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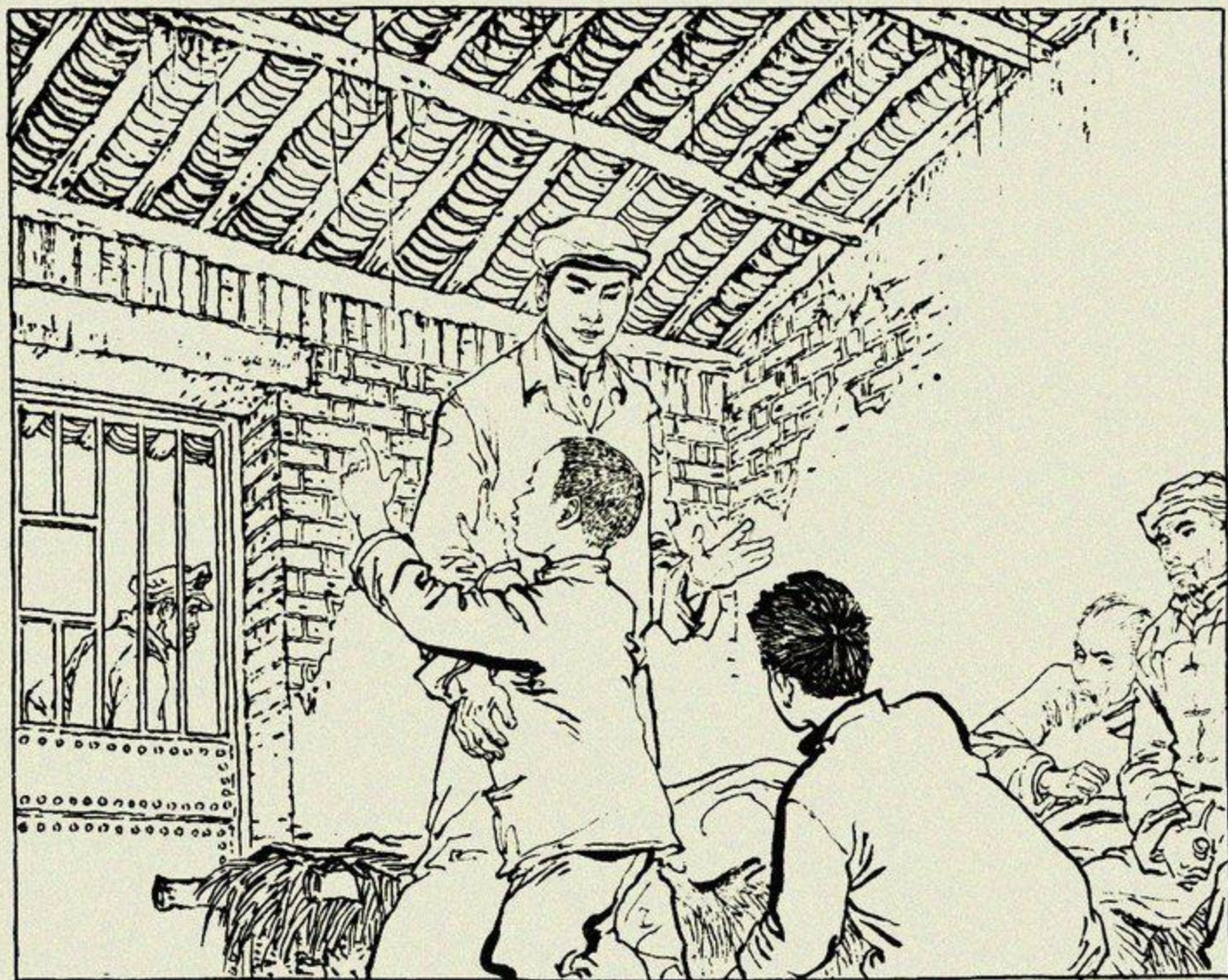
(57) 余新江这天见猫头鹰指挥着一群特务，押着四个人走上楼来。三个学生模样的人，吃力地扶着一个受过重刑的人，一到牢门口，猫头鹰便高声狂喊：“把他们关到楼七室！”



(58) 余新江帮着把昏迷不醒的人抬到墙角，问道：“他是你们的老师？”学生们摇摇头，年纪最大的学生景一清说：“他叫高邦晋，是新闻记者，我们在二处黑牢里遇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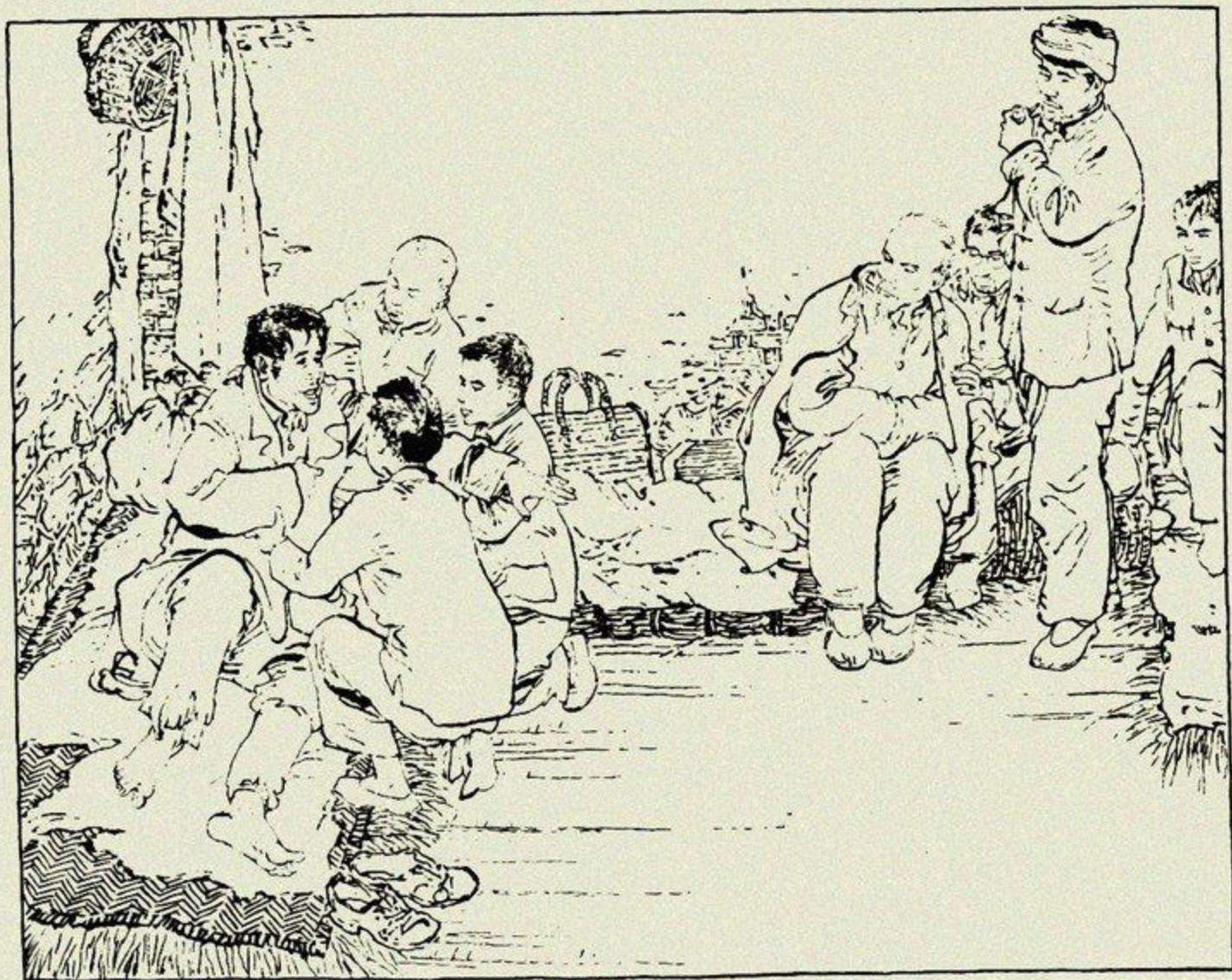
(59) 从谈话中，余新江知道年纪最小的叫小宁，还有一个叫霍以常，他们都是参加学生运动被抓进来的。高邦晋手脚上满是被皮鞭抽打的伤痕，左腿伤势似乎特别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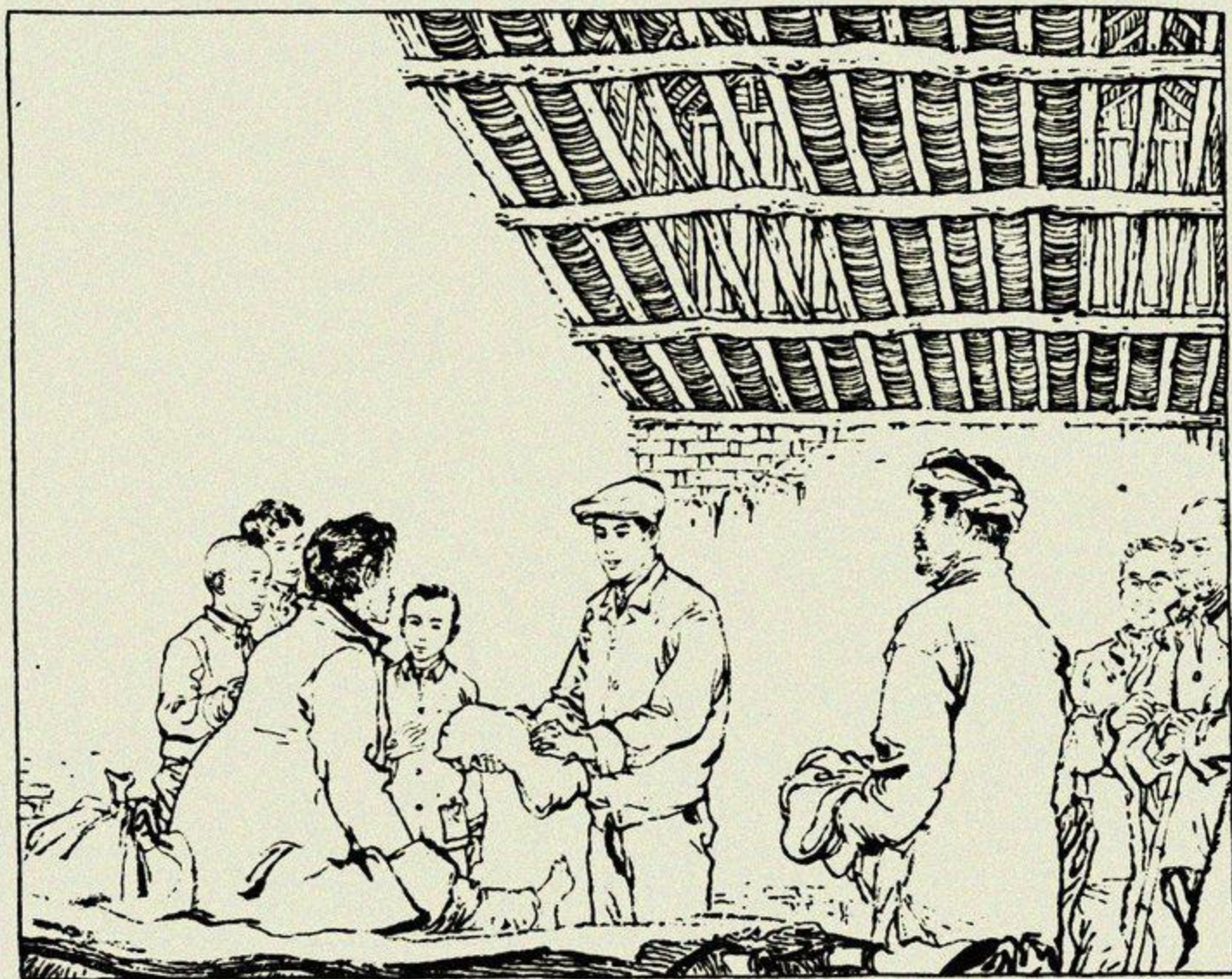
(60) 小宁见特务从牢门外走过，便照高邦晋在二处教他们的那样骂起来：“特务坏，大祸害……”余新江轻声制止说：“不要这样，这没有好处。”他想引导他们进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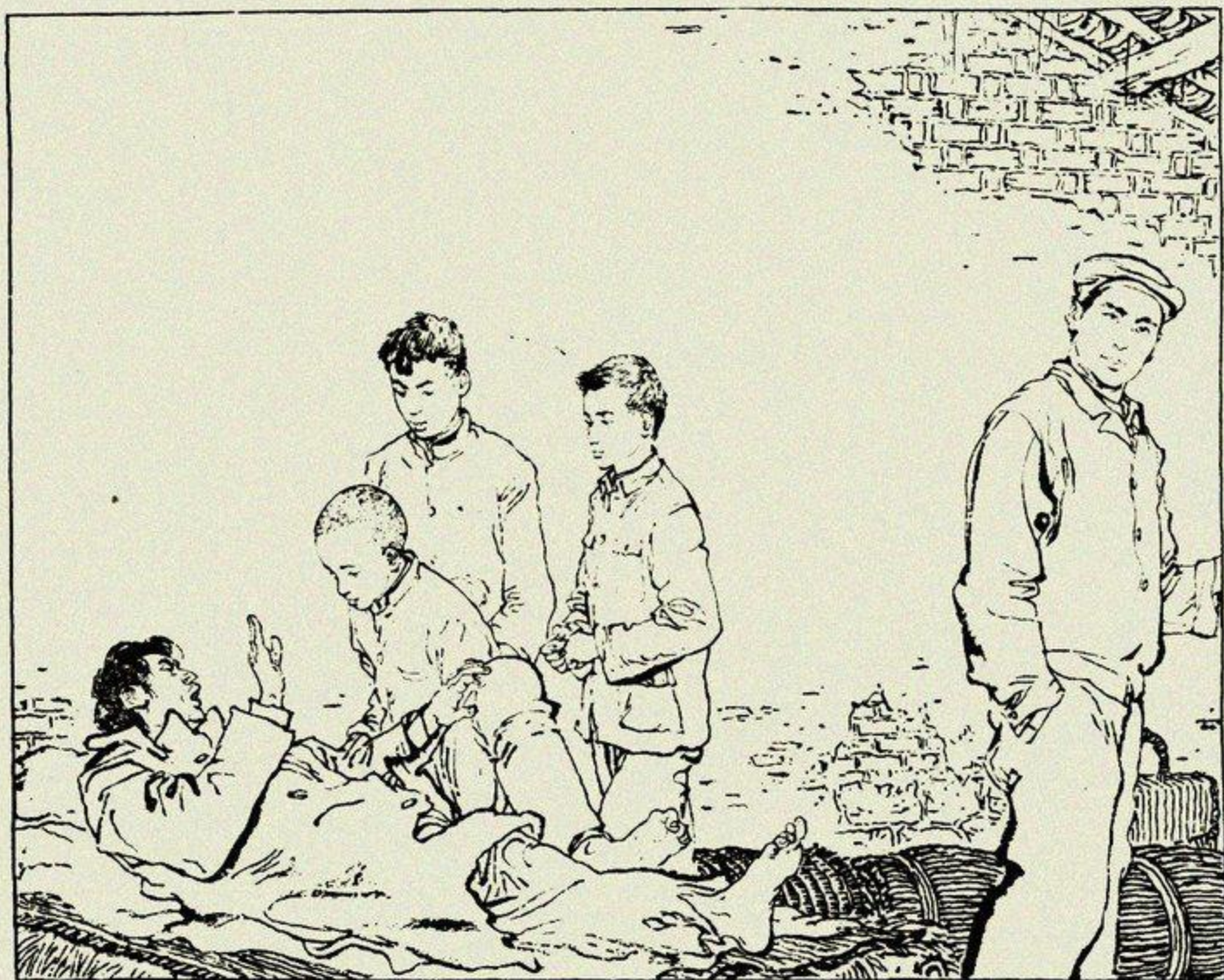
(61) 几个学生回到高邦晋身边,用湿手巾给他敷了几次。其实,这个自称新闻记者的人并未昏迷,暗地正竖起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他就是要刘思扬写材料的特务郑克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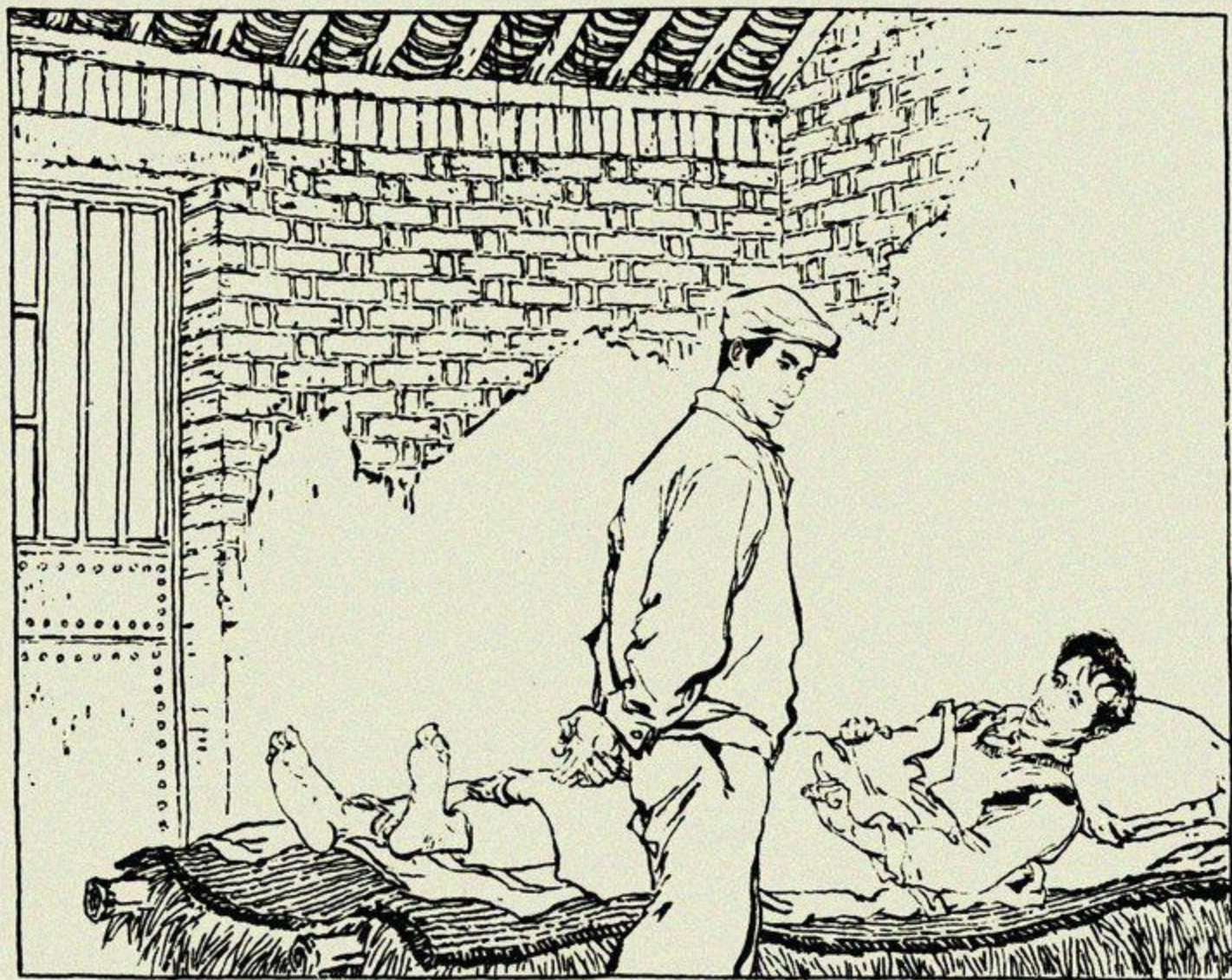
(62) 第二天早上，高邦晋醒转来，挣扎着想离开自己的铺位。学生们要他躺下，他固执地说：“我不能睡在这里。我穿这么多衣服，却让穿单衣的同志睡在门边风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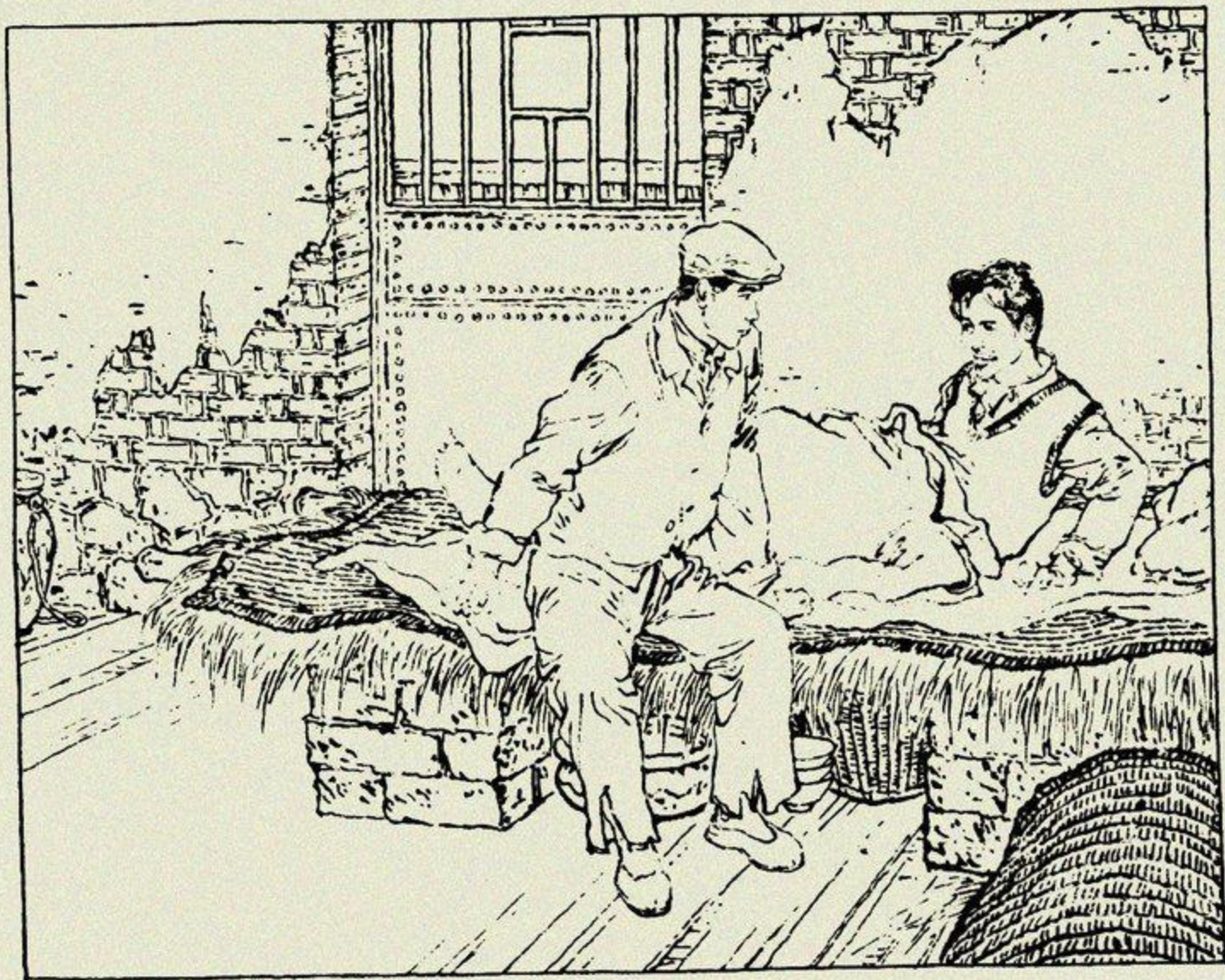
(63) 学生们拗不过他，只好扶着他另换一个铺位。他拒绝接受送来的东西，最后，才在大家友善而略带责难的目光下，收下了一个破枕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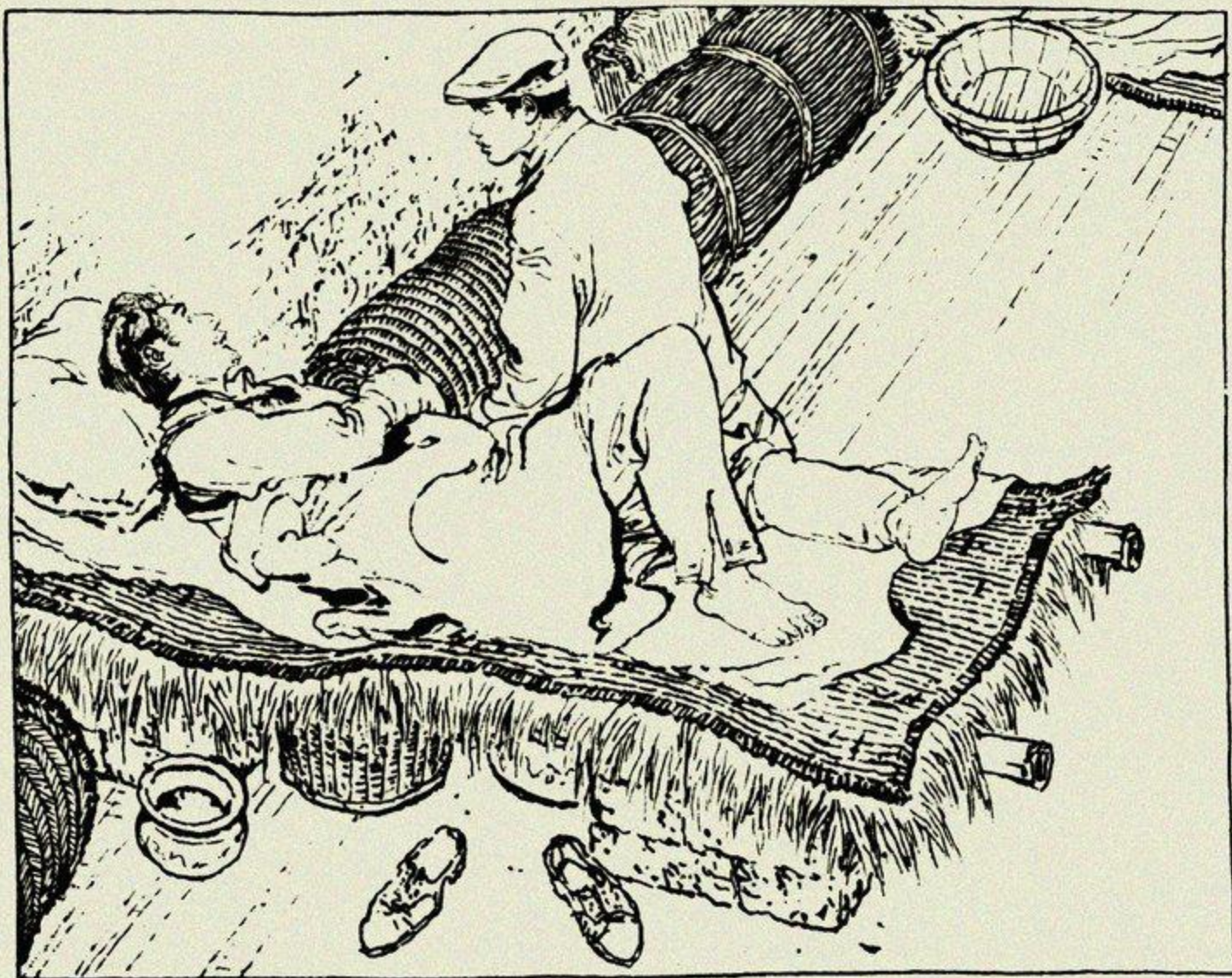
(64) 小宁见他咬着牙扶住左腿，关心地问：“伤口又痛了？”他低声说：“到新地方不要随便讲话，要冷静观察，分清敌我。”说完便闭起眼睛，一声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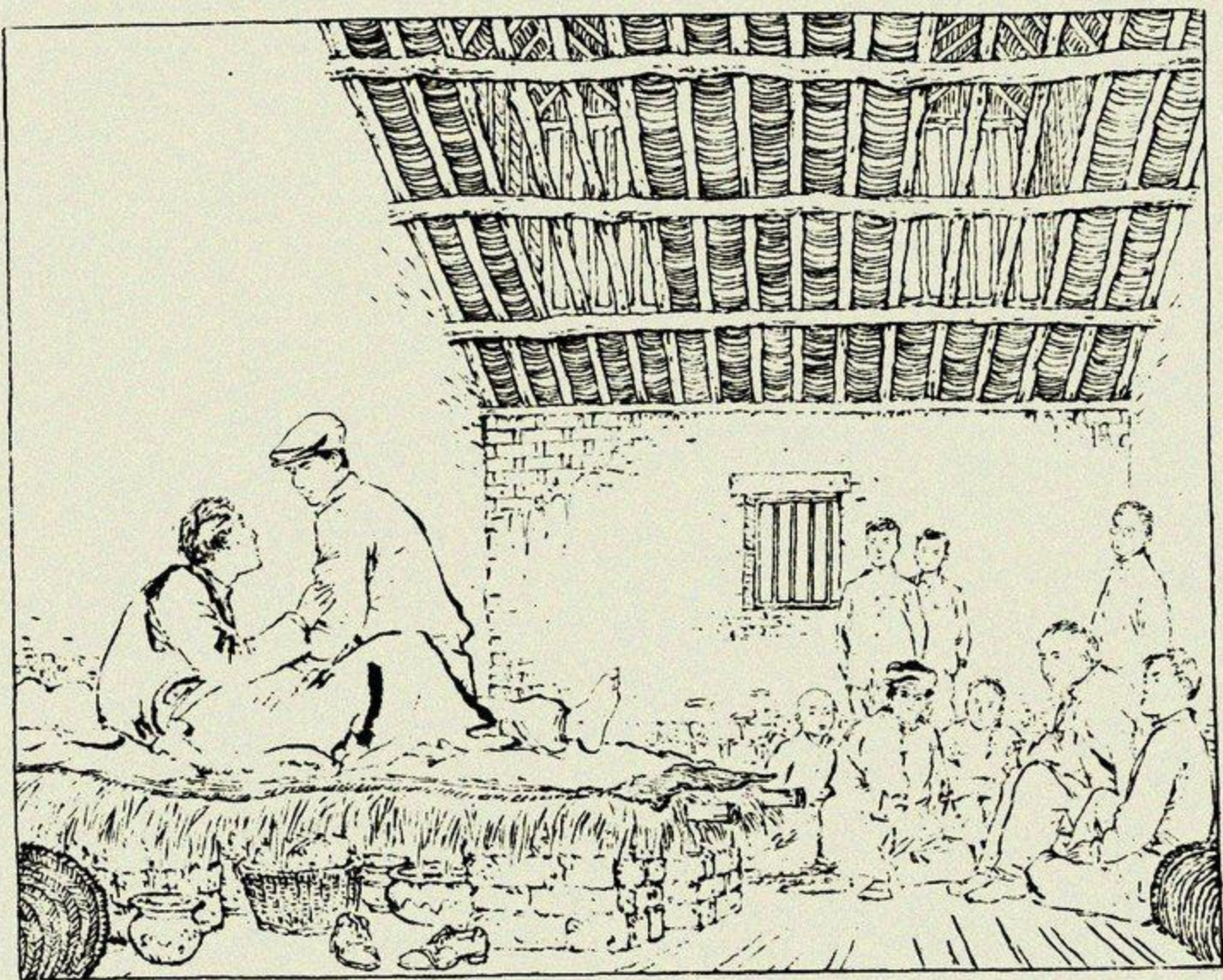
(65) 这天，高邦晋被提去审问回来，叹息连声。余新江问他这里有没有熟人，他说认识关在梅园美国顾问处的许云峰。余新江很是奇怪，他怎么知道老许关在梅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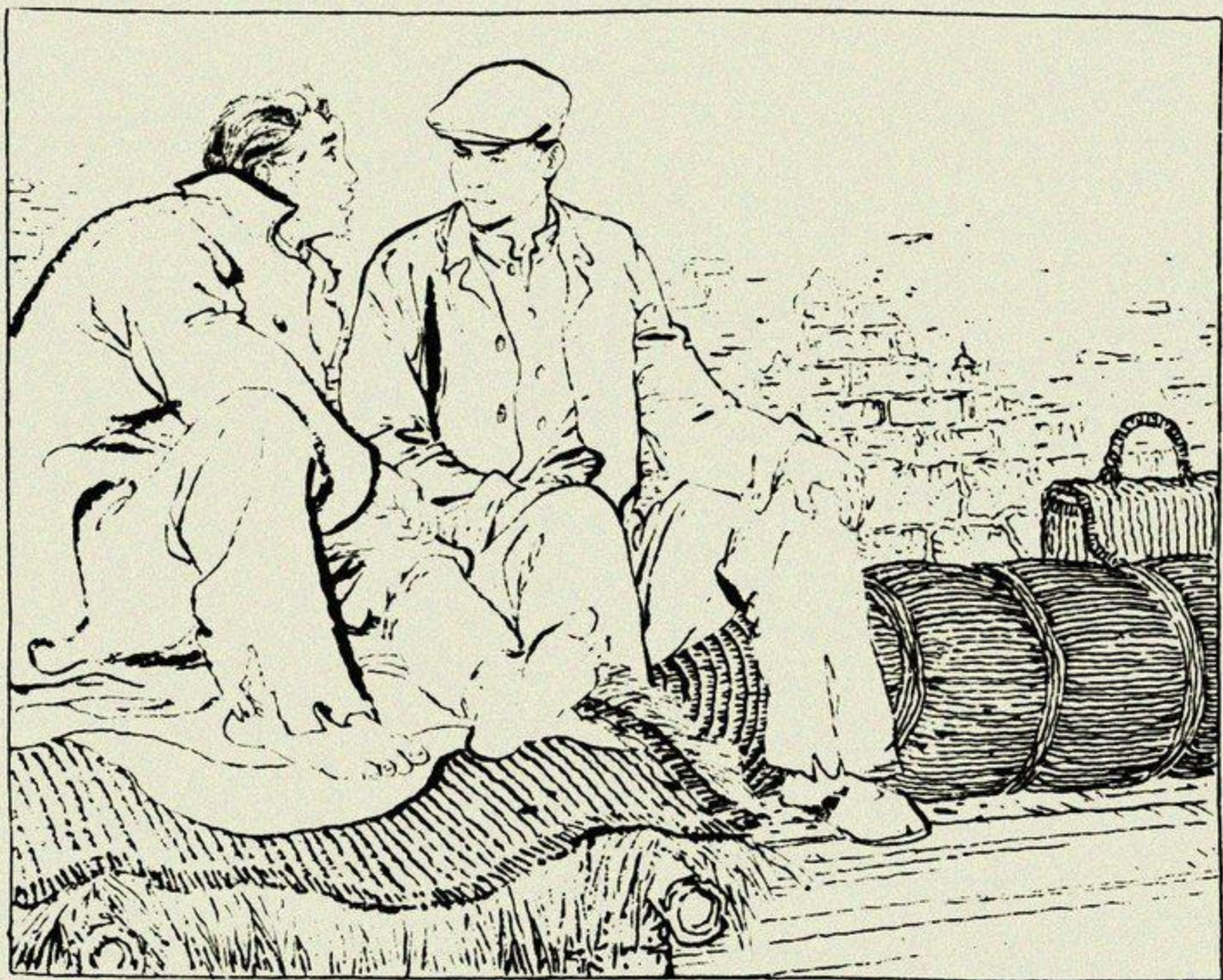
(66) 接着，高邦晋又说知道余新江。余新江更奇怪了：“你认识他？”对方摇摇头说：“不认识。我是新闻记者，到长江兵工总厂采访时，他妈妈在哭骂，工人正设法营救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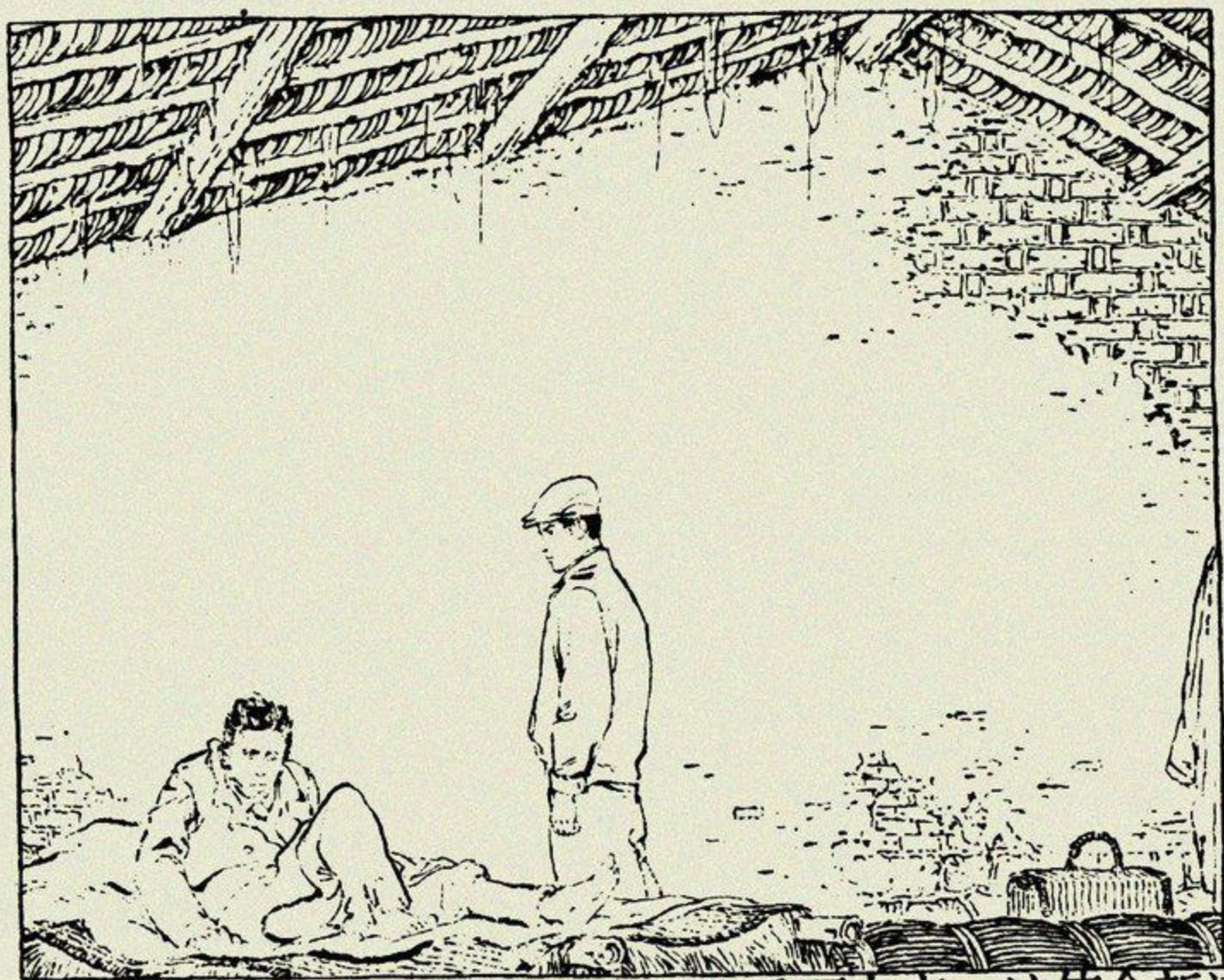
(67) 提起妈妈，那个破草棚仿佛在余新江眼前闪现。他克制着激动的感情，听说工人都关心妈妈，工厂斗争未因他们被捕而受影响，他低声说：“我就是余新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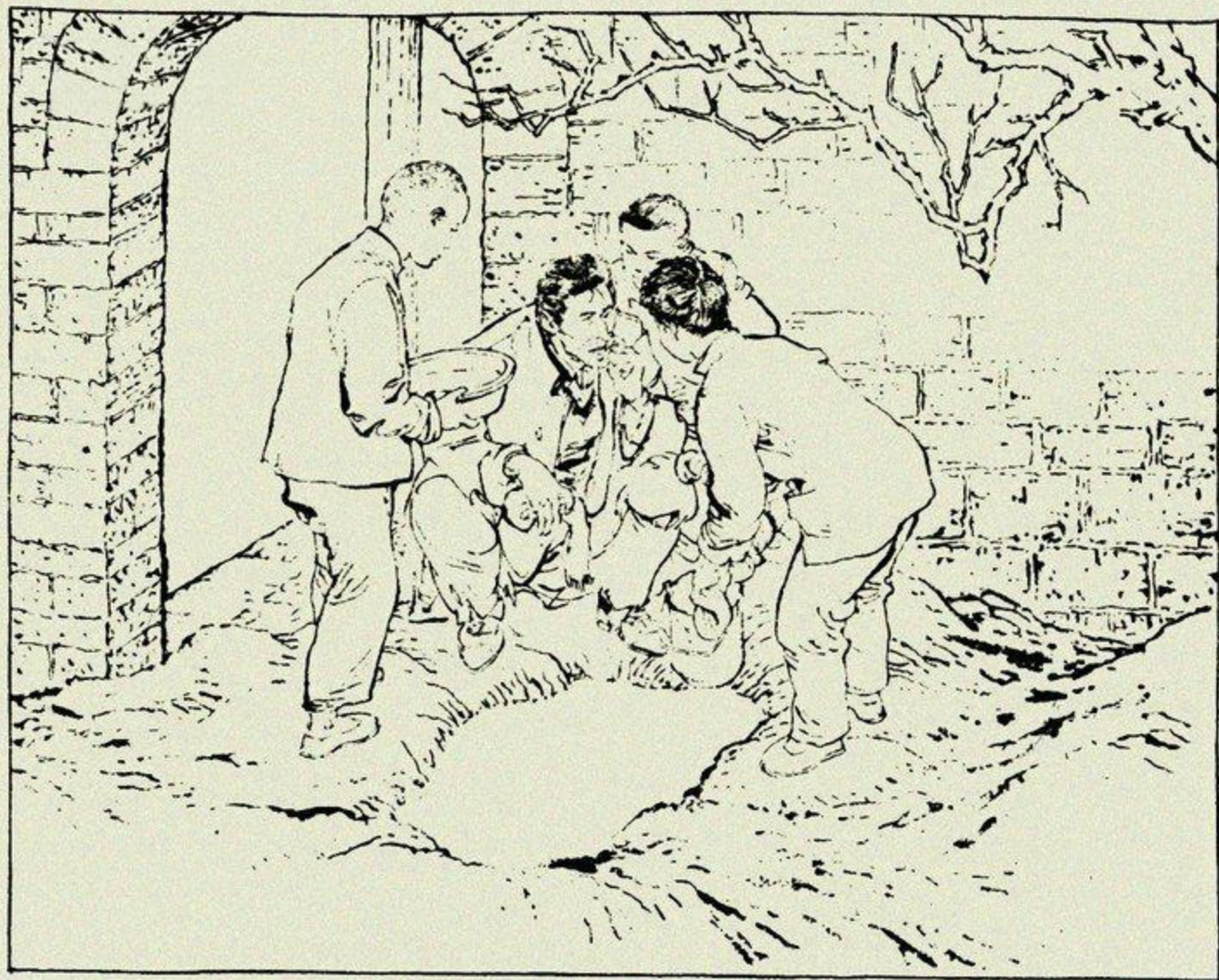
(68) 高邦晋十分高兴,马上提出要会见监狱党的负责人。余新江心里一惊,反问道:“你有这样的必要吗?”高邦晋忙说:“我有绝密情报,要争取赶在敌人前面,告诉地下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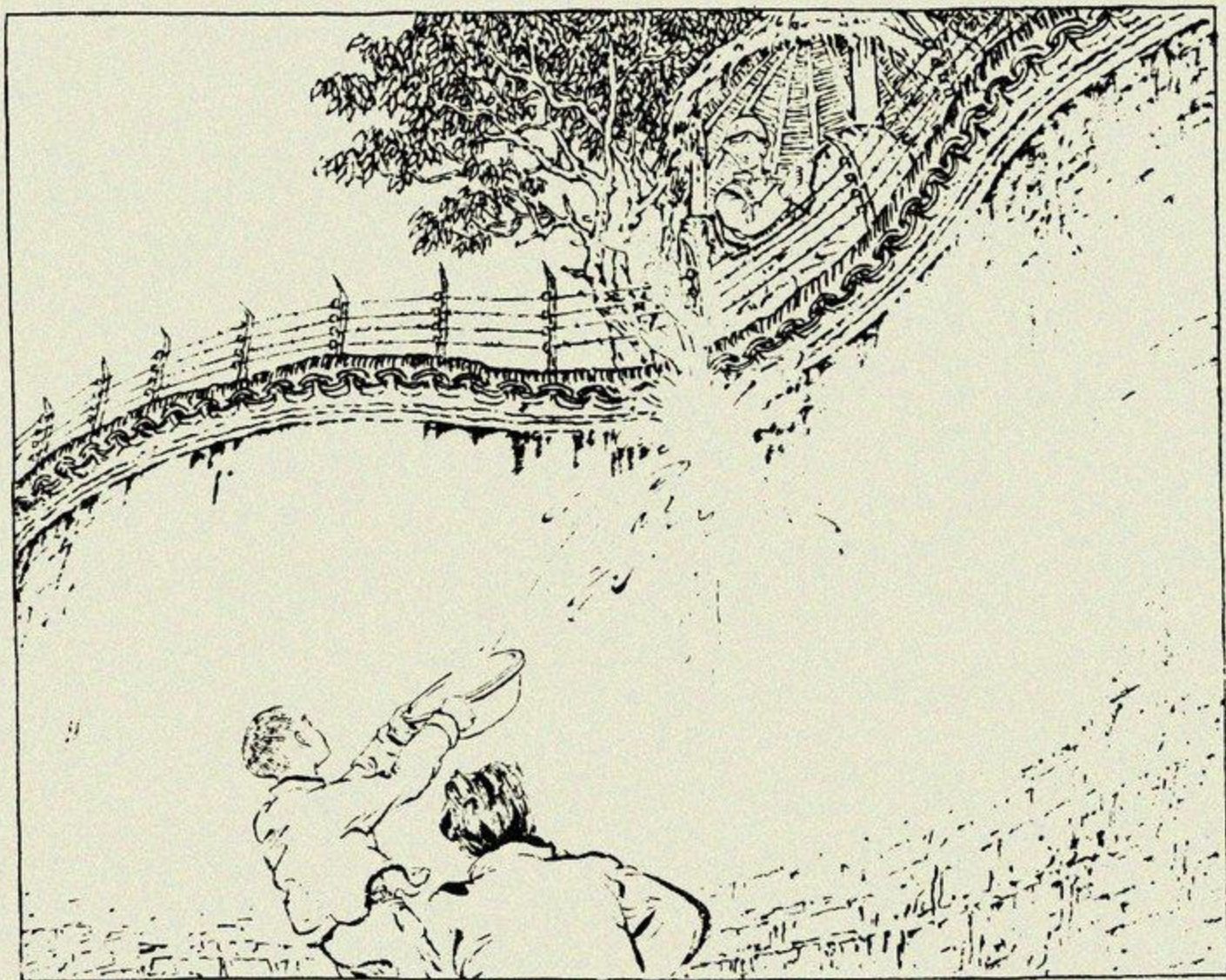
(69) 许云峰离开这里时曾留下意见，任何人不能暴露党的组织。余新江被指定和新来的人接触，因此冷静地说：“我是监狱党的负责人。”高邦晋异常兴奋：“我马上向你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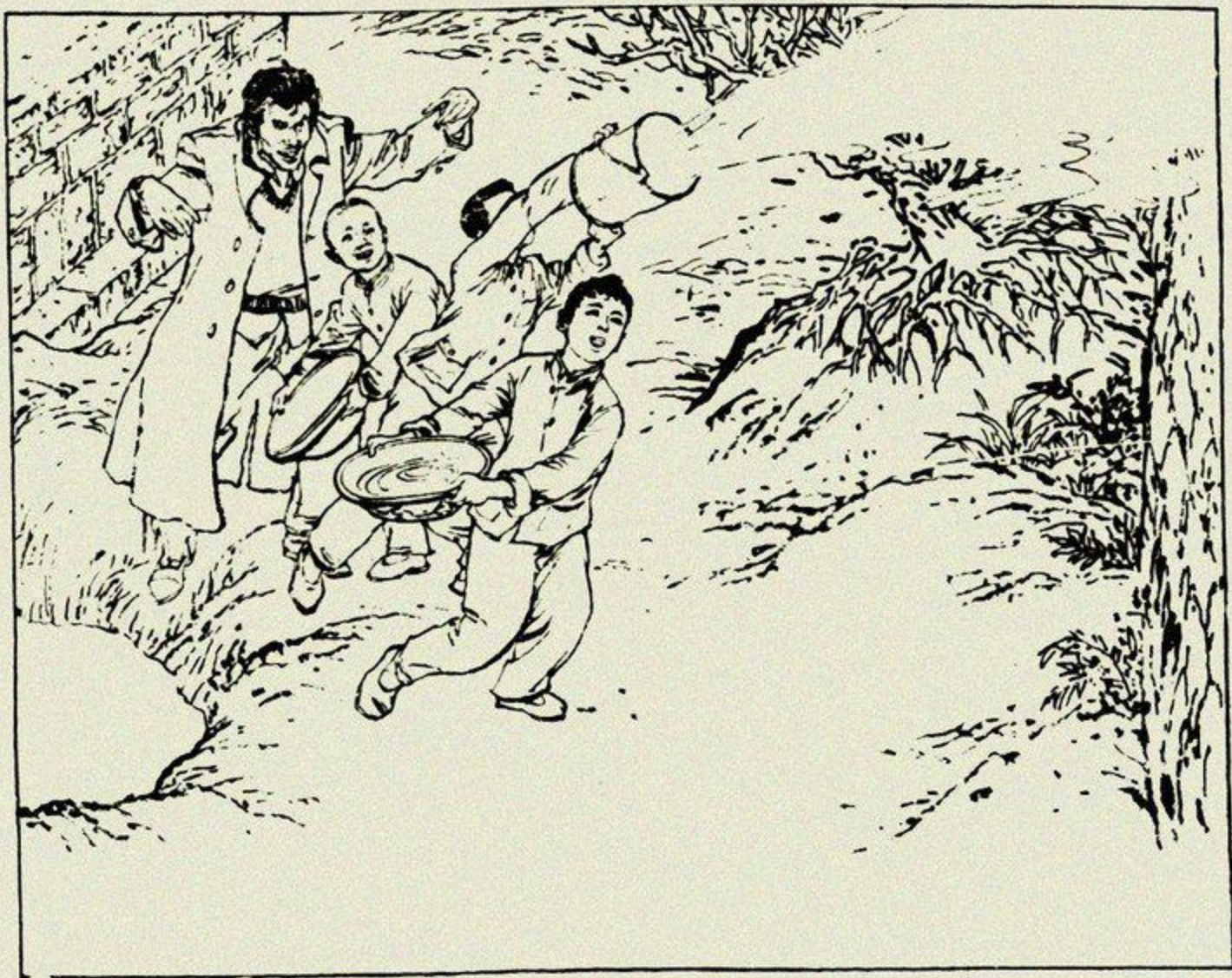
(70) 可是高邦晋谈的并没有什么重要内容，这使余新江起了疑心。高邦晋也十分慌乱，觉得美国顾问和徐鹏飞商订的计谋毫无用处，一种身入虎穴的感觉，使他非常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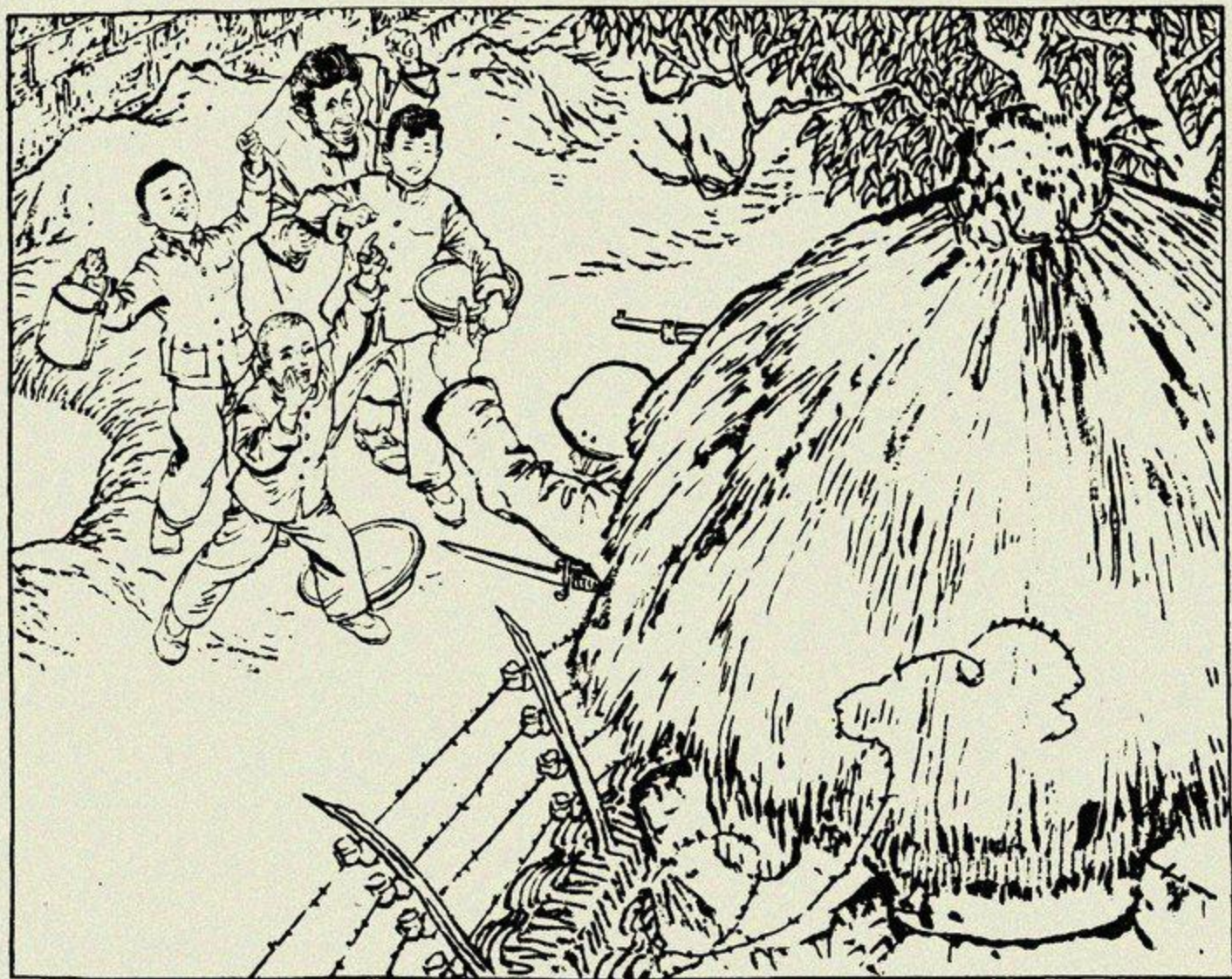
(71) 这天放风时，高邦晋和学生们到水池边洗衣服，小宁问：“你说要到监狱找党，找到了吗？”高邦晋望着他们，隔了很久，才说：“你们要绝对保密，找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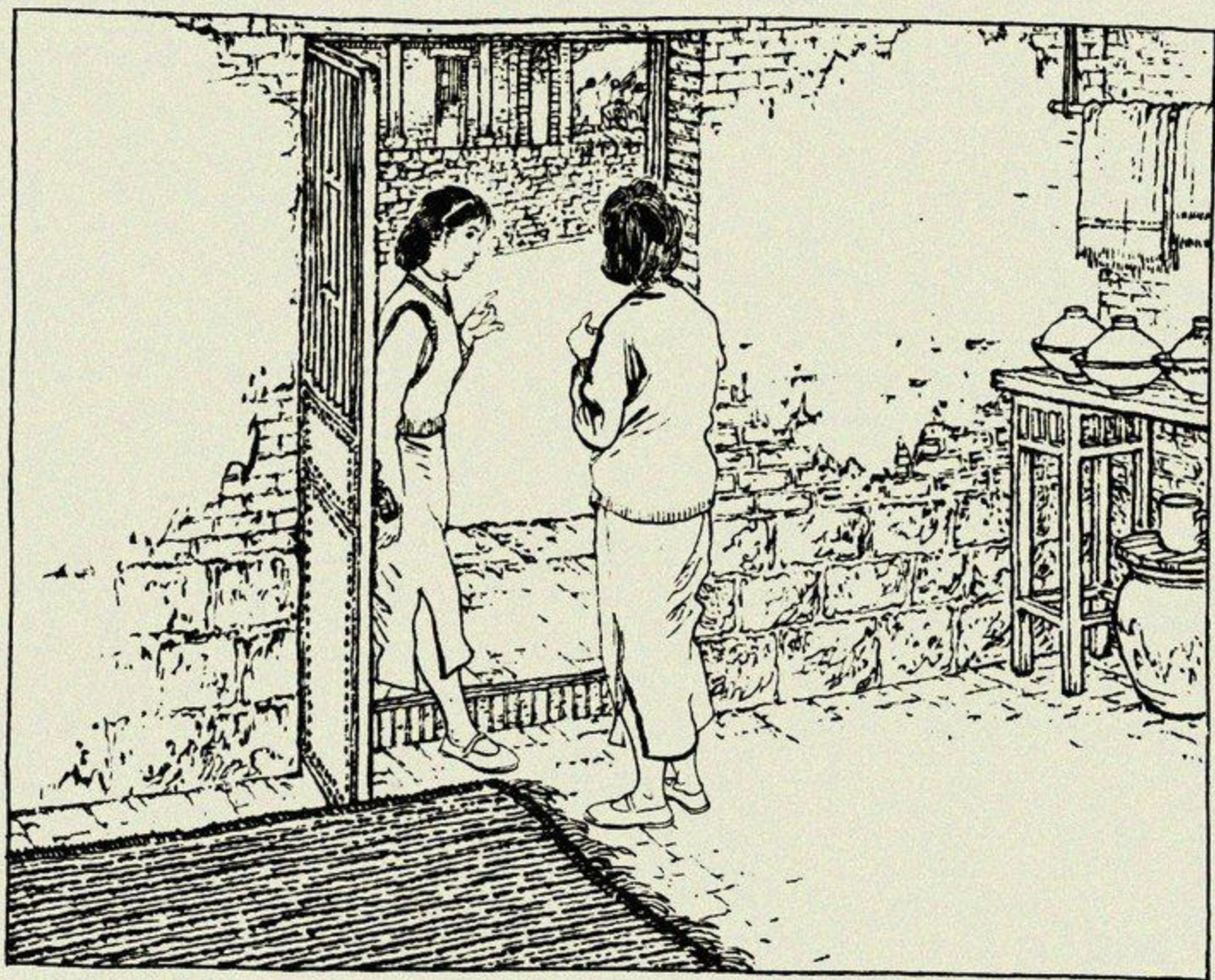
(72) 小宁高兴得直跳，顺手把一盆污水泼出去，水花在高墙上四溅开来。墙头上马上露出岗哨的狰狞嘴脸，狂吼道：“你们要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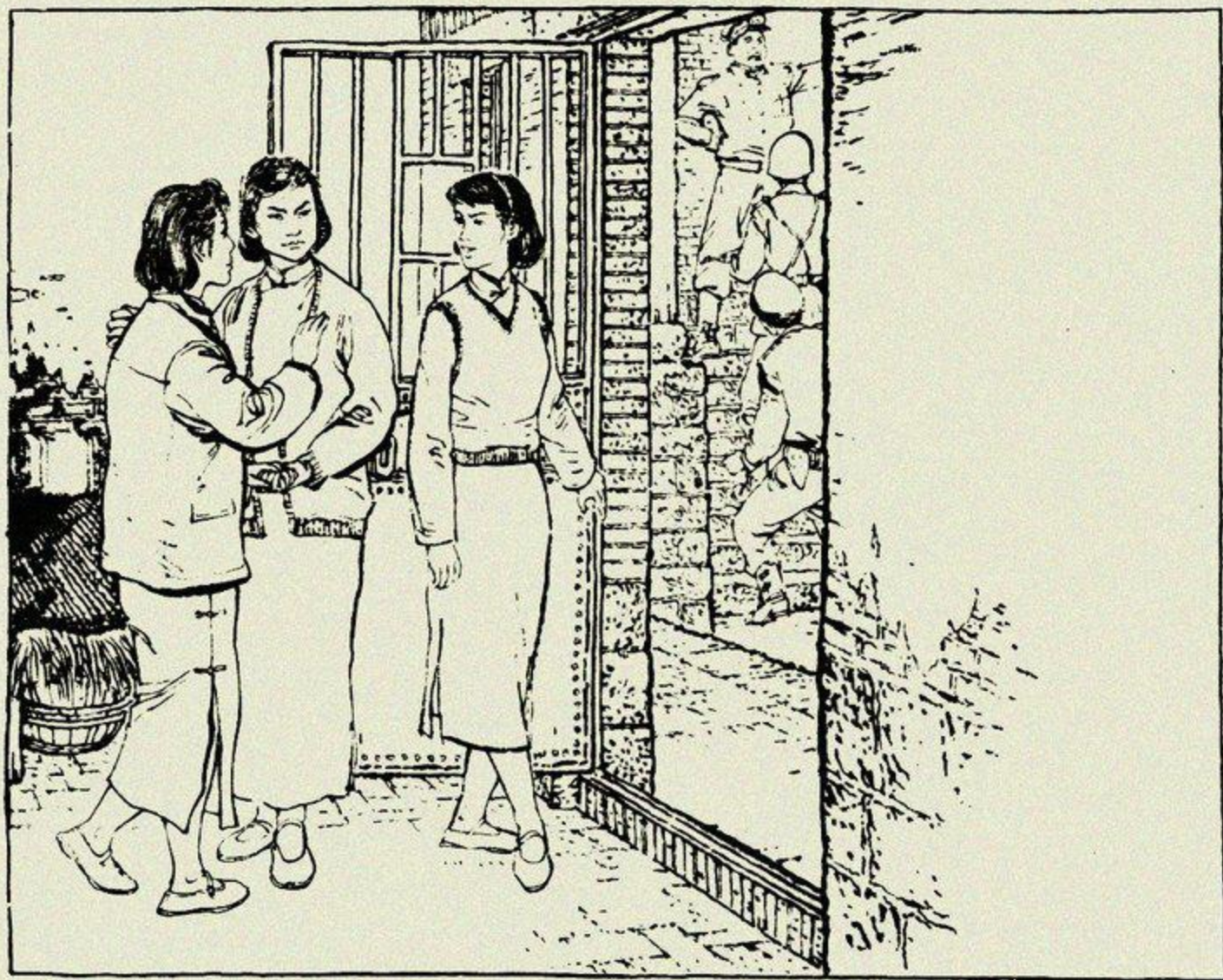
(73) 高邦晋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利用学生的幼稚，冒险发动一次斗争，在斗争中去发现党的活动。于是他指使学生们纷纷舀水向墙头泼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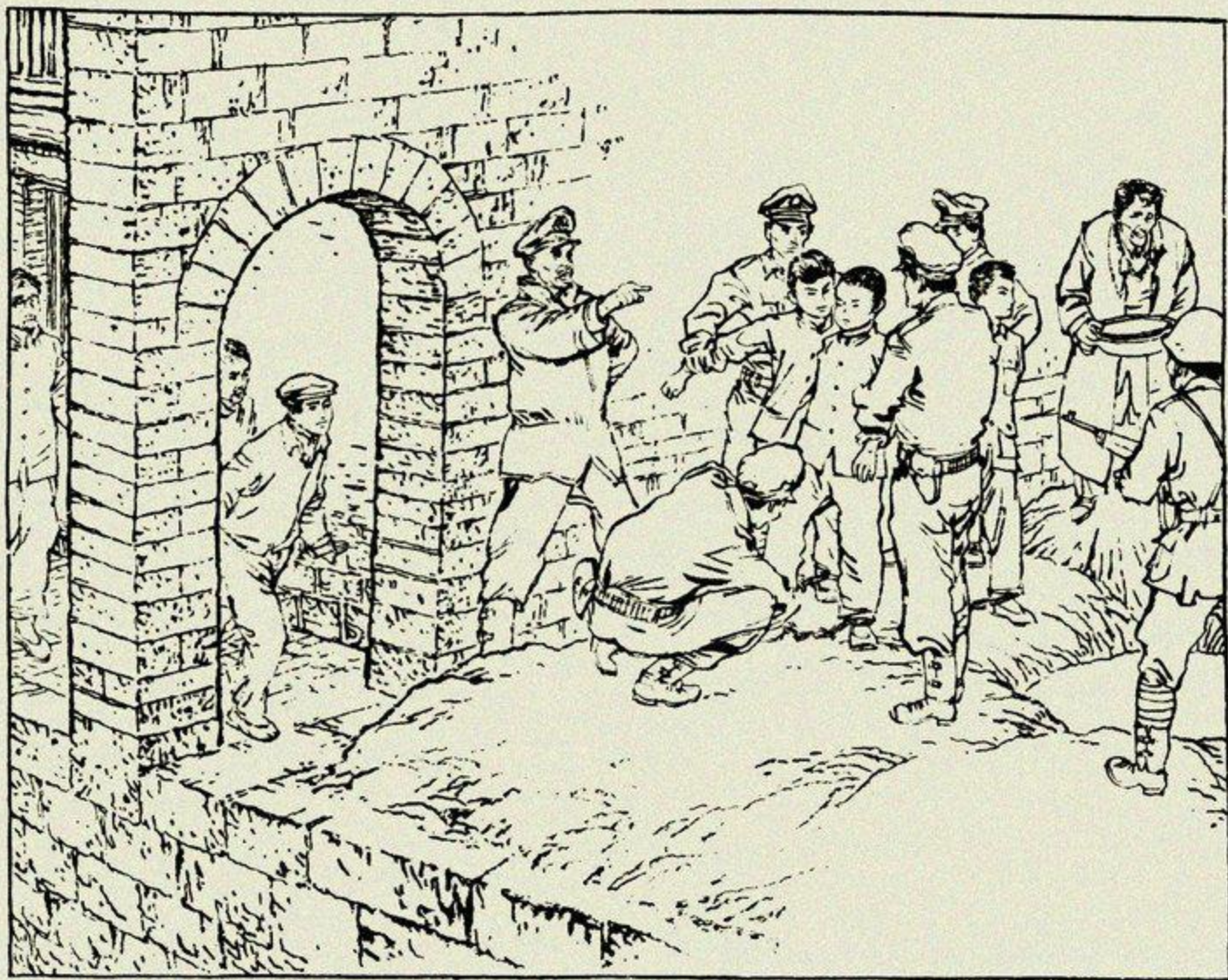
(74) 敌人移动枪口，狂喝乱叫。高邦晋吼道：“懦夫才害怕斗争。”于是，学生齐声喊起来：“特务特务死笨牛，学生倒水有自由，你有枪杆我不怕，天生一副硬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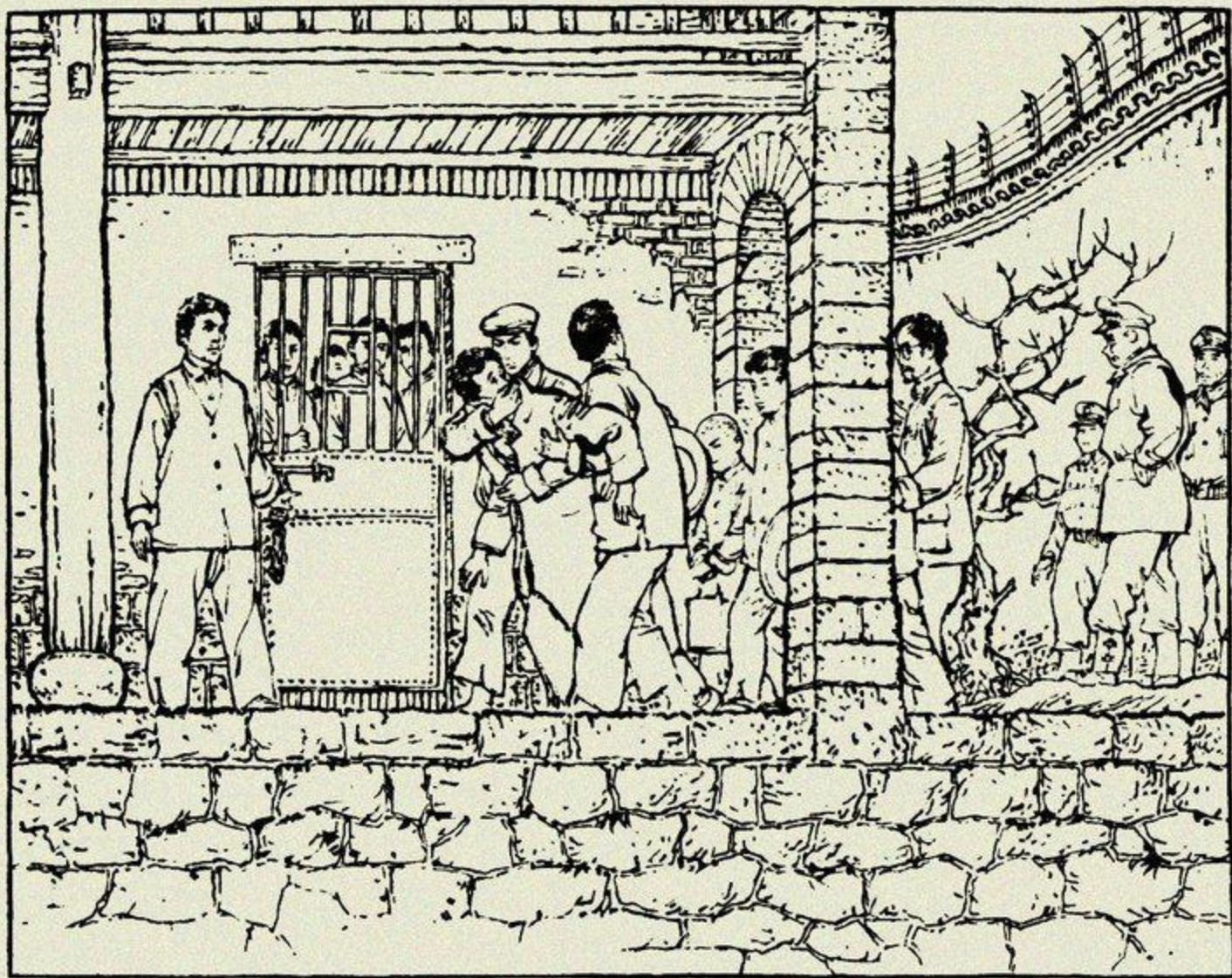
(75) 听见喊声，江姐立即走到牢门边。孙明霞告诉她，是那个左腿受了伤的人，指使几个年轻学生在泼水叫骂特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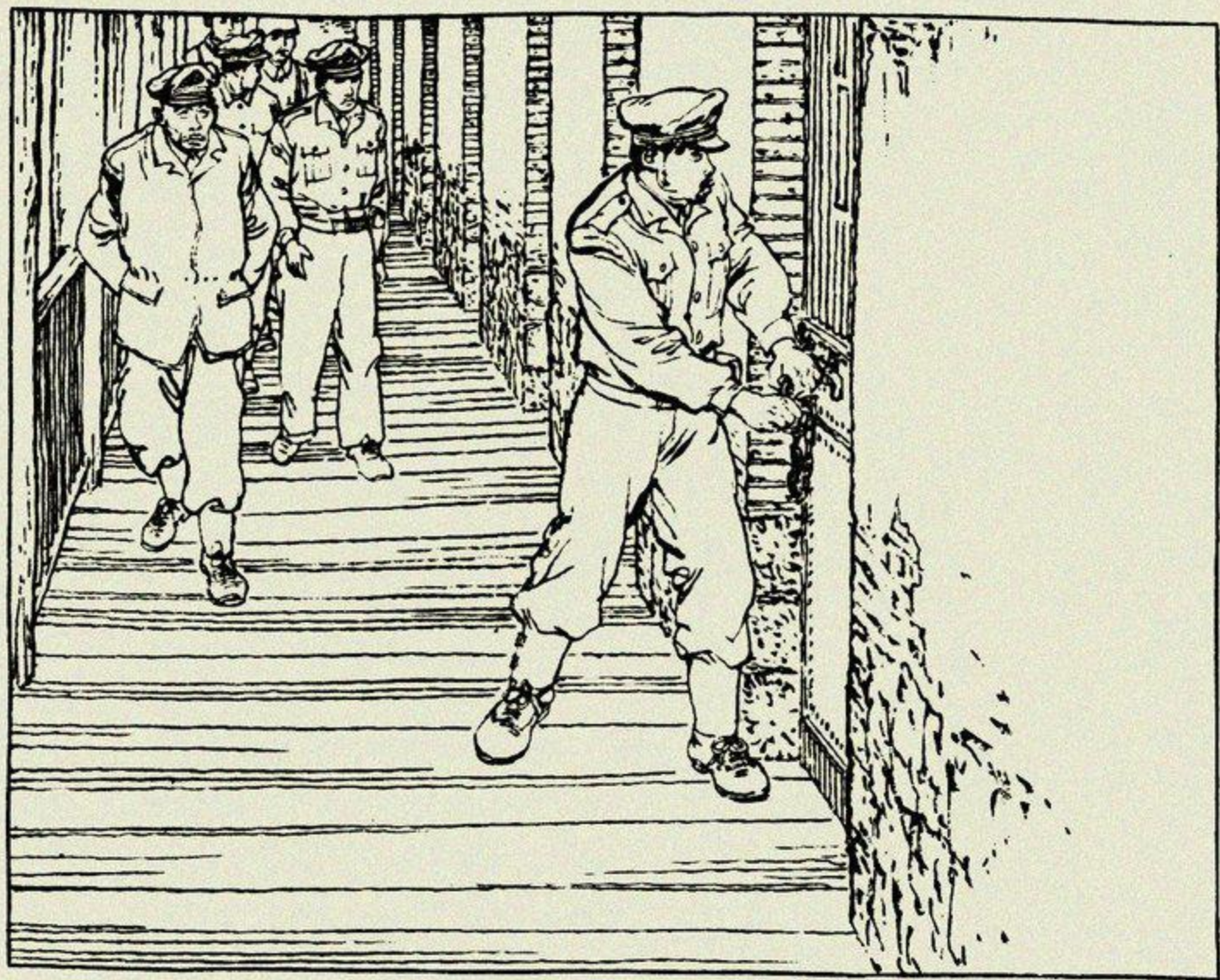
(76) 李青竹赶过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党已经决定，不许随便发动斗争，我们不支持这种错误行动。”江姐听了，连连点头，吩咐孙明霞说：“马上把这个意见通知各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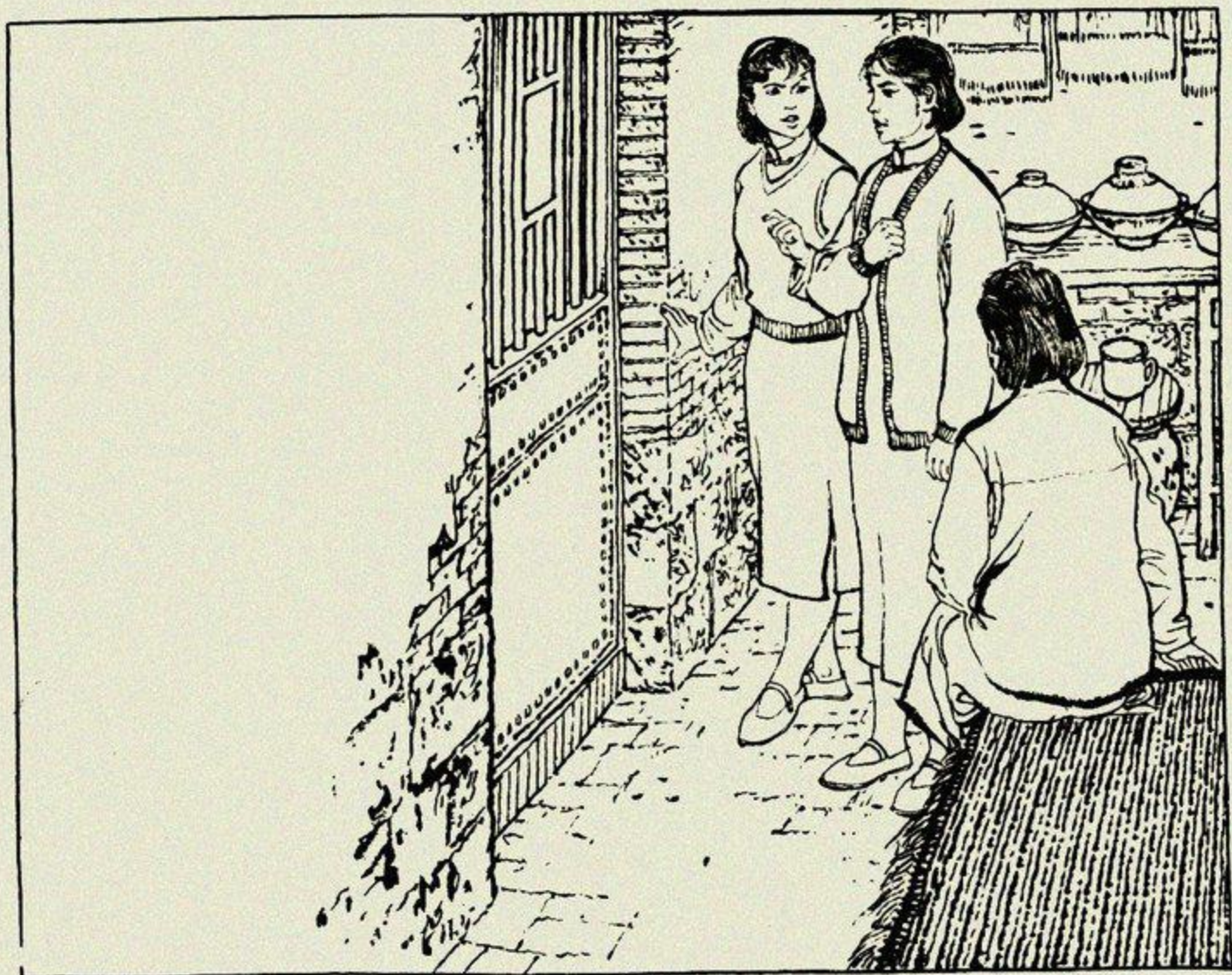
(77) 猫头鹰、狗熊听到学生们的呼叫声，象找到了对政治犯进行报复的机会，马上叫特务给小宁他们钉上脚镣，叫骂道：“你们胆敢触犯所规！谁再闹，今天全体停止放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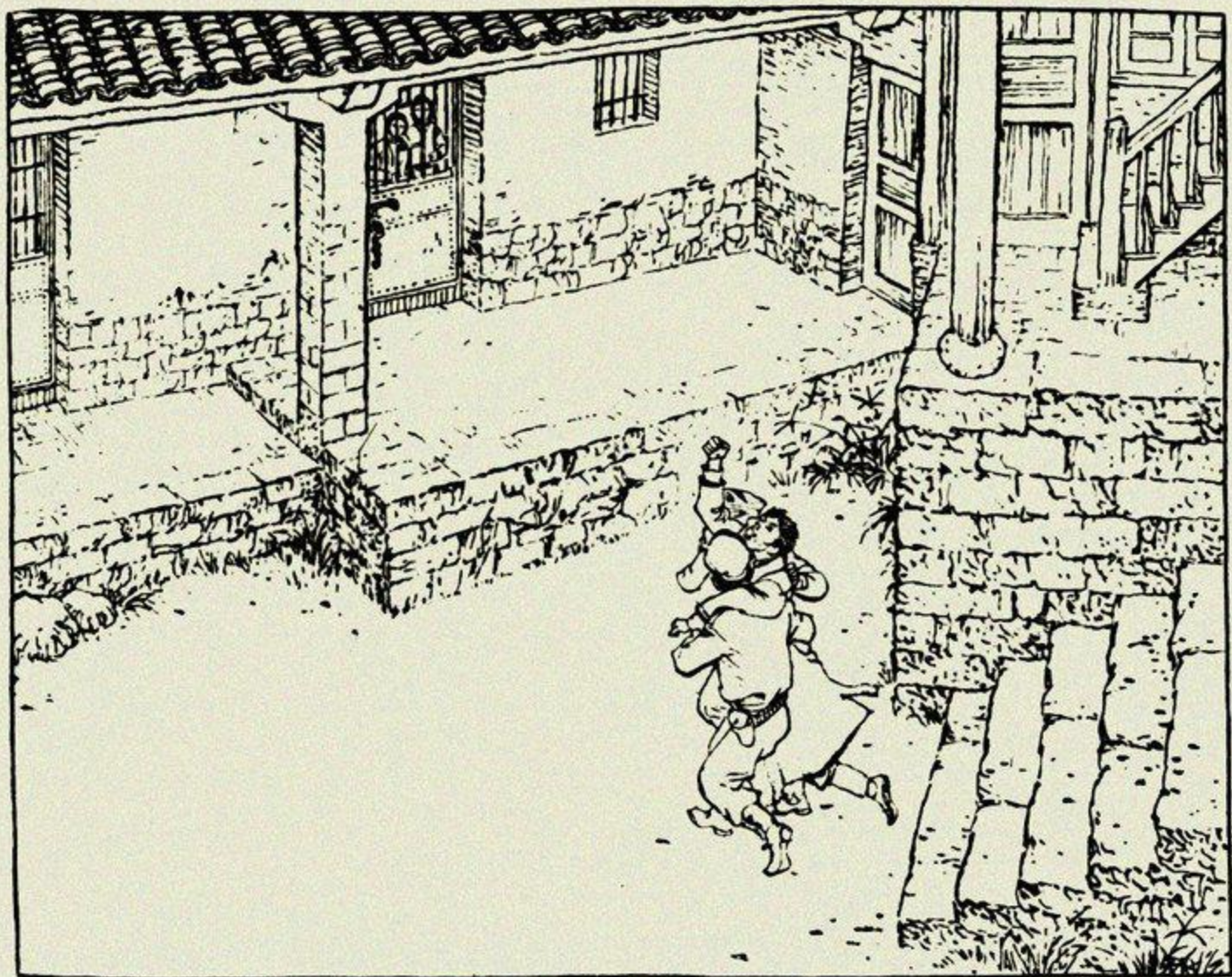
(78) 高邦晋涨红着脸，正想大声抗议，余新江跑来堵住他的嘴，和一位战友架着他走回牢房。霍以常他们拖着脚镣，满不在乎地跟在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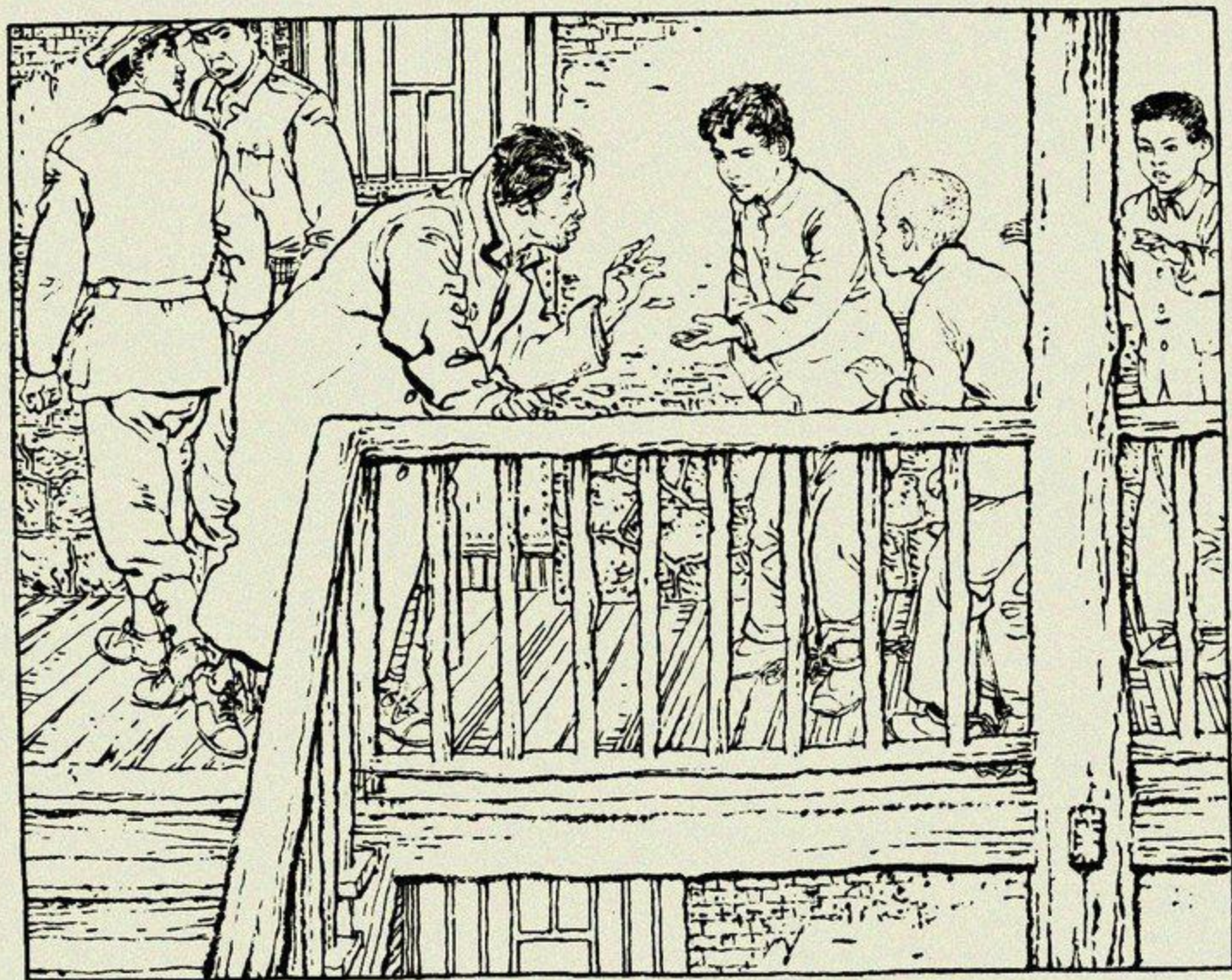
(79) 特务望着一间间毫无反应的牢房，茫然站着，找不到趁机报复的机会。狗熊的怒气无法发泄，恶狠狠地冲到楼七室门口，哗的一声，锁住了铁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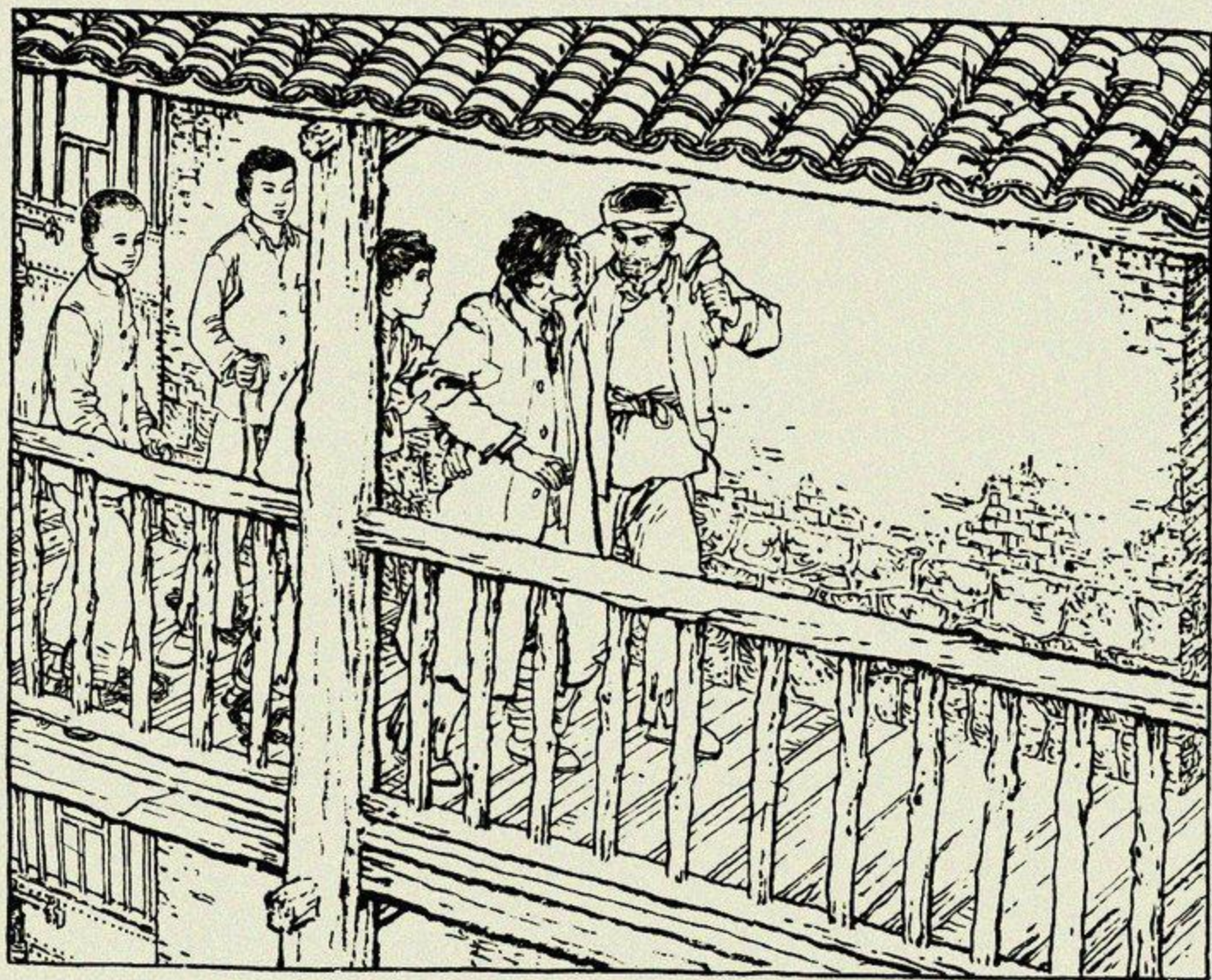
(80) 孙明霞对江姐说：“高邦晋可能是个十分危险的敌人。”江姐毫不迟疑地说：“完全可能。他擅自发动斗争，不象是自己人。他和小余已接上关系，对他必须彻底审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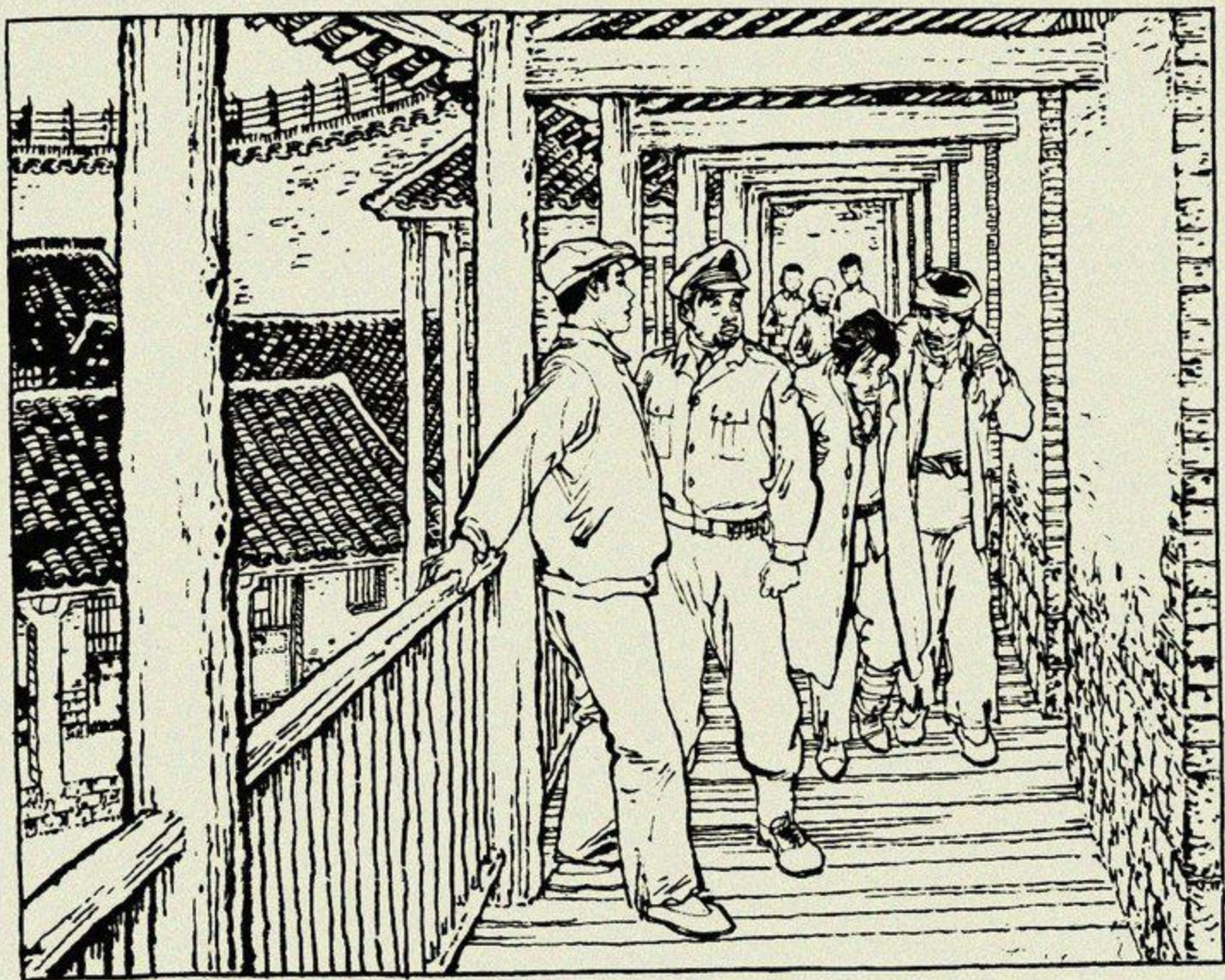
(81) 不多久，特务把高邦晋押走了。孙明霞诧异地问“他走了？”江姐判断可能是借提审为名，出去接受新的指示，便回答说：“不必替他担心，他会回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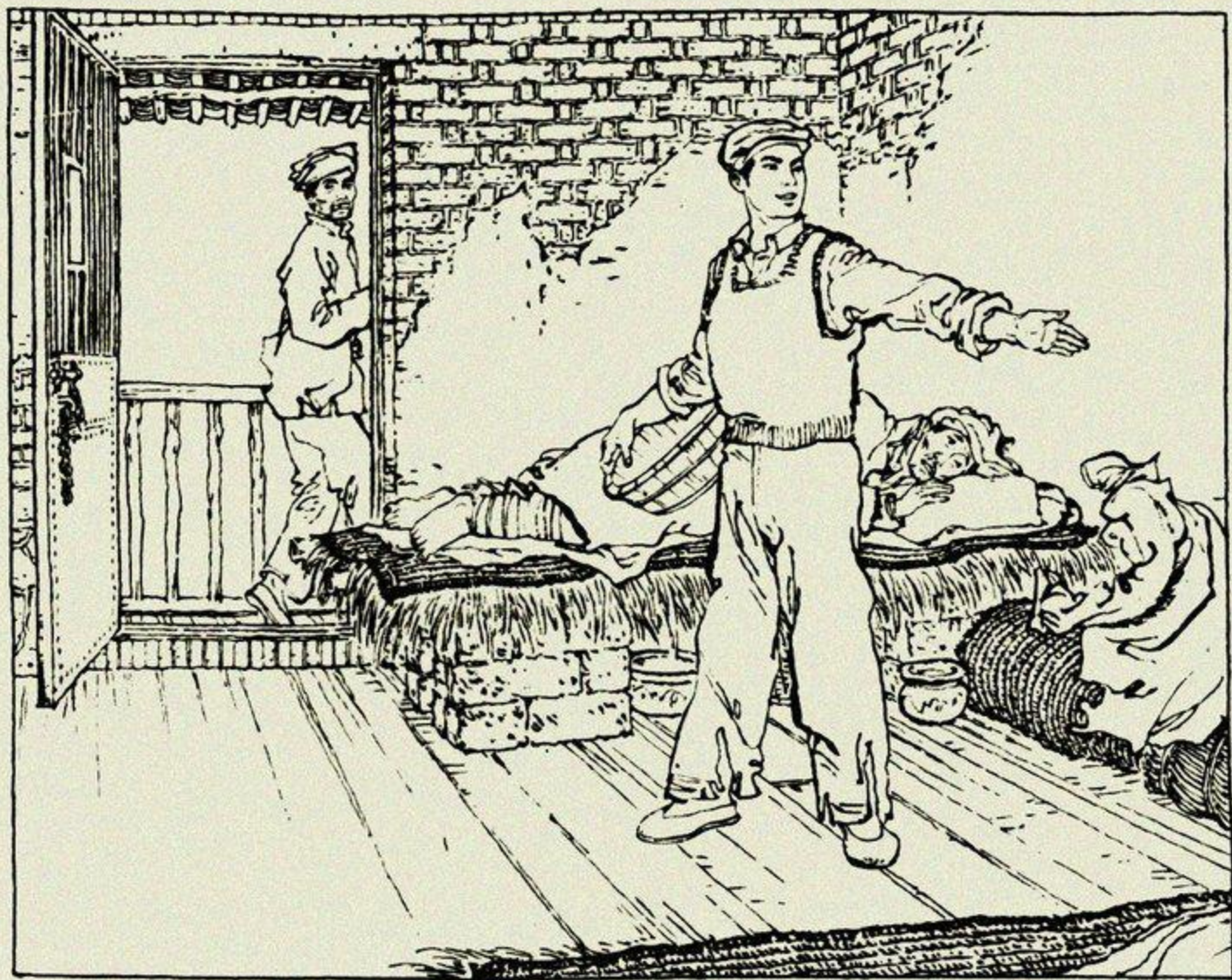
(82) 黄昏时候，特务架着高邦晋回来了。霍以常他们拖着沉重的铁镣迎上去。高邦晋对他们说：“共同的斗争，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永远不会分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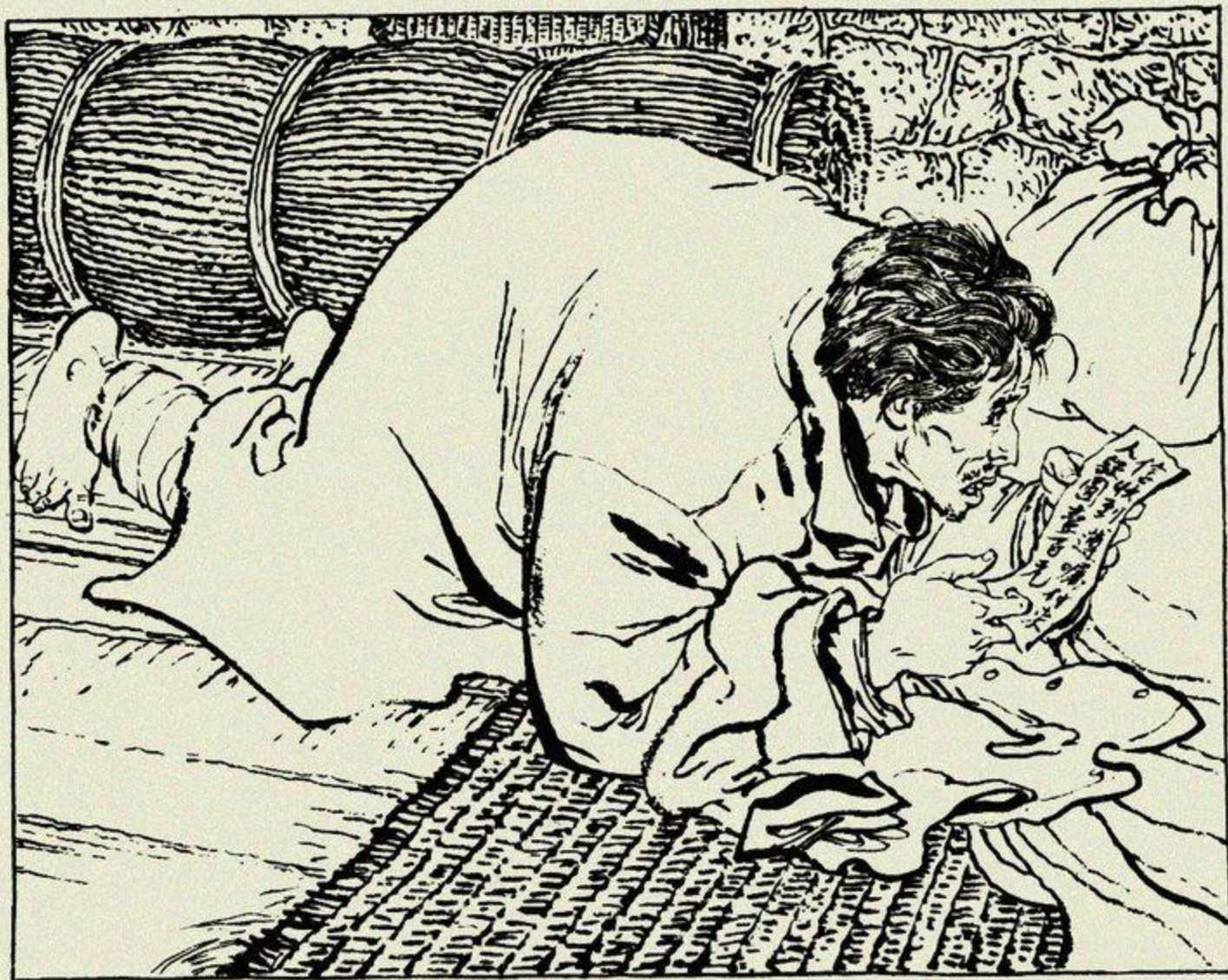
(83) 景一清招呼小宁：“我们先把老高扶回去休息一下。”丁长发这时走过来，向高邦晋笑笑说：“他们拖着重镣，走路不方便，让我来搀扶你！”高邦晋装做感激地点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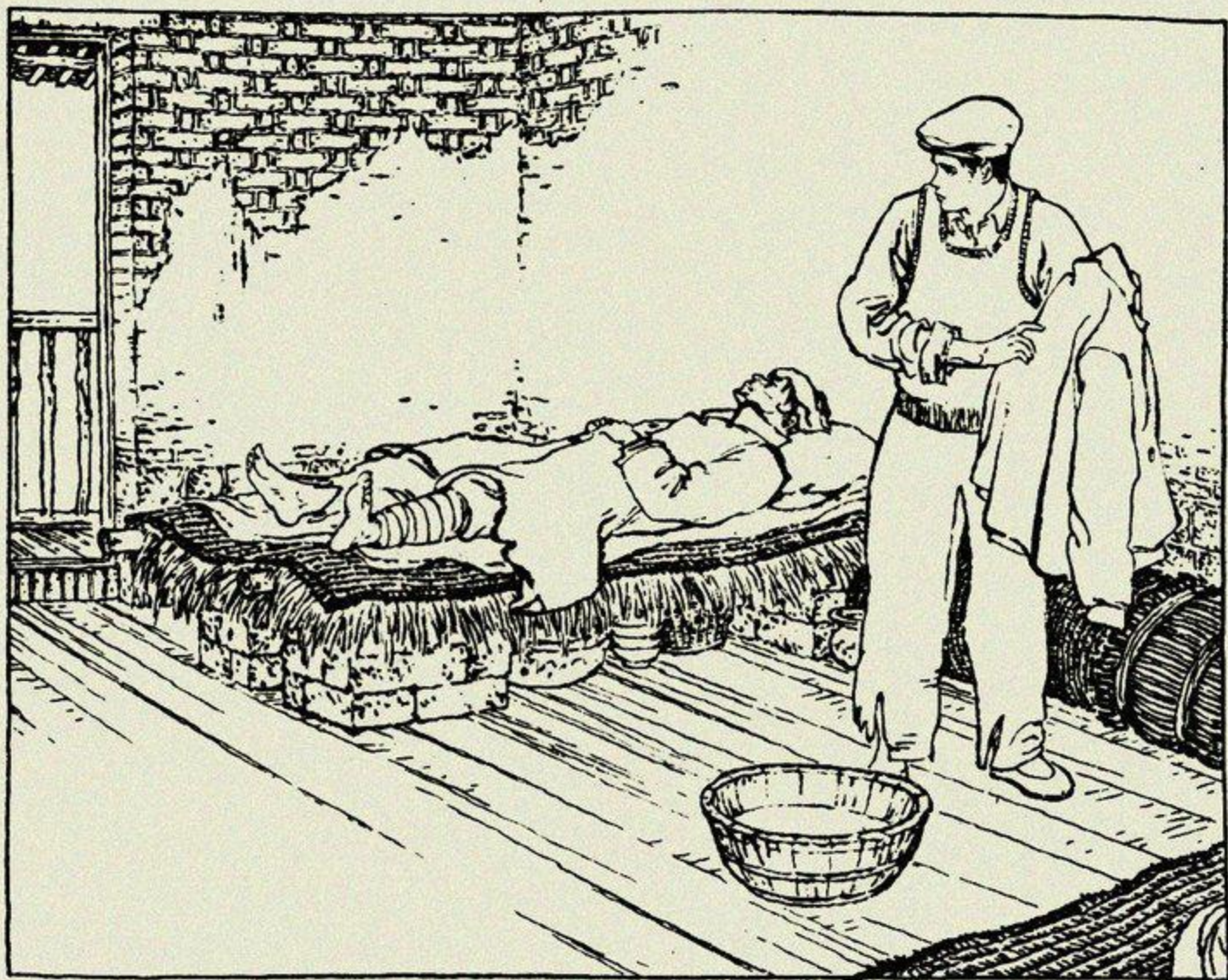
(84) 走到楼七室门口,高邦晋见狗熊轻声和余新江说话:“不行,收风以后不能开牢门!”狗熊听到脚步声,回头对每个人扫视一眼,快步走下楼去。这使高邦晋起了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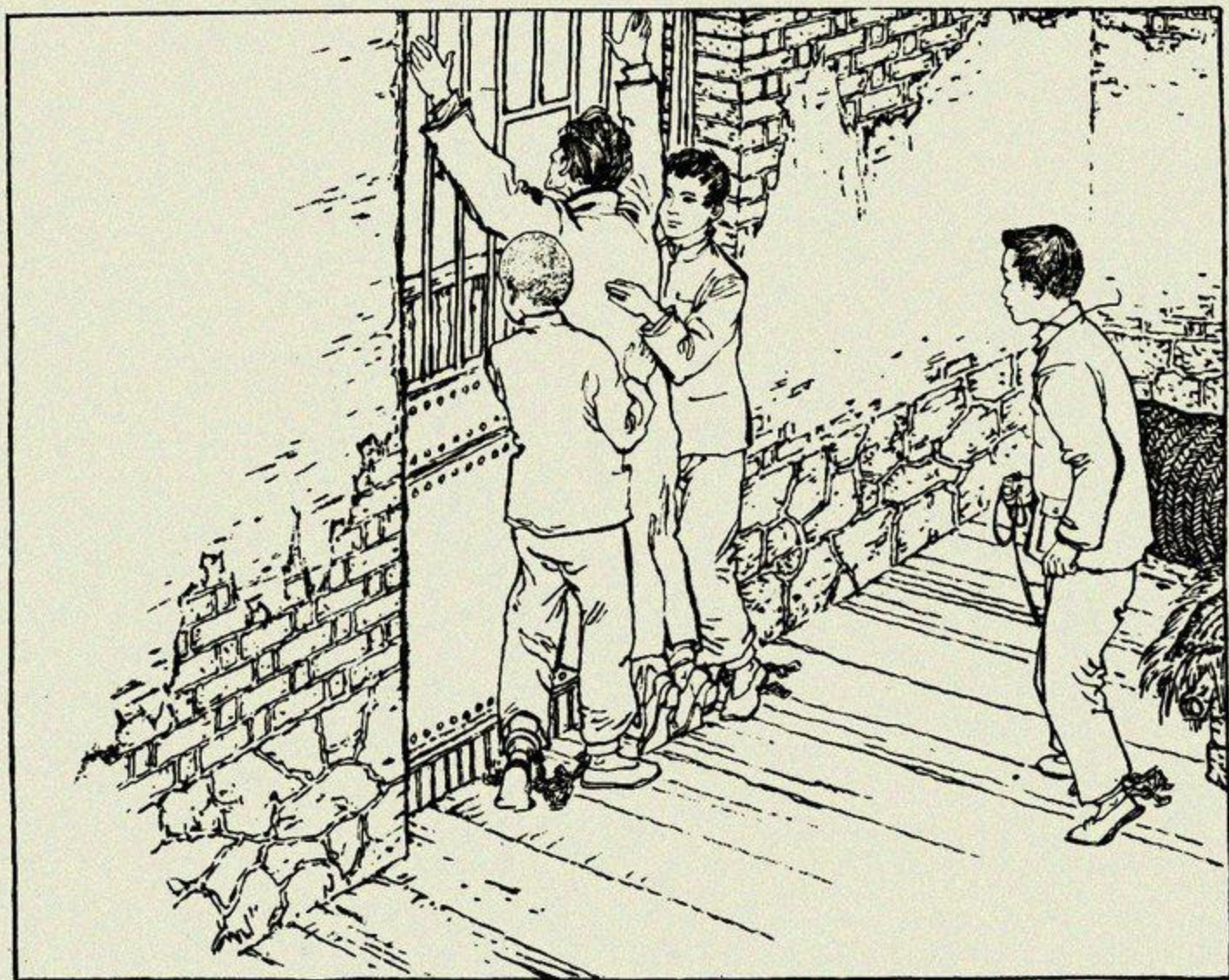
(85) 丁长发把高邦晋安置好，到院坝走动去了，牢房里只剩下余新江，他把上衣脱下来扔到屋角，拿起木盆对高邦晋说：“我打水去，马上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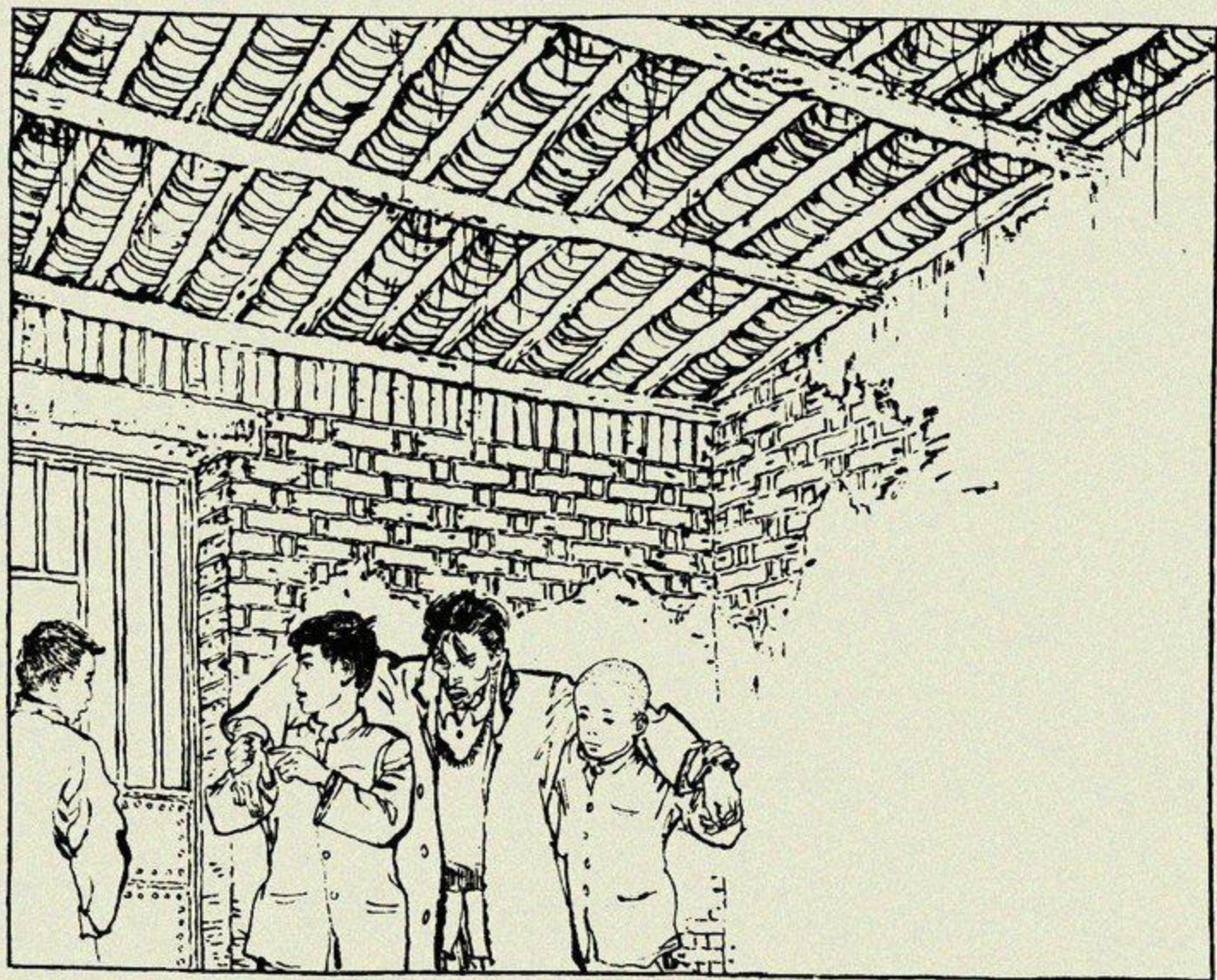
(86) 高邦晋见余新江走远，窜到屋角提起那件上衣，在近袖口的衣缝里摸到一张纸条，急忙一看，不由暗暗得意：果然，政治犯和外面发生联系，就是通过这个狗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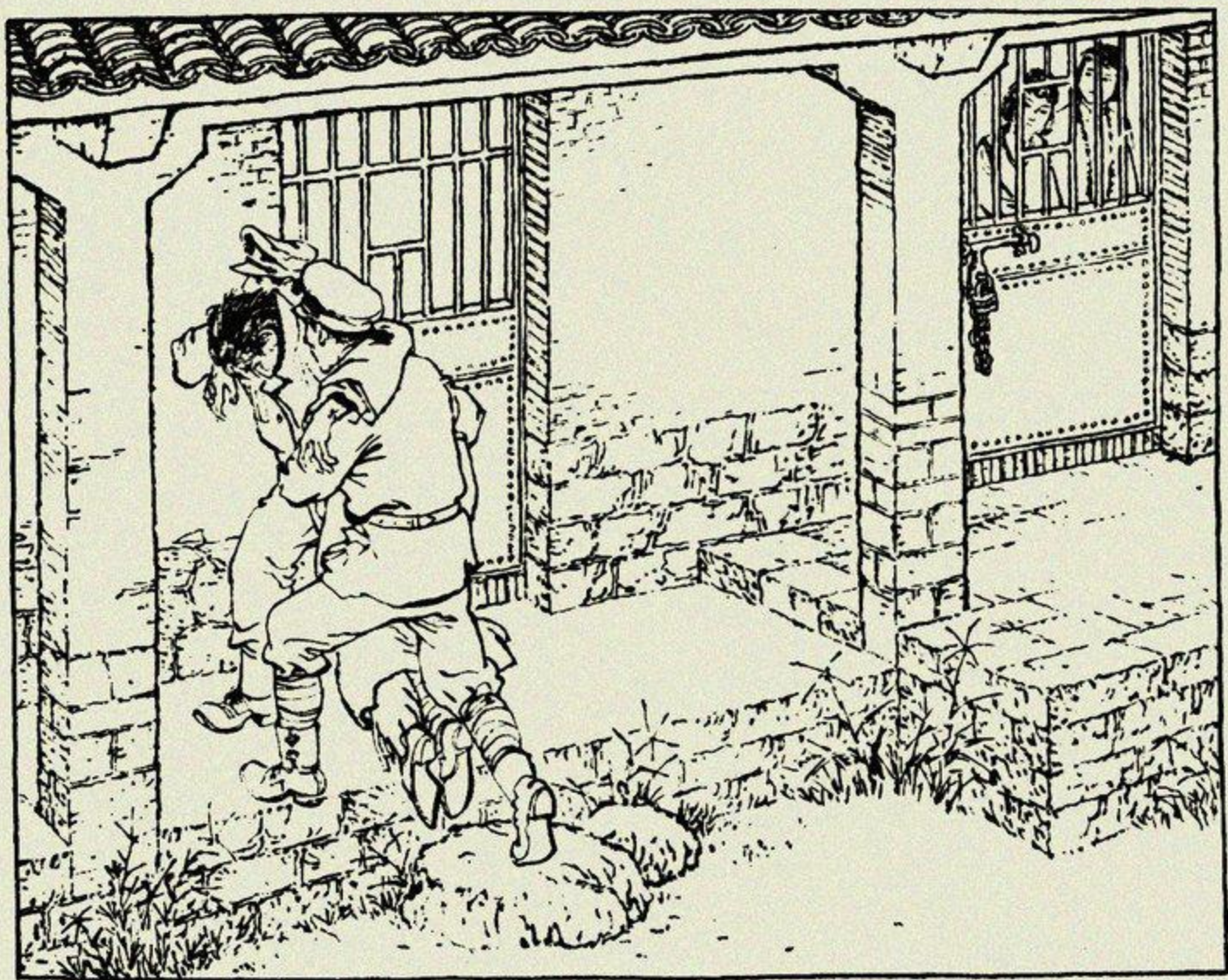
(87) 高邦晋迅速地把纸条放回原来地方，把上衣照样摆好，立刻跳回自己铺位躺下。余新江赶回来了，他急忙放下木盆，提起那件上衣披到身上，脸上表现出不安的神色。



(88) 收风了，小宁告诉高邦晋：“当心，猩猩到院坝来了，不会有好事。”高邦晋踮起脚尖，把双手高高举起来，摇晃着，去抓铁门，嘴里说：“我怎么看不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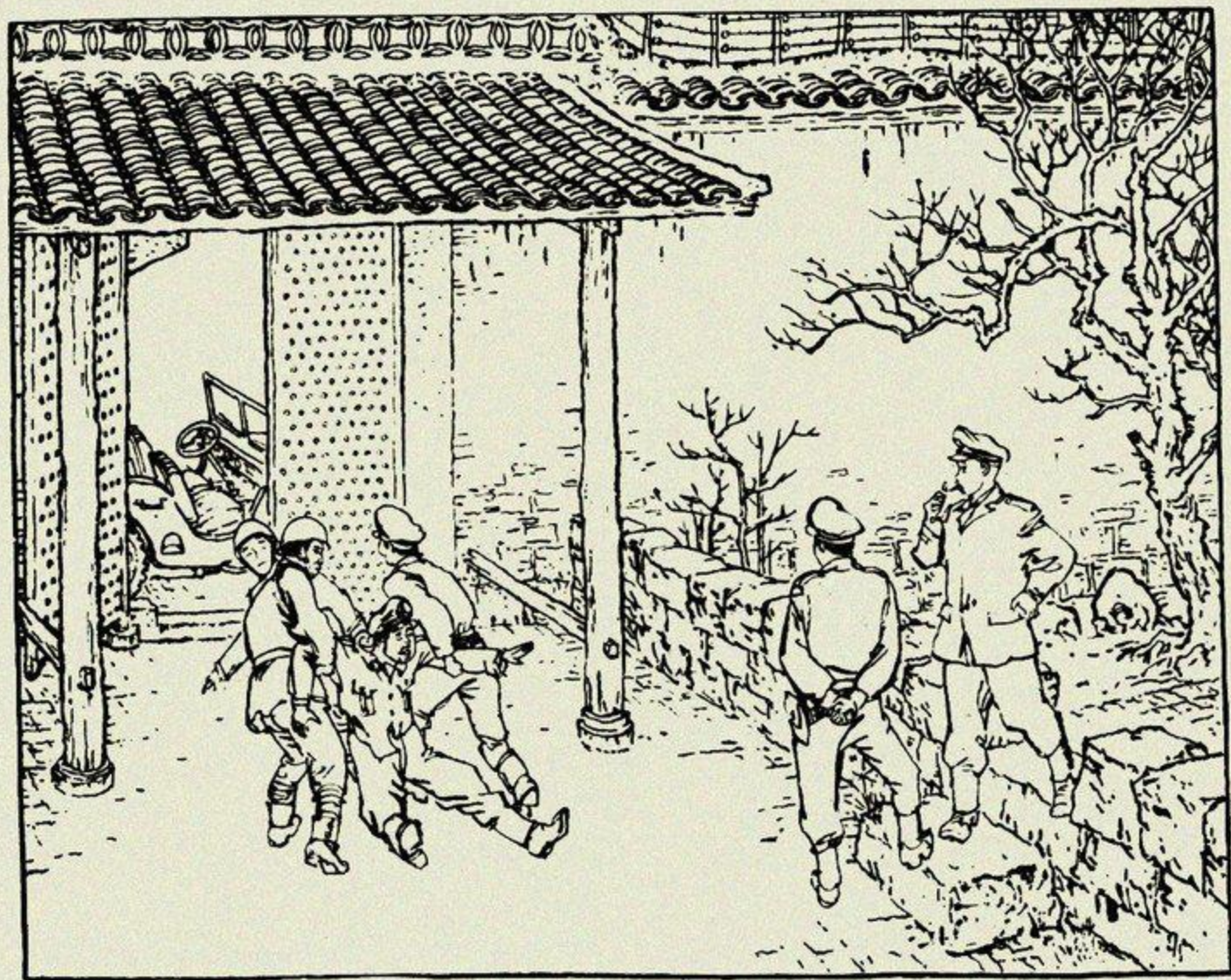
(89) 霍以常朝外指了指：“那不是！猩猩都看到我们了。”高邦晋缩回手说：“啊，看见了，猩猩的脸色好象比往常更加阴险。”他确信，猩猩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他暗示的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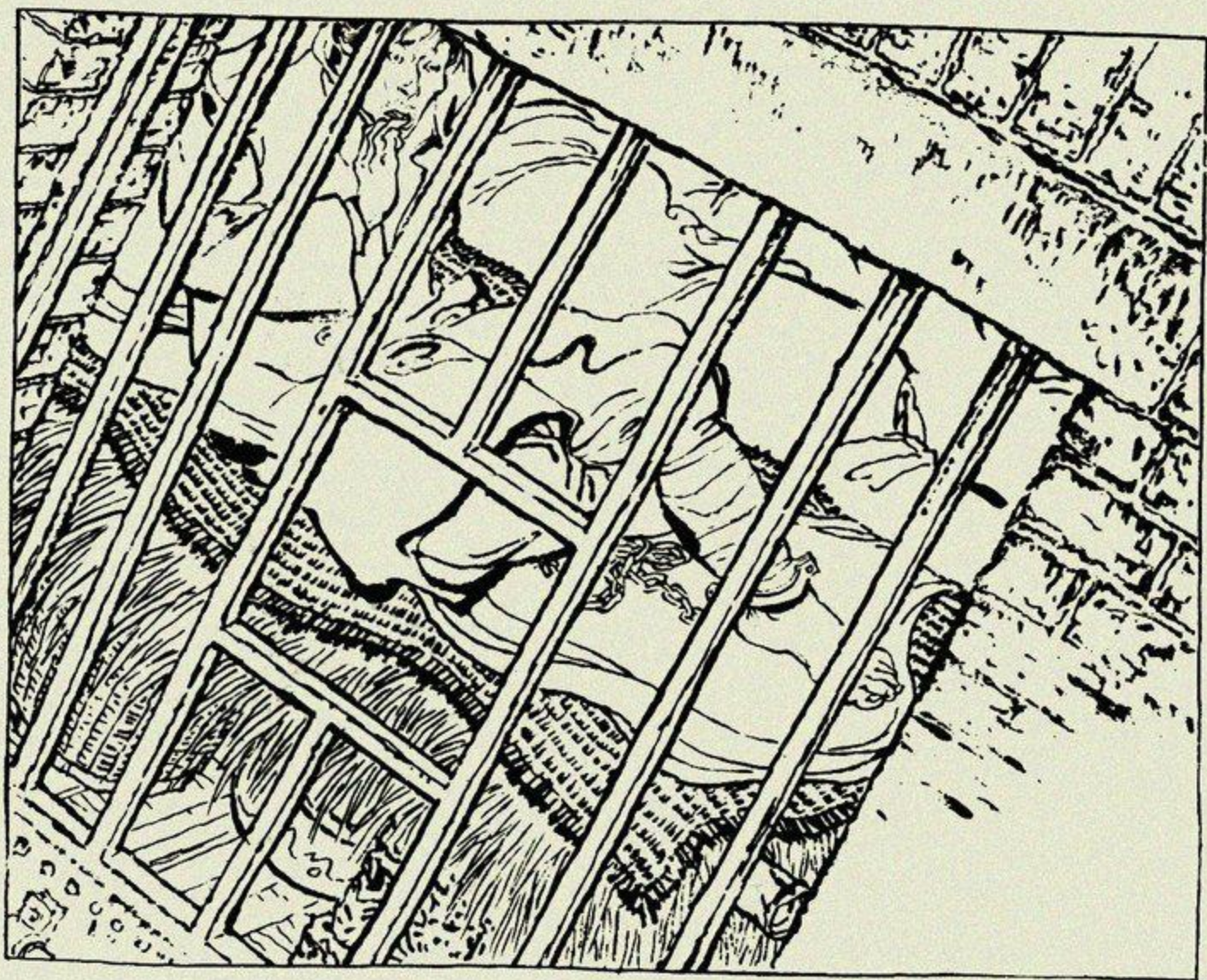
(90) 没多久，猫头鹰带着特务赶到楼七室，把高邦晋架走。孙明霞对江姐说：“情况愈来愈明显，应该把我们的怀疑马上告诉楼七室。”江姐平静地说：“他们已经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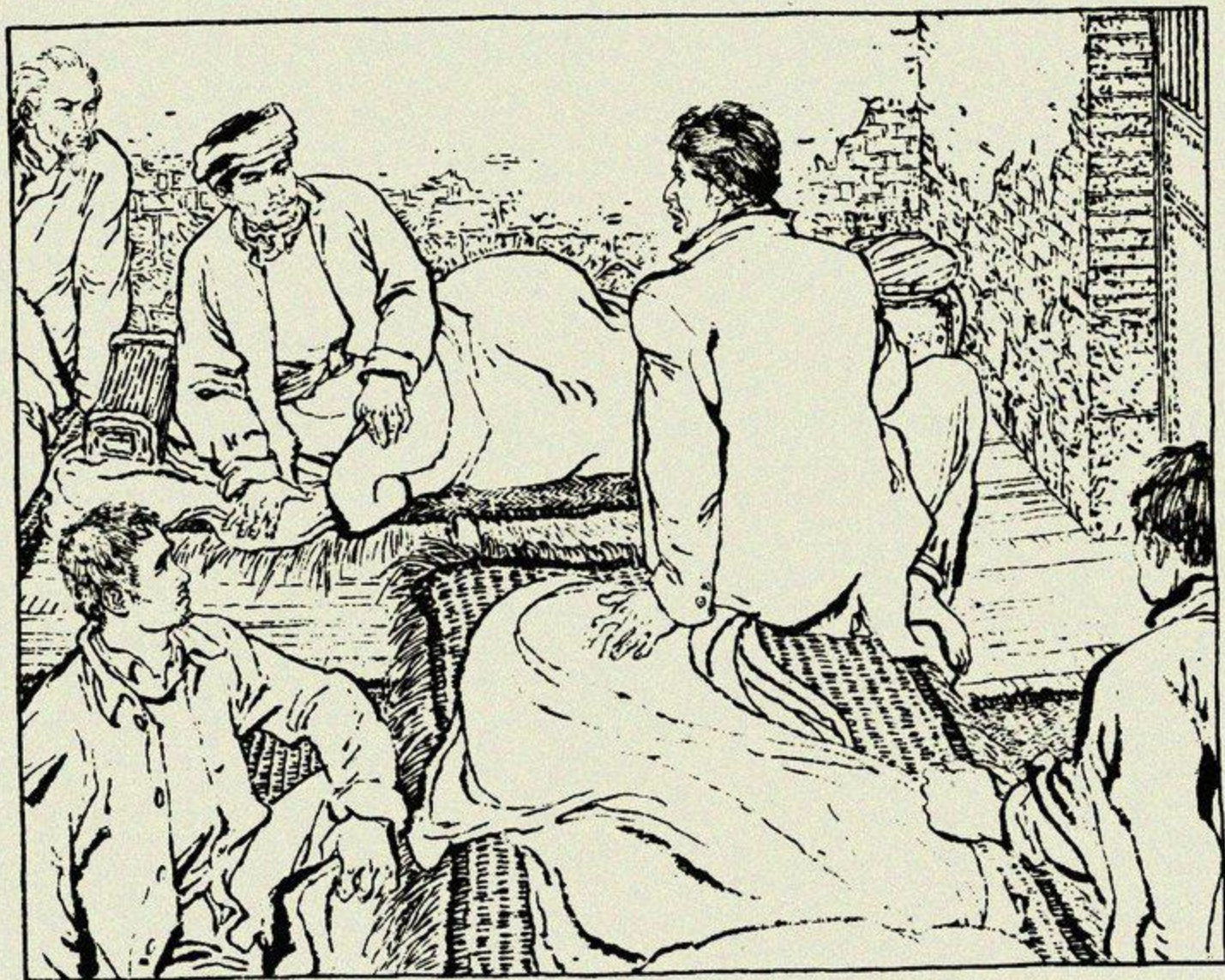
(91) 高邦晋又被架回来，脚上多了一副脚镣，额角增添了新的血污。学生们围过去，他淡淡地笑笑说：“没什么。以后你们别再胡闹了，看来很不好，很不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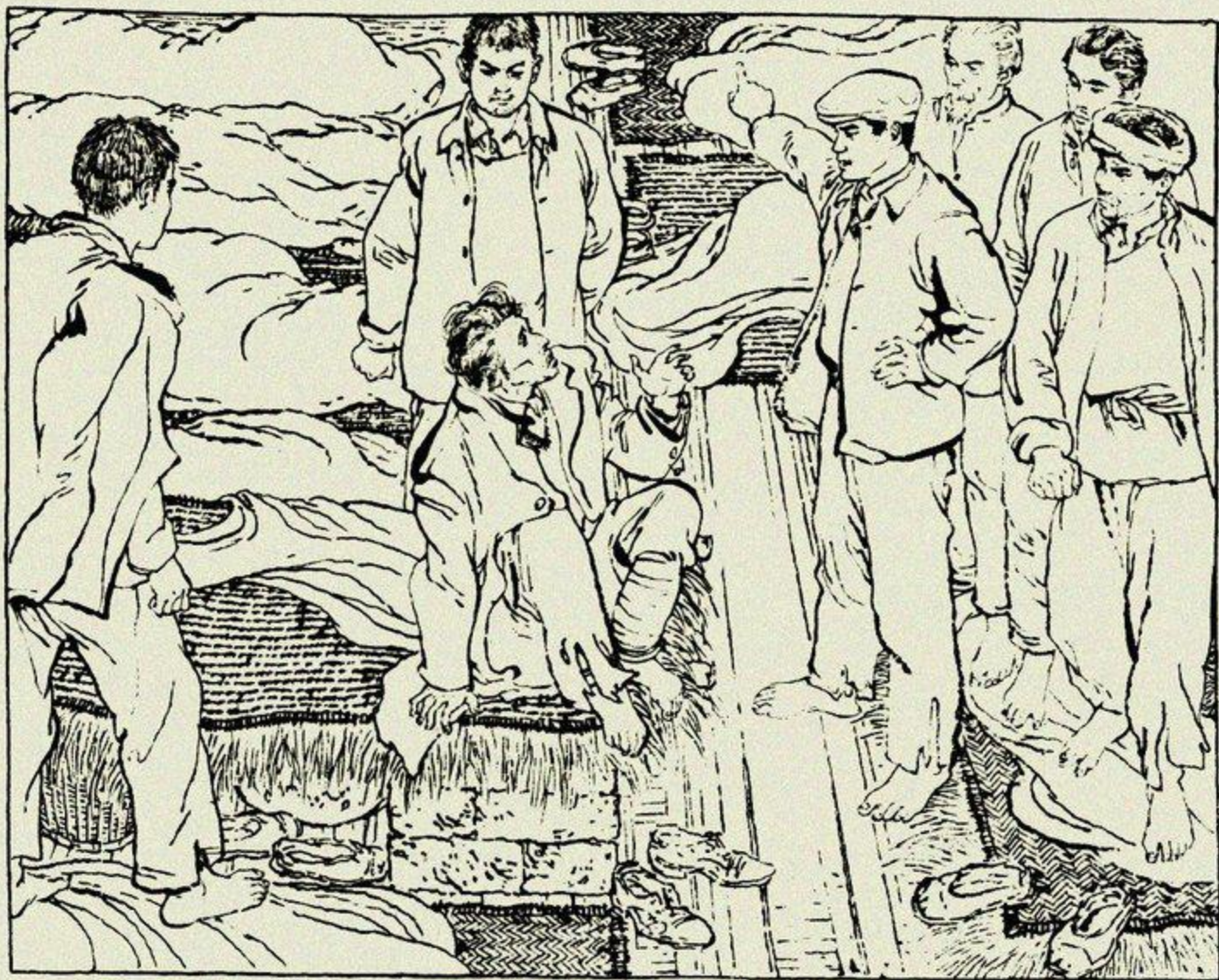
(92) 墙外突然响起了绝望的吼叫：“我没有送信，我，效忠党国……冤枉，我没有得一百元呀！”探照灯光划过夜空，人们看见一群特务，正拖着那个作恶多端的狗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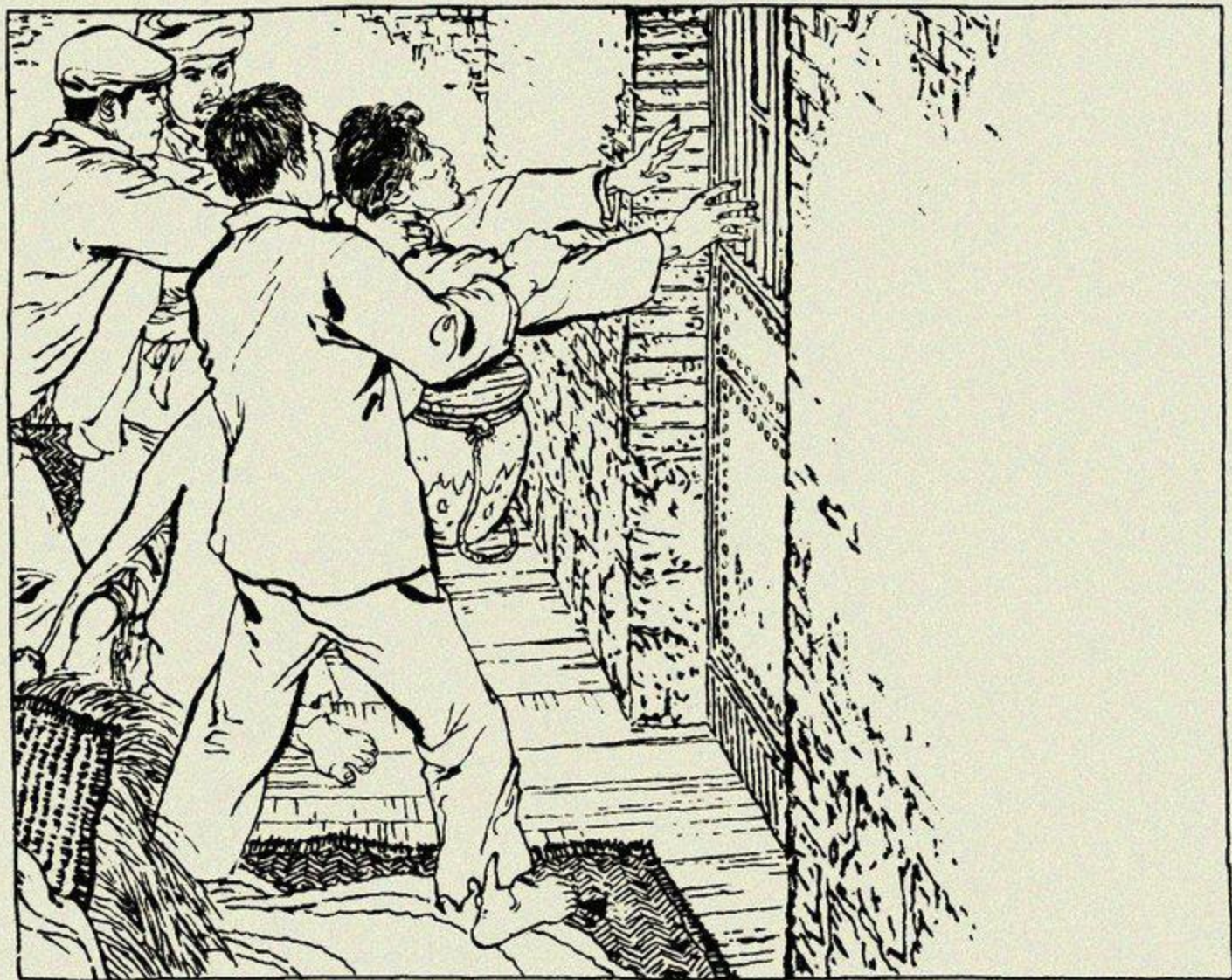
(93) 高邦晋吃了一惊：猩猩办事怎么这样不利落。他觉得自己失策，那封信很可能是余新江引自己上钩，现在再呆下去，性命难保。他决定等人们睡下之后立即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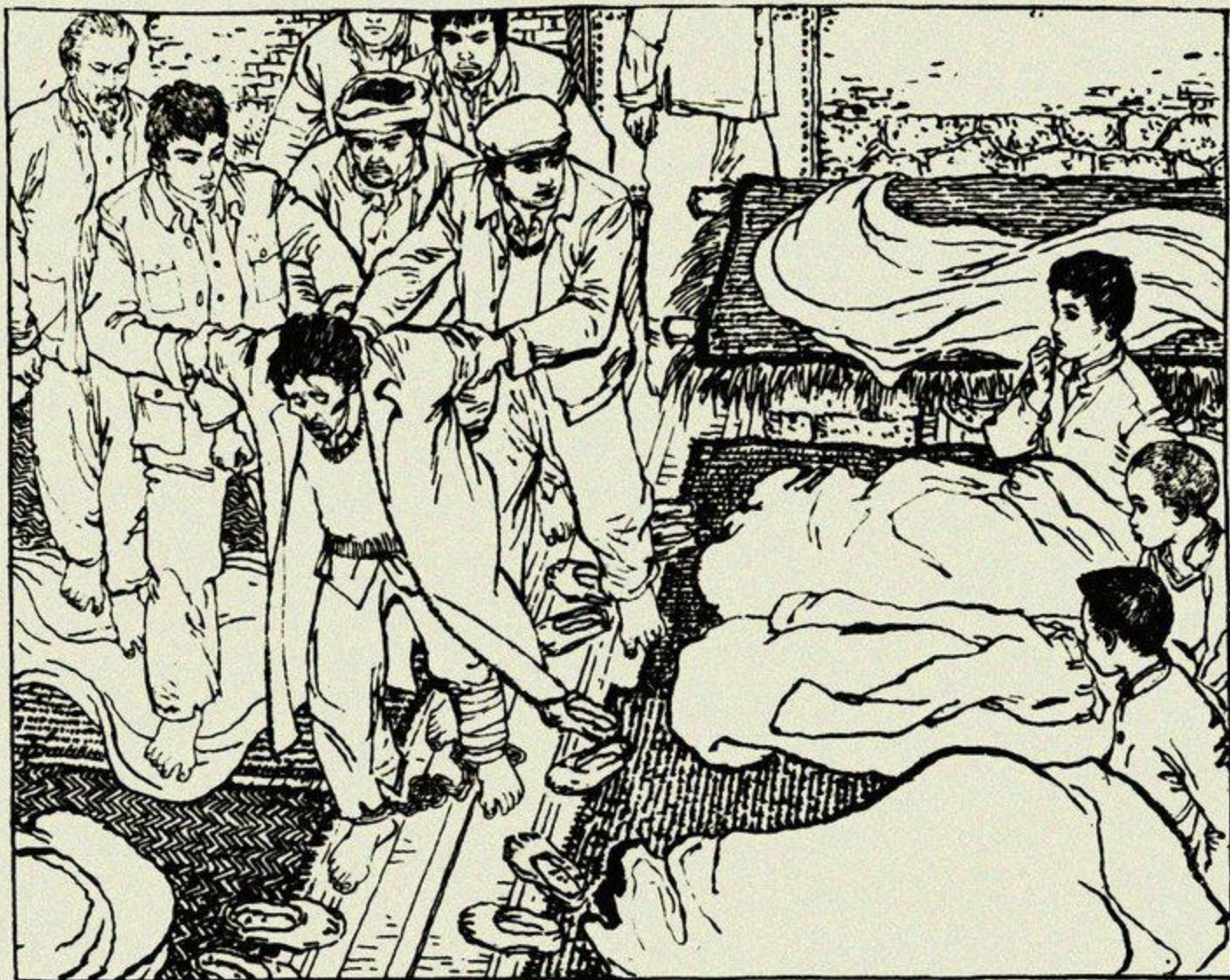
(94) 夜很深了，高邦晋正想逃，陡地传来余新江的声音：“站到这里来！你到底是谁？”高邦晋见人们大都坐起来，惊恐地说：“同志，你难道不知道我是新闻记者高邦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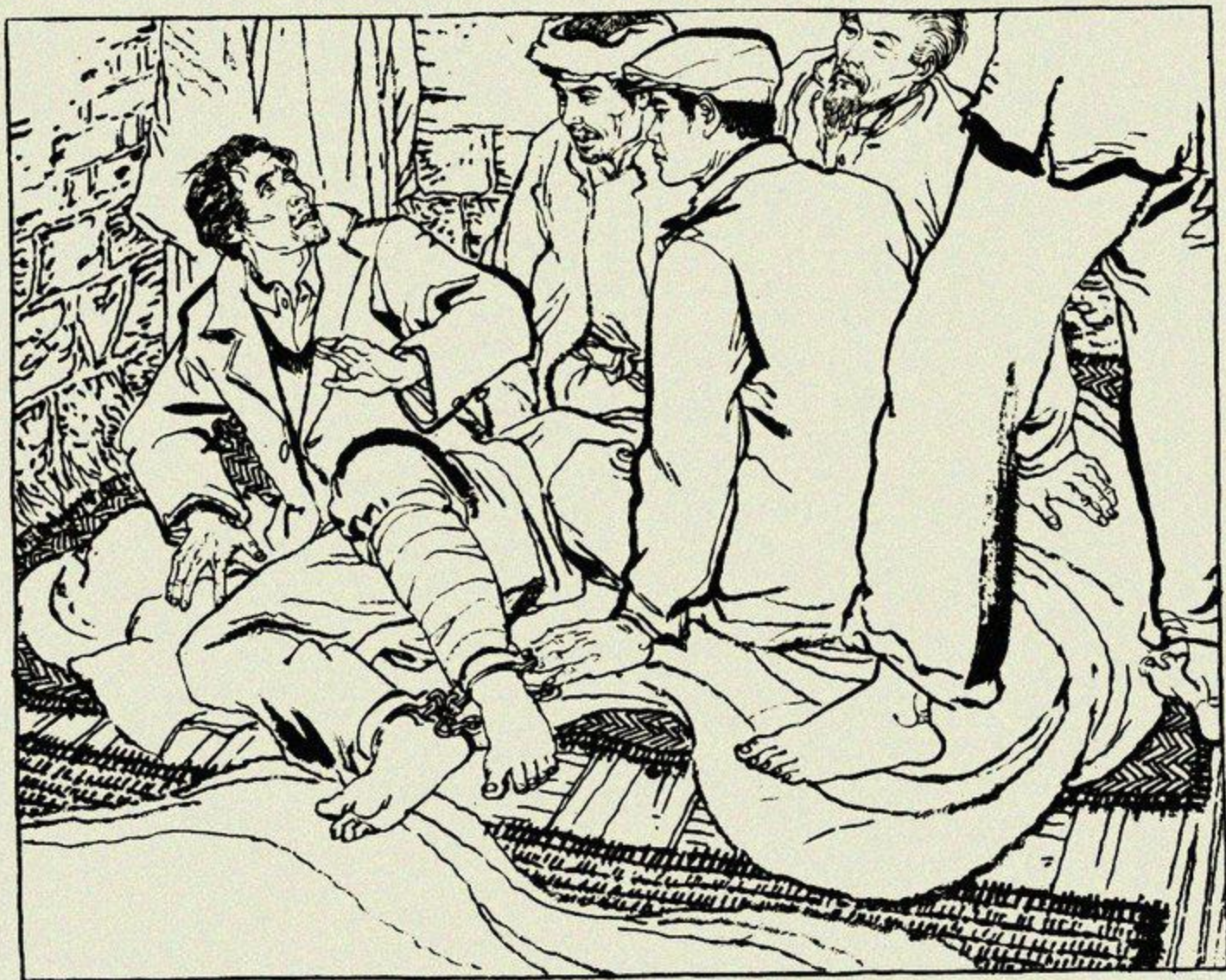
(95) “谁是你的同志! 回答, 你到底是谁?”黑暗中有人愤怒地斥责。高邦晋大声说:“我要抗议, 即使我没有制止学生胡闹, 你们也不能这样粗暴地对待自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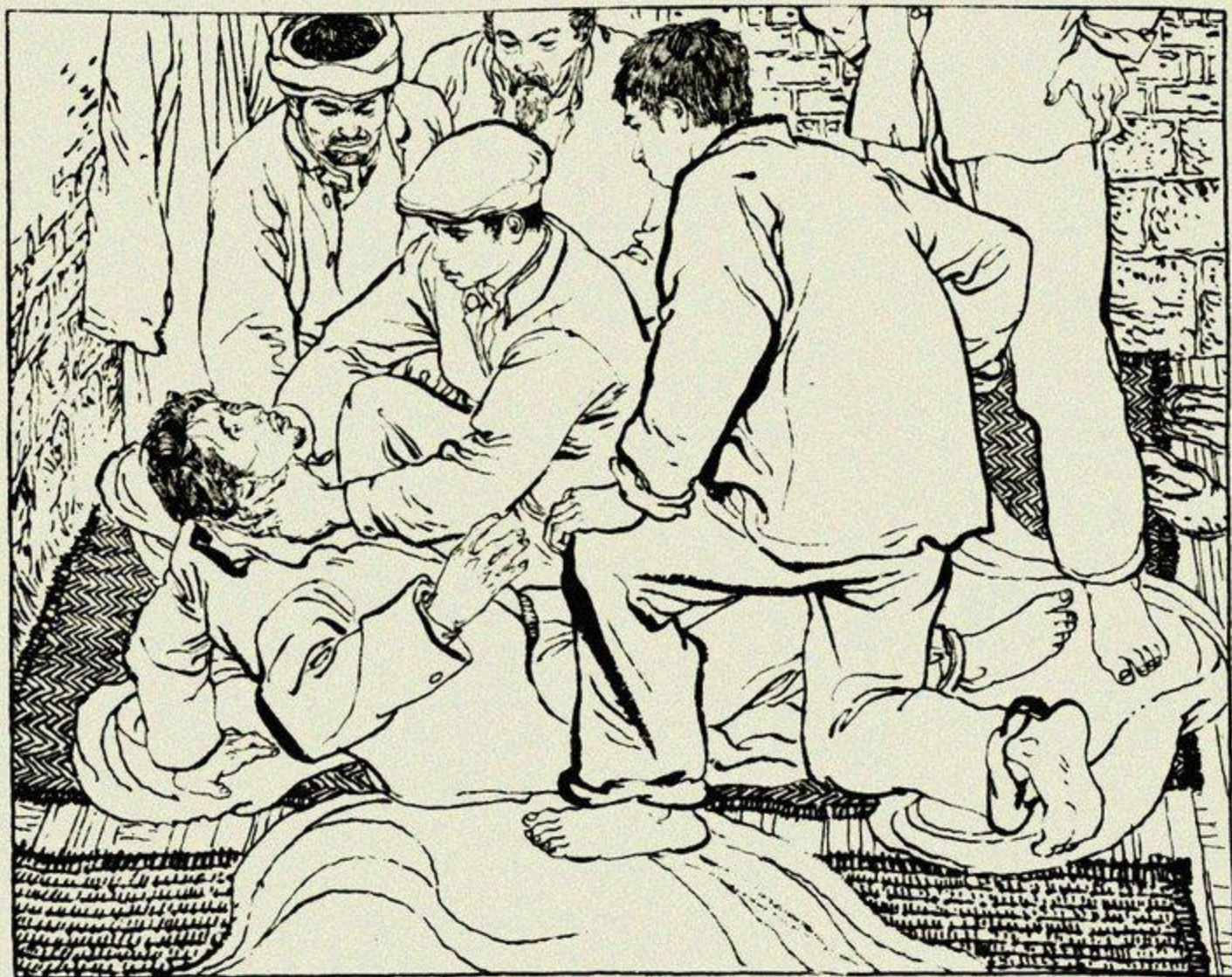
(96) 好几个战友走向牢门。高邦晋想：牢门堵死，一切就完了。于是，他发疯似的扑向牢门，正要呼救，几双铁钳似的手卡紧他的喉头，警告他说：“你要老实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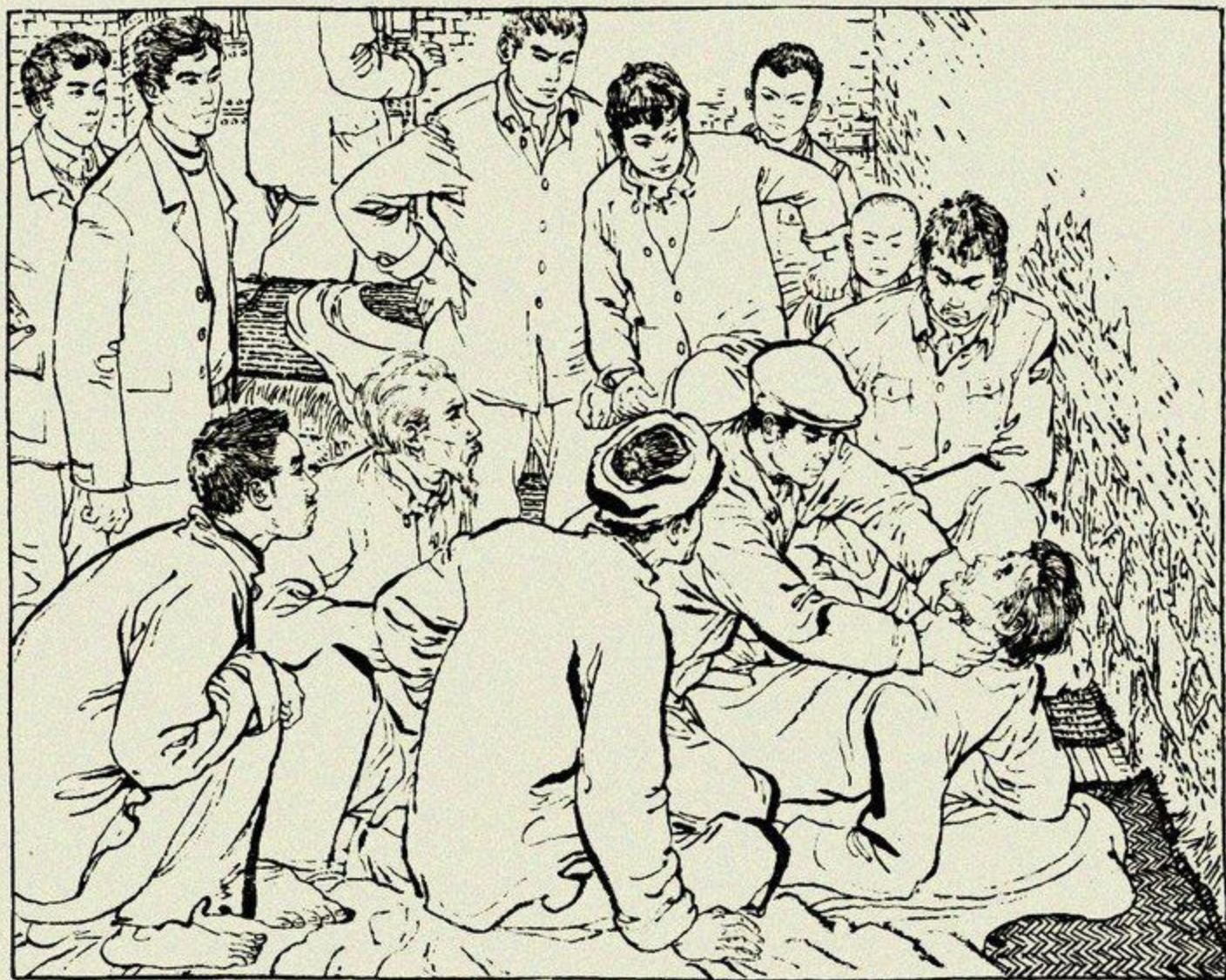
(97) 三个学生被惊醒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宁诧异地问：“他是坏人？他不是共产党员吗？”余新江说：“你们等一会就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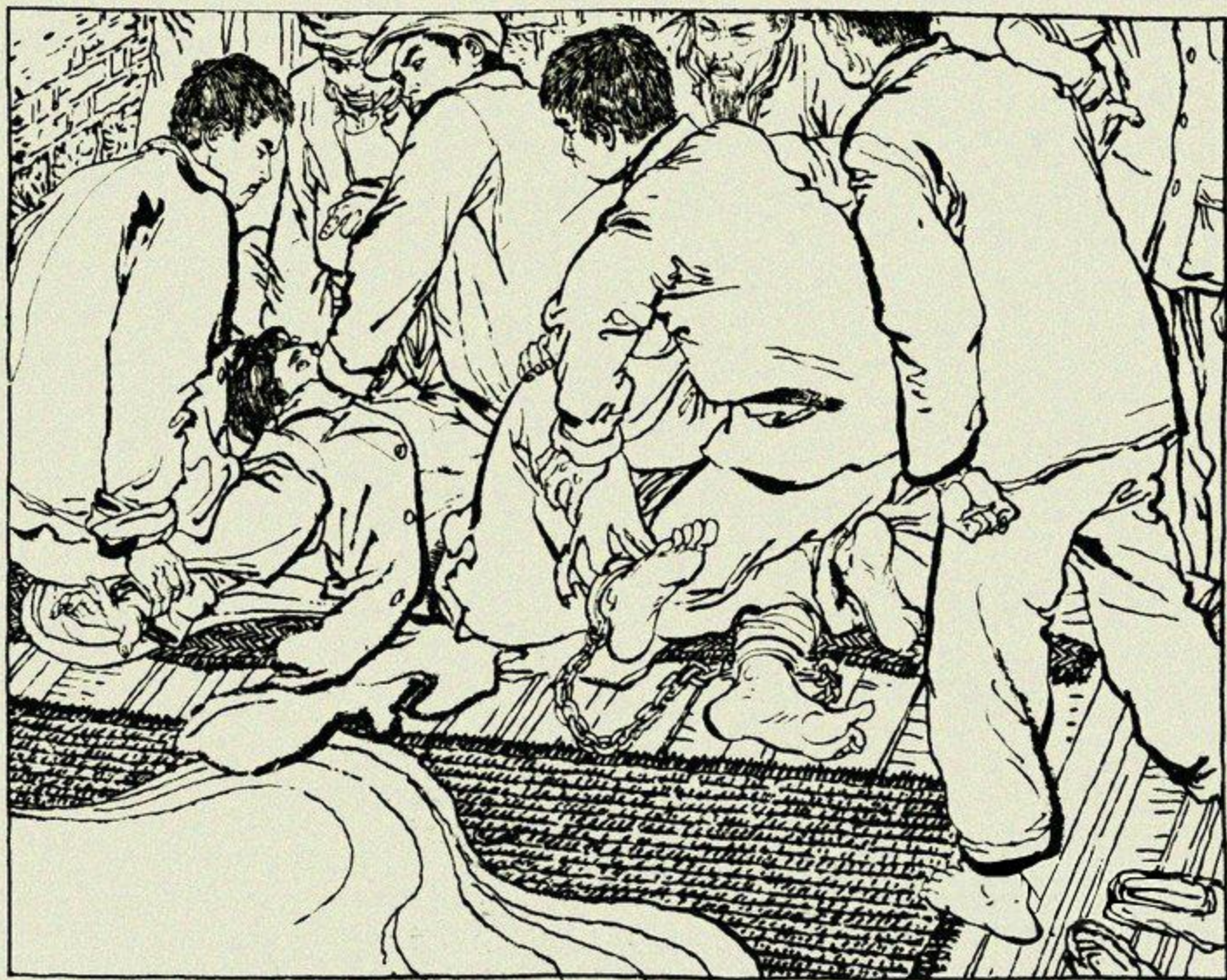
(98) 余新江把高邦晋推到漆黑的屋角，丁长发笑笑说：“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嘛！”高邦晋面色惨白，哆嗦着，喉管里挤出了几个字：“我，我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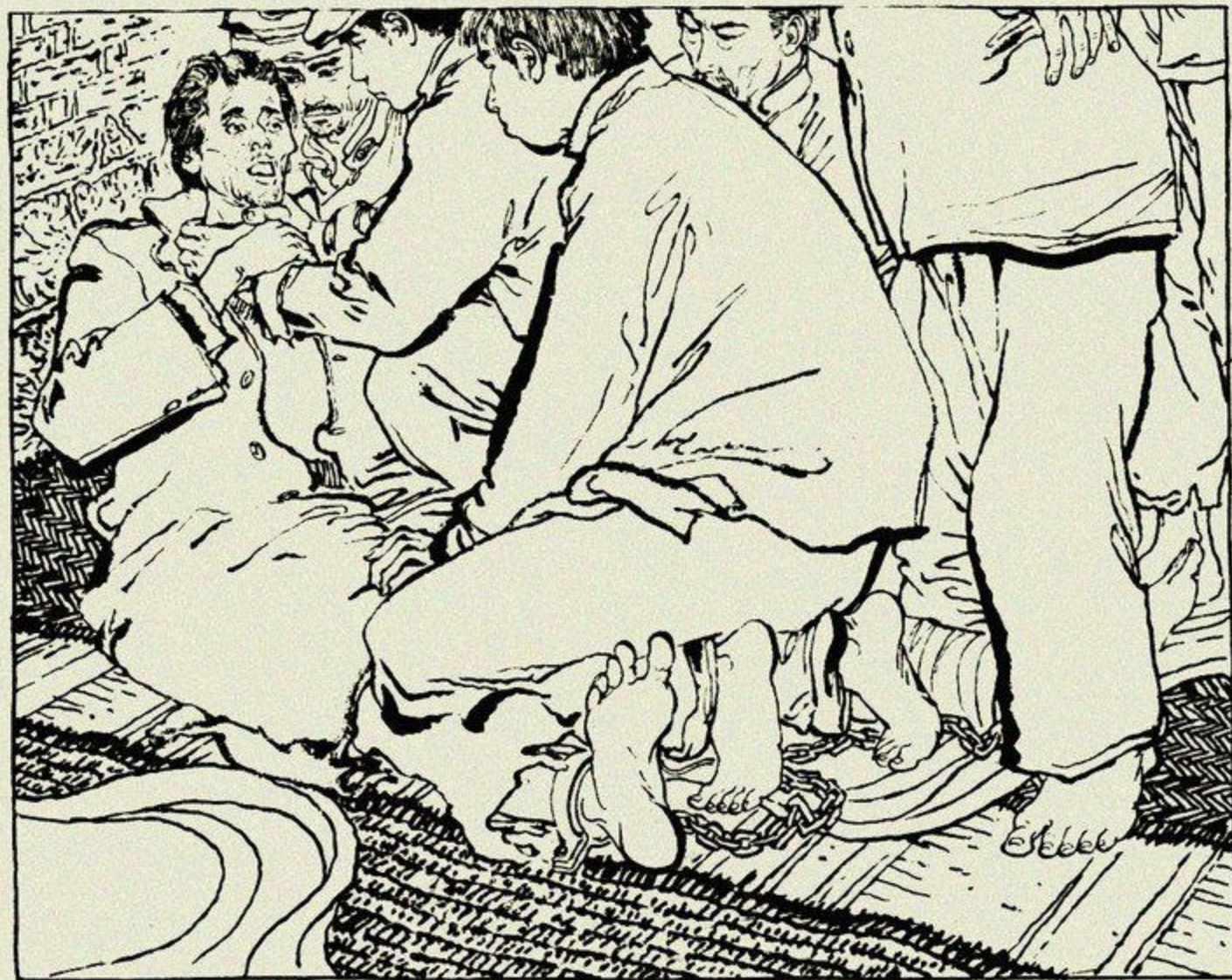
(99) 余新江钢叉似的手指掐紧这条毒蛇的喉咙，喝问：“你是谁？”高邦晋先是一阵哆嗦，接着，他困难地吐出几个字：“郑……克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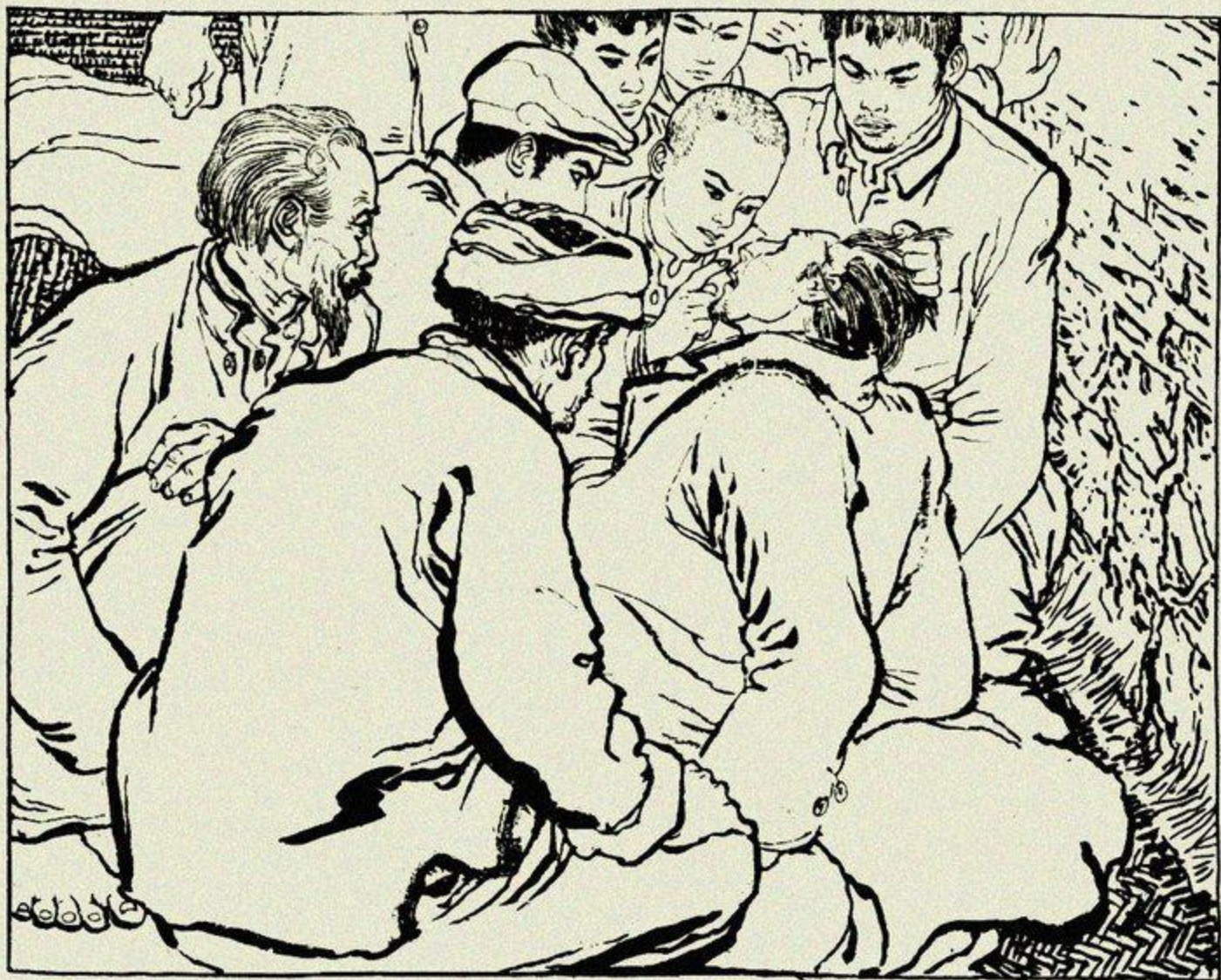
(100) 余新江的手又一用力：“交代！”高邦晋喘息着说：“邮检组查获寄往香港的集中营政治犯名单，处长认为这是想揭露当局释放政治犯的虚假，派我冒充地下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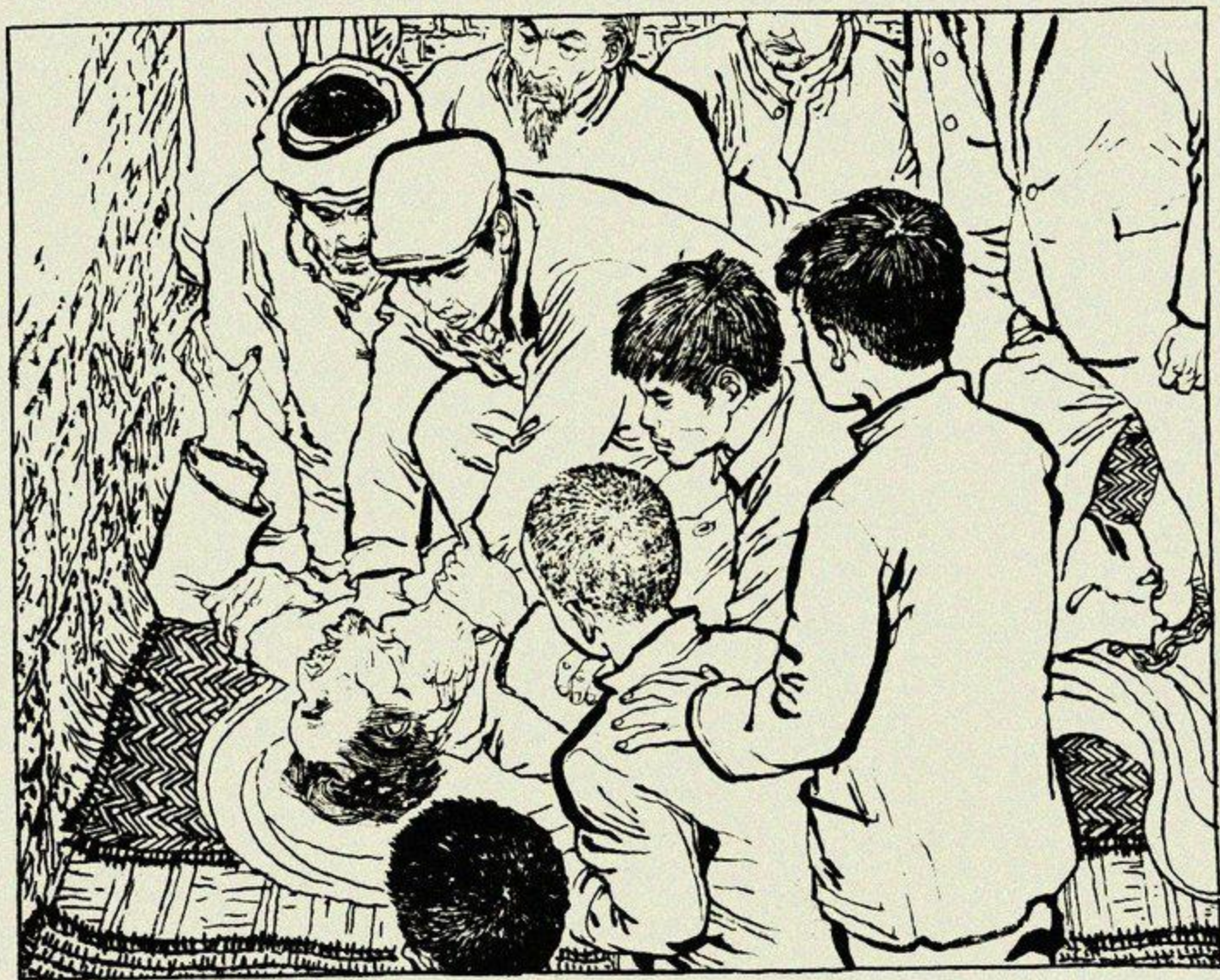
(101) 丁长发问：“为什么你到楼七室来。”郑克昌哆嗦得更厉害了。他听到走廊外巡逻特务的脚步声，绝望中出现了幻想，双脚故意颤抖，叩动楼板，希望特务赶来援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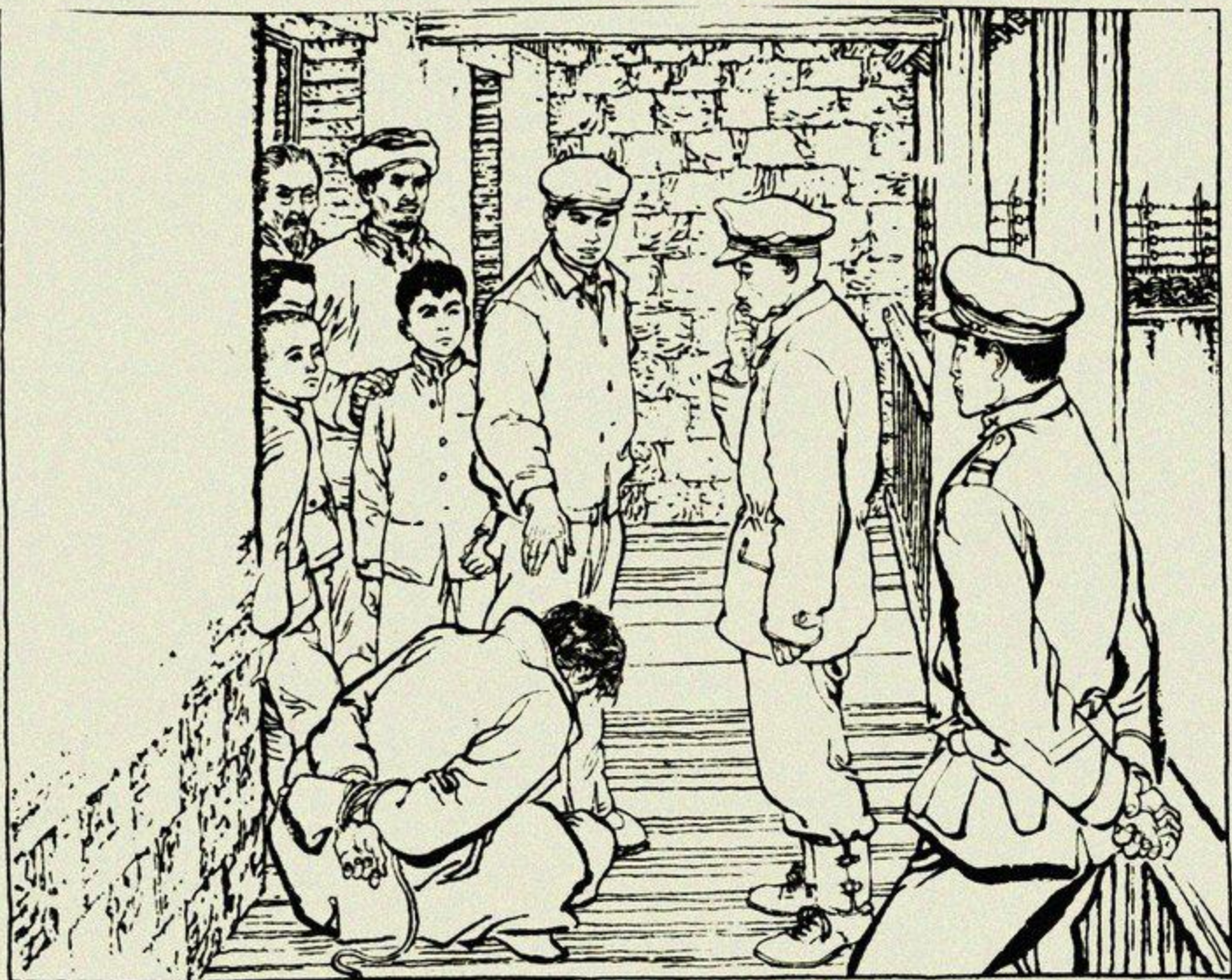
(102) 余新江低声喝道：“抖什么？收起你这一套，要是特务听见了声音，马上卡死你！”郑克昌停止哆嗦，翻翻白眼珠，一动不动地躺着。余新江追问：“说呀，谈谈你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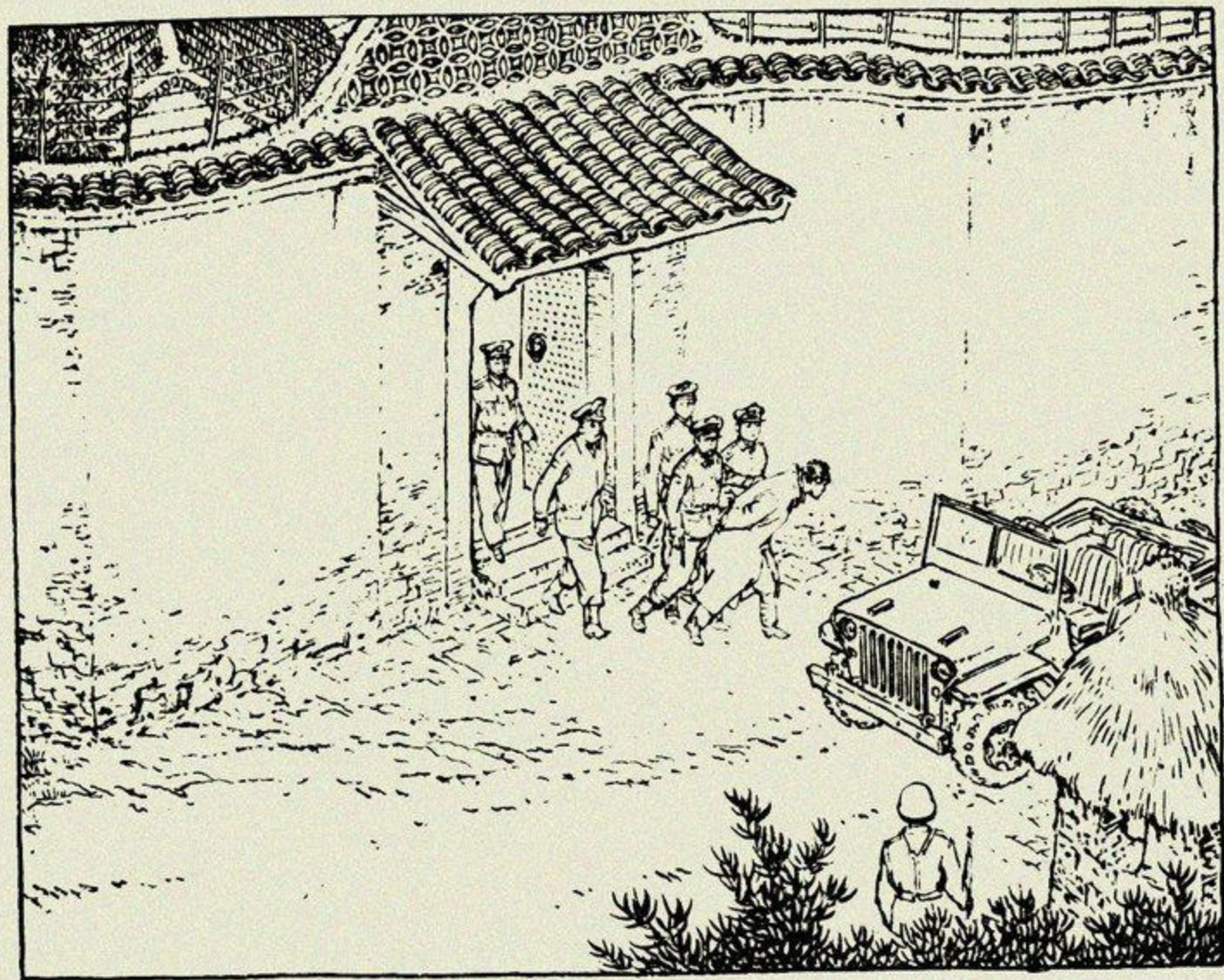
(103) 小宁上前一把扯住郑克昌的头发，吼道：“说不说？不说，我把你的眼睛挖出来！”郑克昌哆嗦着：“我，我说……派我找狱中党……地下党……找你们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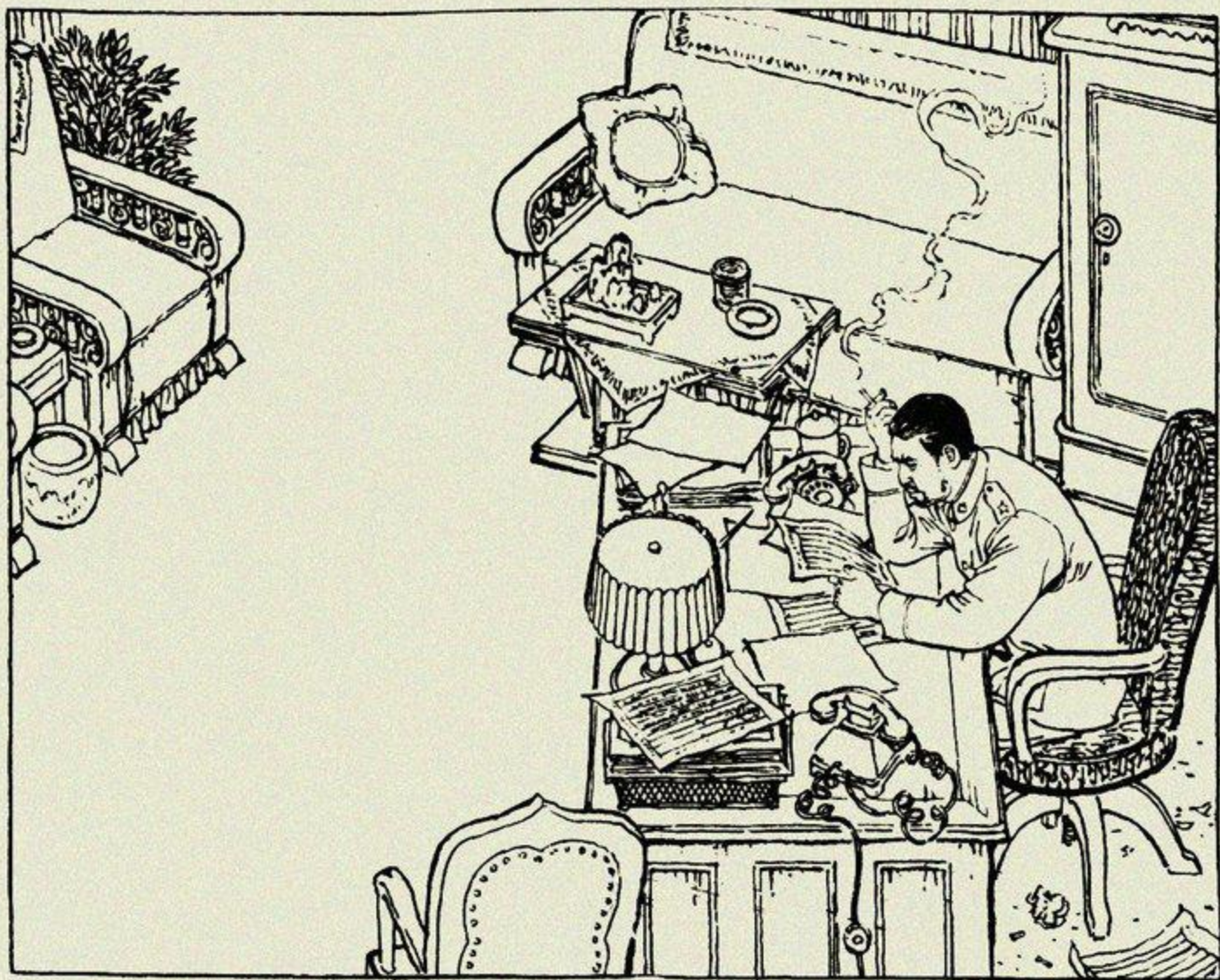
(104) 丁长发问：“哪个派你来的？招出你们的全部计划！”
郑克昌感到卡在脖子上的手指更紧，他绝望地吐出了真情：
“我，我说，……美国特别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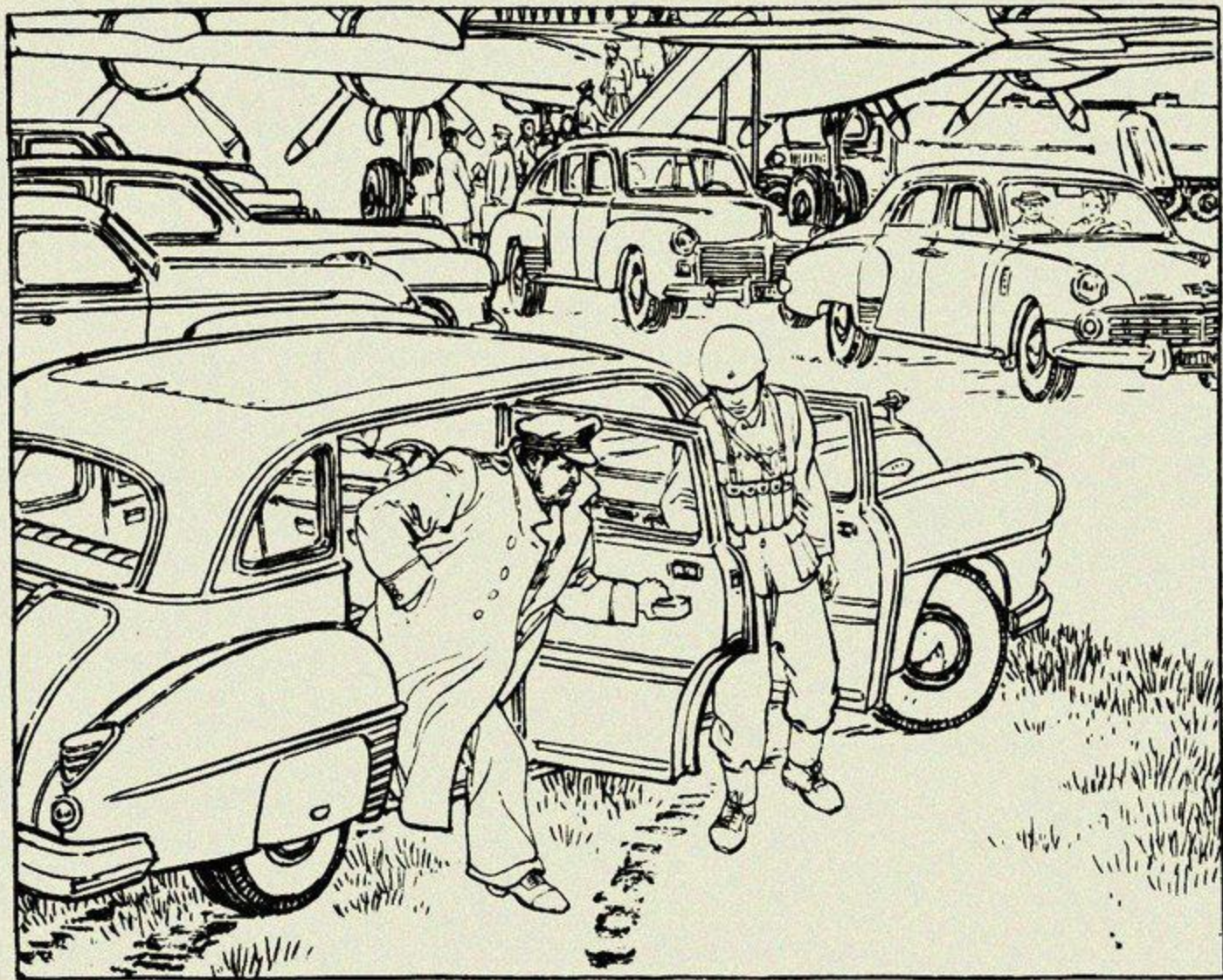
(105) 这条毒蛇最后被捆绑起来，战友们派出了代表，向特务看守所长猩猩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猩猩被迫低头认罪，保证以后决不再犯，战友们才放回了郑克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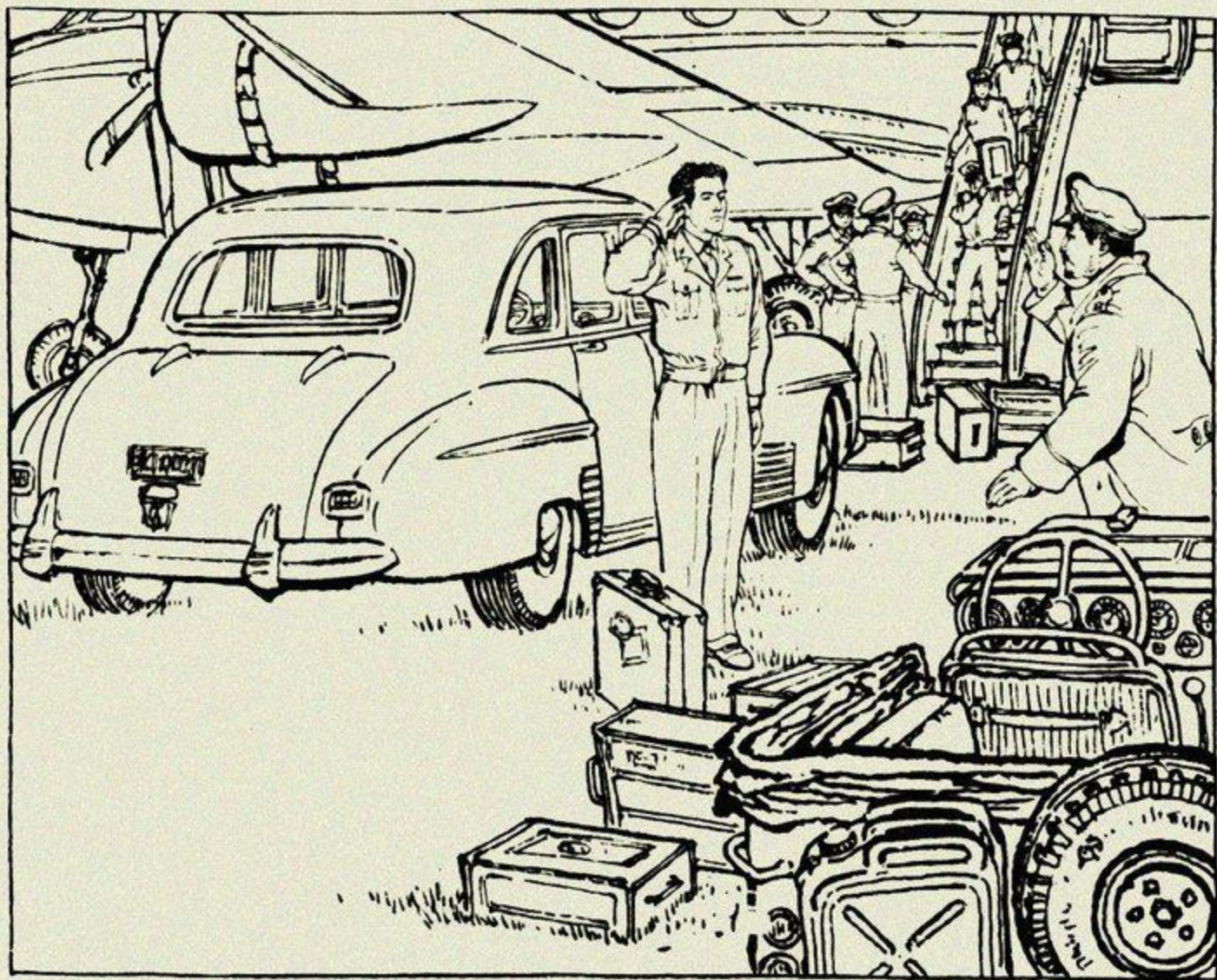
(106) 猩猩把情况报告徐鹏飞，徐鹏飞见美国特别顾问设计的计划全部泄露，大发雷霆，命令猩猩把郑克昌立即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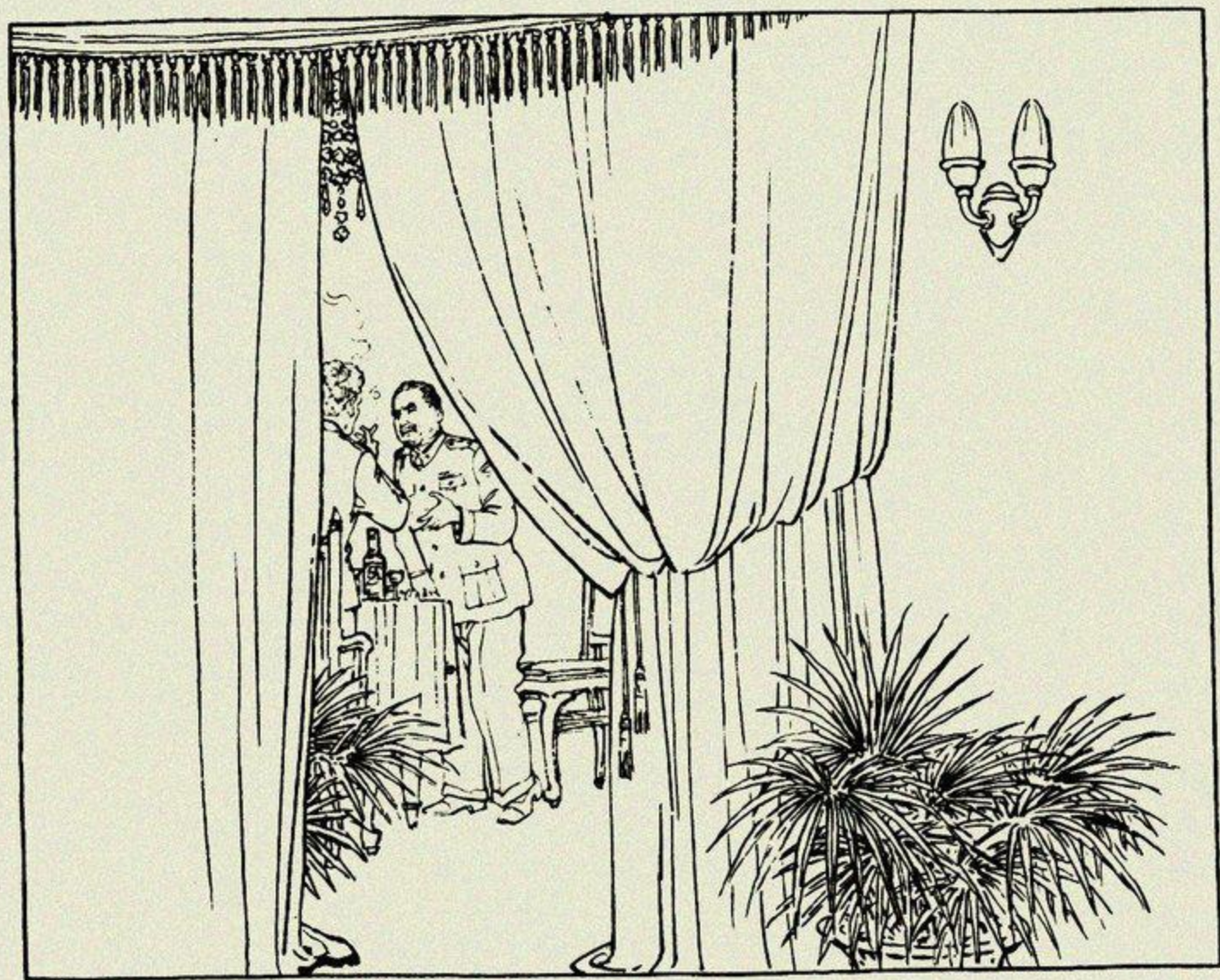
(107) 一连串失败，使徐鹏飞十分忧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地方势力正酝酿“局部和平”，到处有迎接解放的活动。他想：局势如控制不住，他的地位十分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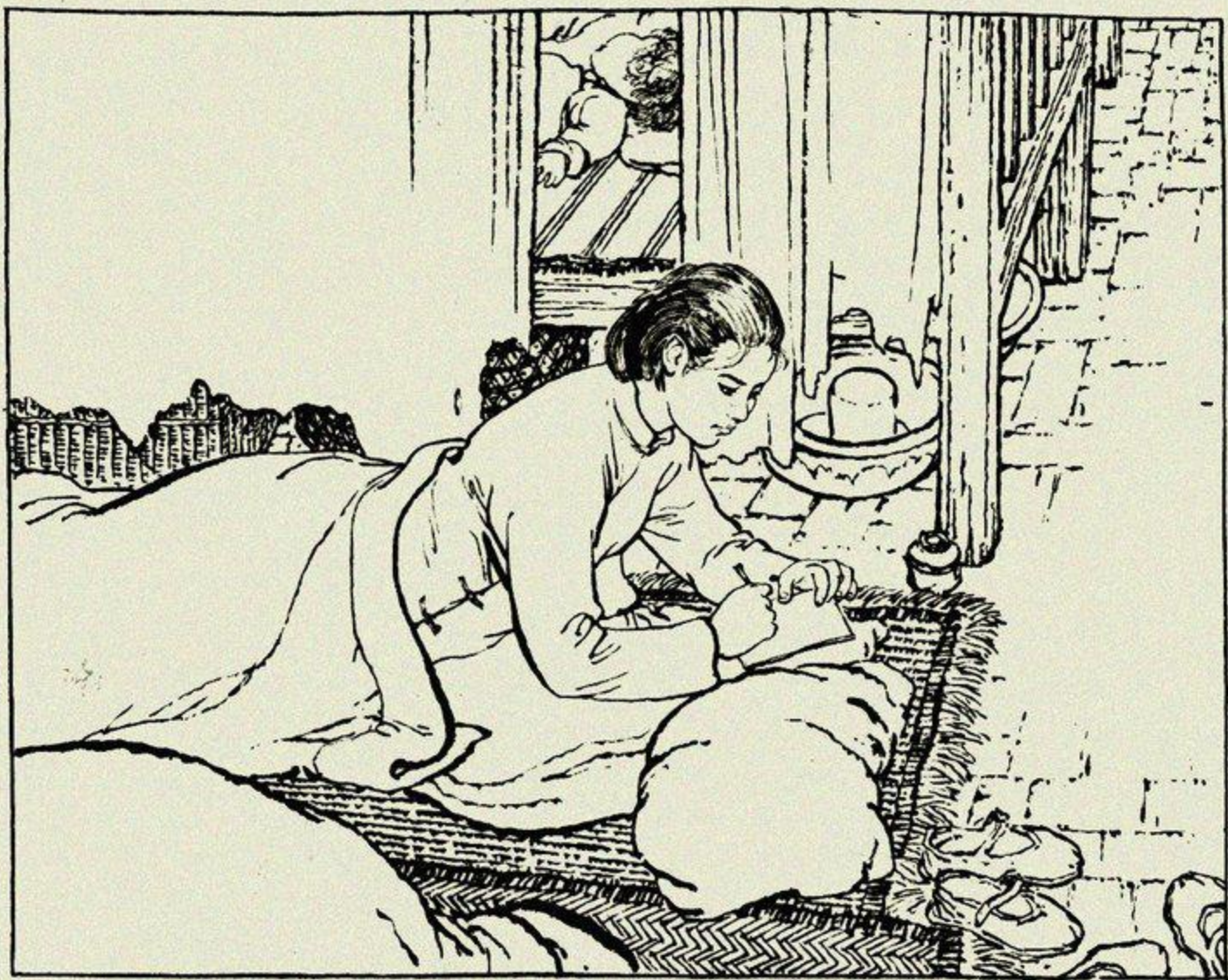
(108) 这时,美国秘密代表团到来了,徐鹏飞兴奋地赶往飞机场去迎接。他想:代表团团长在中美合作所创办初期是他的老上司,有代表团撑腰,他就可以施展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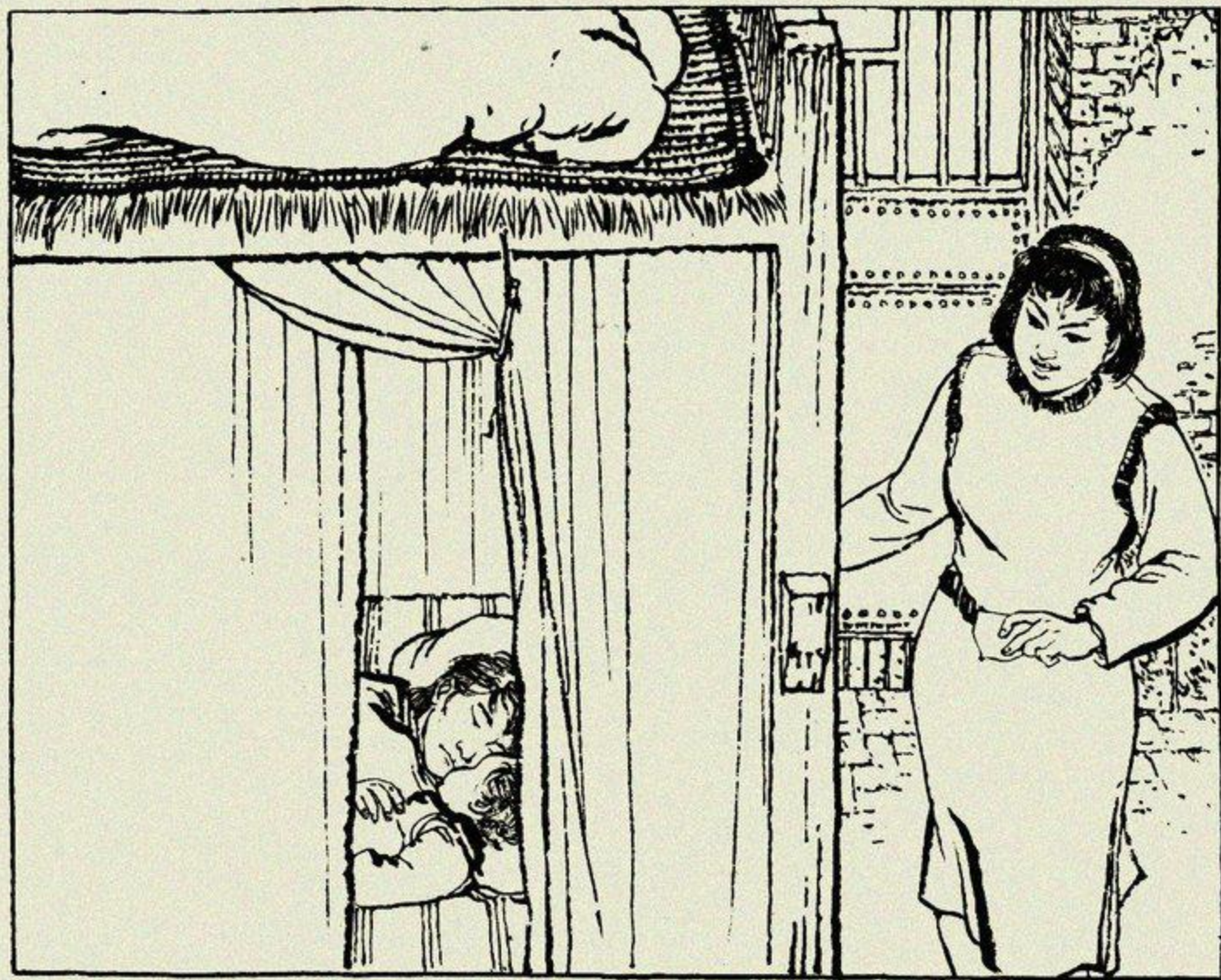
(109) 和美国秘密代表团一同前来的，不仅有在美国受训的黎纪纲，还有他所率领的全能特遣队。他们从机舱里，搬出一箱箱原封的秘密武器、电台、定时雷管和特工物资。



(110) 美国特别顾问在梅园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徐鹏飞向代表团长谈起集中营的情况，这头野兽只说出几个单词：“提前——分批——密裁（特务黑话：秘密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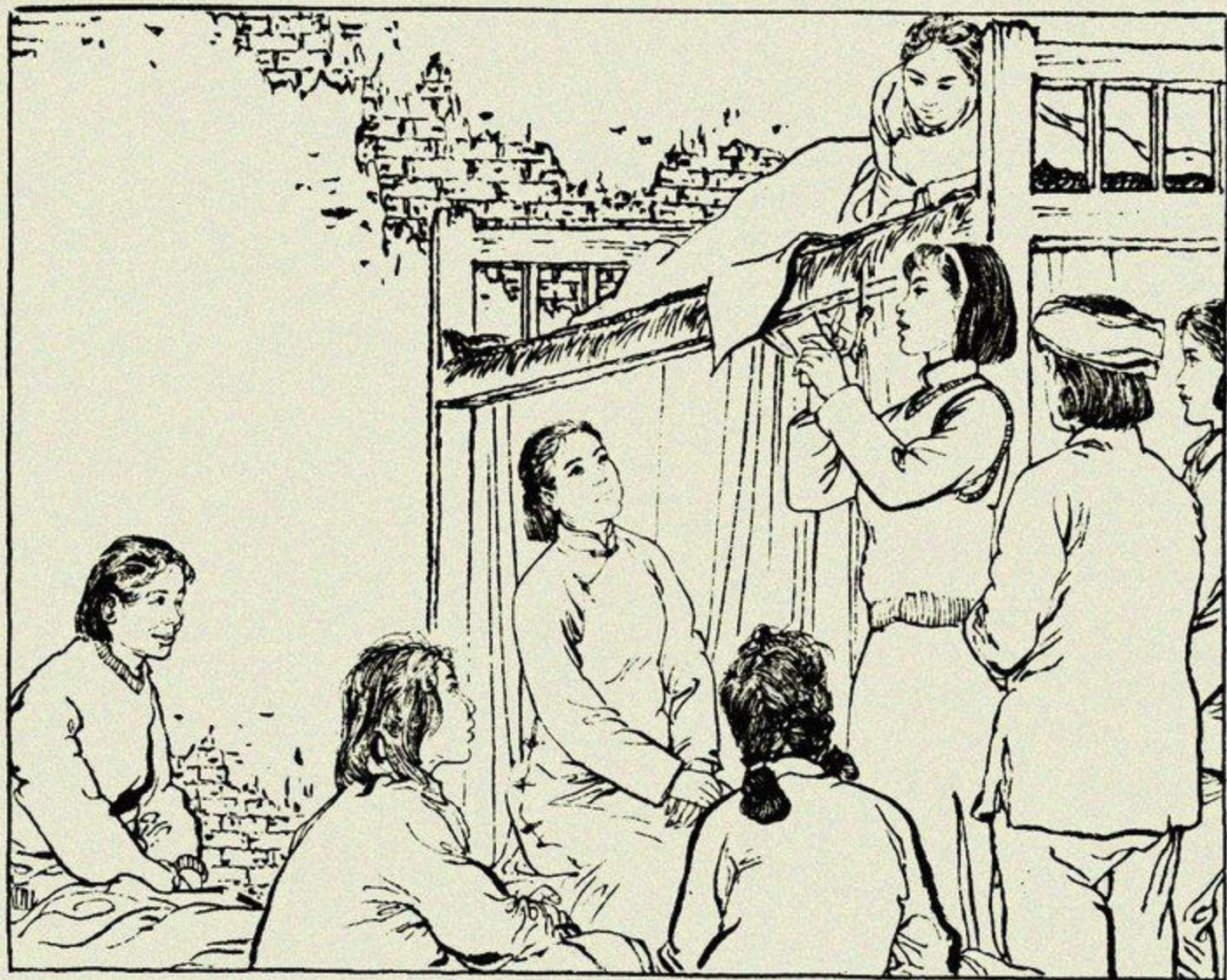
(111) 就在敌人进行罪恶勾当时，被囚在中美合作所的战友们，正为迎接胜利而斗争。这天虽然已是深夜，江姐仍然用竹签子笔，伏在床头，写着最近考虑到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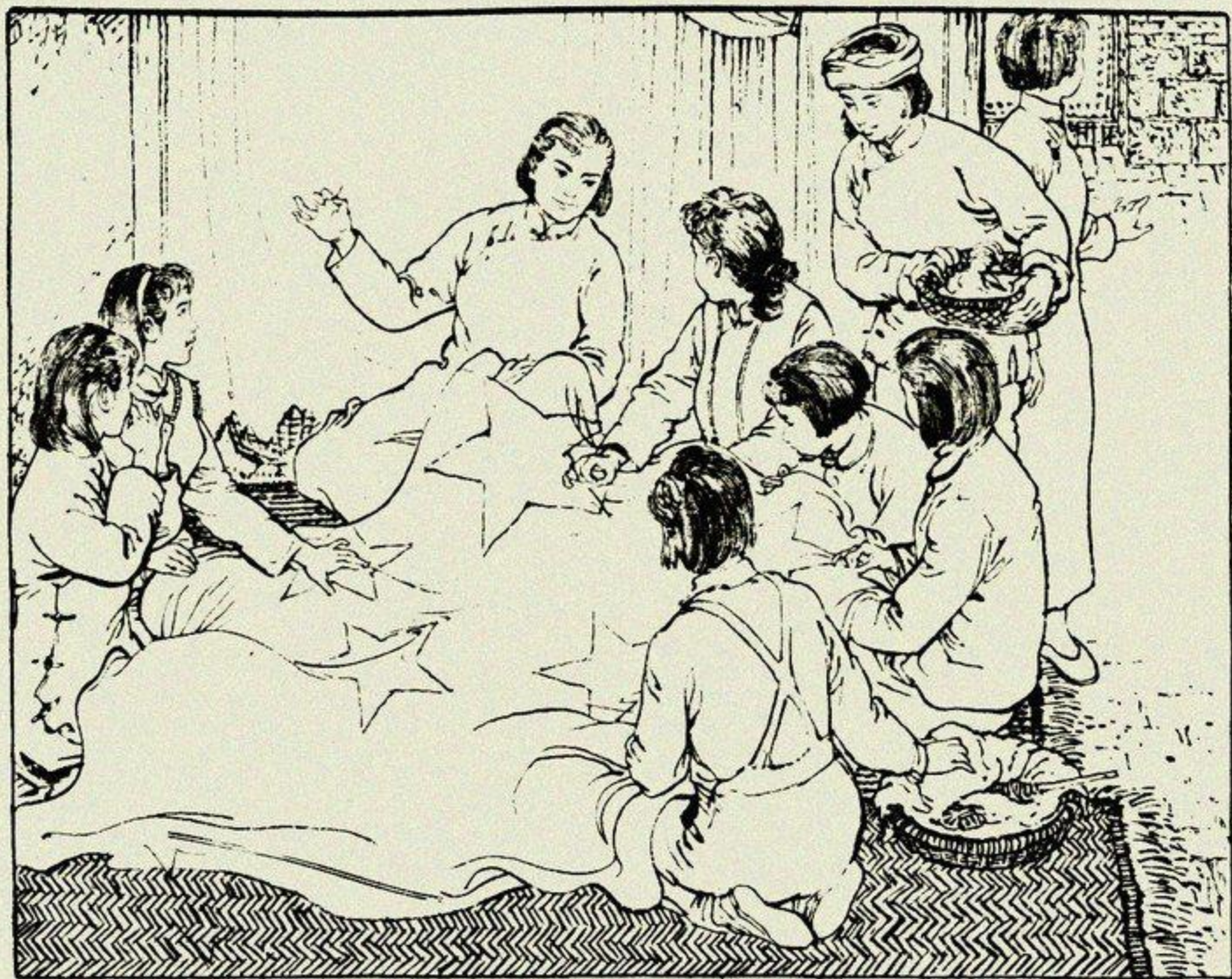
(112) 牢门口掠过—个看守员的身影，不久，孙明霞轻快地跑来，惊喜地叫着：“江姐，党又有信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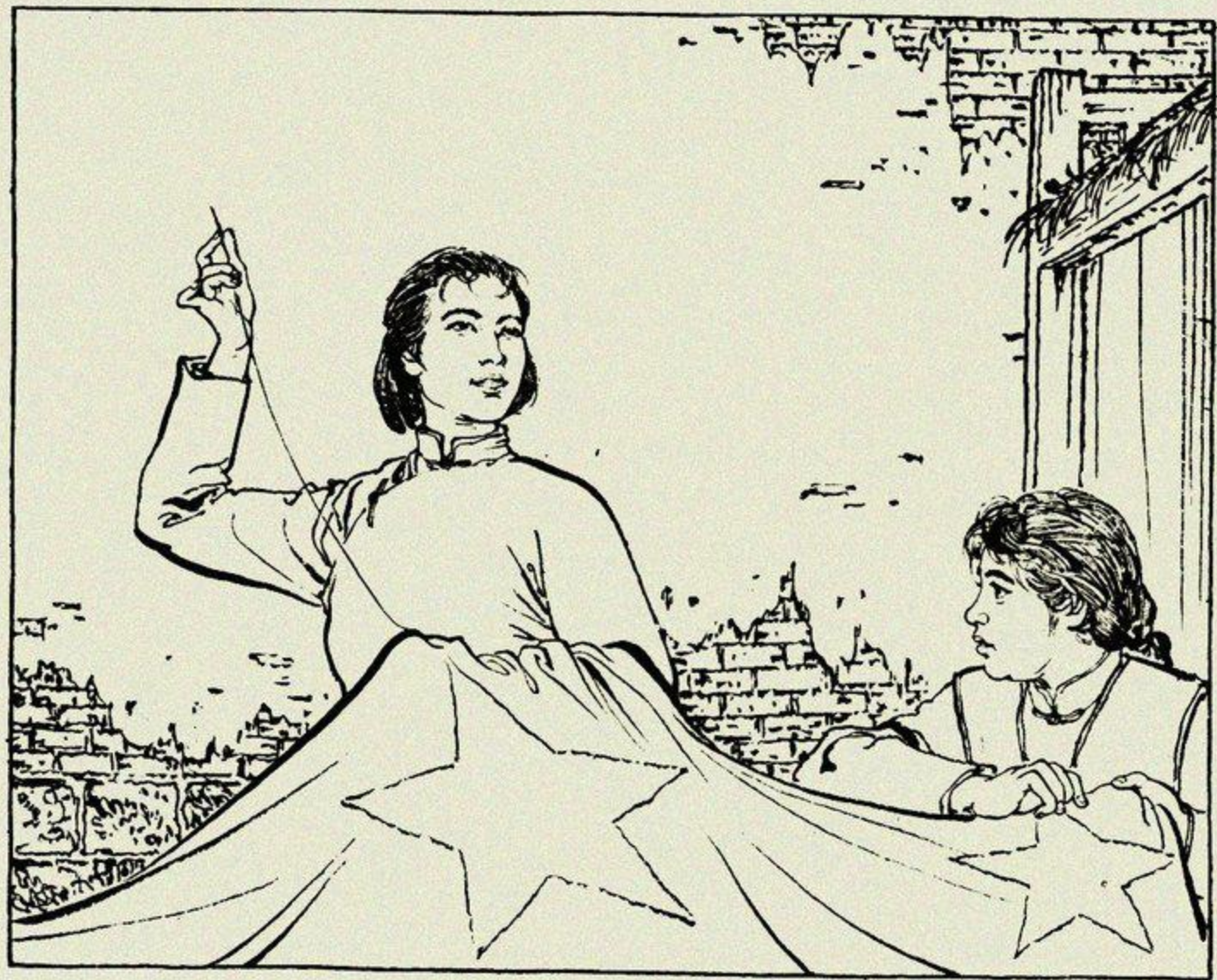
(113) 战友们都挤过来，孙明霞念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们都低声欢呼起来，打断了孙明霞的朗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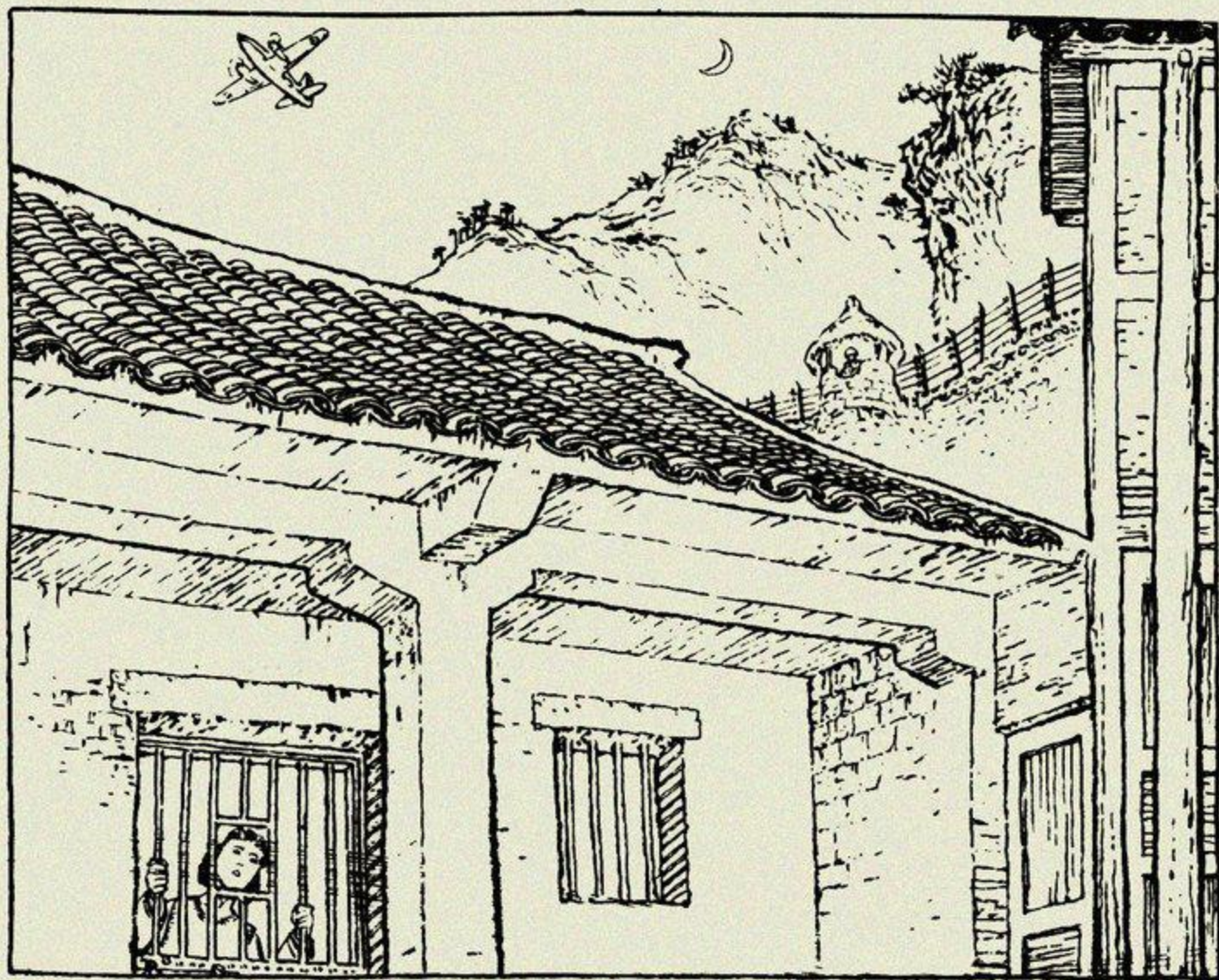
(114) 江姐要大家安静，以免惊动敌人：“明霞，你快点念下去！”孙明霞继续念道：“首都是北京。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人们小声嚷起来了：“江姐，我们也有一面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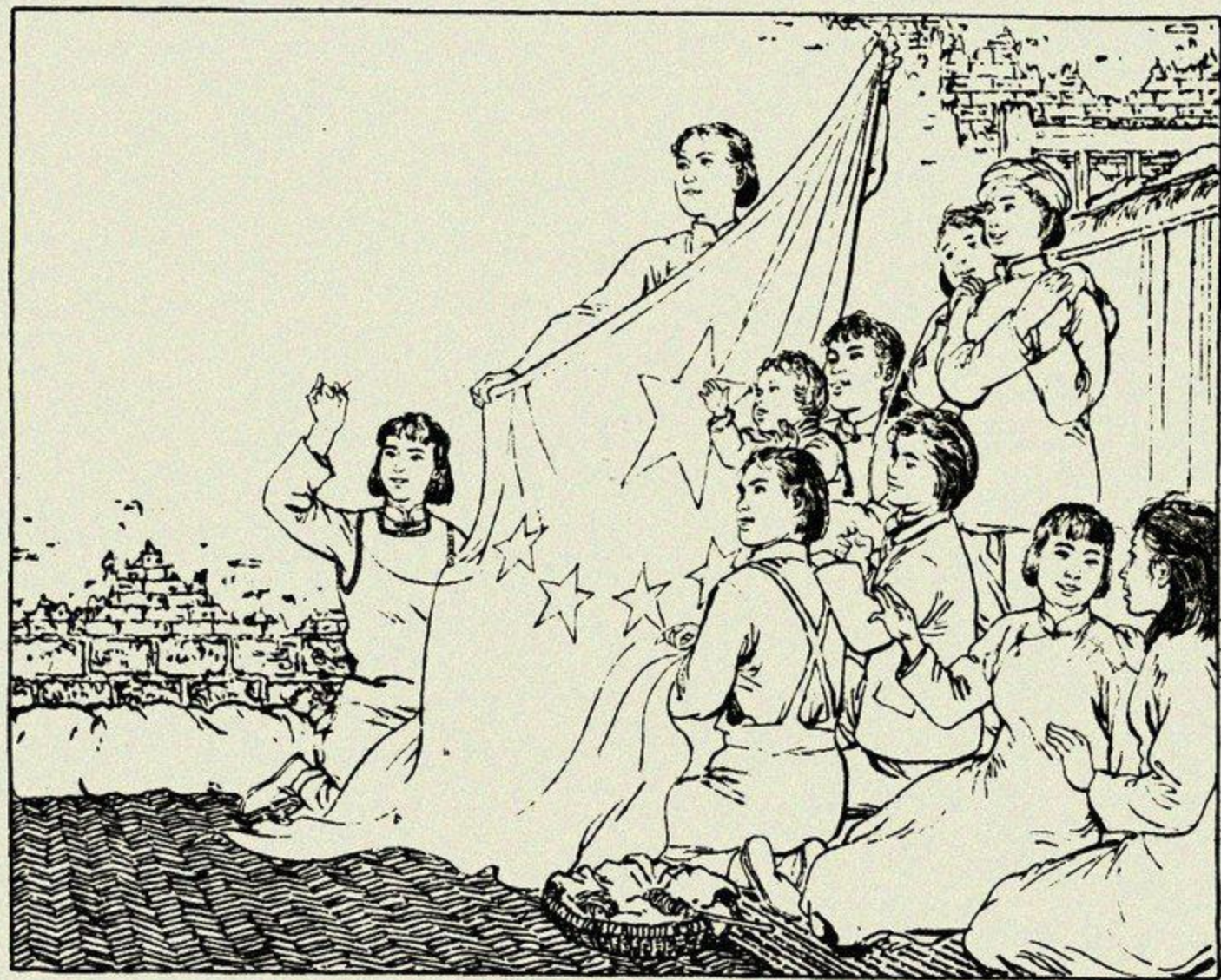
(115) 珍藏的红旗拿出来了，这是“监狱之花”母亲的遗物。人们团团围上来，尽管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她们都把欢乐的激情寄托在针线上，织绣出闪亮的红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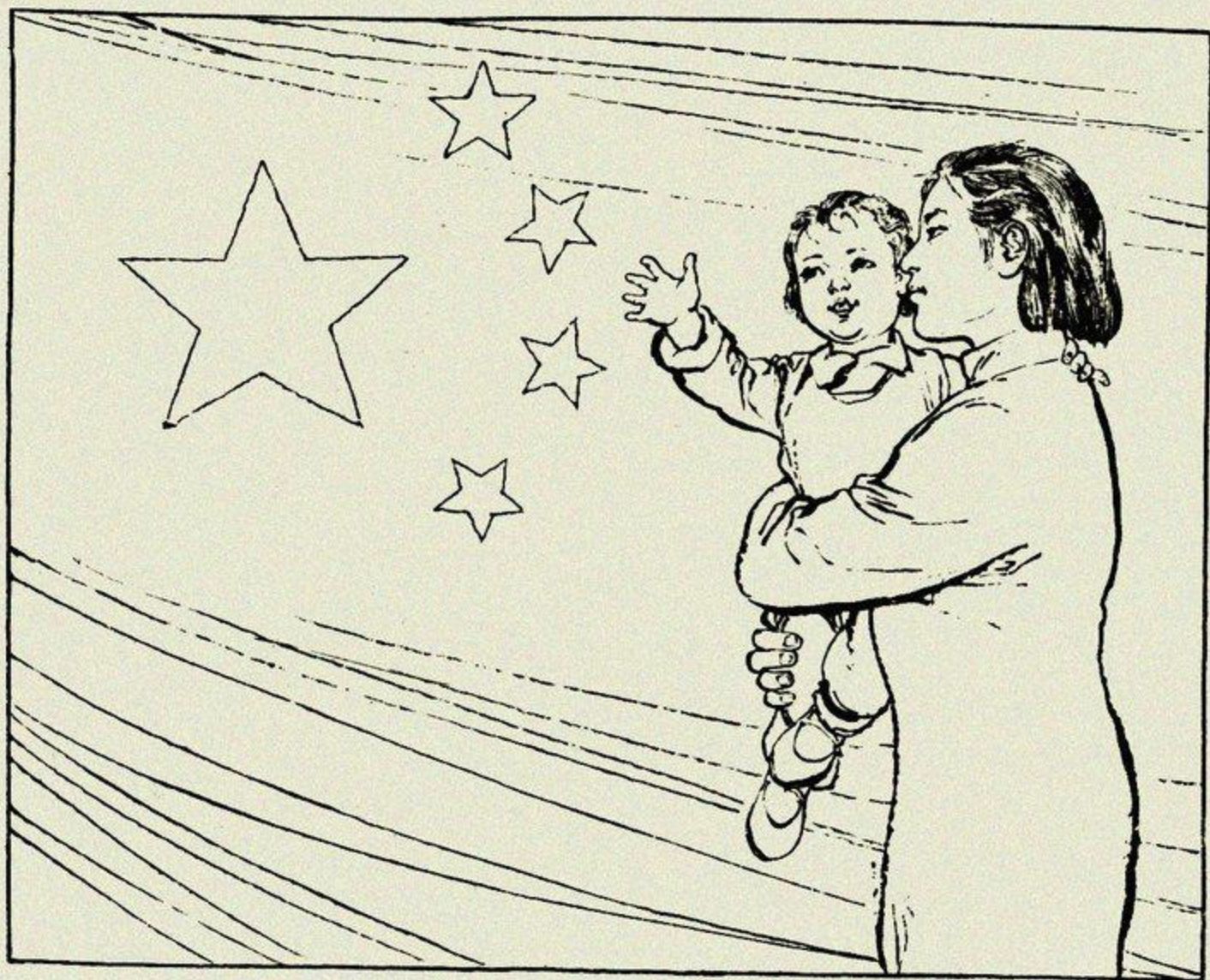
(116) 江姐激动地说：“破坏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我们的革命，对人类，应该作出更多的贡献！”李青竹赞同地说：“这该有多美，多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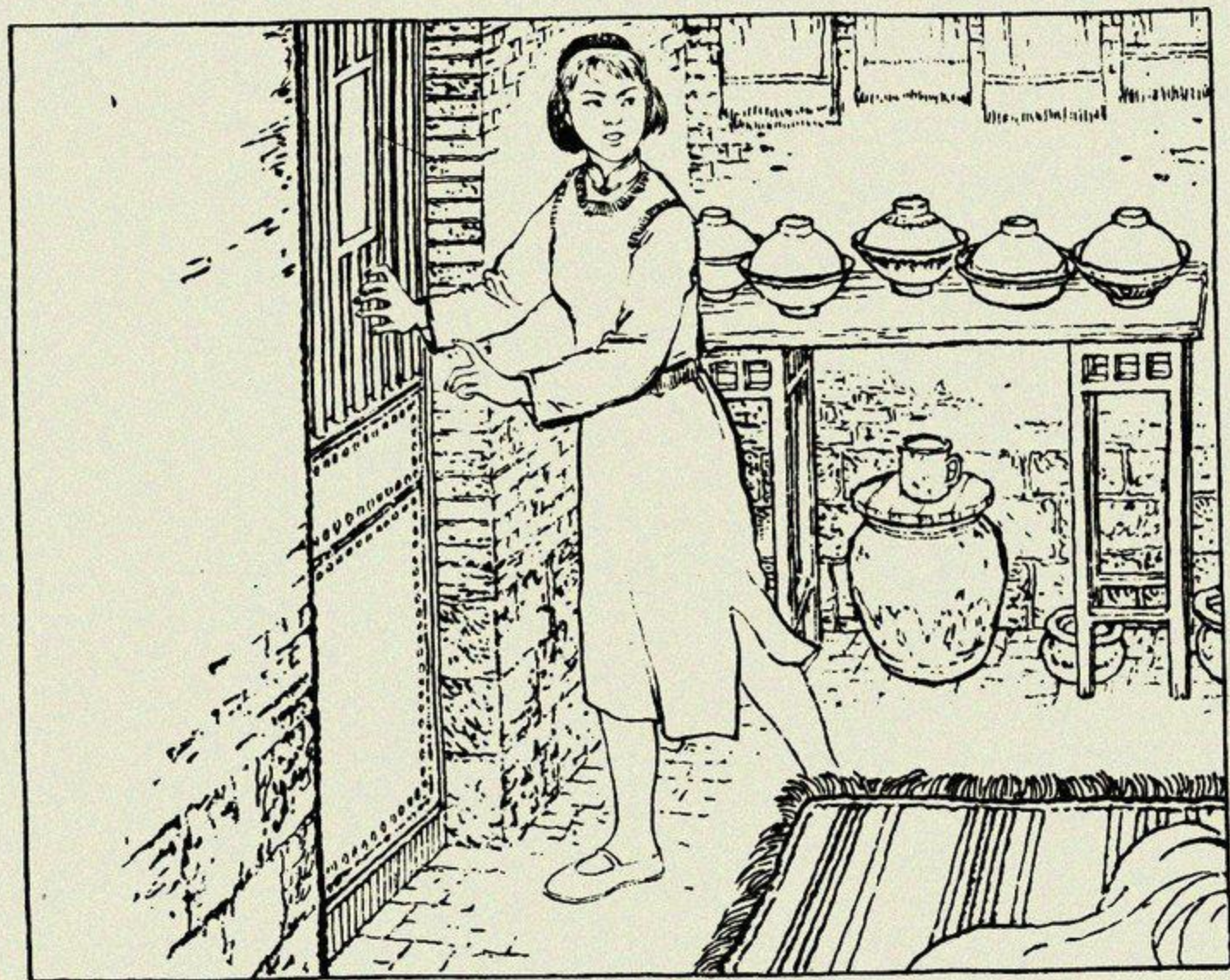
(117) 漆黑的夜空，时常有运输机的红绿灯，象流星一样闪过，敌人正夜以继日地向台湾盗运。孙明霞说：“江姐，敌机慌慌张张，飞来飞去，一定是解放军快进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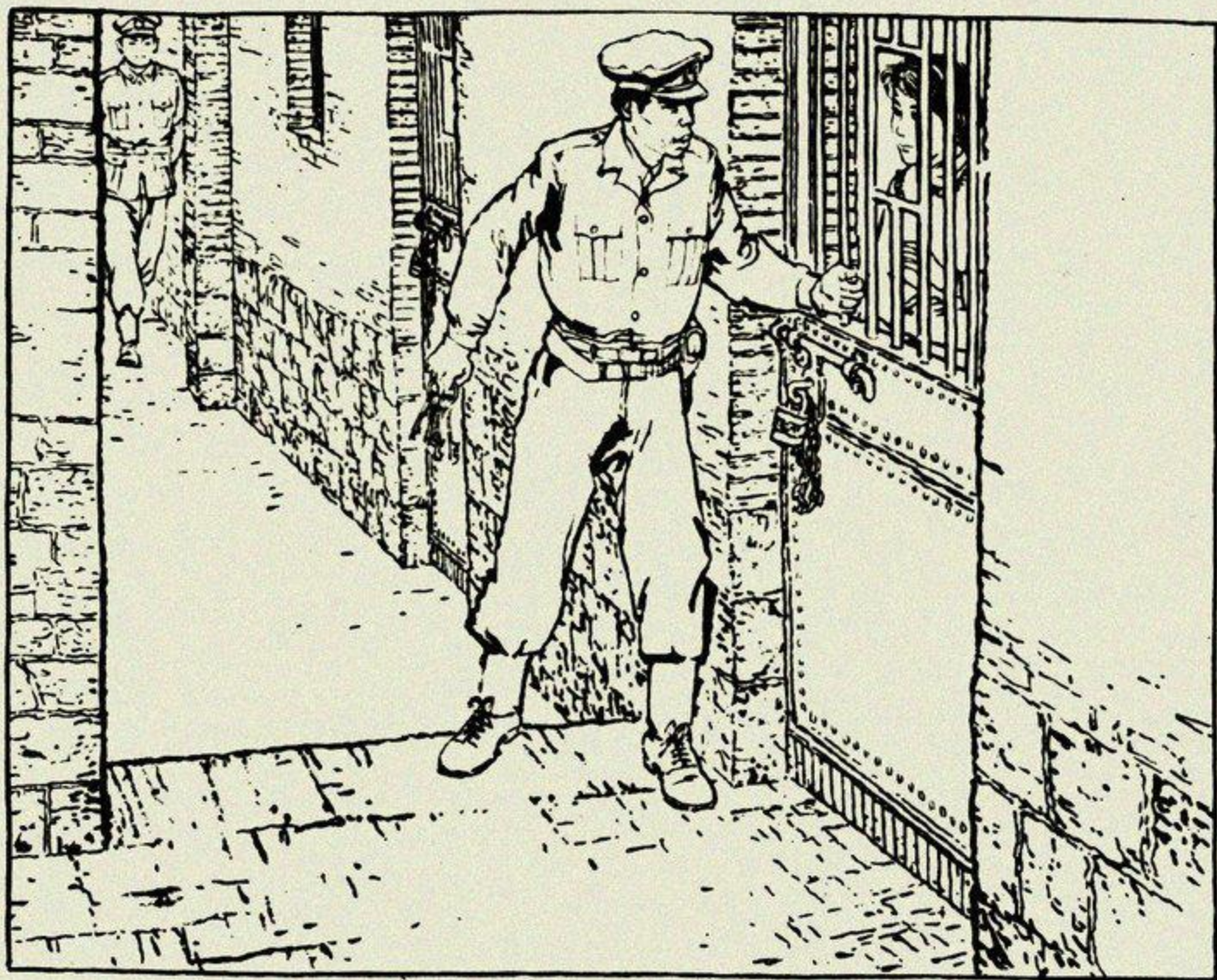
(118) 人们请江姐展开这象征黎明和解放的战旗。江姐把红旗一抖，五颗金星在人们眼前闪耀，她无限激情地说：“让五星红旗插遍祖国，也插进我们这座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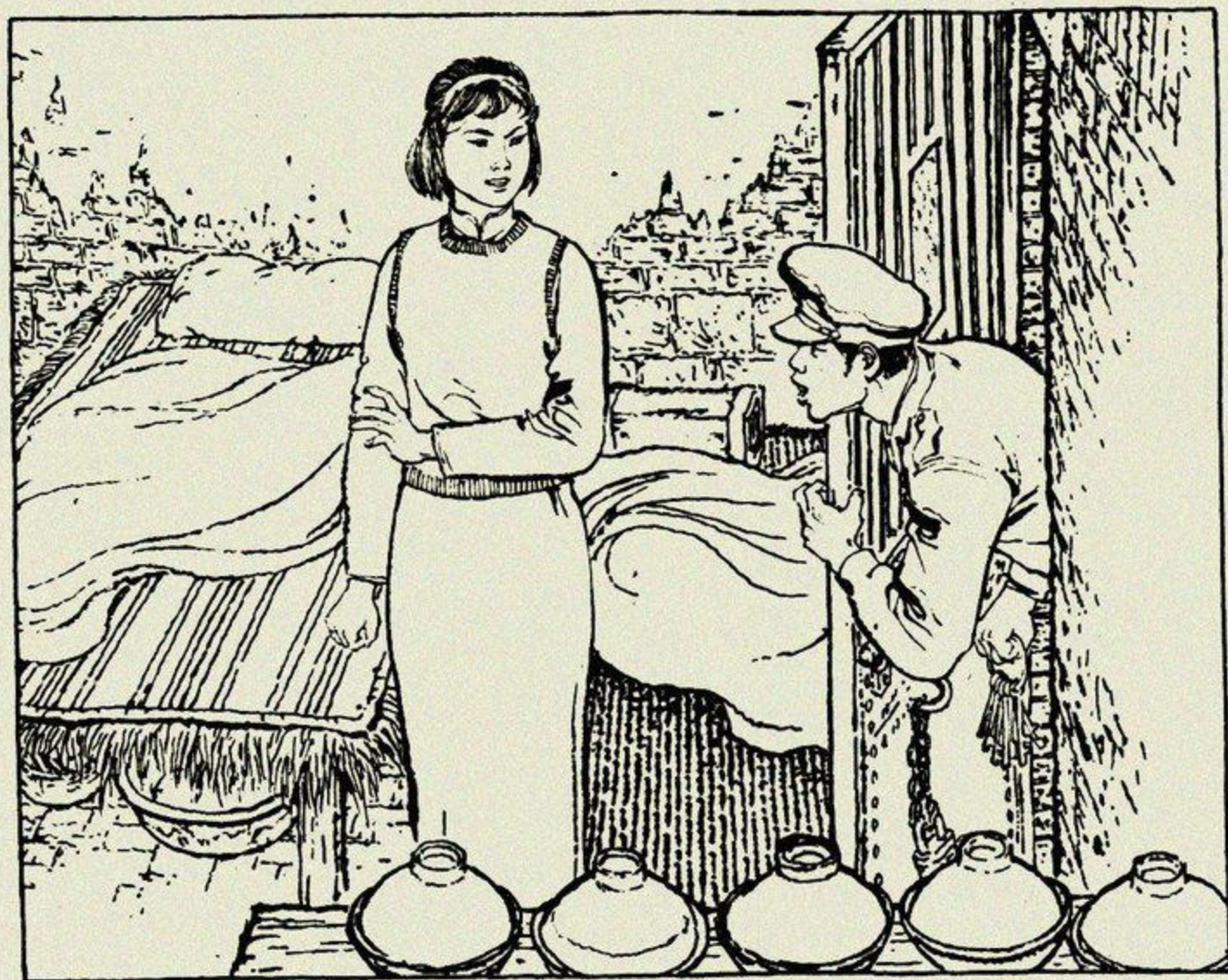
(119) 江姐爱怜地亲着“监狱之花”的脸：“孩子啊，快点成长吧！我们将举起这面红旗去参加战斗，还要亲手将这面红旗托付给你，不管狂风暴雨，把战旗指向共产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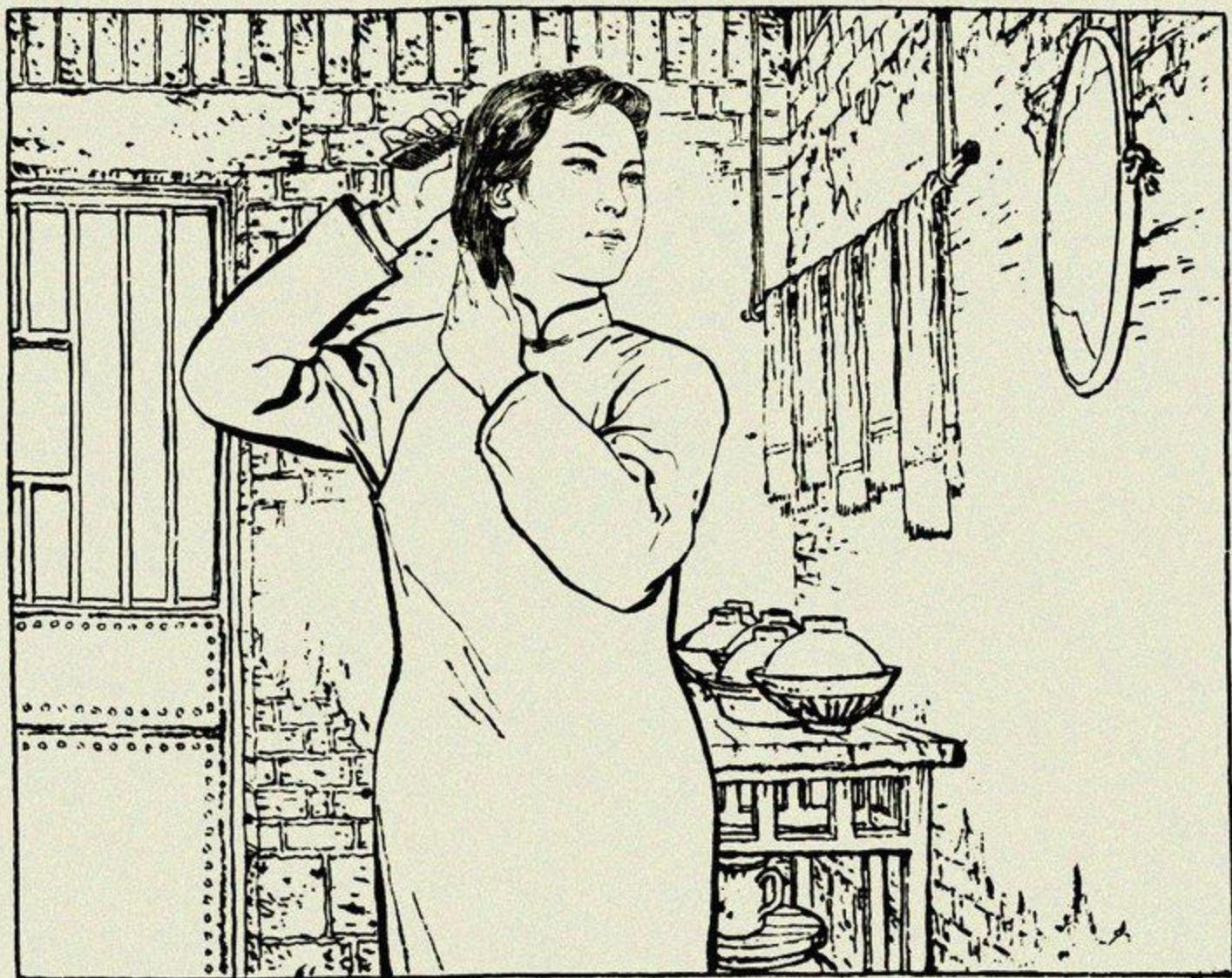
(120) “梆梆梆! ……”一阵急促的梆声，突然响起来。接着，又是一阵汽车的狂鸣。听到这些声音，孙明霞跑到牢门口，惊问：“要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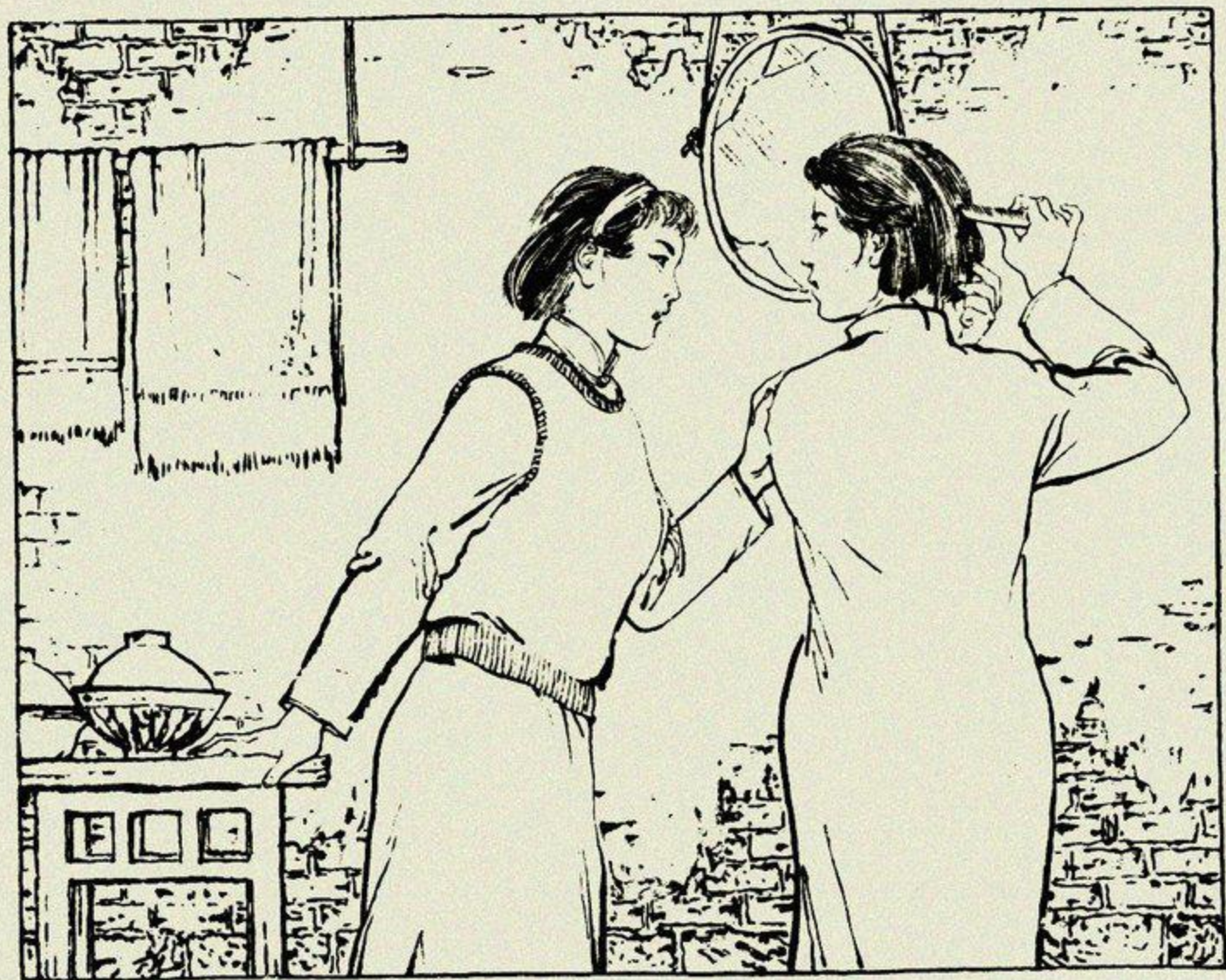
(121) 特务心慌意乱地来到女牢门前,提着钥匙不去开锁,却抓住牢门狂暴地叫喊:“开门! 开门!”孙明霞轻蔑地说:“嚷什么, 钥匙在你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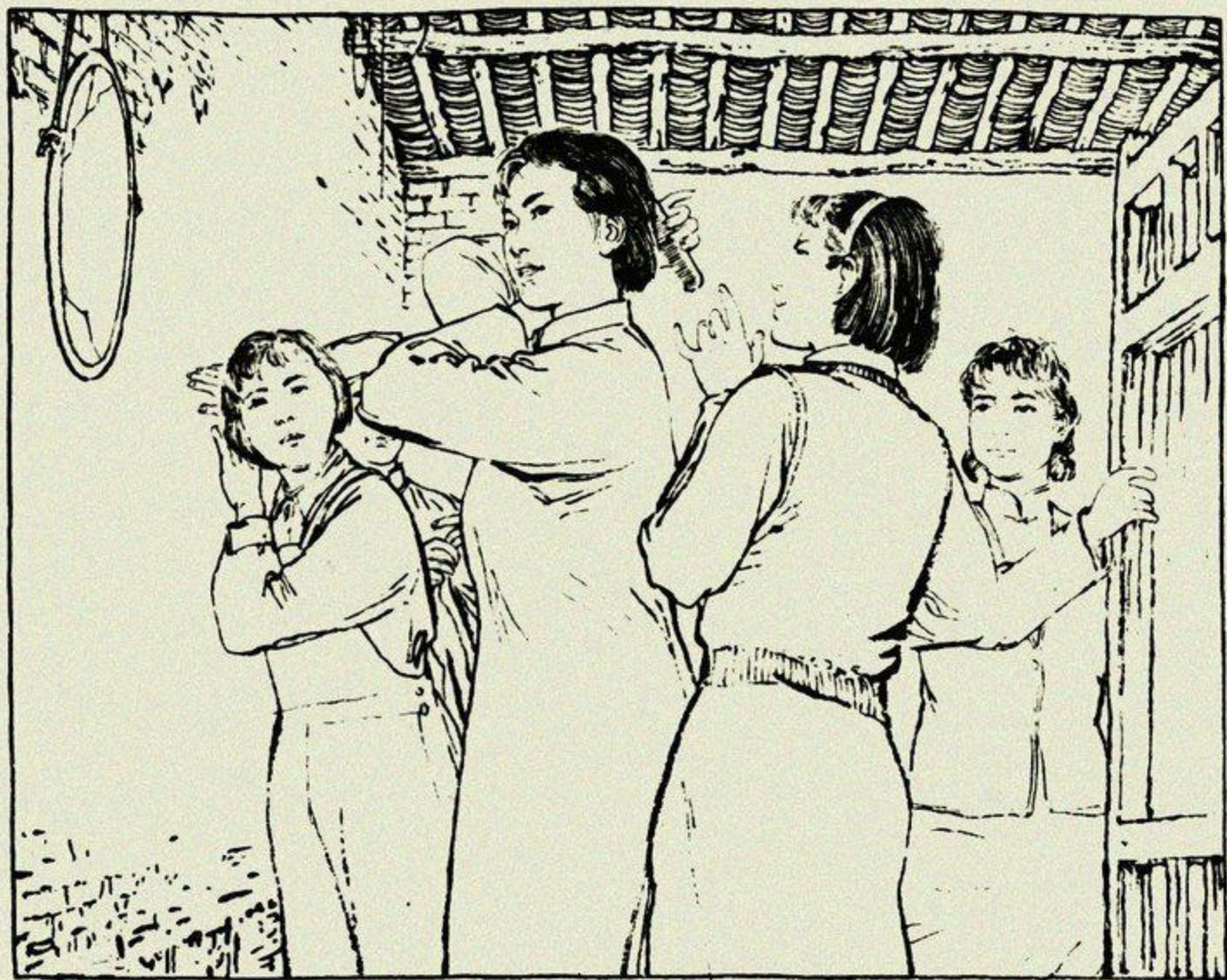
(122) 特务楞了一下，慌忙开了锁，探进身子喊道：“江雪琴！李青竹！收拾行李，马上转移！”孙明霞追问道：“转移到什么地方？”特务支吾着：“白公馆！”



(123) 江姐一听特务叫她的名字，心里全明白了。她异常平静，微笑着站起来，拿起梳子，在晨光中，对着墙上的破镜，象平时一样从容地梳理着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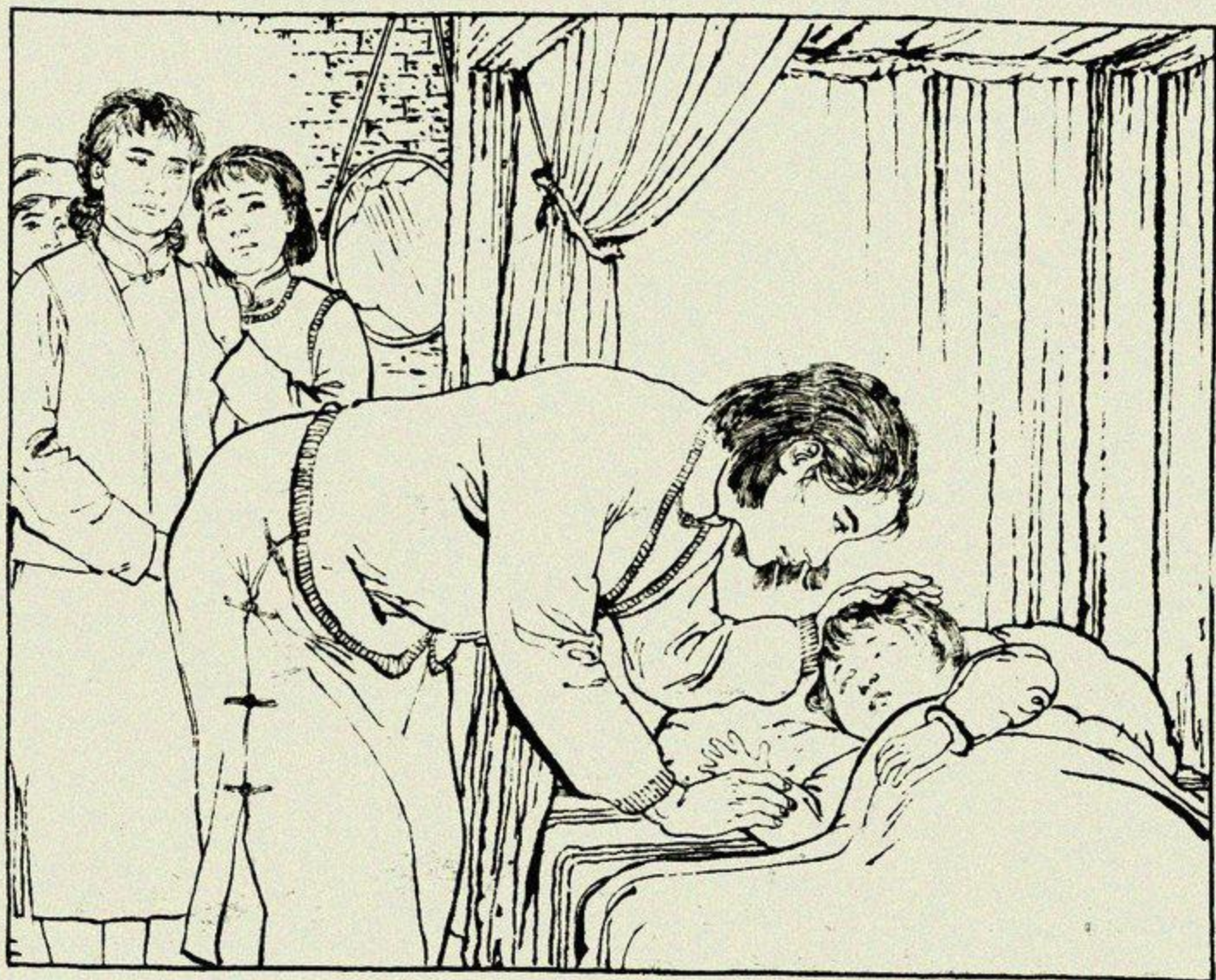
(124) 孙明霞低声说：“江姐，真的是转移？啊，到了那边，请向同志们致意。”为了不使年轻的战友过于激动，江姐语气镇静，每个字都说得非常清楚：“我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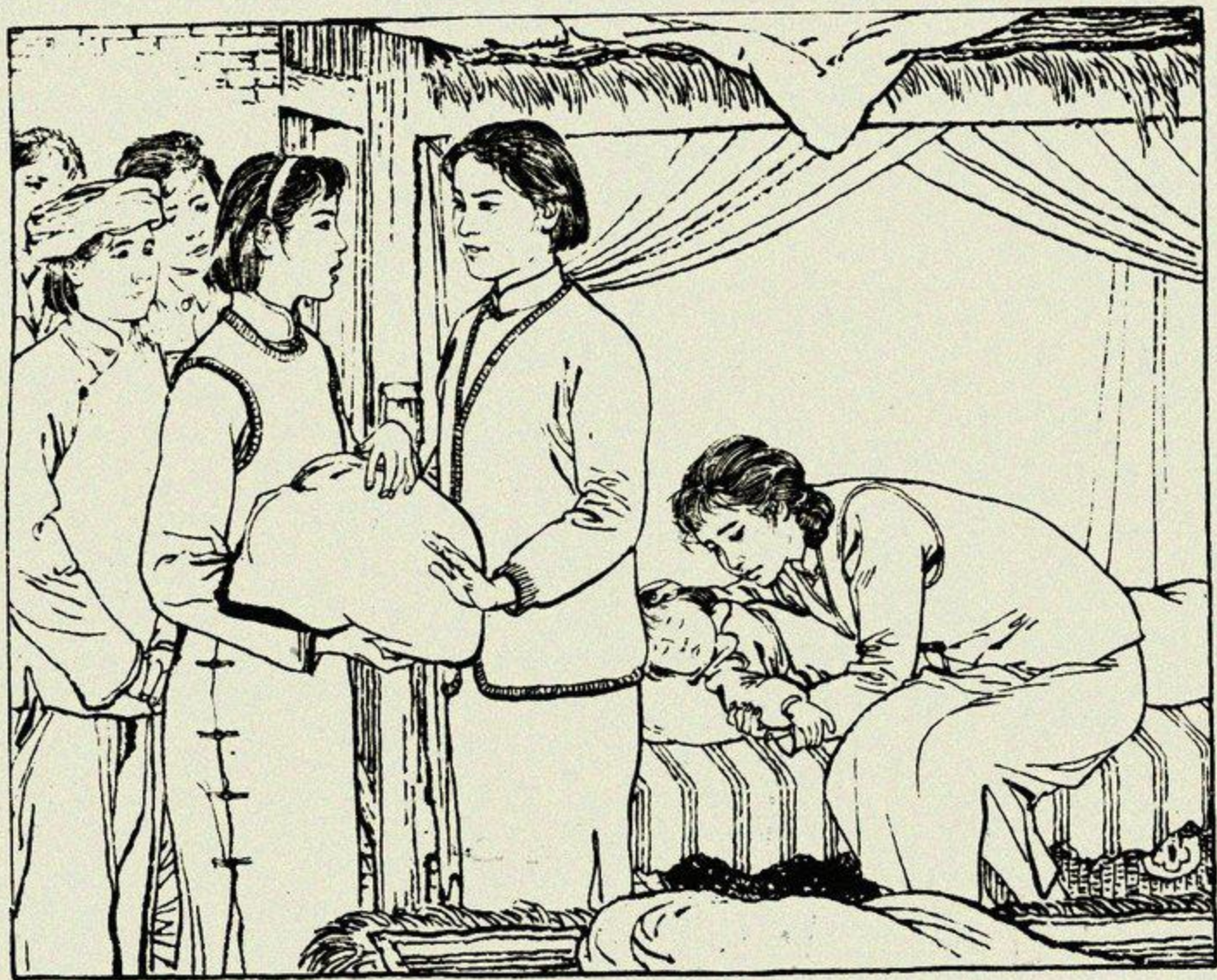
(125) 孙明霞极为难过，她不相信江姐真是转移。江姐平静地说：“明霞，你看我头上还有乱发吗？”孙明霞有很多话要说，但只吐出简单几个字：“没有，一丝乱发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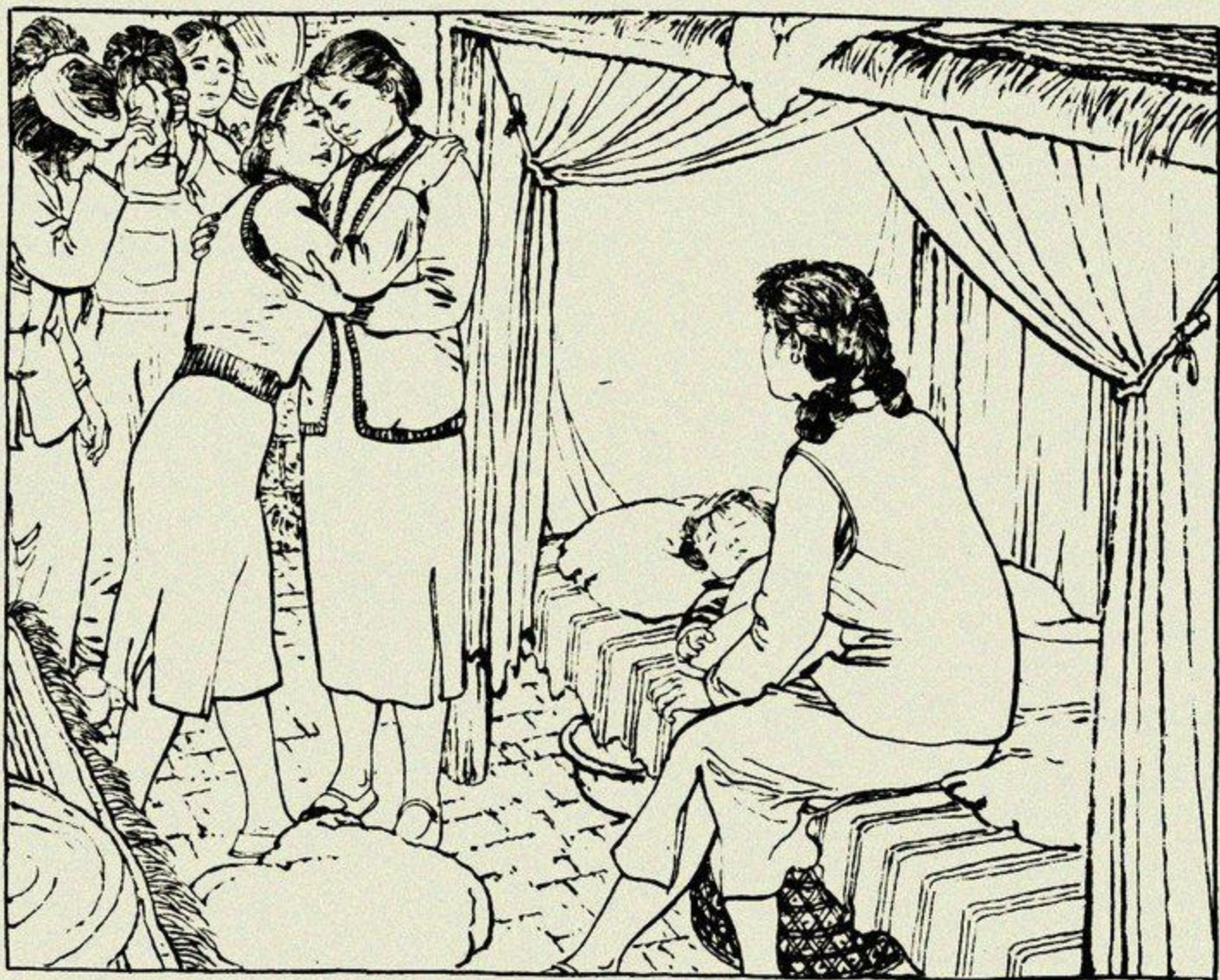
(126) 江姐换上蓝色旗袍，披起红色绒衣，轻声说：“明霞，帮我扯平衣服。”孙明霞渐渐感到，江姐表现的是一种从容献身的感情，她眼里噙着泪水，给江姐拉平衣上皱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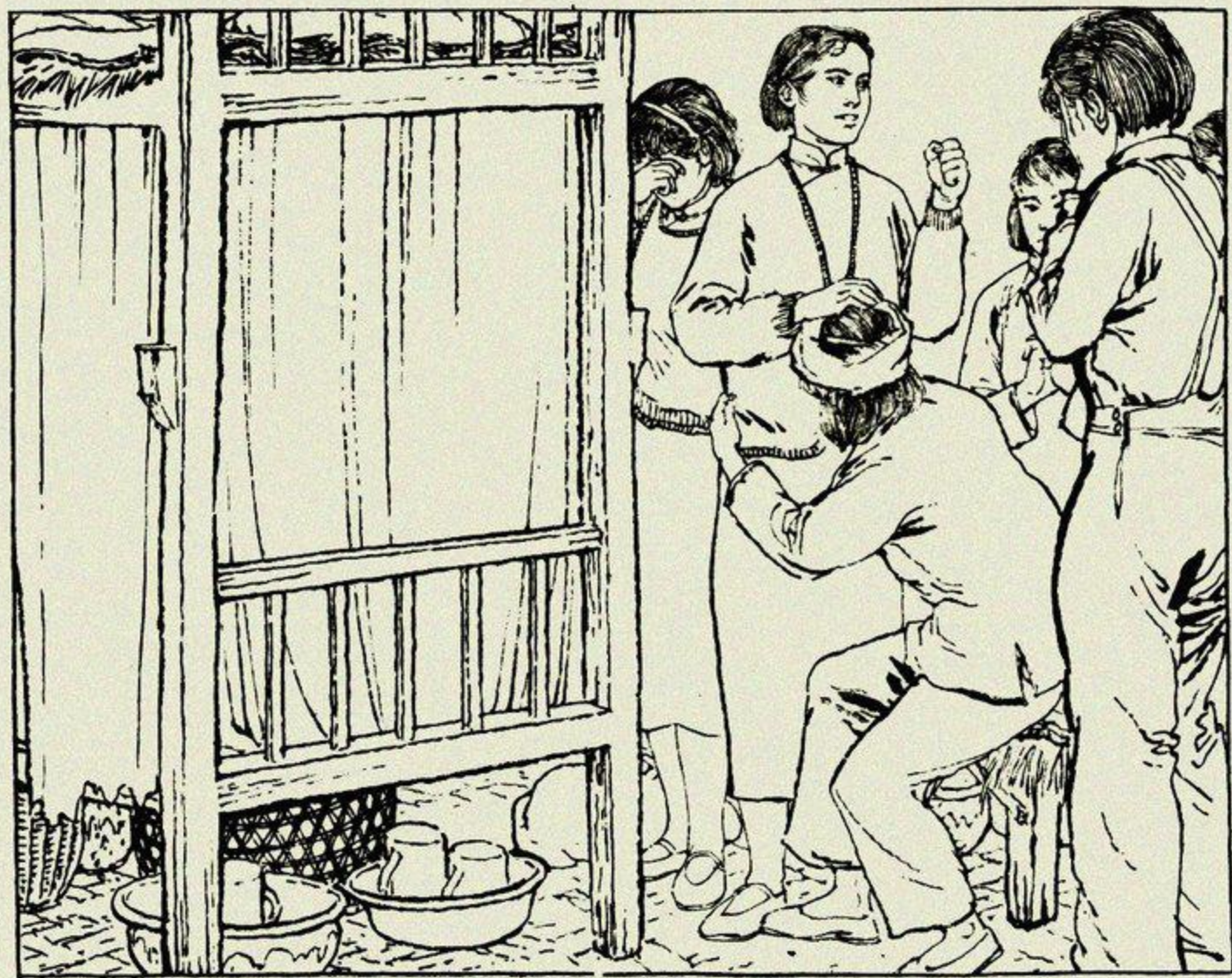
(127) 江姐象去参加一次盛会一样，再次对着镜子照了一下，轻轻走到“监狱之花”身边。孩子静静地熟睡着，她俯下身来，在孩子的小脸上吻了一下。



(128) 孙明霞把江姐的衣物收拾好，递了过来。江姐接过布包看了看，还给孙明霞，微笑着说：“我不需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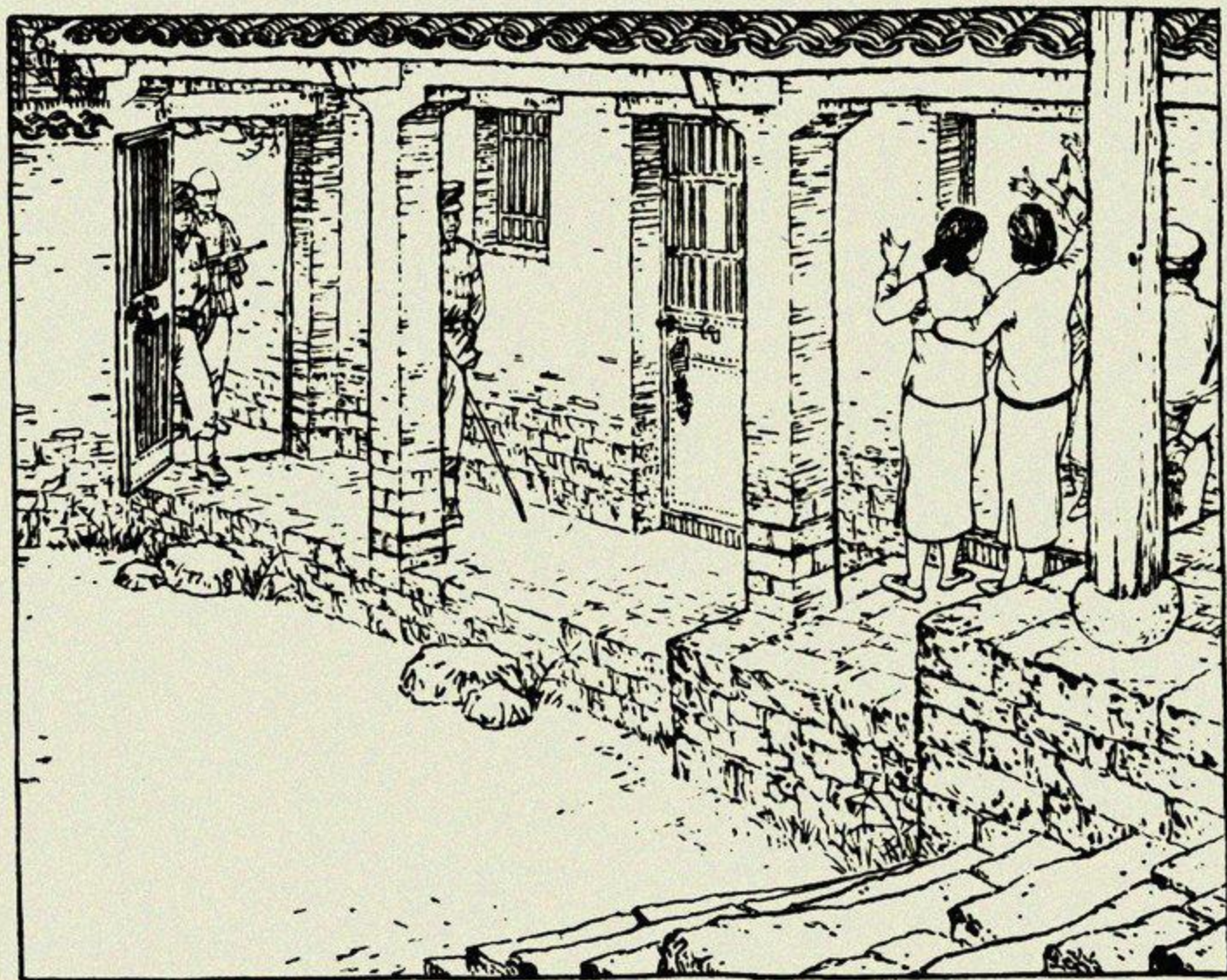
(129) 布包从孙明霞手里跌散到地上，她忍不住倒在江姐怀里痛哭起来：“我宁愿代替你去，不能没有你！”江姐说：“如果需要为理想而牺牲，我们都应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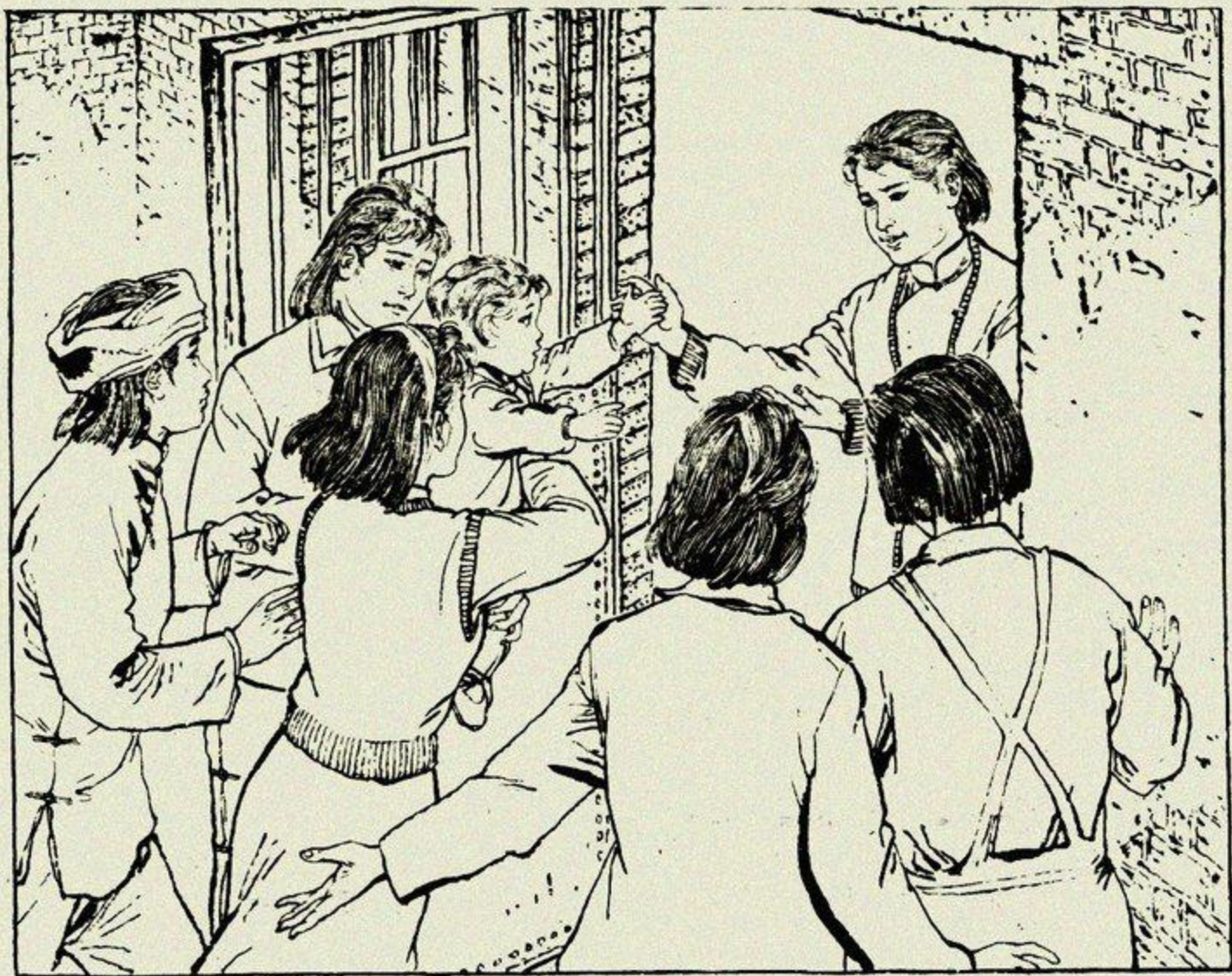
(130) 看到这种情况，许多战友都痛哭起来。江姐说：“不要用水泪告别，美蒋反动派的一切垂死挣扎，都不能阻挡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胜利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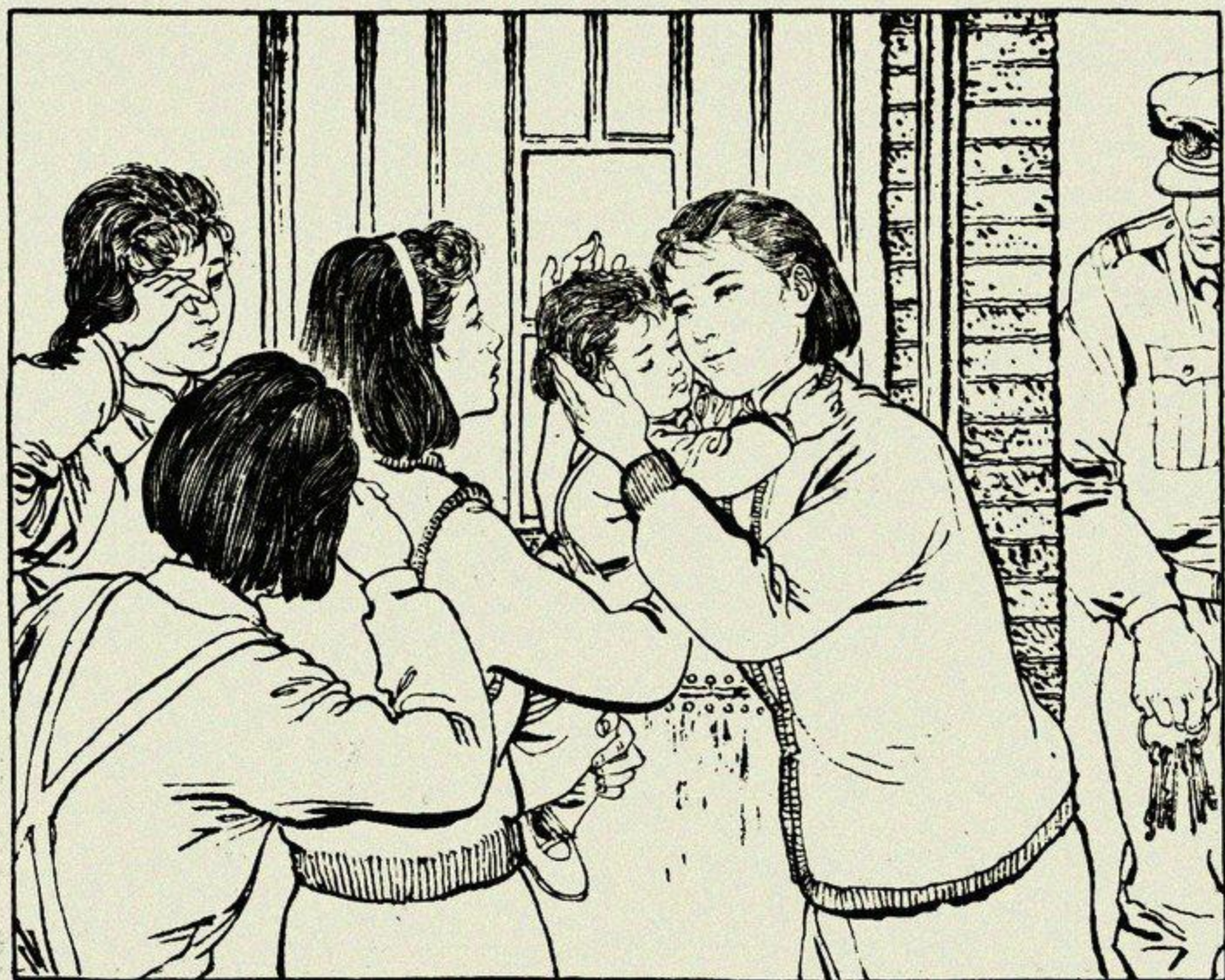
(131) 李青竹点头微笑着，她衷心赞同江姐的话，她把江姐深夜写的信，交给孙明霞，低声嘱咐道：“这封信，要很快送到楼七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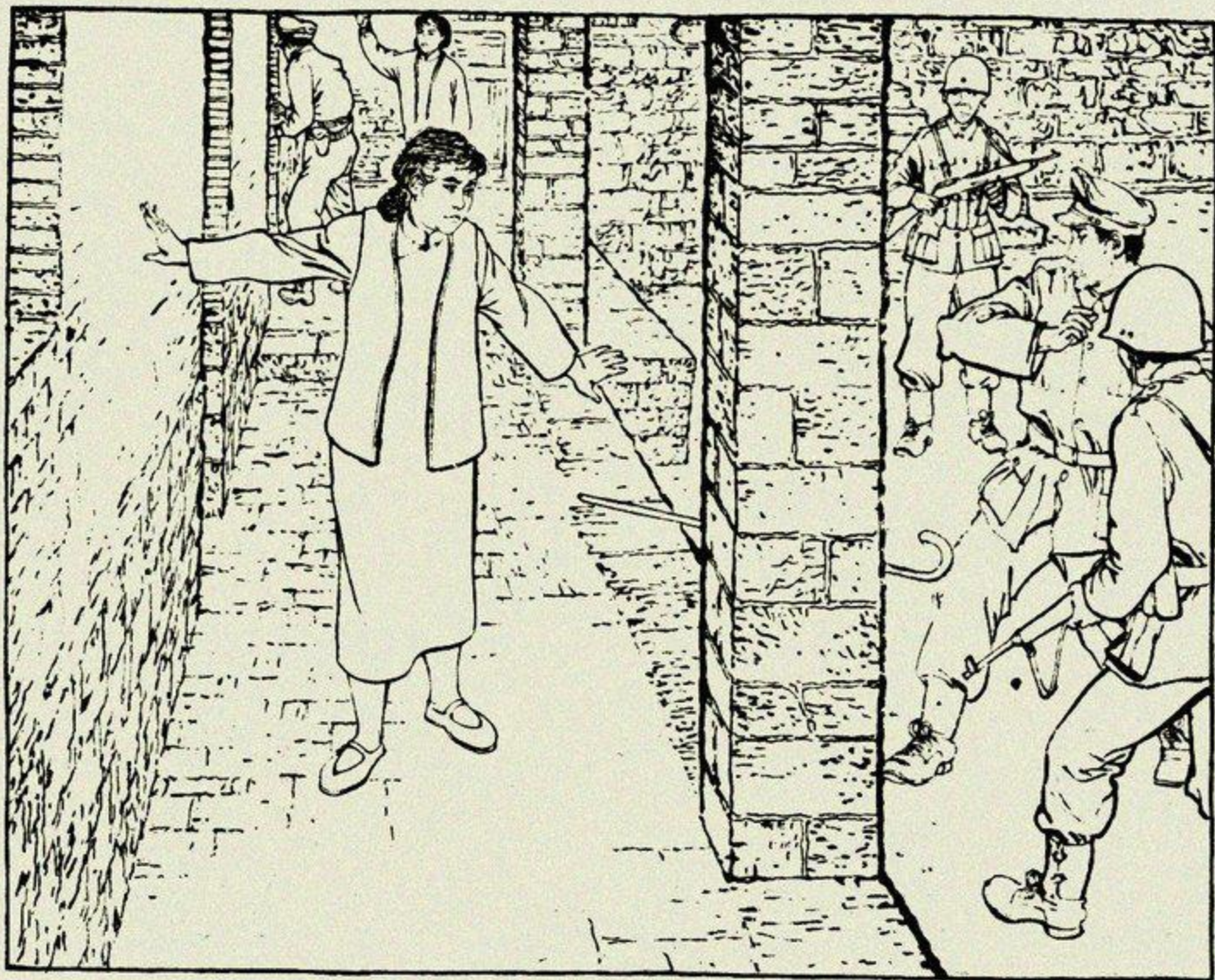
(132) 李青竹和江姐并肩走出牢门，到了门口，两人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深情地叫着：“同志们，再见！”几个战友悲痛地向她俩扑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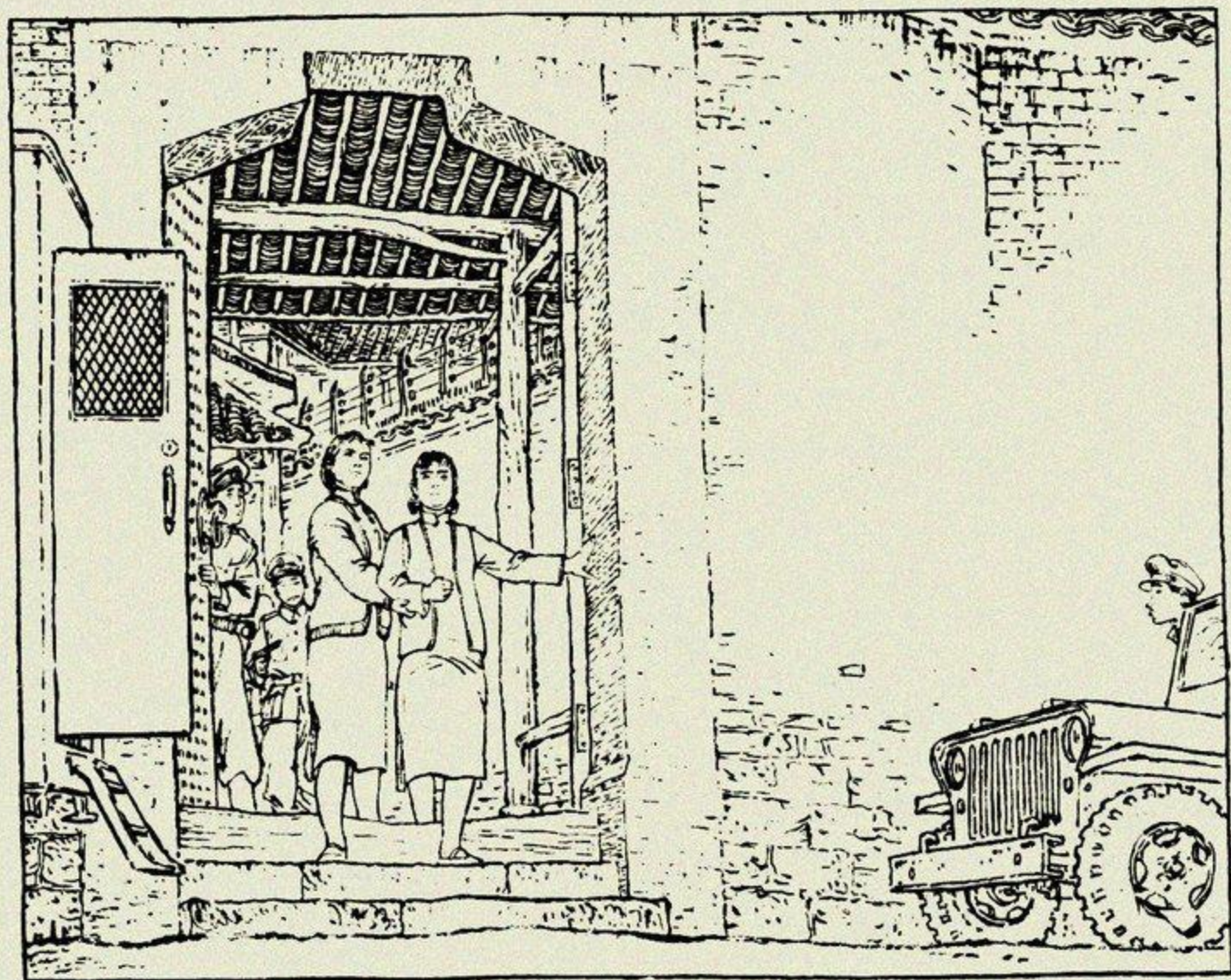
(133) 酣睡中的“监狱之花”被惊醒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孙明霞把孩子抱到牢门口，江姐迎上一步，用脸亲着孩子绯红的双颊，孩子扯住她，叫着：“娘娘，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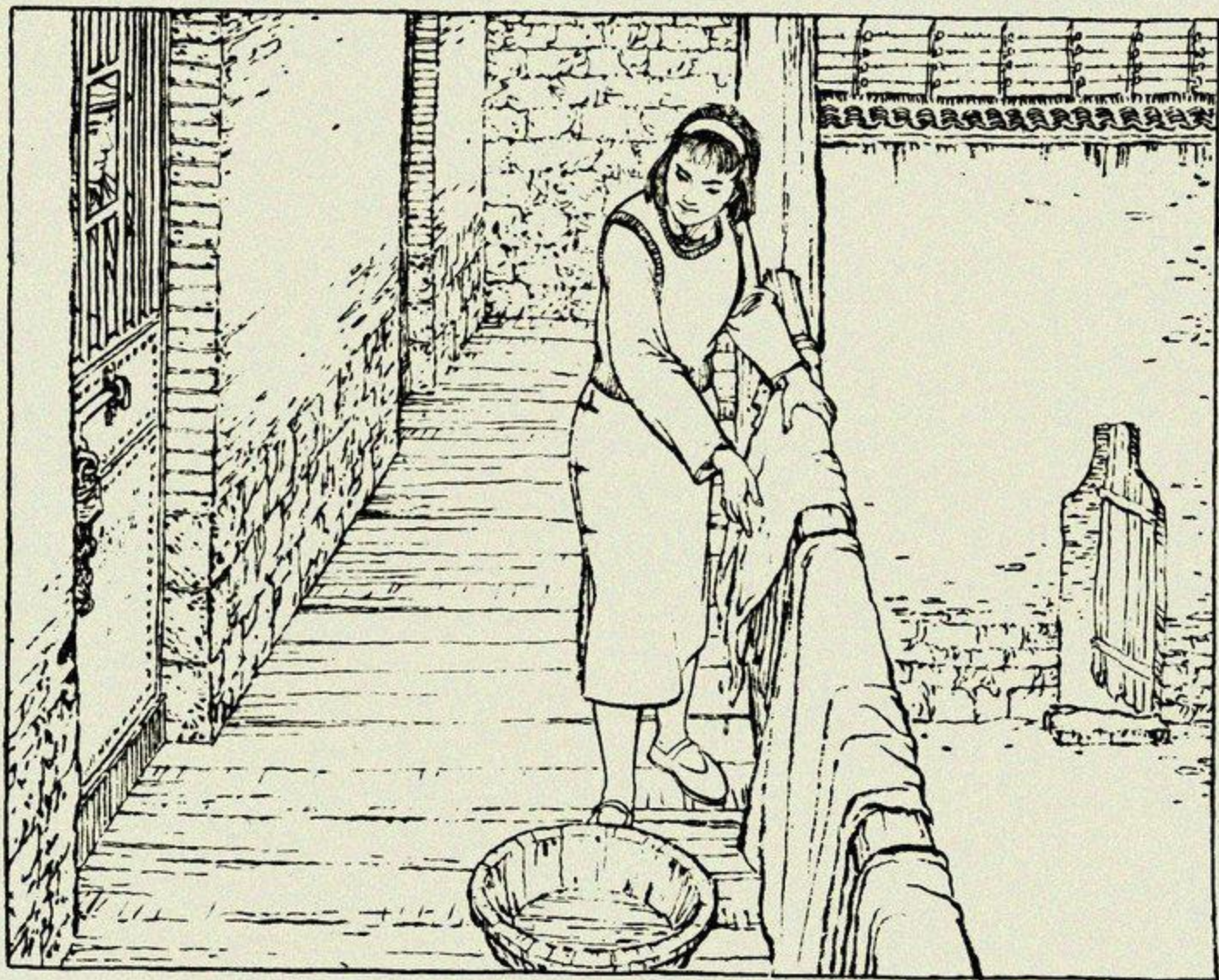
(134) “娘娘会回来的。”江姐笑了。又一次吻着孩子：“娘娘回来抱你！”江姐再一次向同志们告别，跨出了牢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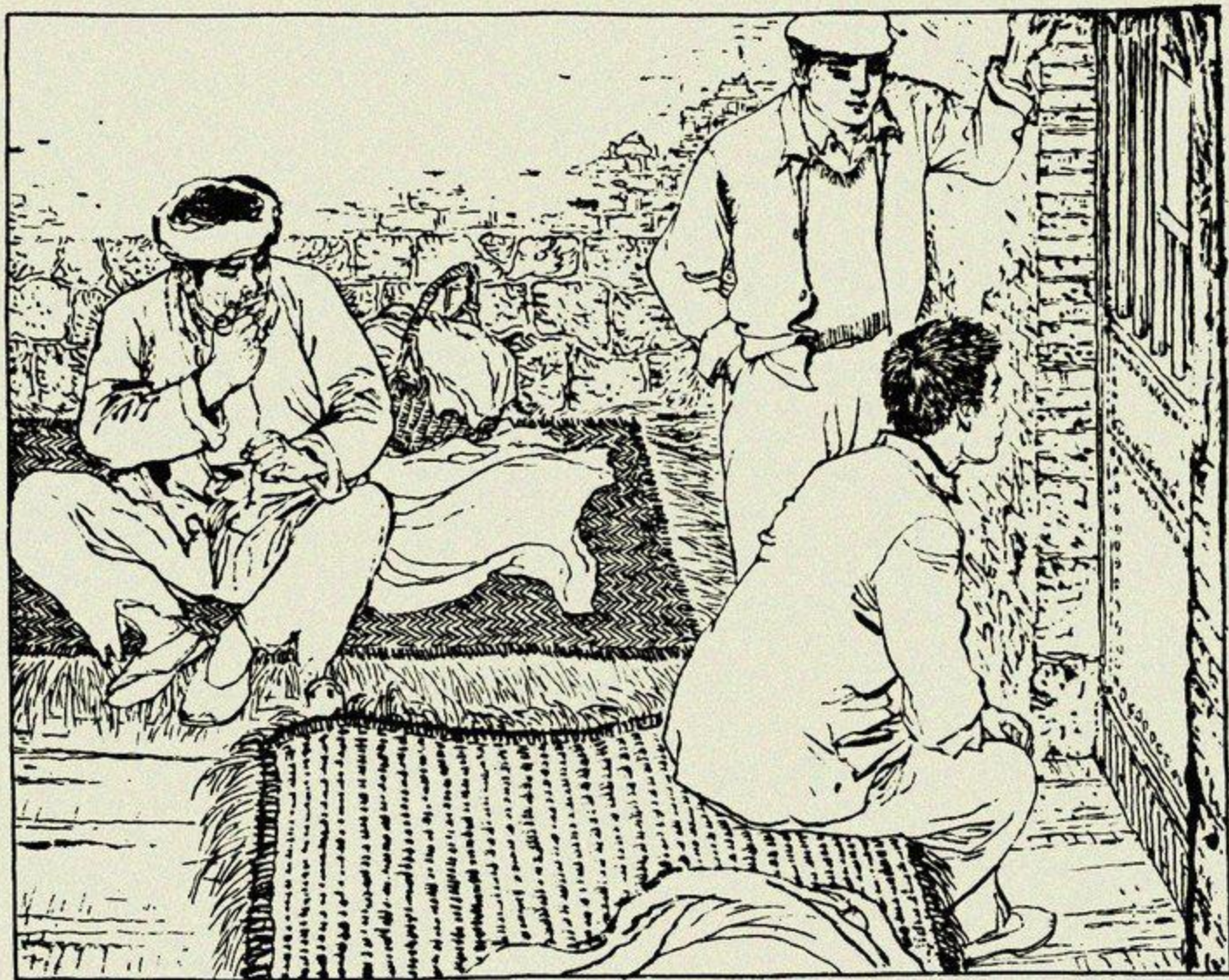
(135) 前面，李青竹倔强地移动被敌人打伤的腿，特务递给她一根手杖，她贫血苍白的脸上，忽然泛起一阵愤激的红晕，甩掉手杖怒斥着：“我自己能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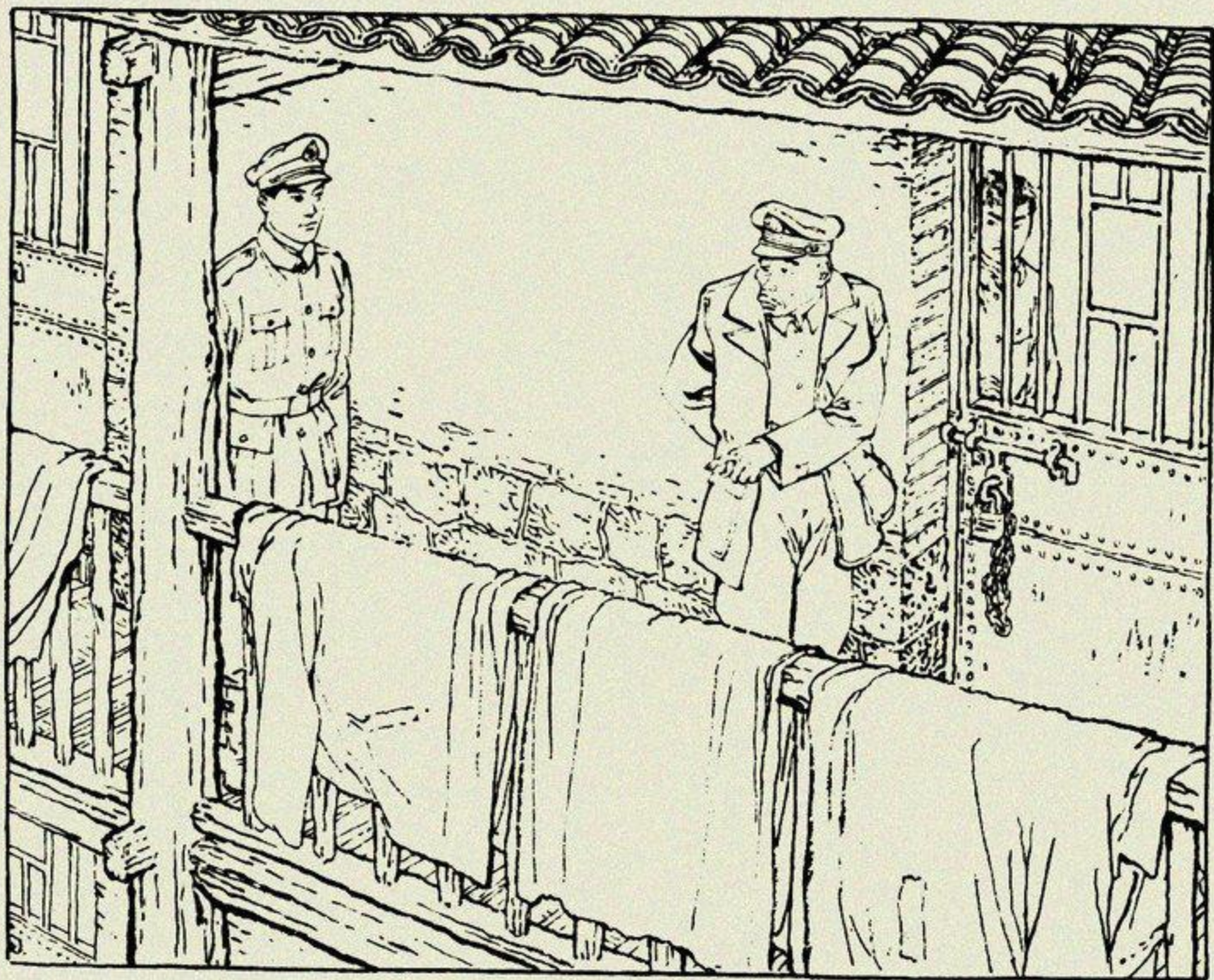
(136) 江姐上前两步，扶着李青竹，在走廊上迈步向前。两人扬起头，挺着胸，再也没有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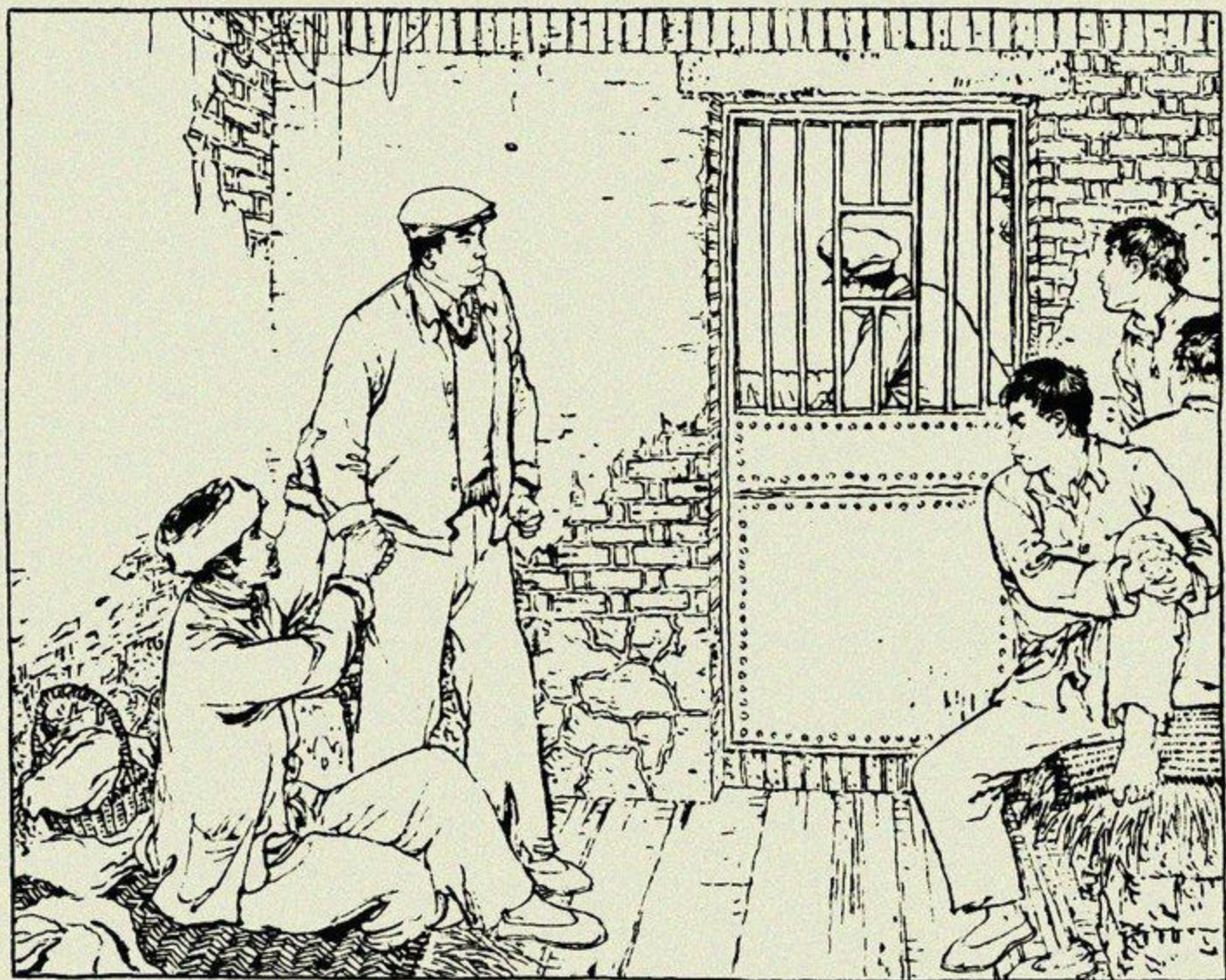
(137) 为了送出江姐的遗书，女牢的战友们趁放风时，到楼栏杆上晾晒衣服。孙明霞望了余新江一眼，捏了一下左边那件衣服的口袋；余新江点头会意：女室送信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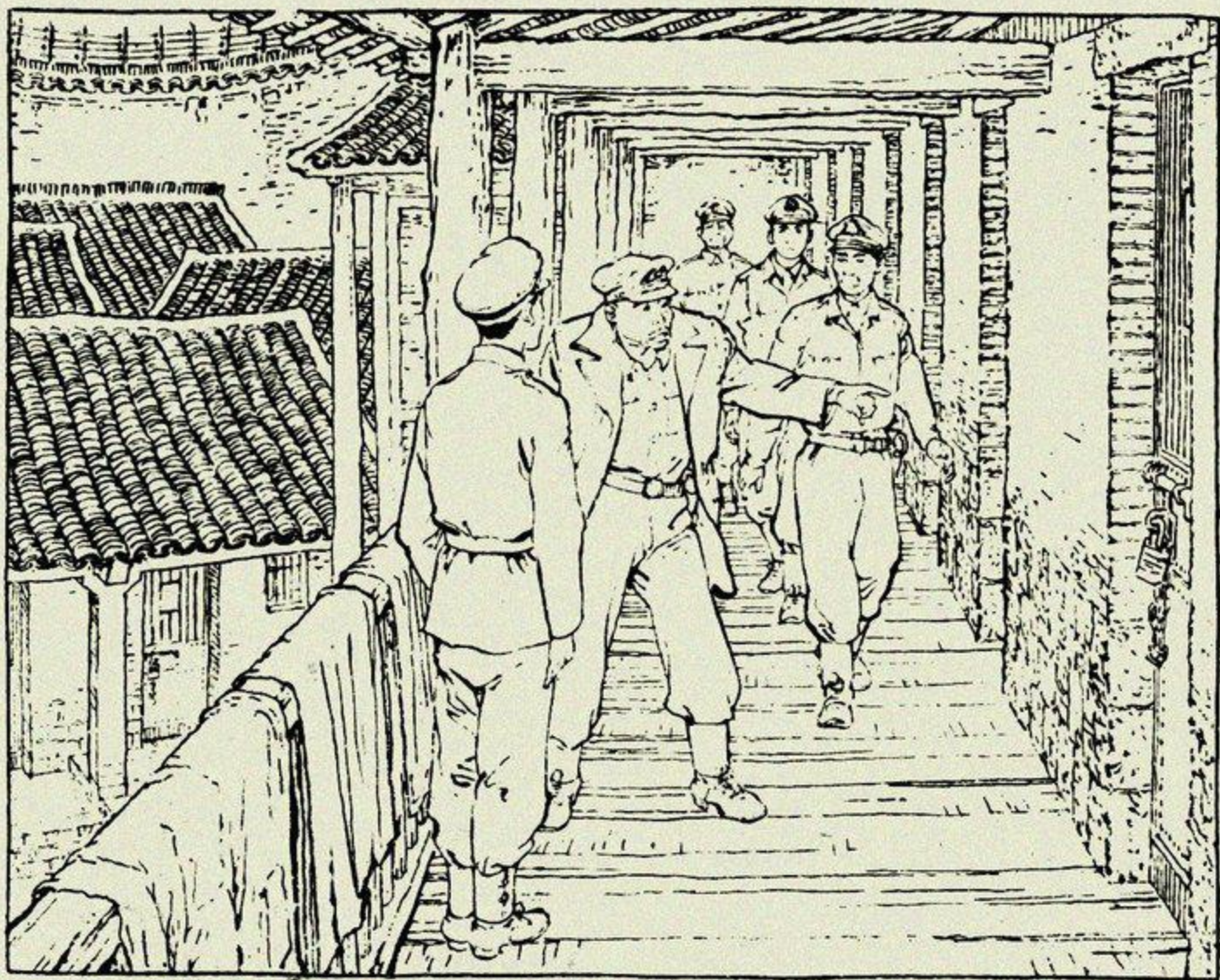
(138) 丁长发觉得特务现在对一切都疑心，女牢不应该再用这种老方法直接送信。失去江姐和李青竹之后，女室似乎变得群龙无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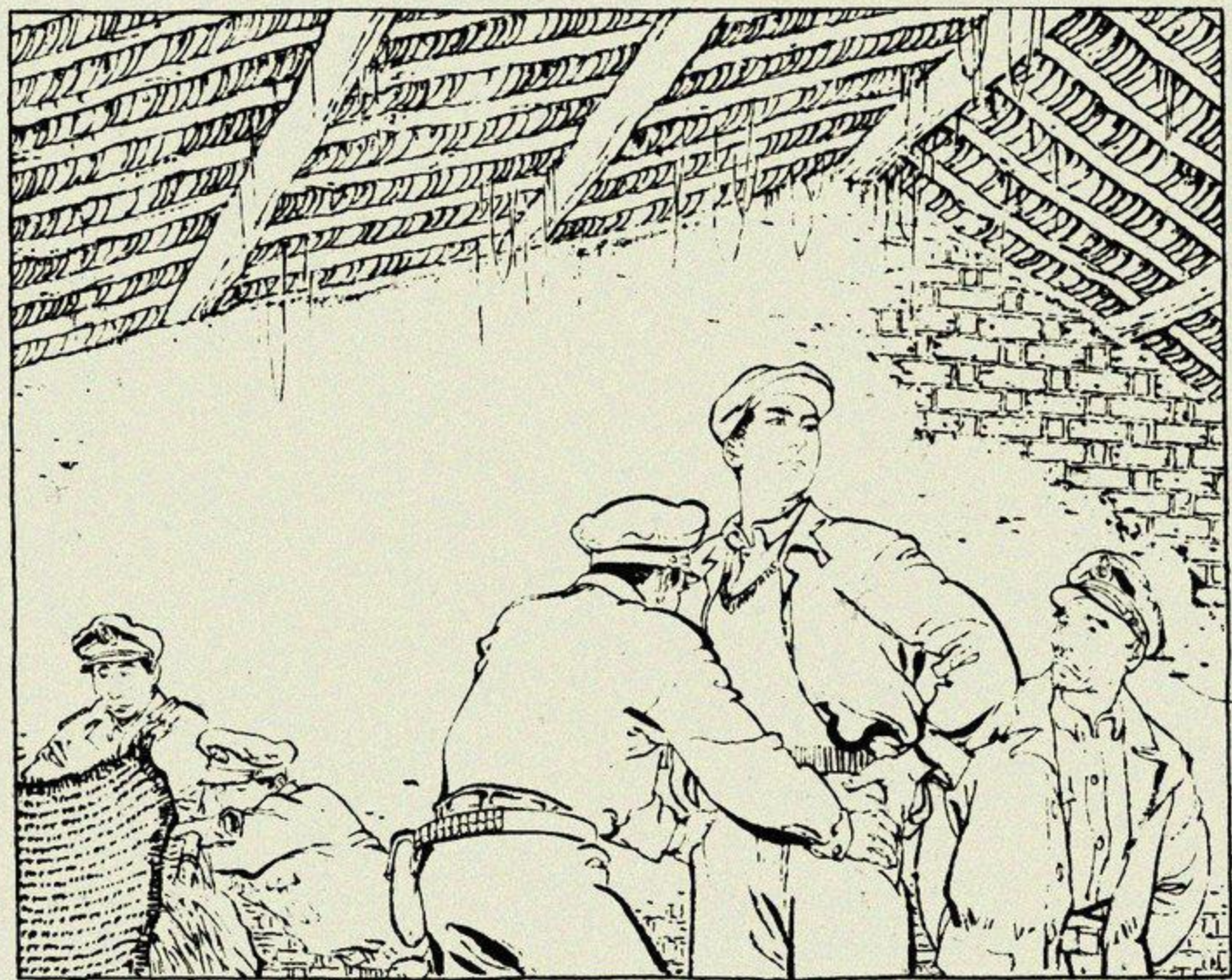
(139) 正在此时，猩猩来了。看到晾的衣服，他冷笑一声：“为什么偏偏到楼七室门口晾衣服？每件衣服都给我仔细搜查！”跟在猩猩后面的值班看守员高声答应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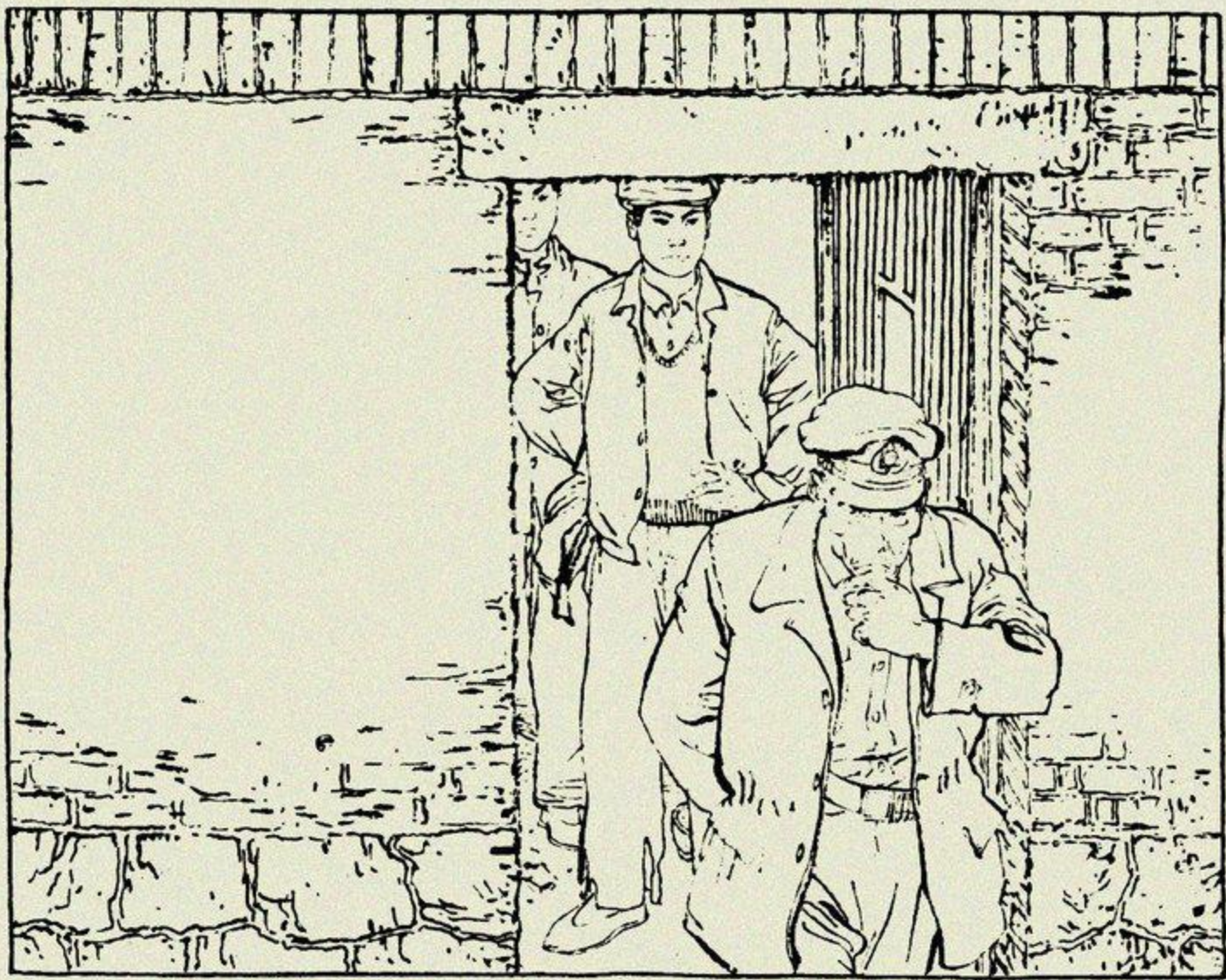
(140) 值班看守员检查藏有秘密信件的衣服，战友们的目光都注视着，危险正一步步逼近。余新江对丁长发耳语一声，陡地站起来，丁长发一把抓住他，轻声说：“慢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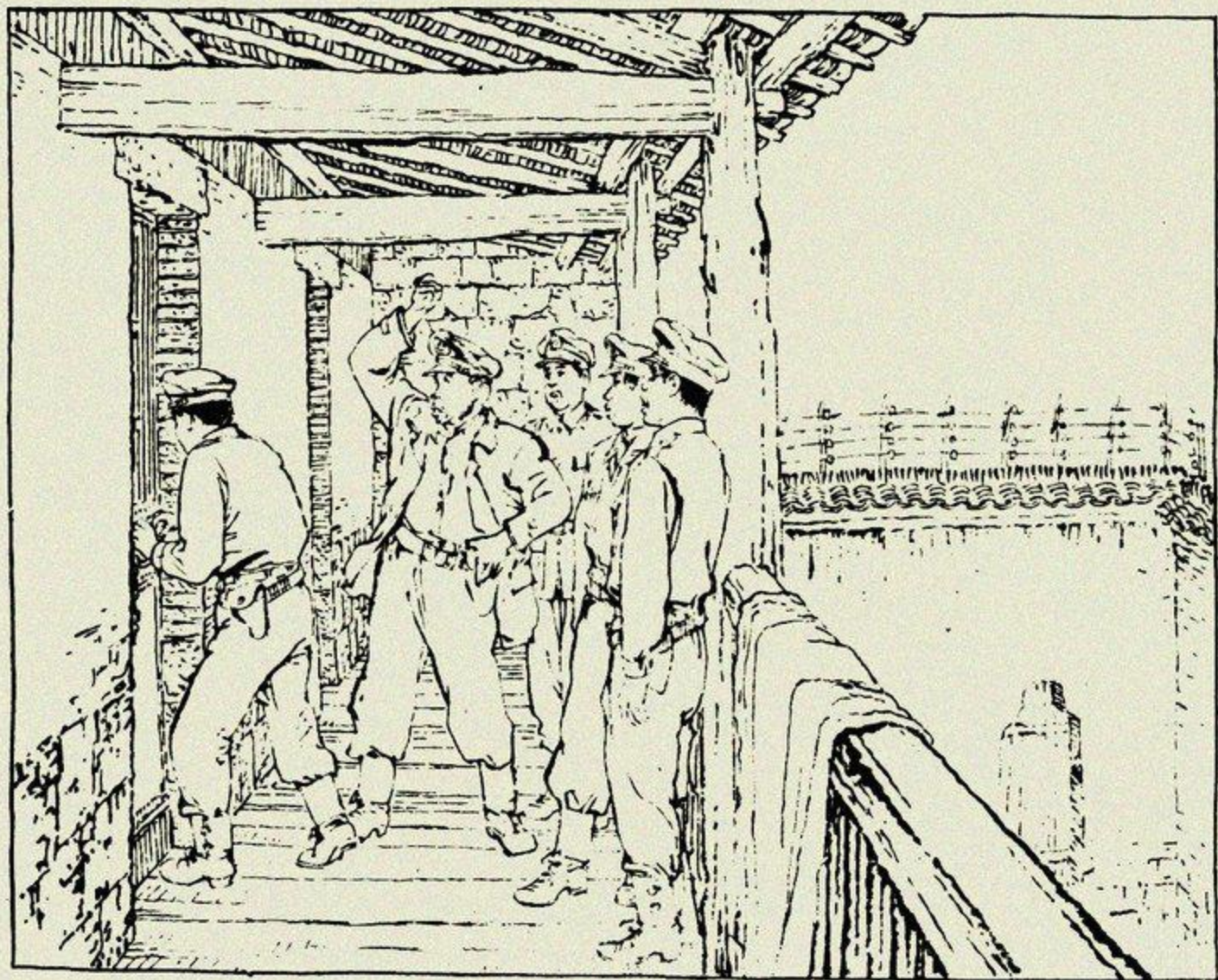
(141) 值班看守员检查了每件衣服,高声说道:“报告所长,没有发现什么东西!”猩猩不相信,他叫来一群特务,命令把楼七室的门打开,彻底搜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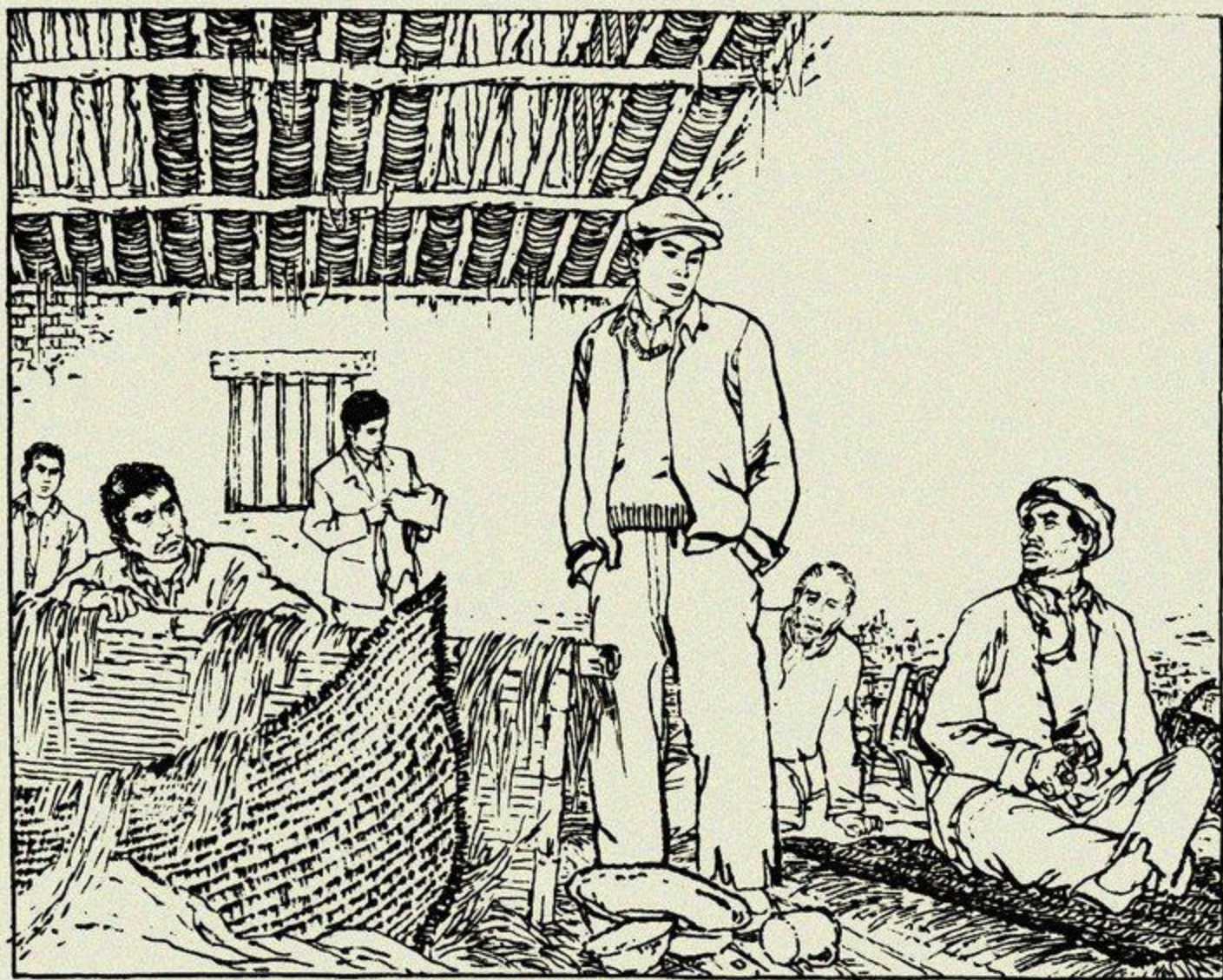
(142) 所有的地方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猩猩扫视了牢房里所有的人,见余新江傲然挺立,立即要值班看守员搜查余新江。



(143) 值班看守员搜遍余新江全身，转身报告“没有发现东西！”猩猩楞了一阵，虽然不甘心，也只得带着特务，走出牢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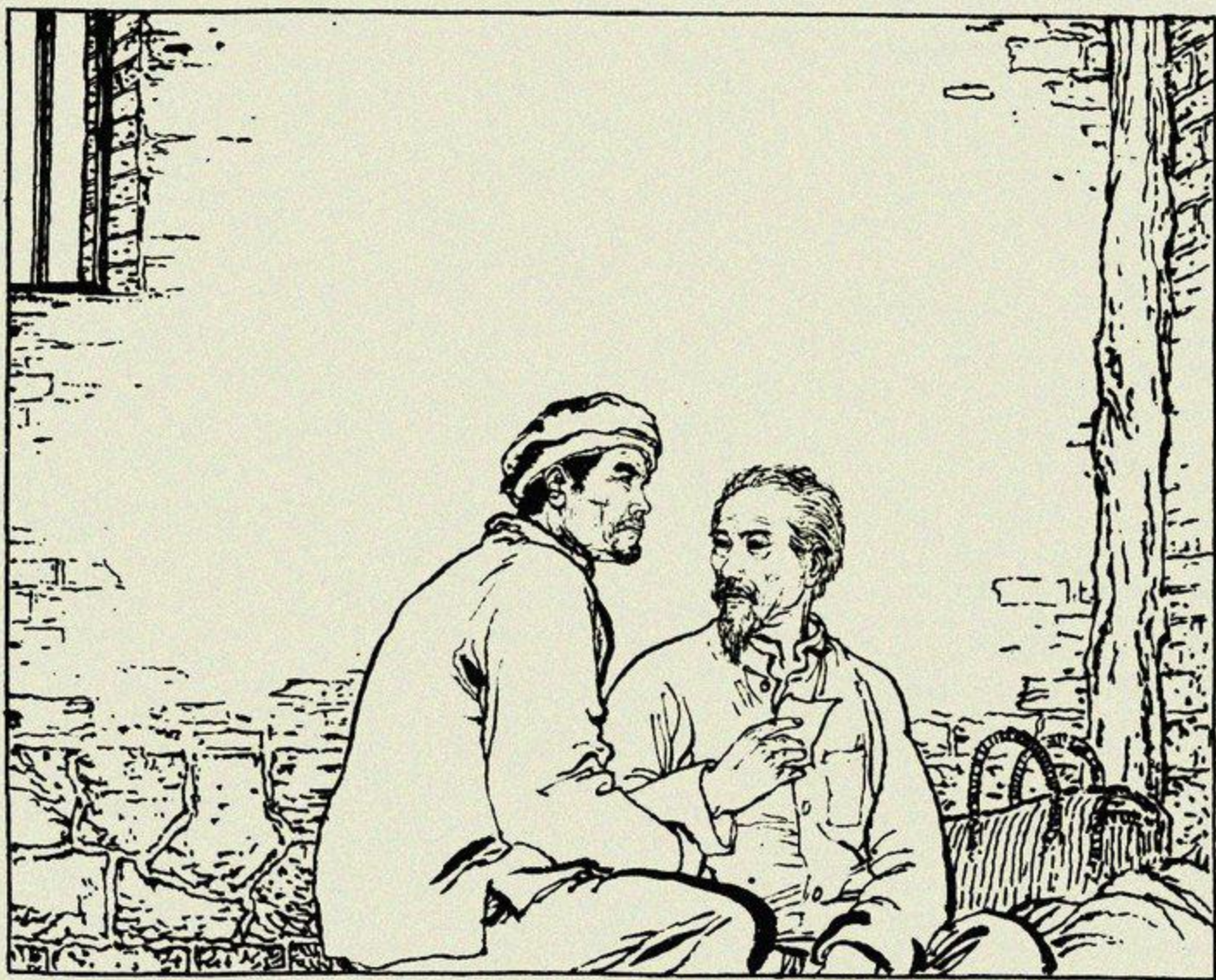
(144) 猩猩走到走廊上,突然回过头来吼叫道:“从现在起,停止放风!如有越轨行动,立即开枪!”成群的特务接应着:“是,马上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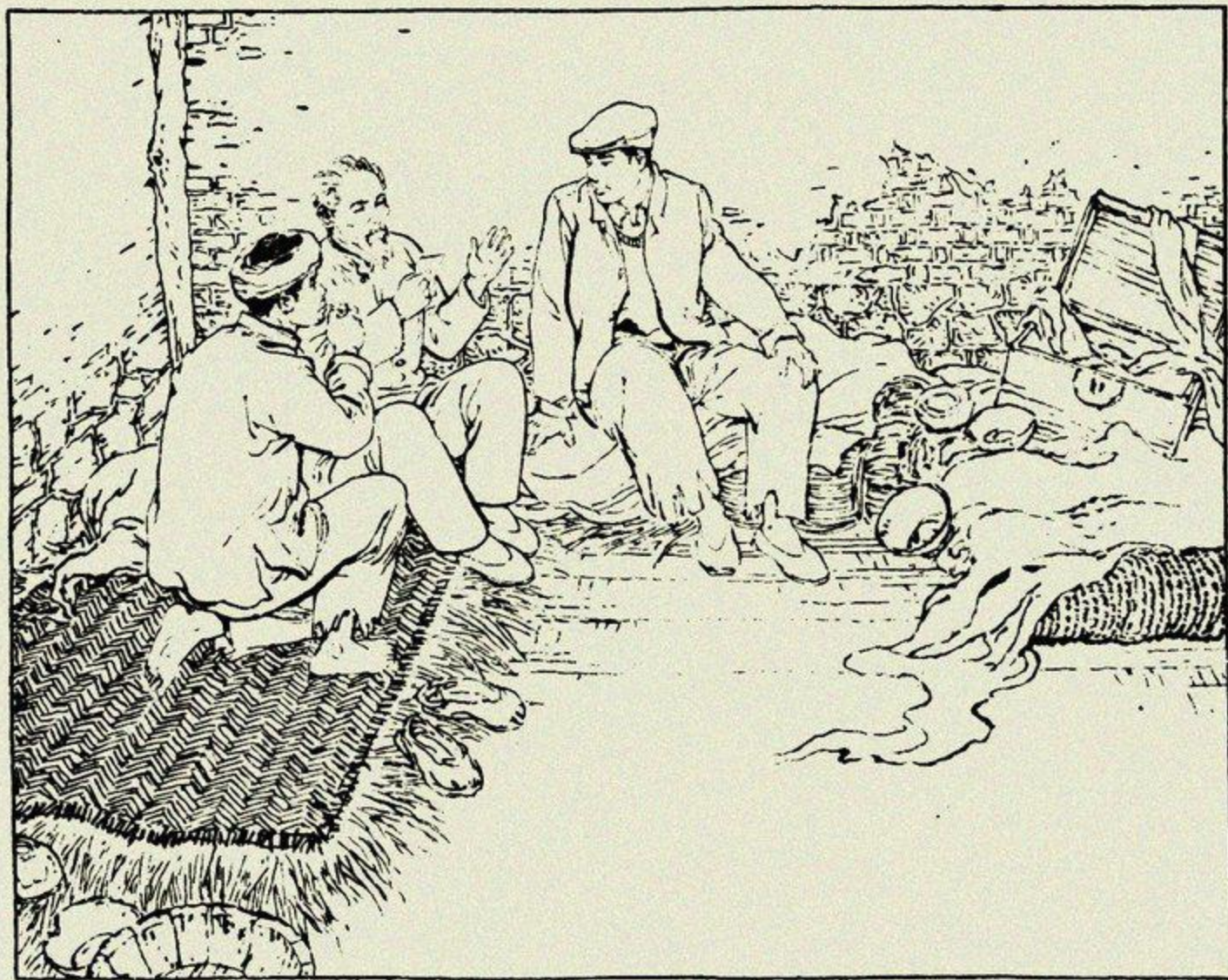
(145) 满地都是被特务乱翻乱掷的衣物，一时也没有人去收拾。余新江愤怒地将双手往衣袋里一插，忽然触到一个纸团，他惊叫一声：“老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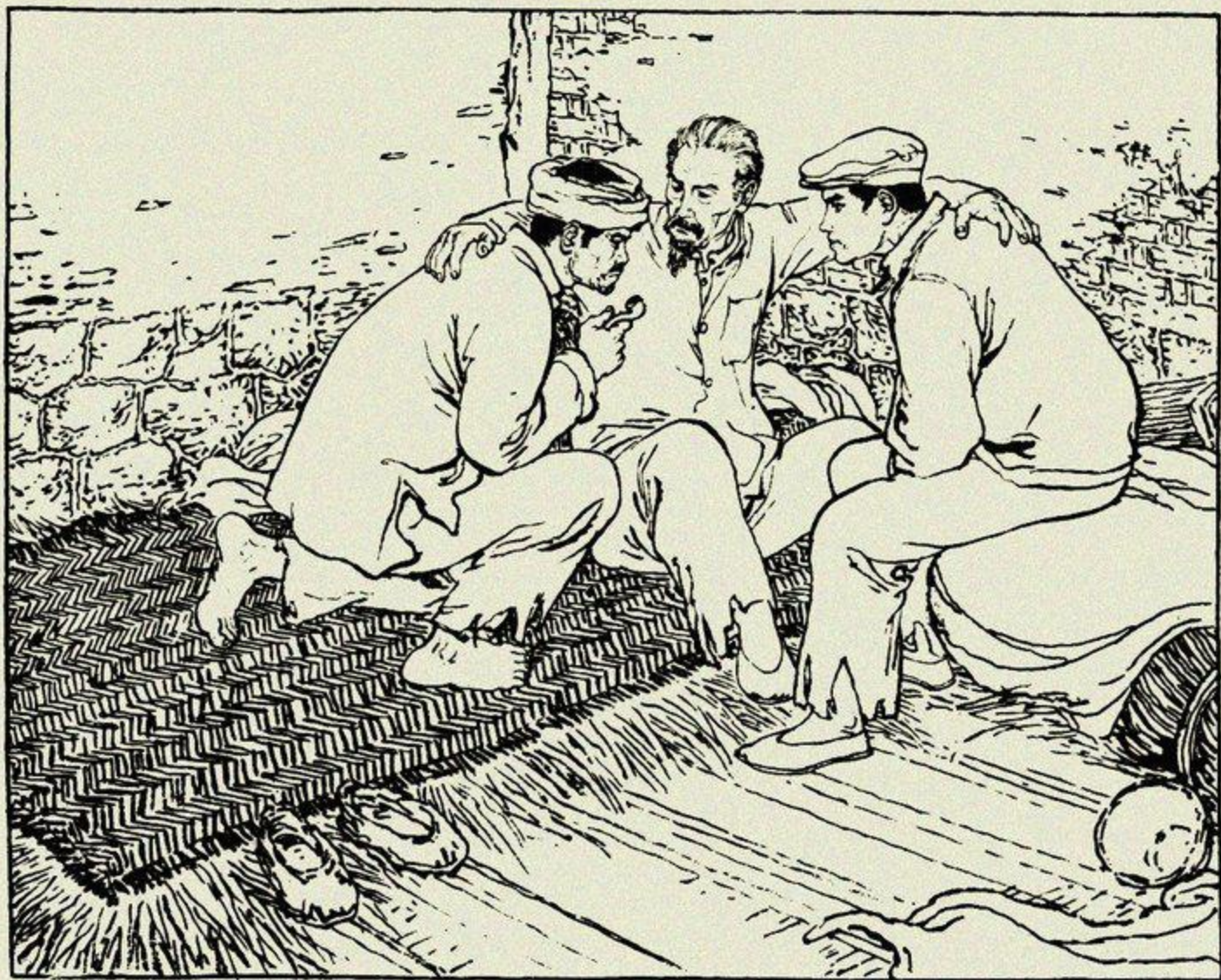
(146) 余新江拿出纸团打开一看，是江姐的遗书。丁长发低声说：“值班看守员看来是自己人，他先搜查过女室晾的衣服。”余新江想，不是这位机智的同志，危险多大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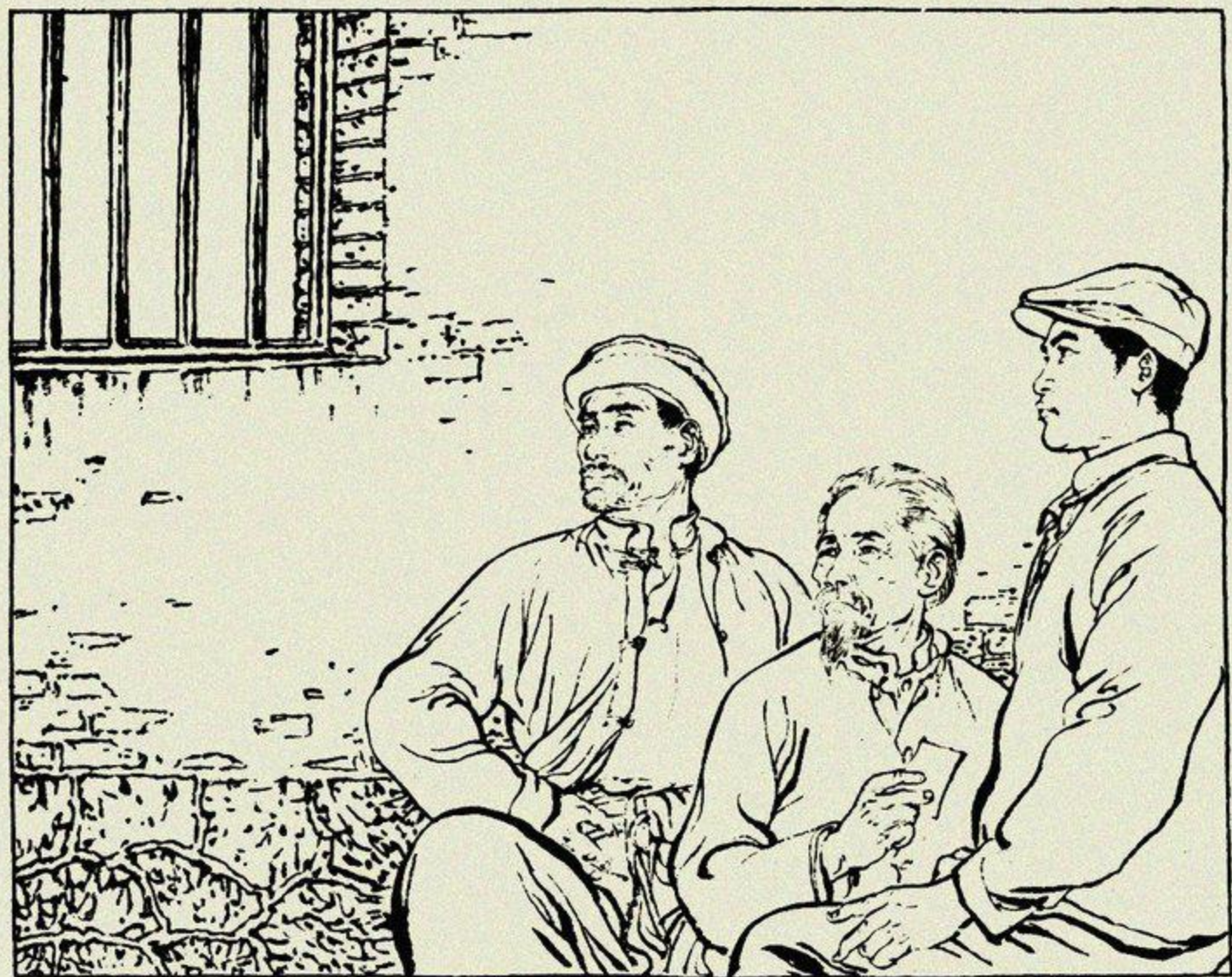
(147) 老大哥看了江姐遗书，深思着说：“女室知道‘看守员’是自己人，地下党的来信，是由他送到女牢去的。她们急切送信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冒险今后不能允许。”



(148) 老大哥对丁长发、余新江说：“江姐建议和白公馆加强联系，争取提前行动。今晚通知各室讨论江姐遗书，从她崇高气节、不屈表现中吸取力量，进一步鼓舞斗志。”



(149) 老大哥诚挚地说：“要记住江姐的话：在风险面前决不退缩，一往无前；在考验面前，脸不变色心不跳！必须全面检查准备工作，越狱计划要赶在敌人前面。”



(150) 余新江问：“我们何时动手？和白公馆如何配合？”老大哥说：“关键问题是及时把越狱时间报告地下党。”他叮嘱道：“曙光就在我们前面，我们要格外警惕！”



—— 红 岩 (七) 曙光在前 ——

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 蒙 绘画 韩和平 罗 盘 金 奎 顾纳森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33弄33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850×1048 1/64印张212/32 1980年9月第2版 1980年9月第3次印刷

—— 统一书号: 8081·5410 定价: 0.16元 ——